

東晉太郎著
熊得山譯

歐洲經濟通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137
3

東晉太郎著
熊得山譯

歐洲經濟通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513362



7350.93
5014

87755

JUN 27 1936

著者序

一、本書的目的，在將歐洲主要民族經濟發展的痕跡，盡可能的系統的記述至現在，以窺知經濟進化一貫的潮流。

一、從來以和本書同一的旨趣而刊行的適當的著作，比較的少，尤其在本邦是如此。倘本書於讀書界能有些微的貢獻，或者就在於此書之系統的集成。

一、關於十九世紀以後的發達的敘述，一方則以較多的篇幅盡量的解釋現在的情形，他方則涉及許多國民的經濟狀況，便以綜觀最近歐洲的全貌。

一、關於交換關係及產業技術的進步，影響於經濟進展的一點，本書則特別的注意，於歷史展開的敘述上，指示了較新的方法。

一、關於各時代各國民，為理解經濟史起見，則以簡單的一般史的記載作冒頭，同時為暗示本邦經濟在各時代中的地位，也往往將日本經濟史上的事實，一併記出。

一、本書這一企圖，或許很多不適於現實，切望讀者指教。

目次

序論

第一節 歐洲經濟史研究之價值

推理能力之修養——經濟事象之溯源的解釋——政策批判能力之賦與——歐洲社會之實質的理解——社會科學研究上之利益——對本國經濟史研究之裨益

第二節 歐洲經濟史之特徵

歐洲的自然——顯著的活動性——同一性與獨立性——轉肉性與實利性

第三節 歐洲經濟史之敘述方法

史觀與歷史的敘述——經濟史的立場——時代的區分——本書的方法

參考書 歐洲經濟總史

第一編 古代及中世

第一章 原始經濟

目次

一

原始共產體——村落共產體——共產體之崩壞——原始交換——工業技術——農業技術

第二章 古代經濟一般 一八

阿爾卑地中海人種——北方人種——政體之異同——奴隸制度——外國貿易——機械工業之未熟——農業技術之發達

第三章 古代東方 一一一

第一節 埃及及巴比倫尼亞 一一一

兩國之盛衰——尼羅河與埃及經濟——埃及的商工業——巴比倫尼亞的地理與經濟——經濟組織與產業

第二節 腓尼基迦太基及希伯來 一一五

腓尼基迦太基之盛衰——希伯來民族之興亡——腓尼基之商業的活動——迦太基的經濟的地位——希伯來人產業之變遷

第四章 希臘及希臘文化國家 一二九

第一節 希臘 一二九

希臘之興亡——殖民運動——希臘各邦的對抗——內外商業——工業的特徵——農業及土地制度——經濟的真額

第二節 希臘文化國家 一三三

第五章 羅馬……………三五

第一節 領土之擴張與商業之發達……………三五

地理與民族——征服的過程——商業的騰視——帝政羅馬的貿易交通——大資本的活動

第二節 工業的普及與大農的發達……………三八

意大利的工業——帝國各地的工業——小農的衰微——大土地有——國內混亂與帝國的衰亡

第六章 中世經濟一般……………四二

第一節 文化的基礎……………四三

基督教會的帝位——封建制度的成立——特殊的兩文化——人種的移動

第二節 都市及市場……………四五

商人的勃興——都市的發生——都市的自治——禮拜市——歲市——通貨及金融

第三節 基爾特制度……………五〇

基爾特之成立——基爾特的變遷——職工基爾特之機能——交易的源則——基爾特的硬化——基爾特之衰微

第四節 莊園制度……………五四

莊園之成立——莊園的外貌——三田法——階級與義務——年貢代納——經營的變化

第五節 十字軍之經濟的影響……………五七

十字軍之發動——都市的發展與貨幣經濟的促進——消費的誘導——教會之致富——促成近世國家的建設

第七章 中歐……………六〇

第一節 德意志……………六〇

神聖羅馬帝國——兩河中心的商業——職工基爾特的勢力——都市同盟——漢薩同盟的勢力——各地的土地制度

——隸農制度的變化與農民暴動

第二節 法蘭西……………六五

封建制度與王權的伸張——都市及商業的勃興——佛蘭德之繁榮——商業交通的改善——香檳尼的歲市——商工

業之組織與規模——莊園的崩潰與制度的改新

第八章 英吉利……………七一

諾曼征服——都市的成立——貿易及外商的力勢——直接貿易的發達——羊毛工業——基爾特的組織——隸農制

度的變化——開地

第九章 南歐……………七六

第一節 意大利……………七六

自由都市的發達——威尼士之發展——佛洛麥斯的興隆——產業組織及技術的進步

第二節 拜占庭帝國……………七九

拜占庭文化君士但丁城的商業交通——優秀的工藝——土地制度及帝國的衰運

第三節 薩刺森帝國……………八一

薩刺森的文化——傳教與商業的進展——農工業方面的貢獻——帝國的衰亡

參考書 歐洲古代及中世經濟史……………八三

第二編 近世……………八九

第十章 近世經濟一般……………八九

第一節 國民經濟與活動地域之擴大……………八九

統一國家之形成——國民經濟的成立——思想的革新——東洋航路的開拓——新大陸的發見——近世西歐的主要

諸勢力

第二節 重商主義的勃興……………九四

重商主義的本質——貿易的保護干涉——殖民地的支配與通商條約——輸出產業的指導

第三節 內外商業的發達……………九七

市場及市場組織——貿易商品——交通方法——公司組織

第四節 金融及物價之變動……………一〇〇

貨幣制度——金銀的流入——物價革命——金融機關的活動

第五節 工業之經營及技術之發達……………一〇三

家內工業之發生——家內工業之組織——工場手工業——基爾特的變化——技術的進步——工業革命——紡織上的發明——製鐵法之改良——蒸汽機關——工業革命的終始

第六節 農業的自由化與技術之進步……………一〇九

墾農之逐漸的改通——舊式耕法之不便——圍地——圍地的影響——農業技術的進步

第七節 救貧制度……………一一三

救貧制度的創始與英國——法國及德國的設施

第八節 重商主義之衰滅……………一一四

重商主義的弊害——經濟的自由呼聲之興起——衰滅的助因

第十一章 德意志意大利的頹勢……………一一七

第一節 德意志……………一二七

德意志的政治的不統一——奧大利與普魯士——商業情形的變化——三十年戰爭前後的商業——商業的改善——
工業的革新——農民遭遇的高壓——西部德意志的農業——東部德意志的農業——奧大利的農業

第二節 意大利……………一三三

半島的各種勢力——內外商業的衰勢——農工業方面的特徵——特殊的富源

第十二章 西班牙葡萄牙之興廢……………一二六

第一節 西班牙……………一二六

政治的發展——殖民政策——政策的誤謬——工業衰微——十六世紀的農業——農業政策與農業的不振——牧羊
之漸衰——近世末葉的改善

第二節 葡萄牙……………一三一

東洋之進出——殖民之進展——對歐洲的貿易——經濟一般的類化——近世末葉回復的曙光

第十三章 尼德蘭之盛衰……………一三五

第一節 南部低地……………一三五

低地之政情——安德華浦與幹埠——工業之發達——惡政與衰頹

第二節 荷蘭……………一三七

漁業及海運之發展——亞羅用特丹——東印度的殖民與商業——北美殖民——金融的勢力——工業之進步——優秀的農業——殖民的勢力之失墜

第十四章 法蘭西之發達 一四三

第一節 王權之伸張 一四三

中央政府勢力之增進——波旁王朝之盛世——到大革命的經過

第二節 商業及殖民 一四五

近世初期的商業——貿易政策之進展——海運之獎勵——東印度貿易及殖民——殖民失敗之原因——北美殖民運動——國內交通及商業——商人階級之發達——通貨制度及金融恐慌——大革命與濫發紙幣

第三節 工業之發達 一五一

政府的基爾特統制——工場手工業——柯白爾之指導工業——製鐵及機械

第四節 農業之變遷 一五三

封建的遺風——土地所有與農村階級——近世末葉的進步——大革命與隸農制度之撤廢

第十五章 英國之進步 一五七

第一節 國民的發達 一五七

突達爾國民主義——議會勢力強化

第二節 內外商業……………一五八

自主的貿易發達——貿易公司——貿易海運之保護——貿易之增進——內國交通及商業——銀行制度之發達——各港之繁榮

第三節 殖民……………一六二

向東印度的發展——北美殖民——本國主義的殖民政策

第四節 工業之進步……………一六五

基爾特維持的政策——國防產業之保護與外國工業之移植——毛織及綿織——工業革命與英國——勞動運動

第五節 圈地……………一六八

牧羊及圈地——耕作與圈地——圈地之影響

參考書 歐洲近世經濟史……………一七〇

第三編 最近世……………一七三

第十六章 最近世經濟一般(上)……………一七三

第一節 資本主義之進展……………一七三

立憲的統一運動——帝國主義——最近的獨裁主義傾向——最近世的主要諸勢力——人權宣言——個人主義——

自由主義的弊害——經營樣式——公司之興起——獨佔的企業形態——大戰後獨佔傾向之增長——經濟的帝國主義——海外投資之增加

第二節 交通機關及貨幣制度……………一八二

交通機關與國勢——鐵道——汽船——電信——發券制度之確立——金本位制——金本位制之普及——大戰與幣制之混亂

第三節 景氣之變動……………一八九

景氣變動之發生——景氣循環之說明——一八一五年以後——一八五七年以後——歐洲大戰以後——最近世界的
不況

第十七章 最近世經濟一般(中)……………一九三

第一節 貿易政策之變遷……………一九三

拿破崙戰後之混沌——自由貿易主義——保護貿易主義——戰後的排他傾向——布洛克經濟之形成

第二節 貿易之伸展……………一九六

世界貿易與歐洲——貿易系統之變遷——貿易品目之變化

第三節 商業之進化……………一九八

商業轉化之傾向——銀行及海上保險之轉化——交易系統之變化——零售之大經營化——交易所之發達——計算

之合理化

第四節 工業之成熟.....二〇三

煤炭的工業價值——製鋼法之進步——電動力之利用——科學的管理法

第五節 農業之自由化.....二〇六

農民自由解放之完成——農業的市場生產——農業科學之進步——機械使用的限界——農村勞動不足之傾向

第十八章 最近世經濟一般(下).....二一〇

第一節 社會運動.....二一〇

勞資階級之對立——中間階級之存在——社會主義思想之起因——社會主義的目標——社會主義思想之進化

第二節 勞動運動及勞動保護.....二一三

勞動組合之性質——勞動組合之發達——勞動組合之進化——工場法之制定——最低工錢法——社會保險之發達

——失業保險

第三節 合作社.....二一八

合作的意義——生產者合作——消費及信用的合作

第十九章 英國.....二二〇

第一節 帝國的發展.....	二二〇
政治的自由之進步——殖民地之確保帝國之發達——戰後的政治問題	
第二節 商業貿易的變遷.....	二二三
穀物關稅的變遷——穀物關稅的撤銷——自由貿易的勝利——公平貿易——戰後的保護貿易主義——鐵道及海運	
——銀行的合同——人口的集中增加——工業進步之反映的貿易——貿易發展的原因——入超的漸進及其原因	
——最近的貿易狀態——貿易對手的內容	
第三節 「帝國貿易」的運動.....	二三〇
關稅改革的提倡——關稅改革的批判——戰後帝國貿易的促進	
第四節 工業的燦熱.....	二三二
新式工業的振興——煤鐵的出產——造船業的進步——棉毛工業的發展——工業沈滯的原因——工業產額的減退	
——產業的合理化——失業者的激增	
第五節 農業的衰頹.....	二三七
穀物條例撤銷後——農業恐慌——大地主主義及其對策——農業組合的不振——漁業的盛況	
第六節 勞動運動的進展.....	二四〇
社會主義的運動——工會的發展與工黨——勞動保護的諸制度——消費合作社的發展	

第二十章 法國……………二四二

第一節 共和制的安定……………二四三

由恢復王政到第二帝國的成立——第三共和國成立——大戰後的變動

第二節 外國貿易的發達……………二四四

重商主義的貿易政策之繼續——自由貿易主義的採用——殖民地獲得——由自由主義到保護的轉變——十九世紀末葉以後的貿易——戰後的貿易及其政策

第三節 交通及金融的進步……………二四九

交通機關的設備——中央銀行的成立與信用的興隆——銀行業的發達

第四節 工業的漸進……………二五一

工業進步的遲緩——織造的發達——棉業的進步——煤及鋼鐵——機械造船化學工業——法國的工業組織

第五節 農業的充實……………二五五

農業的堅實發達——農業狀態——農業恐慌與其對策——大戰後的農業回復

第六節 勞動運動……………二五八

社會主義的運動——勞動組合之發達——工場法成立之緩慢——社會保險之進步——生產及消費合作

第二十一章 德國 二六二

第一節 從帝國統一迄共和國成立 二六二

帝國統一的過程——大戰的前提——戰敗後所引起的損失——從共和國到獨裁

第二節 關稅同盟及外國貿易 二六四

國內裁關——關稅同盟之進行——自由主義傾向——對保護主義的轉向——「協約政策」與其廢棄——輸出之激增及其原因——大戰以後的商業政策——最近貿易之趨勢

第三節 交通及金融之發達 二六九

國內交通——帝國銀行及其他銀行之設立——戰後中央銀行之變態——賠償問題經過一般

第四節 工業及工業組織之進展 二七二

分立時代的工業狀況——帝國成立與工業之進步——織造——煤炭及鐵鋼——金屬加工業——加特爾之組織——戰後的結合之發展

第五節 農業的變動 二七八

農民自由之漸進——農業技術之進步——農業不況與其救濟策——農民離村與其對策——土地制度之變遷——農業之停滯

第六節 社會運動之發展 二八一

馬克思主義之提倡——勞動組合運動之進步——勞動保護之關心——社會保險之典型的發達——消費及信用合作
社之推廣

第二十二章 南歐……………二一八七

第一節 意大利……………二一八七

統一國家之成立——加入大戰及戰後之政情——商業及商業政策——資源貧弱與農工業的努力——泛黨主義之經濟政策

第二節 伊比里安半島及多瑙流域……………二一九〇

西班牙之動盪——農工業進步之遲緩——葡萄牙的主要產業——奧匈兩國之關係——自由解放之漸進——貿易之增進與保護主義之再起——大戰的惡影響——捷克斯拉夫之成立——匈牙利之不利——巴爾幹半島之形勢——土耳其之解體與退至亞細亞——戰前巴爾幹諸國之遲滯——戰後的疲敝和改革

第二十三章 尼德蘭及北歐……………二一九八

第一節 荷蘭……………二一九八

荷蘭之地位——自由貿易與海外投資——國內富源之開發——荷領印度之經濟的利益

第二節 比利時……………二一九九

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的商業政策——「工業革命」之侵入——向工業國的躍進——勞動運動之發達——大體的結果

第三節 北歐……………三〇二

北歐三國政情之變遷——瑞典諾威的經濟情勢——兩國的商業政策——丹麥的貿易政策——合作社之進步——戰後之變化

第二十四章 俄國……………三〇六

第一節 領土之擴張與政治之變遷……………三〇六

特殊的文明——確立為強國的過程——帝政俄國之最後——蘇俄的政治組織

第二節 帝俄之經濟的發達……………三〇九

農業制度之形成——近世以降的農業制度——高關稅政策及貿易上之特徵——近代式的交通機關——合作社之發達——初期的工場——工業革命之來到——工業生產之增加——隸農的解放及自由化之漸進

第三節 蘇維埃經濟……………三一四

社會主義的運動之進行——共產主義的改造——新經濟政策——「新新經濟政策」之實施——產業回復的狀態——五年計畫之實行——農工業之強制共同——五年計畫之成績

結論……………三二一

歐洲依存於東洋——古代及中世的歐亞之關係——荷蘭的發展與亞洲——英國之繁榮與海外關係——經濟的霸權
轉於美國——「歐洲沒落」之前兆——人口減退與資源涸竭之危懼——歐洲聯合——最近的世界不況——生產過
剩——排他主義的貿易政策——金之價在——將來的預斷——「計劃經濟」的傾向——歐洲社會主義之將來
參考書 歐洲最近世經濟史……………三二九

歐洲經濟通史

序論

第一節 歐洲經濟史研究之價值

推理能力之修養 茲當敘述歐洲經濟之史的變遷時，來考察這一研究對於學子究有如何價值？這在確定研究的態度上，當是不可少的前提。

元來一般經濟史的研究，其所給與於吾人的效果，我以為：第一就是經濟史對於知識之形式的陶冶，換一句說，即對於推理能力的修養，足以提供特殊的效果。因為經濟史，係從表現於人類生活上的萬般事象中，挑選經濟的事象來觀察，敘述牠所形成的因果的連絡，並隨時間的經過，場所的擴大而發展的狀況的，而在發見，判定這一事象與那一事象相關的連鎖上，要極精妙的洞察與透視之故。在向着複雜無涯的關係中來視察一切，要於其間分別遠近，測量輕重，立定因果適當的關聯，並指出牠在經濟發展的全體系列上保持正當地位的由來，頗不容易，

故曾在「通說」上被認定的關係，往往也由一局部間所發見的事象之證明，而立遭推翻的。因此，經濟史的研究者，在自己為根本的研究時，自不用說，否則就是站在讀史的立場，也會藉此獲得不少的這種推理能力之伸長的實益。

經濟事象之溯源的解釋 其次，經濟史所貢獻於吾人的，又係知識之實質的涵養，其事實可分為二種：（一）是經濟事象之溯源的解釋，（二）是政策批判能力之賦與。

先就第一種說：經濟史，原係就人類經濟的組織與活動，從其最單純最幼稚的時代起，按照時間的進行，來說牠所以隨着慾望之增加，技術之發達，人口之增減，而逐漸的形成，逐漸的變換其形相和內容，以致循序改進而達於現在的。故吾人由經濟史之研究，便可依前後相應的脈絡，從經濟事象的根源上而為最正確的解釋。這種解釋的方法，其興味頗富，且有極多的效果，自是不言而喻的事。

政策批判能力之賦與 再就第二種說：吾人由經濟史之研究，又可拿過去作基礎，來認識現在經濟活動的地位，批判現在的經濟政策之是否妥當。自然，這種說法，並不是說「歷史是重演的」，實際一切事項，都是起於人類固有的自由意志，那是為時代所薰染，且為場所所培植的產物，沒有一種是和他種具着同一性質的。因此，我們不能說某時代的一聯的連鎖，會又照樣的重現於他時代，這實是歷史科學之與自然科學不同的最明顯的特徵。但是，就事態的外廓一點來說，至少同類的條件若具備時，亦必發生同類的現象。例如中世歐洲，到了都市的同業

者增加，生產物的供給膨脹，競爭激烈時，於是舊來的同業者便形成獨佔的連繫，而採取了排斥新來者參加的利己政策，而在我們的現代因自由競爭之發展，市場的競爭激烈，相互的不安和損害的機會，致逐日增加，於是同業者之提攜遂日加緊密，因而採取了市場獨佔的營利政策。兩者在其內在的性質上，固係各不相同的兩種傾向，但在外形上，卻是數理的類似之同類事象。這樣，吾人既已認識所基於許多經驗之類型的法則再加以該時代該場所所具有的個性之觀察，也可制定政策，也可批評政策了。

以上所述的，概為一般研究經濟史時所賦與於吾人的實益，那末，當我們研究歐洲經濟史時，自也可以獲得完全同樣的實益。不^上還在本書後面的研究，除上述實益外，尚有幾種特別的實益，略如左列。

歐洲社會之實質的理解 第一，歐洲經濟的研究，於完成吾人國民的乃至社會的生活方面，可與以實踐的利益。今日的吾人之生活行動，因物質的交換，思想的流通，政治外交的關係，科學技術的授受，已顯然變成了世界的、普通的、全人類的知識之需要，正在與日增加。其中如吾人之與歐洲社會的連繫，尤其是應以極大的注意而處理的一個問題。因為歐洲，足以支配現在世界的趨向，不斷的同牠調和，即是所以確定吾人之存在，這是不得不承認的。因此，吾人追究歐洲所由進化到現在的經濟機構與經濟實質，這件事，在理解歐洲經濟的本質上，實為不可缺的條件。吾人由此着手探究，吾人對於歐洲的思考及見解，纔可觸到核心，同時，吾人之政策及行動，纔見妥適。

社會科學研究上之利益 第二，本書的讀者，或許有不少的人，每日在忙於考究那發源於歐洲世界的科學

原理。這些學子，或許也要承認許多思想及理論，都是以過去各時代的歐洲經濟情形為背景，且是為牠所塑成所培植的。這樣，那追溯牠的源泉，統一的綜合的闡明其間的關聯，實乃極有用的基本研究。因之，這一點，也可算是歐洲經濟史所給的實益了。總之在今日進步的科學研究上，歐洲經濟史的知識，是不可缺的準備。

對本國經濟史研究之神益 第三，歐洲經濟史之研究，於本國經濟史的研究上，也有不少補助。當吾人考察日本經濟發達的各階段時，認識發生於其中的各事象，其在我們人類的進化過程上佔有什麼地位，有什麼意義，固很重要，然而假定能够比較類似歐洲社會某階段的一些事象，那便很容易的可達到該目的。自然如上面所說的基於歷史發達之個性的本質，當沒有彼此的情形可以完全符合，但因大體上，兩者間亦當有不少的外廓的一致，故足可達到這種目的。尤其日本經濟史的研究，近來雖很旺盛，雖亦常有新史實的發見，而待開拓的部分，卻還不少。在這種場合，為填補未被開拓的部分起見，而將同一時代同一階段的歐洲經濟社會的事實作比較的考究，其可成爲如何有力的補助手段，這件事諒可不言而喻了。

第二節 歐洲經濟史之特徵

歐洲的自然 在入歐洲經濟史的本題之前，來略述其發展的特徵，這在決定讀史的態度上，當屬必要。但就其特徵說來，畢竟也就是考究牠和其他社會的經濟發達之間，性質上有什麼不同？或其明顯的差異究在何處？不

過從我們的立場看來，主要的自屬牠和東洋一般的經濟發達的比較。

首先要着眼的，便是歐洲的經濟文明之顯著的活動性質。關於這點，試於自然地理上探究其根源，歐洲大陸，其一部雖已深入於北極圈，但主要部分，卻是位於最適於發揮人類的性能、獨創、趣味等的溫帶北部，且大陸係開口於西方而臨大西洋，山脈，除亞爾卑斯（Alps）以外，沒有峻險的，主要的係東西行的，因此，海水則被墨西哥灣所溫暖，而起於海面的西南風，遂能將酷寒的大地變溫暖，特別在西北部，這西南風更能引起適當的雨量，以調和冬季的氣溫。此外，內陸水路，亦堪潤澤，海岸線比較的長，從內陸達於海岸的距離，平均總二百零九哩。還有六組河流，大概都是靠牠所平行的山系區劃成功的，形成了許多相鄰接的地域。

顯著的活動性 像這麼複雜分裂的且各部相通的地形地勢之結果，就是不依地理學的法則，也可推知完成全般的統一不易，而各部的獨立與對抗，必很激烈的。蓋歐洲世界，除羅馬帝國時代外，其間雖亦常有蓄志統一的，而全體的統一，終未實現。且歐洲在天然的資源上，雖然穀類富於大麥小麥，園產富於葡萄、橄欖，鑛產富於煤鐵，但是因為要和酷寒的天氣戰，關於採集和栽植，也要費人類極大的努力，所以爲了土地的獲得及佔領起見，而鬪爭和角逐，非必就是歐洲人的素性。加之在那歐洲人種中佔支配地位的北方人種，其純粹的本性，是個人本位的，自主的，帶貴族傾向的，喜戰鬥的，故社會缺安定，制度缺持久，思想也從不停滯，要之活動變化，是頻繁相繼的。那比起我們這東洋的渾然的大社會與鄰國互相隔離而存在，且在安靜的，不寧在沉滯的情勢之下，永保其獨立的，恰

表現一種正相反的特色。就是說歐洲人不很爲玄想的動機所鼓動，每基於深刻的意圖出發，不斷的作侵略及拓殖的活動，如所謂民族大遷徙，十字軍戰爭，新大陸之發見，海外殖民地之侵略等皆是其適例。

同一性與獨立性 由以上基本的事實作基礎，其特徵略如下：（一）形成歐洲各國民之間的相互連繫，是深刻的，同一性是強烈的。因此，對於東洋各國之發達，雖各別的面爲講說，尙無何種障礙，例如敘述日本經濟史時，固然要連帶的論到唐代的官制及法制，但亦無妨作斷片的考察。然敘述歐洲經濟史時，便不能像這樣了。例如封建及莊園的制度與組織，無論是英國的也好，法國的也好，大概都是建立在同一平面之上的。（二）歐洲的經濟社會的組織，同時部分的對立，獨立之形勢，又極爲興盛，因此縱然有其全般的同一性，而希臘古昔以來的都市國家之構成，實爲歐洲社會之一特質，就是當近代國家的統一完全進步了的現在，而保留舊時面影的小國家，還殘留着。在農業地方，其地方的獨立性也很強烈，自治的組織，也頗發達。但如日本，縱在權勢的分裂已達於極點的戰國，畢竟未出現過完全的自治都市。

轉向性與實利性 （三）倘再將同樣的情形作時間的考察，歐洲人的經濟生活，舊物保存的傾向極少，其組織及制度，可說都是推陳出新的在轉變。但就我們東洋來說，如中國，在西曆紀元一千年以上，就已從氏族制度轉入了的封建制度，竟能很久的維持其生命，其間中央集權的運動雖屢經顯現，卻仍頑強抵抗，迄今尙維持其殘影，這與歐洲恰呈現一種兩極端的現象。即在歐洲社會，其所形成之制度，倘一旦在進化的事變之下不易維持時，

則棄之如敝屣，瞬即移向於新制度上。關於這點，如一般馬克斯主義者以「因生產力之膨脹而引起舊殼之破壞」的說法來說明，也有一面的真理。而如經濟發展階段說（*Wirtschaftsstufen-theorie*），也不能不視為此種精神之所產。然而階段說亦只能適用於歐洲社會，卻多不能適用於全人類。

（四）最後還要注意的，歐洲社會的經濟的發展，係導源於生產交通的技術之進步。這樣說時，或許就會連想到產業革命罷。但這裏要留意的，產業革命在歐洲經濟史上乃最近代的情形，在中世，如印刷術、羅針盤、火藥等，如紡績、製藥、製紙等，概係以中國、印度、亞刺伯等東洋各國為源泉而移入的。雖然這樣，但歐洲人之實用的考察及發明工夫之傾向，並以此為手段而考究其生活充實之顯著性，是不能等閒視之的。

第三節 歐洲經濟史之敘述方法

史觀與歷史的敘述 歷史敘述的方法，是古來多數學者最感苦惱的問題，其方法可以說係為歷史的解釋，即「史觀」的內容所決定的。因為歷史的觀察及理解，倘為一定的中心觀念所指導時，則一切歷史的事實，皆成了為其所整理，所排列之故。所以黑格爾以絕對的理念為基礎，拿觀念辯證法來說明社會進化的過程，馬克斯以生產的組織為基礎，拿唯物辯證法來說明社會進化的過程，然而要注意的，當我們考察歷史的複雜性時，倘用這種單純的方法，無論如何，是不易窺全豹的。唯物史觀，發生於近代社會關係之對立矛盾中，係偏狹的思維之所產，

爲要維持牠，非歪曲乃至否認許多事實不可。

經濟史的立場 在經濟史的立場上，應把觀察的中心，放在社會底經濟的文化發展上，令其在其他各現象中具有爲其基礎或背景之資格，以闡明人類文化的進展。此際經濟的考慮，雖始終以之爲考究的中心，但要知道，這決不是依據的唯物史觀的立場。在講述的次序上，擬照下面的情形，便是：先則依據一般的形式，試寫總論，對各時代作一綜觀，同時並將政治的社會的外廓描上，次則就各地方或國別，窺其個性發展的趨勢。此際，在一般所採用的方法，係着眼於產業形態，從農業說到工業，從工業說到商業的。因爲一將目標放於所謂財貨價值之增殖上，便必須遵照此種次序之故。但筆者對於這種次序，終有幾分不滿。那就是因爲「原始產業」的農業，雖因時代的先後而有多少不同的情形，但牠受財貨的市場關係的影響，是極大的，故從農業起始，殊難把握，這就工業說來，也是一樣。尤其可視爲商業活動之一部內的交通，其爲指導產業之要因的情形，事實上還有意想所不及的，那末，如將這一部門放在農工產業之後去考察，殆將失去大部分的意義，而抱這種顧慮的，或者也不僅筆者一人。

是以本書於敘述各時代時，在敘及政治的社會的情形之後，即敘商業、交易（也考察與此相關之交通、貨幣），次則敘和商業的地域相接近的工業，最後則論及形成這些產業的基礎，且爲牠們所誘導的，躡着牛步緩行的農業。至所得關係，是社會的福祉之所係，此種問題，照例是於事項的最終時敘述的。

時代的區分 其次是全體時代的區分。從來的的方法，係單純依照時間的發展來劃分的，如所謂古代、中世、近

世等是，但道已爲一部學者所拋棄。如甘凌漢（Cunningham）在其名著「經濟的文化史」上，將全史分爲：（一）先驅者，（二）希臘人，（三）羅馬人，（四）基督教團，（五）國民的精神，（六）西方文明之展開等等。在本位田博士著的「歐洲經濟史」上，將全體分爲：（一）前資本主義時代，（二）資本主義時代，而對於前者及後者又各別的劃分爲三個時代，如將前者分爲：（a）共產村落，（b）莊園，（c）基爾特。後者分爲：（a）商業資本主義，（b）工業資本主義，（c）金融資本主義等是。其中多少則含有馬克斯主義的色彩。

本書的方法 從來單純的按時間來區分的那種方法，筆者雖然覺得沒有什麼意義，但其中於不知不識之間，卻仍表現了政治的社會的並一般文化的階段，故在沒有想到包括全體的適當的區分方法之前，仍依照通例的方法。不過對於時代的起迄，究從何處着手？仍是一個問題，筆者鑑於敘述經濟史的便宜上，且規定如左。但要知道，關於各代，不可像原來的用其中某特定的一年來劃分前後，因如經濟生活，牠是在長年累月中慢慢的表示其變化的，往往在境界年代的前後數十年中，還有既不屬於甲，又不屬於乙的時期存在。筆者所擬的年代起迄如下：

古代	太古——四七六年	迄西羅馬滅亡
中世	四七六——一四九二年	迄新大陸發見
近世	一四九二——一八一五年	迄維也納會議
最近世	一八一五——現今	迄歐洲戰後

(一)有不將古代末年放在西羅馬滅亡，而放在日耳曼民族開始大遷徙的三七五年的，但這種方法，殊有開卻那可視為古代文化總決算的末葉百年間之虞，故本書仍以前者來劃界。(二)有不將中世末年放在新大陸發見，而或放在一四五三年君士但丁堡之陷落，或放在一五一七年宗教改革之發端的，但當敘述經濟史時，覺得以引起交通關係之劃期的變動事件作境界，是比較適宜些。(三)有不將近世末年放在維也納會議，即拿破崙戰後，成為歐洲政界新出發點的一年，而放在勃發法國大革命之一七八九年的，但如果認法國革命係解決近世政治的社會的關係之矛盾的一事件，那牠包含於近世卻很適當。或許也可將瓦特完成蒸汽機關的一七六九年作為近世末年，然在當時，社會的經濟關係之成為新時代出發點的面貌，尚不很顯著，故在本書，仍依照最初的區分。(四)最近世，係總括「十九世紀」機械文明之全面擴大的這一百年。

參考書

歐洲經濟總史

- 一、以下所揭的目的並不一定在網羅所有的關係書目，只是選的一般認為重要，且大體屬於近世的。
- 二、同一書書亦可作後編參考的，便宜上只揭載一次。
- 三、日文書書，儘讀者之便，舉的很多，但帶研究性之書，則極少。
- 四、參考書揭載的順序，為日、英、德、法，其順序大概都照本文的項目。

五、本書他編之末的參考書之記載，也是依照以上的次序。

- | | |
|----------------------|----------------|
| 本位田祥男 | 歐洲經濟史 |
| 河津 暹 | 經濟史 |
| 大西猪之介 | 經濟史（三卷） |
| 瀧本誠一 | 歐洲經濟史 |
| 石濱知行 | 經濟史概論 |
| 關未代鏡 | 歐洲經濟史 |
| 野村兼太郎 | 世界經濟發展史 |
| 山川均等 | 唯物史觀經濟史 |
| 史米特(Behmide) | 世界經濟史概論（川西正鐵譯） |
| 甘波漢(Cunningham) | 經濟的文化史（一氏義良譯） |
| 魏 白(Mud-Weber) | 社會經濟史概論（黑正鐵譯） |
| 韋布斯特(Webster) | 世界商業史（上原好咲譯） |
| 費布蘭(Wilbrandt) | 國民經濟史（菅野四宮共譯） |
| 史帶芬生(Stephenson) | 商業史論（井上、大森共譯） |
| 格勒士(Gras) | 綜合經濟史（加藤繁譯） |
| 格勒士(Gras) | 世界農業史（青菊太郎譯） |
| 瓦格士好生(Waltershausen) | 世界經濟年表（塚本三吉譯） |

Day, History of Commerce.

Knight, Barnes, and Fittgel,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Onow, Allgemeine Wirtschaftsgeschichte, (4Bde).

Brinkmann, Wirtschafts-und Sozialgeschichte.

Bombart,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4Bde).

Dopsch, Wirtschaftsgeschichte und soziale Grundlagen der Europäischen Kulturentwicklung.

第一編 古代及中世

第一章 原始經濟

原始共產體 在人類原始時代，社會學者所謂社會原形質之羣，便在共通血統的信念之下，度着無定居的漂浪生活，即令其羣複合而變成了部族，而其生活樣式，亦無大的變化，連帶的精神，仍貫通全體，生產是共同的，分配是平等的，對於土地的私有觀念，尙未發生，可視為私有的，亦僅武器、器具、裝飾品等而已。階級的對立，也未出現，雖然開始有了酋長這種職員，但也是由全體的選舉充任的，倘經過一定期間，即被解除責任，縱有權力，也必受相當的限制。這便是所謂原始共產體 (Primitive community, Ursprüngliche Gemeinschaft)。

村落共產體 經過長年累月之後，部族纔營着定居於一處的村落生活，即所謂村落共產體 (Village community, Dorfgemeinschaft)。在同一血統信仰之下，部族又複合起來形成氏族，於是從來的部族便在氏族名稱之下，而構成一較大的血緣社會。就德意志民族看來，其氏族組織，是爲馬克 (Mark)，馬克的土地全體，爲氏族公有，各戶只於其耕地一部，有暫時的用益權，分配地，則定期由抽籤平等的分配。至如耕地以外之屬於公有馬克

的森林，牧地草地等，各戶皆有平等的份兒和利用權。同時，在這權利的他一面，各戶亦須負着平等的義務，如公共道路之建築，軍車之裝備，共同田圃之耕作，共同勞動，相互扶助，共同防禦等是。

馬克最高的統治機關，是馬克集會，其所討論的，係關於馬克重要的政治經濟問題，即共同建築，播種收穫時期，耕地交替，司法裁判等等。職員們則依照大會的決議行事，一定的任期一終了，即行交代。如戰爭勃發時，則組織軍事團體，選任臨時的司令官。

共產體之崩壞 像這種原始的村落共產體，現在猶散見於最低級的民族之間，據古記錄，這種共產體，已行於許多（怕是所有的）民族之中，如盎格魯·薩克遜民族中，則有所謂頓（Dun），俄國民族中則有所謂密爾（Mil）是。再如印度、秘魯也有類似於此的東西。關於日本，文獻雖很缺乏，卻也有下述的記事：「日本的殖民者，亦視土地為公物，一般成員所使用的耕地，亦係定期分配的，其所以作這般推測的，亦非全無根據，迄今在朝鮮，中國的某地，其包含全共同體的民族，耕地往往猶是共同的，有時且共同耕作」。現今，像這種共產主義的平等主義的社會組織，已一變而為私有主義階級主義的社會組織了。其轉變的根本原因，當為以下二種：（一）因慾望增進從而引起生產力之增大，遂已承認私利之追求，（二）因民族相互間的爭鬪頻發，事實上已需要保護弱者的武力的優越階級之出現。

這種情形，也可就德意志民族的事例來說明，即隨着馬克共產體所屬的人員一增加，於是各戶對於同一分

配地，便很長期的使用起來，次即允許各戶終身的用益着該分配地，終則全變爲世襲的佔有。同時對於公有的馬克，也有了下述的規定，即各戶倘已從森林草地闢成了耕地，亦可視爲私有。在日本，大化改新之後，其有自開溝洫、興水利、而從事墾植的，允許其三世有其地，這允許三世有其地的所謂三世一身法，雖然外形上不無差異，而比之德國的情形，精神上幾無二致。由是，便慢慢的發生財產的不平等，這一不平等，在承認購買權與贈與權之下，而益加促進，至貨幣（當初也不過是物品貨幣）出現以來，遂更加強化。

再如共產體職員之地位，前此係由選舉受任，且服務亦有一定期間，茲則因和異族不斷的勃發戰役，事實上已由臨時的變成終身的了，差不多已變成一家世襲的專有了，由是，遂已形成貴族的身分階級，尤其如戰爭的俘虜，前此是平等的分配於馬克各戶的，茲則已成爲此種階級之獨佔，俘虜則爲其私人奴隸，而爲之耕種、爲之製造，以增殖其家產，這樣，貴族中之最強最富的，遂已變成王者，時則配置官僚，執行公務；於是形成了王國。

如以上的經過，即原始共產體逐漸發展爲國家形式的，在各地並不一定都採取同樣的步驟，如基於民族的心情，基於所佔據的地域之自然條件，更基於與他民族的交涉等等，也會發生若干個性的差異。唯在此地，係在企圖以一例窺全般，即以上述的發展傾向爲基調，而考察各民族的經濟的發展的。

原始交換 原始共產體，大約在人類經過古石器時代距今幾達一萬二千年之前，即大約始於新石器時代（Neolithic age）的曙光期。同時，原始的交易，亦已起於該時代的初期。不過要知道，當時的交易，不是行於同部族

間的，而是行於異部族之間的。因在同部族的內部，都是在同一條件之下舉行生產，沒有何等相差的東西值得交易，同時，一個部族，都是屬於同一血族的集團，他們係相互的協同扶助，生活於共有共產的精神之下的。這時候，和異部族間雖然互相敵視，且動輒鬪爭，但有時亦會作平和的贈與和貢獻，待此種事態經過多次時，便開始用特殊的方法，行所謂沉默交易（*Stummerhandel, silent trade*）了。古代迦太基（*Carthage*）商人和斐洲西岸土人間的交易，就是用的這種方法，這曾見於希臘史家赫洛德芝（*Herodotus*）的記述中。其方法，係在海岸沙灘上，一方呈現商品，他方呈現金子，兩者皆於無言的靜默中舉行交易。同樣的情形，迄今也還行於印度、錫蘭的部族間。倘再由此種方法展開，或基於他種原因，在部族相互間，遂發生定期的市交易，乃至沿各部族區域而販賣着貨物的行商。不過當時部族，是在相互敵視、恐怖、猜疑的氛圍下接洽着的，故當市交易時，爲要保障平和，爲要使兩者皆爲神聖的精神所支配起見，往往於祭日舉行於森林。

工業技術 各部族所交易的貨物，雖由其佔據地域之自然條件所決定，但也不無大概的共通形態。衣料，起初係先將動物皮乾燥之後，施以銷皮工作，而使之適於衣著，隨又發明了用樹草的纖維編織蓆及籠等，而在這編織當中，又學會了織布的方法。關於紡織，當初也是以指頭迴轉着纖維，但於短期間，又已發明了使用卷軸。這一卷軸同織布，人類在二三百年之前，簡直到處都實行過。

在容器上，如製作陶器的情形，係在發明用火之前，彼時，先以黏土塑成模型，待其乾燥後，則用以貯物，但從用

指頭塑成模型，並將牠迅速迴轉的當中，又已發明了轆轤。這圓盤與其迴轉運動，迄今猶爲製造業之基本方式。此外，如刀、弓、矢、魚叉等武器，或身邊的裝飾品，已陸續的作成，而成了各部族共通的技術。

農業技術 手鋤，即耒耜（*hou*）的發明，更是技術之重要的進步。這和言語、用火、文字，可說是原始人類之大發明。尤其因動物的使用，人類更獲得了有生命的生產手段。又在當時，不像以前將俘虜殺掉，而作爲奴隸去役使的，也必是起於這種農耕之後。雖然農耕這件事，也是隨人類以俱來的最古的產業，但在人類形成羣的那最初的渾噩時代，當沒有可稱爲耕作的情形，亦只是採集原生的植物而已，待經驗好久之後，纔略知播種和收穫的最淺近的技術，以至於實行。據說開始發明耕作方法，是基於認識無草地上之偶然的繁殖種子的情形。在原始時代，就有過小麥、大麥、黍等的栽培，據日本的傳說，天孫拜受三種神器和五穀的種子之後，遂降臨於葦原的中津國，而將五穀種子播種於下土，此爲吾國舊學者所一致傳述的情形，可知在扶植了熱帶農業樣式的日本，從古就已具備了主穀。該時的稻作，或即現今的所謂苗田，係將田內的水放去之後，纔耕耘播種，待出芽成苗，又薄薄的放進去，一面水。不過原始農業，一般皆不施肥，皆不灌溉，待地力枯竭之後，又捨此移彼，所謂野草耕作（*Wilde feldgraswirtschaft*）的是。而擔任此種工作的，多半是女子（或奴隸），女子可說是原始的耕作者。

第二章 古代經濟一般

阿爾卑地中海人種 綜觀活動於歐洲歷史上的人種系統，則在距今五萬年之前，有一阿爾卑人種（*Alpine race*）——構成現在歐洲人主要要素的一部——於古石器時代的末葉，開始移動，他們係由中央亞細亞出發，而沿着多瑙河（*Donau*）西進的。這一人種，後來因遇着蒙古人種之侵入，纔由中歐展到俄羅斯。時間上與此約略相同的，在南歐則有地中海人種（*Mediterranean race*），越庇利尼斯山脈（*Pyrenees*）北進，而達於中歐，旋入到現在的英吉利，形成了新石器時代的文明。這一人種的故鄉，怕的也在中央亞細亞，想係經斐洲北岸，筆直往西，而達到歐洲的。其中一部則南進而達於斐洲，直到交赤道處，與黑人相雜。這一人種，迄今與阿爾卑人種仍係對立的，他們曾於西紀前四五〇〇年創始了埃及文明。至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的文明，也係同阿爾卑人種接觸之後纔形成的，其他如腓尼基、愛琴海的文明，也是一樣。其為希臘人種的主幹的，也是這一人種。

北方人種 此外，還有續從中央亞細亞出發，經烏拉爾山脈而進到北歐的人種，稱此為北方人種（*Nordic*），其中一部則向斯堪的那維亞及俄羅斯，另一部則南下中歐。前者的一部，以後則分布於俄羅斯西邊、德意志大部、法蘭西一部、英吉利大部，遂形成了所謂條頓民族（*Tentons*），後者則分布於萊茵、英吉利、意大利的各地方。

面，而在時間上還早於前者，這便形成了所謂塞特民族（Colts）。歐洲古代史，以地中海為中心，而經過了從西紀前四——五〇〇〇年至紀元後四——五〇〇年的年代。

政體之異同 雖同是所謂古代社會，而在其政治的社會的傾向上，卻因地理的位置與主要的產業，而有極顯著的差異。如展開了所謂治水文化的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則依帝權神授的觀念，而行絕對專制的政治，將社會分為僧侶、武人、平民三階級，其視平民，即等於國家的奴隸，反之如希臘、腓尼基，其所組成之都市國家，則各保持獨立，而不相下，其市民，亦各保有自由，都可參加市政，在法律之前保持其平等。

奴隸制度 在社會經濟上，其迥異乎後代而為古代一般的特性的，便是奴隸制度（Slavery, Sklaverei）。奴隸制度，可說是最徹底的勞動榨取制度。起初，奴隸係為部族、氏族所共有（氏族奴隸），後隨私有財產之發達，遂變為家族私有（家族奴隸）了，奴隸之法律的地位，同財物沒有什麼分別，其所有主在許多場合，竟有所謂生殺與奪之權利。在斯巴達，奴隸係市民共有，叫做赫洛德（Holoi）；他們從事農耕，而斯巴達人則徵收其收穫之半。當時，兩者的人口數，係五對一之比，所以赫洛德這階級所貢獻於斯巴達人的生活資料，纔五分之一。至奴隸的來源，多係戰爭時的俘虜，始則役使於農工生產，後遂普及於商事及家事，隨覺得役使奴隸頗有利可圖，竟有專為獲得俘虜而從事戰爭的。此外，在社會內部，有因不能償債而沒為奴隸，有因買賣、誘拐，或以犯罪者處罰之形式，而使自由民奴隸化的。奴隸的數，由此遂日益增加。據說在亞迪加（Aethiopia）地方，以二萬市民而有四十萬奴隸，在科林市

(Colchis)地方，以五千市民，而有四十六萬的奴隸大數。倘翻日本的古史，可知在寧樂朝前後，其被呼爲官戶、陵戶、家人、奴婢等那些奴隸數，也非常之多，而日本的奴隸，其所受的待遇，大概與上述的沒有什麼不同，同時，其勞動也必多用在工業製作，墾田、建築等方面。然而奴隸從羅馬共和末葉以來，在制度上已趨衰微。這主要的係因適用奴隸勞動的生產技術，已現停滯，同時又因奴隸死亡率的增加與補充的困難，以及奴隸的價格騰貴，遂顯現了衰勢。

外國貿易 關於商業形態，其所顯現於古代社會的事實，尤其關於外國貿易的輸入品，其享用的，都只限於社會的上層階級。奴隸階級自不用說，就是一般平民，輸入品也與其生活必需品相距甚遠，況於輸自遼遠地方的如高價的寶石、金屬、玻璃製品、絹織物、熱帶產物、油、樹脂、奴隸等，更不是他們所能購買的。要之輸入僅與貴族富豪有關，至關於國民經濟之調劑的話，卻與多靠商品輸入的現在，迥乎不同。加之當時的許多國家，極不注意於輸入的均衡，貿易失掉均衡的情形，是當時的特色，這徵之上述的輸入品只以滿足上層社會的奢侈慾爲標的，以及貿易差額的清算機構之缺乏的情形，也可明白。即在古代，雖已知道使用金屬貨幣，但一般尙未使用計數貨幣，多使用秤量貨幣，至國際間或地方間的交易，往往是物物交易。

機械工業之未熟 不過輸出產業，也不是盡付缺如。這祇把輸入品目當做對手方的輸出品來看，就可明白。但是要留意的，就當古代社會的盛時，也不會勃興機械工業。其根本的原因，怕就是由於奴隸制度之存在，因爲單靠奴隸勞動，而在奴隸勞動的本性上，殊無發生創製的意匠可能故。其他可以認爲這個助因的，也不一而足：第一，

由經營工業而成爲動產的富，會優於農業的情形，政府尙見不及此；第二，商業規模狹小，販路上有限制；第三，因奴隸勞動發達，自由市民無工業勞動之餘地，常感失業的威脅。由以上種種，如發明機械之節約勞動的方法，遂不能引起人們之利用了。據聞當時，曾有人將自己發明之機械，貢獻於羅馬威士巴裏（Vespasianus）皇帝，帝固謝而受之，但隨即棄而不用，蓋恐增加失業之故。

農業技術之發達 古代世界的農業技術，始於埃及，經希臘、迦太基而至羅馬，可算已達於頂點。關於拋棄野草耕作而試行休耕的情形，似乎早已發達，至羅馬，已經進步到雜植野菜而實行輪耕法了。輪耕法的好處，就在野菜吐出蜜素，穀物則吸收之，故只要行適當之輪耕，則不須休耕，不須肥料，尙可維持收穫。尤其在當時已知道了飼料（豆、蕪菁）與穀物的交代栽植的效果，算已達到了非常的進步。這一進步，於羅馬滅亡後數百年間，在西歐已完全失傳。不過據說當羅馬盛時，還不知道來麥、燕麥，也不知道動植物混營的利益，肥料也很少使用，農具，無論是耙或鋤，都很幼稚，收穫率一般也很低下。

第三章 古代東方

第一節 埃及及巴比倫尼亞

兩國之盛衰 關於地中海人種所建設的最初的王國埃及(Egypt)，其確定這一古帝國的基礎的，是西紀前四五〇〇年，而迦太亞(Chaldaea)人之於美索不達米亞建立統一王國的，也在那時代的前後。前者至前二一〇〇年，因遇着從西亞細亞侵入的遊牧民族赫克索士(Hyksos)，數百年間，國土致被佔去大半，但其後從新帝國復活以來，那屬於第十八王朝的諸王，卻又築造殿堂，開拓西亞細亞，經商於印度洋，實完成了可驚的發展。後者至前二二五〇年時，因英主漢納比(Hammurabi)出現，遂統一巴比倫尼亞(Babylonia)全土，致形成了以巴比倫為中心的偉大的政治勢力。不過這兩國，後皆已陷於沉滯與退縮，在前五——七〇〇年代，埃及則為波斯所吞併，巴比倫尼亞則為亞述(Assyria)所吞併。但巴比倫尼亞則曾一時復興，並已建立新王國，以尼布甲德尼扎爾(Nebkadnezar)王(案為新巴比倫尼亞第二代王，為納坡坡拿沙(Nabopolassar)王之子)之繁榮，顯耀了最後的光輝而始告結束。

尼羅河與埃及經濟 埃及的經濟生活，人所周知的是以尼羅河為基礎的。地域長七百五十哩（正與東京到下關之距離相當），寬僅達十哩。一年分三季：（一）到十一月，洪水退去後，人民則從事耕種，於翌年四月收割，（二）從五月至七月為炎熱季，人民則家居避暑，（三）此後則入洪水季節，可用以灌溉全土。水退淤留，肥沃無比，不僅適於種植小麥、大麥、蔬菜、亞麻等農作物，且飼育牛、駱駝、驢馬等亦頗繁殖。洪水季節，水頭極高，時則專事水運，而停止產業勞動。他方那些王、侯、僧侶等支配階級，便於這時候督促隸農，役使奴隸，來營造極偉大的宮殿、寺院、金字塔、方尖塔、石道等大建築。據說屬於第四王朝的庫夫（Khufu）王，其所建之最大金字塔，基廣則達四十里，高亦達五百尺，所用之石塊數達二百萬，每一基亦須十萬人之勞動云。

埃及的商工業 在赫克索斯族侵入的前後，埃及的外國貿易，已有了相當的發展。其主要的交易地，南為呂彼亞（Nubia）東為紅海南為朋特（Punt），即亞刺伯，北為地中海（包括敘里亞），據先史時代的繪畫推測起來，且用過長達百餘尺的船舶。這與近世初頭科崙布航海大西洋時所使用的，沒有什麼不同。入極盛時代，其水上交通，更加完備，為現在蘇彝士運河前身的運河，則由紅海口西入，而與尼羅河的一支流相連絡。所輸入的為錦、衣裳、武器、金器、金銀、香料、羽毛等，所輸出的為小麥、甲蟲、玻璃、金屬器具及麻布之類，其手工技術之優秀，意匠之精妙等等，在後世都有不易企及的。其麻織物的織度，倘不用顯微鏡鑑別，幾難與絹絲相區別。染色的技巧也十分進步，能作各種色彩，玻璃，其製造技術，原係來自敘里亞，後來他們也能精製了。像這種的手工，主要的自然是中等的自

山民，但也役使過奴隸。再如他們的交易形式，在前二〇〇〇年時，差不多和後來歐洲中世前期都市上所見的一樣，係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直接交易，那稱為商人的中等階級，再經過四百餘年之後纔出現。村落方面，莊園維繫甚久，好像在羅馬帝國經營農業時，還為牠所影響過。

巴比倫尼亞的地理與經濟 巴比倫尼亞的文明基礎，也立在河流上。雖然底格里斯河、幼發臘的斯河的洪水，比尼羅河的急激些，且係不規則的漲落，因而要多費許多工程，如築堤、建閘、排水等等是，可是牠之影響於社會的構成和進步，正和尼羅河所扮演的任務一樣。並且首都巴比倫，在交通上比埃及還要便利，故容易輸入原料，同時自亦可加強人民營利的傾向。

經濟組織與產業 其已達於高度的經濟的秩序，則表現於稱為最古的漢納比法典中。財產關係，有極細密之規定，契約方式，多有和現在相似的。如關於工錢、租費、及佃戶的權利義務等，則有極詳的標準。尤其認農業為重要，故關於耕地的境界、灌溉等，則制有極詳細的條規。再如所謂期票或銀行制度等，也有規定，及今思之，殊屬可驚。外國貿易，主要的是用隊商方法經營的，陸路上常往來於敘里亞及埃及，輸入品為杉材、金屬器具、陶器、麻織物等，輸出品為毛織物、皮革、穀物、青銅器具等。屬於寺院之大規模的工廠，以及家庭工業的組織，概係以市場為目標。其他，手工業及徒弟制度，也保存很久。

第二節 腓尼基迦太基及希伯來

腓尼基迦太基之盛衰 腓尼基 (Phoenicia) 民族的發祥地，在波斯灣附近。他們於前二〇〇〇年前後，向西移動，而達到了地中海海岸，背枕列巴倫 (Lebanon) 山脈，佔據了約百五十哩的一狹長地域，他們以市府聯合的形式，形成了國家，而共戴一國王，從前十六世紀時，就從事航海貿易，並在地中海黑海的海岸及各島嶼上，都已建立了殖民地，其後二百年因希臘人之進出，始又伸手於地中海的西方。逐漸開展，遂連西班牙的南方海岸，都已建立了殖民地，前九〇〇年前後，實是他的極盛時代。可是由此不久之前，即前八〇〇年時，國人因避國內的紛亂，大部分已移到斐洲北岸，而創建了迦太基 (Carthage)。以後，本國雖先後受亞述、巴比倫尼亞的壓迫，而至於衰亡，但迦太基則仍在貴族政治之下，把握地中海的海上權，羅馬勃興之後，曾為其最大的強敵，而與之相對峙。

希伯來民族之興亡 與腓尼基的南方相連接，而建國於約旦 (Jordan) 河流域的，便是希伯來 (Hebrew) 民族。當他們住在美索不達米亞時，對一神之信仰，就已很深，爾來此信仰遂與其民族，歷史結了不解之緣，其國運之消長，亦與此有關。前一五〇〇年時，因避多神教之壓迫，而遷徙於埃及，隨得赫克索斯族之許諾，至尼羅河岸度了二百餘年的平和生活。但到後來，又因不滿於該國的強制勞役，而又回到前經佔據過的迦南 (Canaan) 即巴勒斯坦 (Palestine) 地方，從此，則改革國政，以便和外敵相對抗，即以王政代替了向者由高僧掌握着的神政。以後，

希伯來在國王大衛 (David) 治下，國勢則蒸蒸日上，文武人才，亦踴躍從公，於是封疆大啓，國威丕著，至前一〇〇〇年梭羅門 (Solomon) 統治三世，如宮庭之驕奢，寺院之華麗，正是表示的氣蓋一世的氣概。這算是民族極盛的時候。但當梭羅門 歿後，其國則已因內亂而分爲二，其北部的則稱爲以色列 (Israel)，南部的則稱爲猶太 (Judah)。自前八世紀末葉以來，該兩國則因內訌與外寇的侵略，遂爾同遭滅亡。在所謂巴比倫尼亞 幽囚以後，一時在波斯 的治下，雖已稍稍回復了自由，但又遭羅馬人的侵略，終於到了最後的滅亡。至前五世紀以後，此民族雖曾進出於小亞細亞 海岸，發揮過他們在商業金融業上的特色，但入希臘文明 (Hellenism) 時代，始以亞力山大尼亞 (Alexandria) 爲根據地而盛行活動。而且這些猶太人 之在商業，金融上發揮其最銳敏的才能的，則又在中世，拜占庭帝國 (Byzantine Empire) 的期內。

腓尼基 之商業的活動 執腓尼基 民族聯合的市府之牛耳的，開始則爲西頓 (Sidon)，然在前一一〇〇年以後，整整約有四百年光景，已爲南方的推羅 (Tyros) 代執牛耳了，當時的海路，幾爲他們所獨佔，各國商人如來此地經商，好像須得他們的允許。腓尼基 商人，也曾到過埃及、小亞細亞、美索不達米亞 等處行過交易，又曾航行黑海 而買琥珀，又到過現在的亞美尼亞 (Armenia) 買過鐵，又曾直航到地中海 的西端而達西班牙，於該處搜索過銀與鐵，又經過高盧尼亞 (Gaulia 今法蘭西) 而獲得過不列顛 (Britannia 今英吉利) 特產的錫。至腓尼基 人的輸出品，多爲製造品，如金屬細工、織物、玻璃品，以及採自貝中之特殊的紫色染料等等是，此外可舉爲重要輸出的

物產的，便是採自列巴倫山的杉材。腓尼基人的航行技術，已達於當時最高的水準，船舶除用槳之外，還用帆及舵，其二層甲板，直到後來希臘人建造三層甲板止，沒有出其右的，他們定航海的方向，晝則以太陽為標準，夜則以北極星為標準。北極星在他們稱為「腓尼基星」。

迦太基的經濟的地位 迦太基殖民地，於本國衰頹之後，而猶那麼繁盛的，為以下數種原因：（一）其附近沒有和他相競爭，且威脅他的強國存在，（二）其國土的位置，差不多位在地中海的中央，（三）其背後地斐洲，為極豐潤之處，於商業上亦很有利。至前六世紀，腓尼基隸為波斯領地之後，迦太基則略取北斐，接着又統一腓尼基的西地中海的殖民地，同時又入到北斐內地，其一部則經西哇的沃野而到尼羅河的中流，他一部則橫斷沙漠，由乍得湖（*N. Chad*）達於塞內剛比亞（*Senegambia*），從那邊的黑人國獲得黃金、象牙、羽毛、奴隸等之後，又轉賣於北方，從中得了很大的利益。以後，則與西西里（*Syracuse* 即 *Sicilia*）希臘爭勢力範圍，旋因受羅馬的侵略，遂於前一四六年，迦太基以擁有七十萬人口之大都市，竟被化為焦土了，現在倘追尋其滅亡的原因，便因他們國人缺少明確的國民意識，而過於尊重物質的利益，同時，其貴族們亦只顧及眼前的利益，致爾虞我詐，各不相能，於是一敗塗地了。

希伯來人產業之變遷 希伯來民族，當其在美索不達米亞的故地住居時，其本業乃在游牧，就在移居於迦南地方以後，也是當作「乳和蜜充滿」的所在，而以畜牧為重要的生產，此外則致力於農耕。至主要的農產，則為

穀物、麥酒、無花果、油等。因此，希伯來輸出於腓尼基的，則爲油、小麥之類，所輸入的則爲船材。至後來遠征南方時，纔獲得黃金、珍材、寶石、油等等。但因巴勒斯坦之地，亦係西亞交通之要衝，其於商業上有利，亦早經注意過。故其諸王皆努力於設置市場，開隙商通路，且謀於紅海構成一大商埠，由是，遂由畜牧移到營商了。

「梭羅門之榮華」的財源，多由諸王組織船隊，貿易於南方所致。其船隊，往返須三年，到達地則爲南亞刺伯（該處稱爲「綠色的亞刺伯」，爲黃金、香料的產地），斐洲的東海岸，有時並遠達印度的西北部，從那些地方輸入珍材、橡膠、漆、金、銀、象牙、猿、孔雀等之後，又以之轉賣於地中海東岸諸國，而於其中博取利益。至梭羅門以後，貿易漸趨於衰歇，產業也隨政情的變動而解體了。

第四章 希臘及希臘文化國家

第一節 希臘

希臘之興亡 希臘先史，在屬於所謂愛琴 (Aegean) 或米革來 (Mycenaean) 時代，其性質尙不明瞭。希臘人，係從黑海及裏海的沿岸，於前一五〇〇年——一〇〇〇年，以游牧民族而侵入半島的。在荷馬 (Homer) 的史詩上，曾敘過這一新來民族的征服過程。構成希臘人的凡有四種族：(一) 亞該亞 (Achaeans) 人，(二) 多利安 (Dorians) 人，(三) 以阿尼亞 (Ionians) 人，(四) 伊奧利亞 (Aeolians) 人。開始，亞該亞人雖最佔優勢，而至末期，則由多利安人代之而起，曾以其好戰的精神，橫行於半島的大部，那擁世襲王國（實際是寡頭政治）尊號的斯巴達，便是其代表。至稱雄於半島北部的，則為以阿尼亞人，代表的便是雅典（先亦為王國，後始轉為貴族政治），最能表現其商業的藝術的特長。

前八〇〇年——五〇〇年時，希臘全族，原已開始作海外的殖民運動，可是當那時候，古代東方世界，則已分為四強：(一) 埃及，(二) 巴比倫尼亞，(三) 佔據小亞細亞西半的里底亞 (Lydia)，(四) 佔據印度東西境

的美底亞(Medea)同時，那由中央亞細亞故地南進，而侵入西亞細亞的波斯人，則已陷巴比倫，席捲小亞細亞，加之至大流士(Darius)一世，又改良內政，完成中央集權，經數十次戰役後，遂已完成了羅馬以前的大統一。那末，希臘人既要向外發展，他對於這日益強盛的波斯，計惟有出於一戰，果然於前五〇〇年，以援助愛琴海岸的米列托斯(Miletos)的背叛，而與波斯開火了。是役也，雅典在希臘諸都府中，獨奏膚功，故於戰後，遂握全希臘的霸權，(前四七八——四三一年)，而以狄羅(Delos)同盟的盟主資格，統制了二百市府。但霸權也沒有維持好久，因時而同斯巴達對抗，時而同第伯斯(Thebes)對抗，結果，自不能不讓步。而且因互爭起見，已大損實力，故在其終末的前三三八年時，遂爲馬其頓(Macedonia)所踏平了。

殖民運動 這裏值得吾人注意的，就是殖民運動開展以來的變遷。元來希臘東西僅百八十哩，南北僅二百五十哩，面積纔相當於日本九州再加上牠的四分之一，故人口一增加，那住在不甚適於產穀地段的住民，自不得不使之向外發展，以補充其生活資料。因此希臘各地的住民，西則移住於南意大利，西西里(Sicilia)噶尼亞(尤其是現在馬賽地方的亞旭)，南則移住於埃及海岸，東則移住於脫拉吉亞(Thracia)黑海的沿岸。不過要注意，這些殖民地，與腓尼基人所經營的不同，(一)基於宗教的基礎，與母國之間有極深的聯繫，(二)並不是單純的居留地或市場，乃同永住的鄉土一樣，其根據乃在躬事產業，開發富源，(三)和本國的經濟經營保持連絡，差不多是一個布洛克的組織似的。

希臘各邦的對抗。元來本國的形勢，在全體上是無統一的，只是以部族爲中心的都府國家之對立的聯合，故各都府都腐心於維持自己的存在。那和波斯決戰而博了勝利的雅典（Athens）雖已掌握霸權，稱雄都府，構成了沿愛琴海一帶海岸地域的頗廣大的殖民帝國，但被呼爲生命線的黑海領土的支配，卻尙未完成，對於海軍力也未能充實，故仍在不斷的受侵襲中。科林市（Corinth），本係藉地峽連繫以阿尼亞海與愛琴海的一個重要地點，但爲維持該有利的地位起見，最要緊的，須將埃及及航路握在手裏，可是這有一條件，須將全希臘放在自己的霸權之下。正因這種複雜關係之存在，故希臘全土的民族的統一，殊不容易由希臘人自己完成。

內外商業 在希臘都府，外國貿易有頗重要的意義。即可從黑海方面輸入穀物、鹹魚、家畜、奴隸，從小亞細亞方面輸入木材、羊毛，從西西里輸入穀物、乳製品等等，這是屬於食料原料一方面，他方又可從南方（埃及）東方（亞刺伯、波斯、印度）輸入蔗糖、寶石、絹織物、乳香、膏藥等那些奢侈品。至其輸出品，則僅爲橄欖油、葡萄酒、青銅器、陶器、銀製的裝飾品等，故輸入超過，已爲必然之趨勢。要之這種貿易的發展，自須以國內的商業機關發達爲前提。鑄造貨幣的方法，據開在前七世紀，已爲小亞細亞的里底亞所傳授。雖因都府之不同，而用過各種的貨幣，但後曾結過貨幣同盟，自雅典獲得霸權以來，雅典的貨幣，曾相當的廣爲流通過。其使用最普通的，便是銀幣希革爾（約等於日幣八角）。此際，信用也很發達，已由兌換鋪發展而爲銀行，寺院的金錢借貸交易，也很流行，要之在前五世紀末，雅典的金融已進展到相當的程度，且曾經營過海上借貸。故認古來雅典就已成立了資本主義的話，也

不能一定說是附會。

工業的特徵 工業，一般是在所謂定貨生產的階段。規模極小，使用職工二十人的，還是屬於大工廠之類。在這些工廠之下，是下層的自由民作職工，率同奴隸勞動，且是以同一方法勞動着的。隨着奴隸勞動一普及，自由民的獨立，就愈感困難，而墮為勞動者的就日益加多。因為沒有機械可行生產，故手工的製造方面，差不多已被提高到藝術之境，尤其分業有很大的進展，據瑟諾芬（Xenophon）之記述，其關於製靴，則有切皮、縫合等分工，同時關於男靴和女靴，亦有各別的職工從事製造。

農業及土地制度 工業特別進步，尤其在雅典，發揮了特色，而在農業方面，卻是在艱苦中進行着的。夏則非常乾燥，冬則屢降大雨，不甚肥沃的土壤，皮而復被沖洗殆盡，故不適於穀物的耕作，而橄欖油與葡萄酒，卻成了重要的產物。但耕作與畜牧，亦未有因進行艱苦而呈停頓，反之在技術方面，並已顯現了進步。土地的耕種，可分為三種：（一）自耕的，（二）用隸農（半自由的下級農民）耕作的，（三）使用自由民及奴隸勞動者的。在（一）（二）兩種情形之下，土地所有的形式，如在自由政策傾向稍強的地方（如以雅典為中心的亞迪迦），則多中位的所有地，反之在鐵沙尼亞（Thesablia）半島的東北）及大希臘（南意大利）地方，則多大所有地。在萊柯尼亞（Laconia）其中心為斯巴達）地方，開始亦如他地方一樣，普通是平等的小區劃，每一區劃平均約為一二·五乃至一五英畝，但到了亞里士多德時代（前三九〇年時），土地的大所有已行到極端，全地域簡直為百餘大地

主所佔有了。要之土地的大所有一般發展的情形，和下述的羅馬的傾向一樣，其主因乃在：（一）因貨幣經濟發達，自耕農不能與之相應，致日益減收其收益；（二）在市場上，不能與奴隸勞動的產物相競爭，致被淘汰。

經濟的衰頹 前四五〇年以後，希臘各都府因互爭霸權，各不相下，結果，皆已陷於沒落之淵了。關於雅典的衰敗，乃在國庫對於貧民的周濟，無所底止；將國有事業委之私人，聽其獨佔不當的利得；伯萊庫列士（Pericles）作為都府繁榮策所行的不生產的事業，耗費國庫過多等等。由是，北方馬其頓一侵入，遂於防備空虛，精神頹唐之下化為丘墟了。

第二節 希臘文化國家

希臘文化 那起於馬其頓的亞力山大（Alexander）的企圖，係在融合農業的專制的東方與商業的自治的西方。他的鐵騎所至則建立了備有市場、水道、燈臺等的許多都市，他掠自波斯的十八萬鎊連脫（約日金三億五千萬圓）的金銀，則用以建立了貨幣經濟。

但亞力山大的功業，卻係在他死後整三百年的希臘文化（Hellenism）諸帝國的統治之下，纔結了果。所謂帝國的，係指普特列米（Ptolemy）塞留迦（Seloukia）馬其頓而言，但此外，於同一主義之下，在小亞細亞、希臘等處所建立的自治都市，亦包含在內。各國家的都市，概由來自東西各地的雜色人口所構成，顯然的表示了世界

的(Cosmopolitan)色彩。其中如洛得市(Rhodes)、安迪迦(Antiochia)、塞留迦等便是重要的中心。尤其著名的，係在普特列米朝極為繁榮的亞力山大尼亞，牠成了當時世界商業的中心，凡印度、亞刺伯的物產，皆紛紛的輸入，科學的勃興，也很顯著。地球星學、數學、理學、醫術等之進步，要超過歐洲近世的發展，如用經度緯度測定地球的容積(和現在的只有些微的差異)，及發見地球繞日等是，同時，也曾作過蒸汽機關的試驗，其他還有許多技術，已為歐洲中世所繼承。

強制經濟 此期的經濟組織，結果是一種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對於產業經濟的統制，非常嚴格。物資的配給，由商人以國家官吏的資格行之，工業原料，則由國家強制買收，勞動者須作為國家的職工而服強制勞動。農地，分為帝領、貴族領、寺領三種，耕作者類於歐洲中世的隸農，雖有居宅及用具的自由，但關於生產物，卻負着極重的課租，僅許留極少的一點供自己使用。尤其國家因行着完全的統制之故，對於從事農工的都不准自由移動。

像這種制度，本為波斯、舊埃及等東方的專制政治之表現，然到後來，羅馬征服了西西里時，亦模倣之(前二〇〇年)，為腓尼基殖民地的迦太基，也採用過，又在羅馬全部的併吞了希臘文化諸國之後，基於特殊的情形，從紀元三世紀末葉起，曾全國的施行過。

第五章 羅馬

第一節 領土之擴張與商業之發達

地理與民族 爲羅馬人根據的意大利半島，與希臘不同，地形極單純，無甚肢節，貫通半島中央的亞卑寧 (Apennines) 山脈，稍向北偏，故在南邊一帶，有比較寬闊的餘地，又各部的交通，也很便利，故容易形成政治的統一。羅馬的人民，雖不一定富於創造性，但卻富於常識，長於組織的活動，具有強盛的意志能力，有豫期將來完成偉大事業的懷抱。

羅馬府的建設，爲前七五三年，爾來二百數十年間，所行的盡是選舉王政。在這當中，附近的部族雖已征服，但同時，舊族和新族的對立，又不斷的釀成了不滿和鬭爭，結果國王、王族則被放逐於市外，而成立了共和政治（前五一〇年）。但羅馬的發展，係起於西紀前三七〇年時外族征服的運動。當時，羅馬自建共和政治以來，已經過了百四十年，而拉吉姆 (Latium) 地方之地力，亦已減退，於是農產減少，農民逃而之四方的也日多一日，同時，那貴族階級與平民階級的階級鬭爭，仍爲王政時代以來未經解決的問題而存在着。那末，爲要解決並調和這兩個問

題起見，其對策將如何？那便不外緩和食糧問題及轉換階級對立的兩個方法，而征服外族，正是這唯一的出路了。

征服的過程 征服，是極有組織的推行的，和東境的薩姆尼特（*Samnites*）經數十年戰征之後，始於前二九〇年平定南意大利，不久，又統一了亞爾諾（*Arno*）盧平耕（*Rubicon*）兩河以南的地方，後自前二六四年起，百餘年中經過三次戰爭之後，遂討平了迦太基，由是，迄共和政治未葉止，已將全地中海的周圍納入版圖了。原當羅馬進行征服的期中，卻不一定是想完全佔有的，至多也只在計畫作一種聯合的組織而已，但自迦太基戰爭中，取得了西西里（*Sicily*）之後（前二四一年），遂已發見了東洋式的屬領的統治，由此遂一變而為吞併主義，而發揮其征服者之特色了。就當羅馬變為帝政之後，征服仍在不斷的進行，後此，遂分全國為五十郡（*Provinciae*），基於尊崇皇室和統一法典，遂以地方都市作中心，以拉丁語、羅馬貨幣、道路系統作紐帶，很強的表現了帝國的支配勢力，於是羅馬的平和（*Pax Romana*），遂覆蓋了西洋世界。

（一）羅馬法，其法理極普遍，而且富於彈性，故牠發達到一定程度時，其基礎遂被放在完全個人主義的倫理上面了。其萬民法（*Jus Gentium*）是近代國際法的典據，牠是規定羅馬人和他種族的交易關係的，是參酌各國的習慣所編成的中立的法文。（二）羅馬的貨幣，在前二世紀的前半，纔使用銀幣，至帝國成立後，遂又採用金本位制，以沃留烏斯（大概相當於十圓，由二十五疊納而成）為本位貨幣。（三）羅馬的道路，係特別用為帝國的紐帶的，築造的技術，聽說是採自愛特斯基（*Etruscan*）人的，而其堅牢卻可耐風雨，至現今都猶被保存着。其系

統，是由偉大的直線構成的，東西兩端，相距有三千七百哩之遙。此道路系統開始動手時，是前三〇〇年的光景，入紀元一世紀，已全部完成。

商業的賤視 爲羅馬的理想，始終只在達到帝國的統一，至對於商業交易的發展，則不甚重視，並且不承認牠的價值。他們在政治上雖已獲得了優越權，但對於那相應而起的交通貿易的特權，卻滿不在意，而採自由主義的態度，因此，扮演貿易上主要的腳色的，乃爲希臘人，小亞細亞人，或解放了的奴隸們。入帝政時代，雖曾設過統一的關稅制度，但對於一般商品，平均只課二分五釐，就是對於奢侈品，也只課一成二分乃至一成六分，此外，則只課上述稅率以下的輸出稅及市場稅。

並且商人在社會上是極遭輕視的，官僚貴族 (Nobles) 只利用其地方官職，從事於農業，他們偶爾雖亦參加商工業的組織，但在法制上以及習慣上，他們參與商業，原是犯禁的事。又，爲期繁榮國都羅馬起見，常採一種限制地方相互交易的方針。如上所述的道路系統，後來雖也曾供私人的利用，但原來卻是以供公用的目的而建築的。

帝政羅馬的貿易交通 帝政初期的羅馬府的人口，已超過二百萬（其中半數是奴隸），全帝國的市民六·七分之一，均已集中於羅馬，從外面輸入龐大的物資，自屬必要。穀物，在政府的補助和統制之下，則由北斐、黑海、高盧 (Gaul) 西西里輸入，如醃肉、牛酪等食料品，毛皮、羊毛、鑛物等原料品，則從高盧、西班牙，即主要的從西方輸入，

又從中國輸入絹布，印度輸入棉織及香料，從亞刺伯、埃及輸入珍重的物品，外港沃斯第亞（Ostia）實已達於非常的繁榮。再就羅馬輸出的物品說來，便是玻璃製品、陶器、銅器、葡萄酒、橄欖油之類，在價額上，原不足以和輸入相償，年年總是入超，帝政初期所流出的金銀，聽說年額要達一千萬圓。但上所述的，主要的是以羅馬府為中心的貿易，而在國內地方，尤其在意大利、小亞細亞、高盧方面，地方交易隨着貨幣流通的發展，也逐漸旺盛起來，公共市場（*Macellum*）則遍立於各方的都市，以滿足市民的需要，至定期大市（*Nundinae*），在共和時代的末葉，纔見發達，入帝政時代，則已成為國際的市場，許多外商都來此交易。即由里昂、雅典、比列烏斯（*Piræus*）等處來的商人都不少。

大資本的活動 在共和時代的末葉，資本的勢力就已顯著，其中如武士貴族（*Equites*）一派，則組成合夥，包辦公共事業，爭取利益的分配。如公有地的地租之徵收，軍船之購裝，兵糧之供給，國道之築造，水道之設備，租稅之徵收，鑛山之採掘等，通為他們所包辦。當時呼這種政府事業的包辦人為「*Publicani*」。此外，在共和時代，也有貸款外國而購買土地，或有時從事商業以博取巨利的一派富豪，當時則呼他們為「*Negotiatores*」。羅馬的外征，事實上常成為這般人的一種射利的手段，凡屬領的半開及未開的民族的利益，多半作了此輩營利的犧牲。

第二節 工業的普及與大農的發達

意大利的工業 工業與商業的情勢則相反，尚未達於十分發展的領域。像在希臘所見的一樣，那行於歐洲中世的顧客生產，恰表示了意大利工業的輪廓，職人階級，各基於其共同的利益，而組織了所謂科列吉姆（*Collegium*）的商工組合，從事於勞動本位的製造。科列吉姆，同時又是作為納稅的單位，而負連帶納稅的責任的。唯因奴隸勞動的旺盛，竟阻礙了他們的製品的販路，常使他們的生活陷於窘迫。其含有相當程度的分工組織的工場，便是陶器（*terra-cotta*），玻璃製品，銅器等等。關於磚瓦的製造，在尼羅（*Nero*）案尼羅為羅馬皇帝，曾疑羅馬起火為基督教徒所為，施了極嚴酷的刑罰。大火之後，多米尼烏斯·沃菲爾父子，曾將牠變成了大工場。鐵工場，在容易獲得燃料的普帖沃尼（*Putoli*）港上，已變成了大規模的經營。唯這些工場之所以沒進展到機械工業的，其原因已如前所述。

帝國各地的工業 羅馬帝國的工業的全貌，倘不展望意大利以外的各地，自不能說是完全。因由羅馬所賦與的和平，使得東方諸國，皆已保障了向來的進步，又西方諸國，尤其是高盧一帶，由於都市的開設，道路運河的發達，關於原料的採集和利用，都很便宜，因此，如金銀的採掘，鹽鐵的製造，麻織毛織的製織等，都有很大的進步。不過關於技術上，新發明的技術尚未出現。

小農的衰微 比起商工業來，尤其與羅馬的盛衰有關的，便是農業。元來意大利半島，尤其是羅馬興起後的中部地方，耕土淺薄，一耕耘之後，硬土便已出現，加之胡亂斬伐森林，雨水的保存，極為困難，因之穀物耕作，遂逐漸

衰頹，而當進行外征時，故又興起了成爲新規模農業的畜牧，接着，橄欖、葡萄的栽植也興盛起來。但隨着這種耕種的轉換，所有地的分配，遂更趨於不平等了。小農在這一衰微的過程，便是：（一）販賣上，不能和使用奴隸的大所有者相競爭，（二）因年年參加戰役，已使其勞動心消磨殆盡，（三）未出征的家人，反已失掉了利用土地之道，因此，只好將土地讓渡於富有資力的。在這當中，那些有地位、權勢、且富裕的人，又得公家征服地的貸與，更加增進了他們的土地勢力。

大土地所有 (Latifundia) 對於農地所有的這種不公平的情形，李格留 (Licinius) 於前三七六年，曾有改善平民地位的提議，大要是：擁有土地的不得過五百約革納（約三百二十五英畝），一切超過的地都沒收之，而以之分配於貧困的平民，此外，擁護平民利益的種種對抗運動，也時仆時起，但終於沒有獲得什麼效果，至前三世紀中葉時，大土地所有的制度，已儼然的根深蒂固了。這便是所謂 Latifundia，係羅馬人學自迦太基，以營利爲目的的巨大農場。

Latifundia 的地積，普通爲二百五十英畝，將牠分爲二區，其中一區則爲直營地 (Villa)，有所有主及代理人的住宅，又環繞該住宅的作業場、穀倉、旱田等等，係使奴隸從事勞動的，其他一區則爲租賃地 (Vici)，係使農奴 (colonus) 從事於農業，而徵收其穀物年貢並徵發各種徭役的。農奴在法律上雖爲自由的身分，但實際卻是半自由民，他因隸從於地主而受其保護，故不能自由的離土地而之他。像這種大土地所有，在帝國各部，尤其在意大利

大利、高盧、斐洲等處，極爲發達。布流士（Plinius 案爲羅馬博物學者）說的「六豪族佔領斐洲一半」，這是人所周知的。

那末，農奴是怎樣發生的？一是來自那般生計困難，而又苦於債務的自由的佃農或小自耕農，一是來自那事實上當作私有財產，而使之勞役於土地的奴隸。因入帝政時代有着長期的平和，不僅奴隸的數目在逐漸的減少，同時，奴隸勞動的監督費用則加多，而效果又不舉，基於這種利害的打算，故將他們半自由化，而成了農奴。由是一則拋棄了自由，而成了隸屬的身分，一則脫出奴隸的生涯，而獲得了半自由的形式，因而發生了所謂 *Colonus*（農奴）的階級。

國內混亂與帝國的衰亡 現在我們要說到「羅馬的末路」了。當紀元三世紀的初葉，帝國的衰頹與混亂，就已十分顯然。此時，羅馬經濟的維持，更加要倚賴外地，他方，北方的日耳曼人，又逐漸向國內移動，先畀以羅馬的警察權，終於變成了羅馬的軍隊。在所有產業中，中等階級則苦於租稅的誅求，而逐漸沒落，地方治安亦毫無保障，致國內交通，橫被阻絕。由是便有許多不堪政府的壓迫，甘願將其所有地獻給於有權勢的貴族、富豪，而爲其隸屬的人們出現，這樣，*Latifundia* 之擴大與增加，便更加顯著了。同時，這些大地主們又不願受政府的支配，自己竟獨立起來，而將其所有地變爲治外法權之域（*Fundus*），以反抗中央的統制。

自三世紀末葉起，亘於半世紀時期，雖由政府之廓清運動，經已制止了事態的惡化，但畢竟未曾永續，末了，到

四世紀末葉，又曾行過在希臘文化所實施的那種峻嚴的統制。在都市方面，則禁止商工業者的移動，使國家變為一個強徵勞動的機關，在農村方面，則不准農民自由的離開土地，地主便是農民的監督者，且委之代收租稅。又為防止生計費的騰貴起見，三〇一年時，皇帝迪沃克丁尼（Diocletianus）曾行過物價的公定，其公定價格，極為周密，從食料、原料、製品以至於薪俸、工錢都包含在內，違反者則處以極刑。然而這種強制的手段，不過硬化社會，奪去牠的創意，使牠的活氣失墜而已，何能補救？要之帝國的沒落，早已只是時間問題了。即羅馬帝國，內部已失了彈力，外部已失了防衛力，非倒不可，果然倒了。

第六章 中世經濟一般

第一節 文化的基礎

基督教會的帝位，羅馬已走到蕭條的末路而滅亡了，然而那只是表面上的情形，實際，羅馬所建設的文化財產，已毫無遺漏的為中世所繼承。而其中可以特書的，便是成為世界宗教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當西紀開始，基督教布教於羅馬的世界時，牠是外來宗教，是宣傳政治與宗教的分離的，故被認為抵觸國情而加以無情的迫害與壓迫。然而基督教，總是宣傳着「信仰者則入天堂」之福音，卻無何等破壞現實的企圖。同時，且以其固有的團結力與同化力，一方則吸收希臘思想，他方則消化羅馬文化，而與國民生活相融合，頗能收攬人心，因此，在帝國末期，四世紀初頭，於信仰自由的法律之前，遂已公然擴張教勢，尤其因牠採用羅馬帝國的政治制度，而劃定管區，制定教級，終於全歐都建立了教會的組織。他們以羅馬教皇為教長，將瀕於分裂的封建社會整理起來，而給以統一的秩序，同時又因受了土地的貢獻，使教會的財產也大加增殖，因此，從物質方面觀察，牠也得以雄大的生產指導者並消費主體的資格，而與世俗君主並駕齊驅了。在這前後興起的修道院（Monastery，

Kloster)本來雖是以求道生活爲目的，旨在靜寂與冥想，但以積極的提倡勞動的精神之故，頗能增加收穫，又加之信徒們的捐贈，故能以不可忽視的物質的勢力，交織於下述的封建制度之中。

封建制度的成立 封建制度(Feudalism)也是由羅馬帝國遺風的影響而成立的。原當帝國末葉，所謂治外法權的地域，因國內的紊亂，遂已逐漸擴大，這件事已略述於上。他方，日耳曼民族，卻極喜這種形式，竟將牠變成了自己的慣行，同時又輔以他們特有的軍國的主從關係(Comitatus)，而將這兩者結合起來，從定期的變爲永久的，締結了土地的封賞和主從的誓約。這一慣行，始於紀元三、四世紀時，經數百年的歲月，到了十世紀，遂成爲封建制度確立起來，在這當中，教會及修道院因接受土地的捐贈，也變成了封主，同時，對於世俗君主則宣誓服從，遂與封建的組織相融合了。

特殊的兩文化 基督教與封建制度，實中世社會的經營的基調，並且是如實的體現着羅馬文化和日耳曼文化之融合的。不過我們要知道，在中世，尤其在其前半，還有與這相異的其他兩文化，在歐洲邊境存立着。一爲拜占庭的文化，這是由於羅馬的兩分而成立的，即以所謂希臘教作宗教的基礎，同時更繼承了古代羅馬的許多傳統的東西，而以東方巴爾幹半島作中心來支持的，一爲薩刺森帝國的文化，係七世紀勃然興起的回教徒亞刺伯人，在地中海以南，並其東西兩邊，包含古代羅馬故地的小亞細亞、西班牙等處，而展開了他們的文化。我們茲擬以研究的主力注重於第一種，最後則就此特殊文化圈內的情勢一瞥。

人種的移動 此地還要敘及藏於此種文化變動背後的人種的移動。實際，從紀元前一〇〇年起，整整有一千年，在歐洲總常常發生人種的混亂，所謂民族大遷徙（Great migrations），成了這一大潮流的主力。即在這當中，北方系的條頓民族的進展，已達於最高潮，除以南歐（尤其是西班牙、意大利的各一部）及亞爾卑斯山系為中心的東西延長的部分外，且擴充到歐洲的河川流域的一帶，因此，亞爾卑斯地中海人種，遂被迫移到邊境地方或內陸山岳地方去了。然在這等地域中，又有屬於蒙古人種的諸民族之猛烈的侵入，而成爲特殊的形勢了。此外，那原住於多瑙河南北岸的斯拉夫系亞爾卑人種，又向俄羅斯本部、巴爾幹方面進出，致成了東歐的主力，這也是應當注意的。由這種人種移動的結果，大概從中世以至於近世，遂形成了歐洲民族的區別。

第二節 都市及市場

商人的勃興 在日耳曼民族開始大遷徙的中世前半，社會爲自然經濟的形態，領主支配的村落農業，係一般的情勢，但入十一世紀初頭，那從古代羅馬繁盛時代以來，素爲社會所忘卻了的都市，又開始勃興了。都市雖係由各種機緣發生，而其中最普遍的，當屬市場之開設。

當時，羅馬的古道，已廢頽無存，那習於封建制度風習的諸侯，慣將道路弄險惡，陸上的運輸，只是靠人畜或貨車經由那種羊腸小道來搬運，或許他們覺得大河的水上運輸還便利些，故往來各處的，多是由他們所編成的船

隊。但交易的必要，此間已感迫切，於是住於村落原地作媒介活動的商人階級，遂應時而起。這般人基於時代的要求，受着營利觀念的支配，遂於平原的中央或河海沿岸的交通中心地點設起市場來，一方供給附近村落所需要的鹽、鐵、塔爾（Tallow 醫治羊疫之藥）白石等，他方，他們當中也互相交易。

都市的發生——市場，開始是不定期的，隨後纔逐漸變為定期的，環市場造有城壁，受國王、領主等認可之後，隨即請求他們保護，於是陸續的獲得了所謂「市場的平和」(Marktfrieden)與「市場的自由」(Marktfreiheit)。所謂都市的便由此成立，唯經由這種徑路而成立的固然很多，而由其他過程形成都市的亦不在少數。

第一，在國王或封建領主的城堡之下，因要供給他們所需要的物品（武器、裝飾品、布帛、其他），便有商人及手工業者聞風而來，因而遂形成了人口密集的都市。如在日本的鎌倉、室町時代所創立的地方都市，即所謂城下街，便由此形成。和這同類的，在那因保護邊境的治安所設的城砦之下，也因同一儔類的人們的集合，而形成了都市，這或者可以稱為城砦都市。

第二，在有名的寺院或中央教會的所在地，因有許多隨喜或參拜的民衆，一些商工業者為適應那般人的需要，隨於此定住下來而形成了都市。同時，這些寺院、教會，凡關於他們的裝飾用品以及各種器具，也是仰賴商工業者供給的，遂更促進市民的增加。這大概可以稱為寺前街。

第三，古代羅馬都市的廢墟，也乘都市勃興的機運而復活。即商工業者也逐漸集合於此，而建立了都市的根

祇。唯此種都市，也往往就是前二種都市之一。

都市的自治 上述的這般都市，均與現在的迥不相同，當十一世紀時，都市人口纔一千乃至一千五百，最大的也只七、八千人，且市民都帶半農民的性質，閒暇時，還在市域的外廓從事耕作。中世，在西歐被稱爲第一大都市的巴黎，到十五世紀時，也只三十萬人口，當時倫敦的人口，不過四萬，至英國的其他都市，沒有超過一萬五千人口的。就在法國，除巴黎外，五千乃至二萬五千人口的，就被看作大都市。但是當時的都市，不久已達分立主義的趨勢，即基於自力防衛的目的，獲得自治權之運動，業已開始。大概在十二世紀以後，有的由於賄賂，有的由於暴動，已脫離支配階級的束縛，而獲得了市內的裁判、徵稅、軍備等等的自由，因而施行了基於市民總體的利益之獨立的經濟政策。其中最有力的，便是北意大利、西德意志、南法蘭西、北法蘭西及低地諸國的都市，他們和封建勢力相對抗，而構成了真實的市民國家（Bourgeois republic）。打開日本的歷史來看，似乎未有看到過像這種自治的都市。即在日本，城主的勢力原即洪大無比，商工民皆在其保護之下，即賴城主那種無形的城堡保障了他們的安全。

禮拜市 在許多場合，都市的發達，都是基於市場（Market, Markt）的開設，這已如上所述。實在都市的市場，可說是都市存在的生命，大概閒散的都市，每月則有一二次開市，繁華的都市，每週則有一二次開市，多半是舉行於禮拜日，所謂禮拜市的就是。當時的市民，概從事於顧客生產，即都是接受了定貨單之後，纔從事製造，待造成後，則於同日攜到市場而行交易，但此外也有拿他們逕自做成的貨來販賣的。同時，零賣商人也於此際來發售，外

來商人也乘此時來販賣其珍貴的物品。倘到了市民傾其主力於商工的生產，致不得不閒卻農業時，便有附近村落（距市場約五哩的光景）的農民，也將其所產的食料品（如小麥、羊肉、蔬菜、乳酥）原料品（如羊毛、木材、煤炭、皮革）等運來，列於露店販賣。這樣，都會與周圍的村落，便加深了有機的經濟的關係。

歲市 此外要知道的，還有在當時極重要的交易機關之所謂歲市（*Fair, Messe*）牠比都市及市場，略為別致，是所謂國際的市場，其職能，乃在交換各地的特產品，如在英國的歲市，其所交換的便是東方的香料、絹布、天鵝絨、佛蘭德的麻織物、西班牙的鐵器、呷士根的葡萄酒、條頓的毛皮、琥珀等等。

開設歲市的場所，和在都市的，也沒有另外的不同，只是常設於都市的郊外而已，這當是歲市的性質所致。開設歲市的季節，秋季最多，春季次之，因秋季不僅是祭禮的好機會，且一入冬季，買賣的機會就會減少，至春季，係為彌補冬季的消耗之故。開設的日期，常從三四日或一週逐漸延到一月以上。關於歲市，就日本的歷史說來，似乎沒有像歐洲所見的那種帶國際性質的巡回的歲市。但關於寧樂、平安的帝都的市，從其規約及商品的性質看來，也很有西歐歲市的趣味。至週市即禮拜市，乃古代以來的制度，這就殘存於今日的所謂三日市、八日市、上市、下市等地名看來，也可略窺其痕跡，當係鎌倉以後中世時代之重要的交易機關。

開設歲市，須得國王的勅許。勅許狀（*Charter*）由國王下於僧侶領主，又由僧侶領主下於都市。至頒了勅許狀的上司階級，則須傾全力維持市場的治安。即為防止掠奪，則須派遣商人撥護軍，為解決市場的爭端，則須組織

特別法庭，而採應急之處置。再為市場交易的公平，須確定度量衡，又對於各種包買行為，亦須嚴厲取締。這在週市上，也是一樣，要之當時的市場官憲取締最嚴的事項是：（一）*forestalling*—開市前的包買，（二）*engrossing*—全行買入，（三）*regrating*—以高價轉賣於零售商的目的之買入。而於市場的買賣這麼保護的，其目的，乃在徵收出入市場的商人之多額的稅金與手續費。

週市，隨都市的店鋪買賣一盛行，遂逐漸衰歇。歲市，也因道路的改善，河海運輸的發達，致定貨交易，也容易起來，等到物品儲藏的方法一進步，從而也被減輕了。在商業上的重要程度。然而歲市之入於一般的衰頹之域的，乃在近世以後。

通貨及金融 通貨制度，雖因羅馬帝國的滅亡，暫時會歸破壞，但在神聖羅馬帝國，則又已制定銀貨本位，而稱其本位通貨為里布納（*lira*，約含一磅的重量）。以後，因封建的分裂，各地的諸侯、都市、寺院等都任意鑄造，於是幣制又完全混亂。此際，以歐洲通貨而博了國際的信用的，便是拜占庭所鑄造的金貨之索利得斯（*solidus*，約六元五角），各國都爭相仿行過。然而金貨卻不適於當時的經濟階段，故又自然的移到銀貨地留爾（*Denier*）上去了。再次於拜占庭貨幣的，還有佛洛菱士的金貨佛洛菱（*florin*，約相當於五元），通用也很廣，威尼士的答伽多（*Ducat*），正是仿造牠來的。要之當時的通貨，概因地方而異，因此，到處都沒有兌換鋪（*Change*）以適應兌換的需要，同時，兌換鋪也接收存款，或者憑票提取，或者匯兌他處，都能行之，要之兌換鋪執行了銀行的業務。但司

庶民金融機關的，多爲猶太人、倫巴地人等，從西歐看來，他們是所謂外商，他們放款，常徵取爲基督教民所禁止的高利。中世的末葉，常有巨額的放款，放款的對象，概爲教皇、國王、諸侯、都市政府，這般人常是向巨商借款的，放款收不回來的事情很少。要之通中世，生產金融，一般的還未興起。

第三節 基爾特制度

基爾特之成立 表現都市的成立及其發達的內面的，就是構成市民中心的商工業者們的同業組合之消長，這種組合，便是基爾特（Guild, Zunft）。如上所述，都市的開始，原是往來無定的商人之集合地域。當他們作行商的當中，爲要獲得交易權，而須與海賊、強盜、或賊禍相對抗，爲要容易收回放款，也須有一種強力的組織，同時，爲要防旅途中的疾病、災害，也是要結成一種團體的，因此，當他們出發時，就布置武裝，組織隊伍，好像臨戰場似的，未了，待回到都會時，仍繼續着相互扶助，由是組成了同業組合。關於基爾特成立的原因，雖有種種傳說，而其成立的正統過程，怕是如此。在日本，於十二紀末葉以來就已存在的所謂「座」，正酷似基爾特，其起源，大概是由於時局之不安，武士階級之壓迫，以及由幕府、公家、寺社只圖增加他們自己之收入等而起。

由此看來，基爾特之形成，原起於一般行商之結合，但也有主張基爾特的成立，係由於剛脫離氏族的連繫而形成地緣團體的一般人，因爲此際尚不相互扶助，則難以維持各個的存在，故作爲維持生存的一組織，而結成了

基爾特。也有人說，當時發動這般人的這種結合精神的，乃基督教友愛精神的發現。不過在商業上的基爾特，上述的這兩種情形，怕也只是附隨的，間接的條件。

基爾特的變遷 當時，基爾特是包含都市的商人的，詳細說，是包含關於都市零賣商的一切市民的，他們獨佔着都市的零賣商業，擔任徵收租稅，並且自己處理關於商事的裁判。這是見之於從十二世紀末葉到十三世紀之一般的記錄的，這種組織，呼爲商人基爾特（Guild merchant, Kaufmannsgilde）。

以後，都市內部的職業的種類，則日益複雜，因技術的發達，生產力也逐漸增大，再因「都市的空氣已自由化」（Stadt Luft macht frei），於是人口也逐漸增加了。在這些龐雜的人口當中，凡是同一職業的，其同類意識自必日益發達，同時，這些同一職業的覺得要有一種組織，因此，對於商人基爾特，又發生了一種職工組合的職工基爾特（Craft gild, Zunft）。職工基爾特，主要的是手工業者，手工業的種類，幾乎到處都是相同，而其主要的則爲織物、銅鐵器、麵包、毛皮、靴、雕刻、陶器、家具、屠宰等業。

當時，在商人基爾特中，尤其是富裕的商人們，總以都市貴族的資格，左右市政，而發揮其產業統制的特權，其對於職工基爾特的勃興，自必視爲眼中釘，尤其到了職工基爾特要參加都市的市政時，曾極力排斥過，因恐喪失自己的特權之故。在這時候，便勃發了「基爾特鬪爭」（Zunftkämpfe），常常發生暴動，並且演過不少的流血慘劇。大概十四紀前半，就是屬於這一騷擾時代，在德意志、佛蘭德，這種鬪爭最爲猛烈。

職工基爾特之機能 鬭爭的結果，職工基爾特在任何地方都達到了目的，或則插入了市政，有的至於獨佔了市政，在這時候，構成了以市長和市參事會為中心的市政廳，任命各種職員，而實行了產業的統制。大概，基爾特的基本目的，乃在廢止競爭，使得組合員皆可獲得機會均等和生計的保障。因此，凡是非組合員的，則不准在都市內部從事職業（Zunftzwang），後來連在都市郊外，那種離背組合規約而自由營業的，都加以禁止了。為使機會均等起見，則共同購入原料，劃一製造方法，公定販賣價格，例如禁止市場外的買賣，公表購買手續，限制使用人數，劃一工錢及勞動時間，禁止夜工，限制每年的產額等等，都是基於上述旨趣而來。

交易的原則 基爾特雖係一獨佔團體，但胡亂的提高製品的價格，是不作興的。因為都市的市民，都是基爾特的組合員，倘一部分的製品，胡亂的提高了價格，自必影響於全員的利益，即全部製品的價格一提高，結局都無何等利益之故。這可說是在觀念上受了煩瑣哲學（Scholastics）的公正價格（Just Price, Justum Pretium）思想的影響的。即各員的目標，只在於依販賣足以補償其正常的生產費，倘有追求勞費以上的，則認有背於基督教的本旨及組合員的義務。關於利息的徵收，也基於同樣的原理，即依據聖書上貸與不期望報酬的教訓與貨幣不孕的希臘式的論法，視為暴利（usura）而加以禁止。但因交易一類繁，事實上這一原則也由種種方法而被忽視了。此外，基爾特為維持製品的品質之優良，也作了很大的努力，這當然也是由於交易的類繁，而其目的，乃在維持自己都市之輸出品的名譽。要之，無論如何，這裏可注意的，就是協同連帶的原理，竟已遂行於都市經濟之下。

基爾特的硬化 然而隨着都市人口一增加，工業生產力一增進，基爾特組合員中的製產販賣的競爭，也隨之激化起來。隨着時代的進展，一入十五世紀，組合員們也盡所有的手段，開始限制新起的組合之加入了。如將加入組合的會費，特別提高，或則對於志願作店東的考試，特別加嚴等便是。原來為基爾特店東之步驟，始則締結志願契約，而為徒弟 (Apprentice, Lehrling)，隨後則為二年乃至五年的助手 (Journeyman, Geselle)，再次則以獨立職工之資格，實習於多數店東之前，以資訓練，隨後纔公認為店東。一為店東，當然就可取得為基爾特組合員之資格，然而到了現今，因組合採取了限制政策，一個助手，差不多終生都脫不掉這個地位，於是抱不滿的都相互結合起來，而組織組合，以與店東對抗，他們常常為提高工錢，或徒弟人數的限制，同店東鬭爭，因而構成了社會不安之一因素。

基爾特之衰微 後來，在店東同志之間，也逐漸發生了地位的懸隔，大基爾特的內部，已出現了富裕的特權階級，而獨佔職員的地位，掌握着組合事務的指揮權，往往只營私利，不顧組合總員的利害。並且這些富裕的組合員，因與市場保持直接的關係，每每從工程關係上，以那些期待定貨而從事製造的小店東作犧牲，而貪不當的利得。他方，在這當中，又由村落或新興都市出現了經營家庭工業的，他們和基爾特，則採競爭的立場，更因中世末葉政治變動的結果，中央政權一勃興，中央政府也與那想維持地方主權的都市政廳或基爾特不相容，於是基爾特內則失去統制，外則蒙受干涉，致昔日的實質，掃除殆盡。可是要注意，基爾特之完全的消滅，尚在後來很久，就到了

近代，那在各國以歪曲形式保持其殘喘的仍不在少數。縱就日本看來，鎌倉以來的「座」，雖一入戰國末期，已隨交易自由的運動（係指信長之撤廢關卡，新制定的樂市，樂津而言）而現微弱，可是再入江戶時代，則又組織為「組合」，而仍維持到十九世紀之一半世紀，即仍維持到維新之前了。

第四節 莊園制度

莊園之成立 封建制度，其物質的基礎，乃在農民之生產活動。封建社會的構成，最高級則為國王（如在法、英）或皇帝（如為德國民族盟主的神聖羅馬皇帝），由於封土賜與和君臣誓約的關係，而作成若干等級。其位於最下級者，則為從事於物資生產的農民，至轄有農民而使之營耕牧的則為領主（Lord, Grundherr），由領主與農民的結合所成的農業區域，則為莊園（Manor, Grundherrschaft）。

本來在封建制度成立之前，就有莊園制度的趨勢，那成為羅馬式的大所有地的隸屬農民，暫且不提，要之基於各種情形，也有以自由身而變為領主的隸民的，即（一）感時局之不安，為避免劫掠起見，有寄託於近鄰的武力以求存的，（二）苦於新興國家之繁重的賦役，有受庇於中間的權力者，而求其減輕義務的，（三）有鑒於若干所有地已為國王或地方官吏所沒收，因而自己將其土地奉納（Commendatio）的，（四）有於被沒收的土地上為領主擔負耕牧的義務，而藉以求生存的。十世紀以來，日本莊園的發生，雖然正在大化改新（七世紀中葉）

時所施行的班田制度崩潰以後，而其徑路，與上面所舉的正有許多相同。要之莊園制度之形成，便可以說「一善天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了。

莊園的外貌 莊園的形態，在西歐都是一樣。農民以教會與領主邸宅 (Manor house, Prohnhof) 爲中心，而形成一個村莊，在領主邸宅中有寬大的院落，其附近有農舍及水車場。村的近傍有廣大的圃，較遠則爲牧草培植地 (Meadow) 與荒地 (Waste)。耕作地稱爲開放圃地 (Open field)，至各戶的受分地 (holding)，除收穫時施以簡單的間隔之外，也不加木柵或圍垣，以便收穫後好牧放牛、馬、羊、山羊之類的。全莊的耕地，大概都被區分爲面積相同的三部分，各部分先分爲地區 (Plot)，再分爲地帶 (Strip)，各戶的受分地，就由這地帶的形式而分散於各處，即所謂散在地 (Gemengelage)。通常農民的受耕地，在英國爲三十哀加 (acre)，在德國爲三十摩根 (Morgen)，約日本十二町步的光景，要之都是够一家族衣食必要的地積。這種分法，且是豫先將各部的土質與位置的距離弄平均了的，地帶如上所述的，本是每年交替的，終則變成了世襲。

三田法 在區分爲三部的耕地中，所行的耕作方法是交替耕作法，比前此的野生穀草耕作爲進步，一部則栽植小麥、來麥、隔秋下種，翌夏收割，一部則栽植燕麥、大麥、豆類，春季下種，秋季收割。至第三部則作爲休耕地，其間則由土壤的風化作用，或降雨、雜草的腐敗物，土壤細菌等所起的養分，以回復地力。這三部的處理，係每年順次輪替的，故稱此方法爲三田法 (Three-field system, Dreifelderwirtschaft)。連帶協同的精神，是貫通農民的全

般活動的，如對牧草耕地，於刈完飼料之後，則用作公共牧放，對森林荒地，則共同採取薪材，對耕畜農具等則有無相通，對於播種及收穫，也是相互扶助的。

階級與義務 然則在領主農民間的權利義務的如何？要答復此一問題，不得不述及莊園農民的身分階級。

(一) 隸農 (Villein, Horloge) 這在任何莊園都是佔最大多數的，他們一方既從領主獲得了分地，他方便須於領主的直屬地 (Demesne, Salland) 其面積約為全體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每週負三日耕作的義務 (週役)，在收穫時期，除週役外，還負一日的特殊勞動的義務。此種耕作勞動的義務，根本上自是束縛隸農的自由，但此外，他們還須納人頭稅、繼承稅、設備使用料，並任修繕搬運等各種雜役。

(二) 自由農 (Freeholder, Freiehufner) 基於各種原因，對領主無隸從的關係，因而可被免除週役，但事實上對領主須負若干貢納的義務。這種的農民，在荷蘭比在英國及法國北部的還占多數。

(三) 賤農 (Cotter, Cottager, Köhner) 他們僅有極狹小的土地，住在莊隅的小矮屋裏，服着輕度的賦役，常應村人的需要而作不定期的僱傭，後來的農業勞動者，便是這一階級的後身。

(四) 體僕 (Horse servant, Leibeigene) 非純粹的奴隸 (這在中世初頭已急速的消滅)，係由領主給與少許土地，而隨時供領主使用的。

農民負着這種繁重的義務，其所得之於領主的，便是得以避免外敵的侵略與莊內的司法裁判。尤其在紛亂

的世界，雖然是最小限度的，猶可獲得社會的經濟的獨立，以度其家族團圓的生活，說不定就是幸福。

年貢代納 迄十二世紀止，西歐各村落地方的制度組織，大率如上所述，但入次一世紀，隨着十字軍戰爭的影響，貨幣流通便頻繁起來，同時又因來自遠地的奢侈品也極爲繁盛，因而地主便極希望以金納年貢代替從來週役的穀納年貢，在這當中，農民覺得從此可被解放人格的束縛，也樂於聽從，於是莊園的中心關係，就由此變動了。尤其在當時，因通貨的增加，其價值便逐漸低落，農民們更是歡迎着這種代納（Commutation）。

經營的變化 莊園的經營，從來非由領主直接，乃他任命所謂莊司（Bailiff, Meior）辦理的，至年納金貢之風習一行，領主們遂一概將其莊園之特權，即將收入等全行讓與莊司，而令其納入一定金額，作爲代價，有的則由約定而分得收入的幾成，有的則只將直屬地的經營委託於莊司及租戶，由是課租地的面積，遂弄得大小極不整齊，因而在某種地方，引起了資本家的大經營之發生。如在英國，基於領主的意向，而將莊園各園的地帶化零爲整，廢耕地而爲牧地，着眼於羊毛價格的高漲，而盛行牧羊，或則在此目的之下，佔領莊境的森林荒地，從十五世紀的半世紀以來，曾以激烈的趨勢進行過。要之這一結果，足以破壞從來莊民的協同組織與精神，足以使締結於領主農民間的封建主從的關係，爲之變質。

第五節 十字軍之經濟的影響

十字軍之發動 十字軍(Crusade)起於十一世紀末葉，是斷斷續續整百七十年間(一〇九六——一二七三)國際的大戰役，其發動(一)係基於教皇的天下一統的宗教的理想，(二)係隨封建制度的發展而起的尚武的精神，(三)係民族大遷徙以來陸續發生的侵略的慾望，即基於土地的征服熱。這一軍役，西歐諸國的一切階級，差不多都有參加的，是誘起前後共七百萬大征旅的大舉，是動員了西歐的海陸交通的一個事件，故其影響，對於政治的、經濟的、宗教的、文藝的都極深，而由十字軍的前後把中世分為前後二期的，正亦此故。

都市的發展與貨幣經濟的促進 現在試一考歐洲的經濟生活由此所蒙的影響；(一)為要辦備戰爭的財政，國王諸侯等，自需莫大的貨幣。即凡供給軍需品，支付運送費，支給士兵的薪俸等等，首要的便是貨幣，為要獲得貨幣，以都市和都市的商工業作目標，而計畫收入之途的，自屬當然的情形。就日本的事例考來，戰國時代的羣雄致力於金銀鑛山的採掘，所有零細的金銀都徵發起來，用以購入糧餉武器，並士兵的給賞，結果，貨幣始於交戰地域廣行流通，而引起了貨幣經濟的勃興。當時，恰逢西歐的都市正在充實或建設之時，獲得自由，乃主要的目的之一，故屬於支配階級的國王，諸侯等，也以納入貨幣為條件，而給了他們的自治和自由。因此，不僅都市更加繁榮，新建設的都市，也如雨後春筍般的發生了。那作為軍費去使用的貨幣，由是更加流通，爾來，貨幣的數量，流通的速度，遂日益增加了。

消費的誘導 (二)當十字軍未發動之前，在文化上比當時西歐遙為進步的，便是拜占庭、薩刺森。迨十字

軍一發動，便接觸了此地的風俗、習慣、文物、技術，因而西歐的生活一般，遂蒙了很大的變化。從來的奢侈品，今已成爲日用品，從來的高貴生活，今已成爲平民生活。十字軍以來，流行於西歐市場的商品種類，則有絹布、洋布、上等毛織物、麻織物、香料、砂糖、玻璃、寶石等等。要之都得誘導西歐人的生活的向上。同時，又於西歐的生產的進步上加了很大的刺激。

教會之致富（三）在這時候，也引起了教會、寺院的財產的增加。因隨着十字軍一發動，一些出征士兵，便有很多將其土地捐贈、讓與、委託、質押於教會寺院的，尤其因爲戰死或病歿了，那歸屬於教會寺院的土地，自必更行加多。這便是使教皇、主教、修道院長等逞其富裕，而忽於教化，怠於修道的一個直接原因。

促成近世國家的建設（四）最後，又促成了近世國家的建設。十字軍的戰爭，多係封建諸侯作指揮官，因此，在戰爭中，他們的領地自然無人料理，同時，他們倘有戰死或病終的情形，其領地自必落於最高權利者的國王或大侯伯之手。由是，國王的勢力，自必日益增大。加之下級武士已逐漸減少，封建精神自日現軟弱，在這當中，那深感富國強兵之必要的中央政府，自必指揮其直接支配之官吏，以探求收攬民心之術，要之無論從那方面看來，中央集權的形勢，即建設近代國家的傾向，已大爲進步了。

當我們考察都市的充實，與自由解放的進行，商業交易的發展，工業技術的進步，莊園的變形，其他中世的生

活原理之變化時，只要一想像十字軍後的影響，便可完全了解事態的真相。

第七章 中歐

第一節 德意志

神聖羅馬帝國 那行民族大遷徙的日耳曼，原是分爲東西兩部的。其中，東部諸族的移動，則涉及極廣大的範圍，他們從歐洲的東端，跨大陸而達於西邊，更有渡到斐洲去的，唯他們所建立的國家，瞬已滅亡。然而西部諸族，尤其是佛蘭克族 (Franks)，從易北 (Elbe) 萊因 (Rhine) 兩河的境界，直下西南，便征服了舊高盧。自五世紀末葉建國以來，極忠實於羅馬教會，因而資助了羅馬教權的興隆，旋又征服了在西班牙境的回教徒，其版圖遂日漸擴充。西則起比利牛斯 (Pyrenees) 山脈之南，而達於南意大利，東則收撫多瑙河 (Danubius) 中流，而達於易北河畔，終於創設了「神聖羅馬」帝國。其人民則爲舊羅馬諸民族與日耳曼民族。然而在這當中，因要對抗回教軍及諾曼 (Norman) 的侵入，自不得不堅固防備組織，封建制度便以這一契機佔據了地盤，尤其到了九世紀初葉加羅大帝 (Karl der Grosse) 的死後，遂已發生領地世襲的慣習，致軍人階級 (騎士) 擡頭，實現了兵農的分離，於是全國土地，遂爲諸侯騎士所分割，所支配了。

兩河中心的商業 如上所述（參照第六章第二節），到十一世紀初頭，都市及商工業就已逐漸隆盛。當時，佛蘭克王國，業已裂為東西兩部（八四三年以後），在東部的所謂德意志帝國，則以萊因、多瑙的兩河流域為中樞，而發展了交通及商業。其所建立的都市，計有二種：一為諸侯領地之地方都市（Landstadt），一為皇帝治下之帝國都市（Reichstadt）。前者多在德意志的東部北部，後者多在其南部西部。萊因流域，既可呼為穀倉（Kornscheuer），又可呼為酒倉（Weinkeller），是對外商業的動脈，在十字軍役勃發之後，又開闢了從多瑙上流南下於意大利的道路。由是，在萊因流域，便有了日內瓦（Geneva）、巴塞爾（Basel）、史蒂納氏堡（Strasbourg）、威瑪（Worms）、滿茨（Mainz）、佛蘭克福特（Frankfurt）、克崙（Köln）等等都市，在多瑙流域，便有了列根士堡（Regensburg）、紐崙堡（Nürnberg）、維也納（Vienna）等等都市，據說商業營利的精神，在十二、三世紀，已引起了德意志經濟的繁榮。

都市的獨立解放的運動，也正勃發於此時。從十一世紀中葉以來，德國皇帝與羅馬教皇的權力鬭爭，就已開始，而都市市民，就乘此對於該管的封建領主，勃發自治的運動，許多皆已達到了所期的目的。例如一〇七三年，威瑪市民便驅逐了為該市領主的僧正，而將漢尼熙（Heinrich）四世迎入，據聞帝為表感謝之意，曾對於六個都市發過免稅的勅許。由是，入十二世紀初葉，都市的商人貴族等，便盛行一種自治運動，已將都市的市場權，裁判權概收於自己之手，而構成了市會（由議員十二人乃至二十四人所構成）。這種富裕兼權力大的貴族商人等一

多，到了十二世紀中葉，南德意志首都奧古斯堡 (Augsburg) 便出現了韋塞爾 (Welsch) 佛格爾 (Fugger) 那種的大財閥。兩者都從事於買賣及金融，且都與經營鑛山有關係，而特別是後者，以接連四代的努力，由織物業者進到金融業者之後，遂變成了德國諸侯，特別是羅馬教皇的獨佔的融通機關，到十六世紀前半，其財富相傳為五百萬古魯丁 (五百萬元) 其勢力，幾乎可以使人們在德國經濟史上劃一佛格爾時代 (Zeitalter der Fugger) 出來。

職工基爾特的勢力 職工基爾特，也於此際被形成了。徵之記錄，一一〇六年，在威瑪由二十六個漁夫所組織的漁夫基爾特，好像還是創舉，到了十三世紀的中葉，德國諸都市中便有許多基爾特成立了。到十五世紀的後半，僅紐雷堡一都市中，便有四百基爾特。從職業上看來，基爾特在此地也分得極細密，如銀絲、金劍、鉛筆、錐、鈴、砂漏等等製作，都各別的組織基爾特是。由職業來決定基爾特的種類，這也是值得注意的。由是，職工基爾特的勢力，遂逐漸增加，因而便反對那從十四世紀初葉以來商人貴族所對於都市的專制，尤其是反抗織物商等的壓迫，這時候，他們便企圖設立適合於自己階級利益的特殊法，並由自己來執行，而否認為從來商閥所制定的都市法，不久，商工兩階級的這一關爭，便開始了。關爭的結果，勝利多半是屬於職工基爾特，同世紀的中葉，可說是職工基爾特的全盛時代。

都市同盟 其次，還要一述的，便是都市相互間所形成的都市同盟的活動。都市同盟之所以形成的，一方係

爲對抗那基於帝國內政治上未能統一的封建領主的壓迫，他方係爲擴充商業的勢力，這從十二世紀後半起，就已表現於各方面，而其中最佔重要勢力的，便是以滿芝爲盟主的萊因同盟（Rheinbund）和以奧古斯堡爲中心的薛哇濱同盟（Schwabischebund）。特別是北德意志的商人，於海外各地都張下了交易網，同時在其居留地也形成了基爾特，這一結合風尙一反映到本國，遂於本國都市中，由一時的而永久的，也締結了大同的團結。因爲波羅的海（Baltic Sea）並北海沿岸各地的商勢，可進而影響於北德意志都市全體的盛衰之故。這一同盟，便是所謂漢薩同盟（Hansebund, Hansetic league），係以波羅的海岸一商港紐白克（Lubeck）爲主盟的。

漢薩同盟的勢力 這一同盟成爲一最大勢力的，乃在十四世紀中葉以後，原當丹麥中興英主華迪馬四世（Waldemar IV）拓地於瑞典南端時，便圈去了漢薩商人的鱈魚漁業地，因此，於一三六七年末，便有同盟都市的七十七個代表，開聯合會議於克崙，爲對丹麥戰爭起見，一方則決議一致協同，他方則討論各應出的船舶與軍資，同時並已協定了關稅。戰爭的結果，漢薩勝利以後，加盟的都市數，遂已達九十，結合便更加鞏固了。漢薩商人的居留地，在倫敦、布留濟（Bruges）、盧格羅（Novgorod）、波爾根（Bergen）等處都設得有，尤其在英國，已獲得重要商品輸出的獨佔權。他們在倫敦，曾設商館（Steel-yard）於泰姆士（Thames）河左岸，在治外法權之下，行貿易品的獨佔。當時爲漢薩商人所接受的貨幣，聽說就是（Pound sterling）。在俄國，他們也握毛皮輸出的特權，在佛蘭德，不僅凌駕了該地的土著商，且凌駕了其他外來的如南德意志、意大利商人，而把持了食料，原料輸入的

特權。唯漢薩商人所經營的，主要的僅爲第三國的產物，即只是一種經紀業，結果，隨着相手國的經濟一發達，經驗一進步，獨立心一高漲，遂逐漸失掉霸權了。

各地的土地制度 商業及都市的發達，自必影響於那隸屬於封建領主的莊園及領民的地位，這是應當注意的。元來德意志的土地的分配與農民的地位，因地方而有極明顯的差異。在西南地方，所有地開始就分得極零細，且因支配的重複，領民有時還要對若干領主負年貢徭役的義務，即入中世末葉，隸農制度仍大爲流行，那變自由民爲隸屬的地方的法律習慣，依然有效。至西北地方，乃佛蘭克民族的故地，基於他們傳統的制度，土地便分得沒有那麼零細，反之大土地所有卻是一般通行的。其餘東部地方，即易北以東，係在中世初頭，日耳曼民族撤退，而斯拉夫民族所侵入的部分，九、十世紀以來，因讓德意志農民復歸了故土，故極力把自由保障下去了。

隸農制度的變化與農民暴動 十三、四世紀以後，因商業的發達，已入年貢金納的趨勢，農民解放，首先實現於西北地方，由是，該地便是行的莊司或佃戶的總包經營。東部地方，本來迄十五世紀止，農民就已逐漸獲得了完全的自由，卻正從那時候起，土地的兼併，極爲盛行，且並將兼併過來的農地，作企業的经营，而形成所謂「苦折兒斜夫脫」(Gutsherrschaft，德國最高的一種莊園經濟)，因而又將農民化爲隸屬民了，農民努力所獲得的自由地位，現在又被淪爲隸屬的身分了。而對農民加上此種桎梏的，便是來自西部的新地主所謂騎士階級，最後如西南地方，從十五世紀以來，地租正在由實物轉化爲貨幣，隸農也正在被解放中，不料其中因領主，特別是騎士，

陷於家政的困難，竟對農民課以過重的負擔（對於農民的總收入，年貢地租被徵去三分之一，雜負擔又被徵去三分之一），加之農民受了那在前世紀中葉就蔓延於全歐的「黑死病」(Pest)的打擊，而尚未復原，當然經不起這一橫征暴斂，遂挺而為亂，勃發了所謂農民暴動 (Bauernkrieg)，其中如一四九三年的龐德夏 (Bundschuh)，一五二五年標榜十二條綱領的大騷動，是其最著名的。後者係由參加了「洗禮反對派」(Anabaptists) 宗旨的共產主義的精神所指導，其運動區域，直擴充到中部德意志，打毀了許多修道院與城寨，誅鋤了許多僧侶和騎士，但因暴動的計畫不周密，終於為領主輩所乘而遭慘敗了。結果，農民們的要求，不惟未受採納，反變本加厲的受其誅求，而更加不自由了。本來，暴動的標榜，還與時勢的進化不相適應，故經過好久之後，農民的自由，纔漫漫的被回復。

第二節 法蘭西

封建制度與王權的伸張 佛蘭克王國，分為東西兩部，當西佛蘭克成為法蘭西而建立軟弱的王統時，封建制度便已在此國植了根基，自然，薩刺森 (Saracenic) 諾曼 (Norman) 之入寇，也是助成了這會事的。雖然此國的公伯以下的諸侯，其桀驁不馴的情形，直繼續到加伯 (Capet) 王朝的選立，但王權終已堅實的確立，尤其藉那勃發於伏洛 (Valois) 王朝初期的百年戰爭 (一三三九——一四五三) 告終的機會，和英國間的領土關係

已整理完好，更具備了中央集權之實，完成了一君主國家的資格，由是，封建諸侯遂甘以所謂宮廷貴族的資格，而爲王室的屏藩，如造幣、戰爭、徵稅諸權，都已集中於國王之手了。一三〇二年所召集的三級會議（*Etats Generaux*），自亦與幽囚教皇於亞維林（*Avignon*）的事情有關，而其中議員八百人，所謂第三階級的卻佔大部，這一三級會，一方是擁護新興市民的工具，同時也是掣肘王權濫用的工具。

都市及商業的勃興 由日耳曼民族大遷徙時的劫掠，由薩刺森人入寇時的暴行，所繁榮於舊羅馬時代的都市，已多成廢墟，但由宗教的並其他的原因，至十一世紀時，都市又已再興起來，接着那獲得自由的運動，也便同時勃發。在稱爲自由都市的當中，計有三種形式：一是所謂「公盟」（*Communes*），完全有自由自治的權能，往往形成爲工業都市，多見之於北部地方。一是立於稱爲王侯奉行的行政之下，而得被保障自由的都市，這多見於中部地方。如巴黎，如沃來岸（*Orleans*）等，都是屬於此種都市（*Les Villes des Prévotés*）。另一就是如後面所述的意大利式的獨立都市，多見於南部地方（*Les Villes consulaires; cités*）。

都市建設起來之後，商業也趨於復活的機運了。商權原係握於外商拜占庭人與猶太人之手的，而到十二、三世紀以後，內國商人已逐漸發展，而發達了以馬賽（*Marseilles*）爲中心的海上商業，一方則輸出葡萄酒、羊皮、呢絨之類，他方則輸入東方物產如絹、砂糖、皮革之類。從英吉利王領有亞基台尼亞（*Aquitania*）以來，對英交易也已着手，和蘇格蘭、佛蘭德、德意志各方面，也通過貿易。那常常適用於大西洋航海的所謂海上法的沃列倫習慣

法 (La Coutume d'Oléron) 就是十二世紀末，在法國西岸沃列倫島上編製出來的。除海路商業可達意大利外，也可由陸路孟塞尼山道達到，再如通羅尼 (Tironne) 河的交通，也逐漸繁盛起來了。但河川通航，到處都設有徵收通行稅的關卡，因此，購買貨物，不能不支付高價。徵收通行稅之最明顯的實例，如十四世紀羅尼河岸從羅安尼 (Roanne) 至郎德 (Nantes) 間，就設有七十四處稅關，據聞，貨物運費因此幾與其原價相埒乃至高於其上云。

佛蘭德之繁榮 關於佛蘭德 (Flandre)，此處還須特別提示一下。牠原屬於法蘭西，係十世紀以來，乘都市勃興的機運而發達的，又藉和意大利交通的幫助，致成了歐洲最大的工業地方之一，一切高級工業品如毛織物、法蘭絨 (Flannel)、絹織物、織錦、鐵器、陶器等等，皆其特產，每逢歲市，極為繁盛，港灣設備，頗為周密，買賣機關，亦頗充實。布留濟 (Bruges) 更是佛蘭德的中心，簡直交易了一切商品，而成為當時的世界市場了。以後所述的漢薩同盟的利益的中心，便設在此地。但布留濟，於十五世紀末葉，也因德意志皇帝封鎖港灣的結果，又使其繁榮移向東方安特華浦 (Antwerp) 去了。

商業交通的改善 至中世末葉，因王權的伸長，國內交通的改善，商業解放的傾向也逐漸進步了。政府制止了那在巴黎、塞納河 (Seine R.) 發揮特殊勢力的水運組合的獨佔，廢止了羅亞河 (Loire R.) 的通行稅，修改了各條水路，又於一四六四年公布了郵傳制度，每四里皆有馬代為轉遞。又曾鼓勵發展海上，賜以私掠免狀 (Lettre de Marque)，

titre de marque) 而允許掠奪敵國的商船，又曾與英、西班牙、埃及（回回教主）等國共同商議，保護海商，又對馬賽給與特典，而使牠成了列旺得 (Levant) 貿易的中樞。

香檳尼的歲市 要監督全國的歲市，且於各處新添歲市的，便是這一時期。在當時的法國，其為代表都市的，特別是香檳尼 (Champagne) 地方的數市，其中如德洛亞 (Troyes)，普洛梵 (Provence)，巴休埠等，則在此國的東北，以其為結合意大利及佛蘭德的中樞之故，極其繁盛。在十二、三世紀的時候，各市曾經開過整四十八日的長時間，大量的交易着呢絨、絹、木綿、皮革、牛、馬等重要的商品，當時市場裁判也極迅速，因而市場的秩序，也能保障。聽說市場票據 (Lettre de foire) 的創造，也就在此地。不過這些市，從十四世紀此地屬於王領之後，也就逐漸衰微了。

商工業之組織與規模 職工基爾特 (Corporation, Corps de métier) 的性質，也因王權的擴張而蒙了變化。雖在德國也是一樣，而在此國，因要磨練助手的技倆，而使之巡歷 (Tour) 各地的情形，已成為風習，故須對於這些巡歷的職工給以食宿及路費，或其他種種的救濟，然正因此，助手的共同意識，便已大形發達，在中世末葉，他們與店東的抗爭，尤其厲害。在這一抗爭當中，國王雖曾為擁護店東的利益而努力過，但同時對於店東的權利義務，也給了嚴重的限制，如政府沒收為基爾特所收入的罰金及會費是，因此，基爾特的自主權遂漸歸消滅了。

但在法國，即入中世末葉，資本主義的家庭工業之組織，尚未形成，像在德國所見的近代的商業之興起，一般

的尙未有達到那個機運。所以如此的，此國的戰禍頻起，貨幣不十分流通等，當是有力的助因。然當百年戰爭之後，那以馬賽爲根據的加克爾（Jacques Coeur）的活動，卻是可以大書特書的，在東方諸市經營列旺得商業，又在英國設無數的代理店，經營鑛山，並王宮的御用商人，其資產，當時被估定爲四百五十萬元。

莊園的崩潰與制度的改新 莊園的崩潰，也於此間開始。元來，法國從農業的觀點看來，以羅亞河爲界，可分爲南北兩部。大概封建制度，北部最爲深刻，那裏，莊園制度也頗普遍，但在西北地方（特別是Bretagne），封建的傾向，卻極爲薄弱，同時，並還實行着爲革特（Colt）民族風習的衆子均分的繼承法，在羅亞以南，封建的色彩更弱，所行的多爲一種獨立地主的制度。此間，在莊園地域，因荒地的開墾一進行，遂出現了無隸從的土地，自治村落，則聯合對抗領主，新興市民，從領主購入土地之後，亦變成了地主（Francs-Tenants），加以上述的一般傾向的影響，遂逐漸改革了從來的組織與精神。

這樣，農地的零細所有，在法國便極發達，在十四、五世紀，就已佔去了耕地三分之一。同時，在中部及南部，主要的又是行的分收佃作（Metayage），這種佃作的規模，是個戶先從地主接受種子家畜等的供給，而以最低的技術經營農耕，隨後則由地主給以收穫量之一半，作這種佃戶的，多限於貧農。此外，隨着莊園的解體，又發生了一批從土地隸屬解放出來的零工傭農，即農業勞動者。至十四世紀的當中，因黑死病流行，人口減少的結果，曾引起工錢的騰貴，故曾屢屢製定過低率的工錢。再如中世末葉，勃發於全歐洲的所謂農民暴動，在法國自亦沒有例外，如

一三五八年賈克尼(Jacquerie)的騷亂，北部地方幾全體參加，約有十萬農民。不過東北部的封建色彩極強，農民的地位最低，待遇亦很苛刻，迄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止，其悲慘的境遇，終未改善過。

第八章 英吉利

諾曼征服 敘述英國經濟的發達，從十一世紀中葉諾曼征服 (Norman Conquest) 敘述起，或許適當些。在這之前，即入五世紀時，羅馬的軍事的佔領與貢租的徵收，已表現鬆懈，乘時而起的，便有盎格魯·沙克遜 (Anglo-Saxon) 日耳曼民族之一派侵入，而將先住民革特 (Celts) 族驅逐，形成了德國式的社會組織，從九世紀初頭，丹麥民族又頻來侵掠，這時候，便形成了職業的武人階級，同時，領主制度也隨之而起，於是作成了莊園的組織。迨一〇六六年諾曼征服時，國王已將英吉利全土地握於其手，以之分封於功臣、教會，並一部分的原住貴族，於是構成了秩序嚴正的封建制度。其後，王朝又轉為布南大吉列 (Plantagenet)，在那二百五十年間，形成了英國的民風與統治的組織。一二一五年的大憲章 (Magna Carta) 係英人自由的保障，英國憲法的基礎，從那時候起，議會中就有了平民的代表。當勃發於愛德華三世 (Edward III) 的英法百年戰爭 (一三二九——一四五三) 時，關於軍資的徵發，議會的勢力，呈現了未曾有的強味。但自十四世紀末葉蘭開士德 (Lancaster) 家的統治起，貴族的勢力，突現強大，政治的混亂已達極點，結果，遂有薔薇戰爭 (War of Roses) 發生，至百年戰爭終結時，又起了整三十年間的國內的內戰。但經這次戰役之後，封建的色彩頓形衰歇，而中央集權的基礎，已完全

奠定。要之，英國雖亦與西歐一般的情勢相若，封建制度從諾曼征服以來就已存在，而卻已最便利的進展到中央集權的傾向上。

都市的成立 都市的成立，本來在羅馬佔領時代就可以看到牠的萌芽，隨着封建制度的形成，就已確定了牠的存在。雖然不會具備如大陸所見的那種完全的獨立性，但都市皆已獲得國王或僧侶貴族的特許狀（*Charter*），於司法行政上，卻握有自治權，所負擔的只一般納稅的義務。由僧主的認許而成立的，稱爲 *City*，由國王或其他的認許而成立的，稱爲 *Borough*，市民與莊園的隸農不同，卻是具有自由的身分的。至歲市的成立，還在諾曼征服之前，在十三世紀末葉，全國已達七十四處，其中如位於該國東南地方的威金司塔（*Winchester*）聖辰殿（*St. Ives*），司徒芮布力濟（*Stalybridge*）波士頓（*Boston*）等處最爲重要。

貿易及外商的勢力 商業的發生，也可溯及於羅馬佔領的時候，高盧商人曾專爲着錫而到過此國的南方。自丹麥民族入寇以來，又已入於商業再興的機運，英國商人，曾到對岸的法國諸港埠從事過交易，在諾曼征服之後，和法國尤其和佛蘭德地方的交通，更加頻繁。不過在交易上佔勢力的，迄十四世紀之前，還是外來商人，其中如漢薩、佛蘭德、意大利等處的商人，是其最著的。他們起初在交易上還受着種種的限制，因而交易的數量和利益，都不很顯著，然到十四世紀的中葉，因得國王政府（愛德華三世）的好遇，所受的束縛，已完全被解放，於是大批的輸出了羊毛、皮革、錫等的商品。關於漢薩商人之以倫敦爲中心的商業活動，已如上述。佛蘭德商人將其本國製的

優良毛織品的原料羊毛，運到倫敦，組同盟（Flemish Hansa of London）而營着交易。意大利人，其中如佛洛
[美]斯（Florence）商人，在金融業上尤佔勢力，自一二九〇年猶太人被此國逐放之後，他們便承其乏，由常常貸
款於這唯一借主的王室及政府，他們這般銀行家委實獲得了不少的利益。倫敦金融中心（Lombard Street）
的名稱，也出於此。然入十四、五世紀以來，內國人直接經營輸出入交易的，也逐漸進展，於是羊毛的交易，遂離外商
之手而獨立了。

直接貿易的發達 直接貿易首先成功的，是一三一三年，獲得了最初特許的重要輸出品（錫、羊毛、鉛等）
的經理商（Merchant staplers），他們獲得政府的援助之後，遂定國內的九港為輸出港，定尼德蘭（Netherlands）於
的數港為輸入港，而成功了有系統的交易。其次，便是代此而起的冒險商人組合（Merchant adventurers），於
一三九一年纔獲得特許，主要的是經理自國產的毛織物，一方含着統制性，同時又承認各員的自由性，往佛蘭德、
德意志、斯堪的那維亞（Scandinavia）等處去販賣。為要對抗漢薩同盟的都市及商人，這自是必然的行動，果然，
不久也使得漢薩商人逐漸讓步，終於使他們從倫敦撤退了。

羊毛工業 羊毛除作為原料輸出之外，在國內，也作為毛織工業的原料而使用起來了。原來粗製的毛織，在
好久以前，國內就是能夠自給的，至愛德華三世，纔從佛里斯蘭特（Friesland）現在的荷蘭海岸（羅致許多技術
工匠來，作優良毛織的製產，為增加國內的供給起見，於是纔重課原毛的輸出稅，十四、五世紀，毛織物工業，實形成

了此國國富的基礎。這一產業的中心，是在東南部，特別是在諾威池（Norwich）地方。

基爾特的組織 職工基爾特的組織，從十三世紀以來，就很普遍，隨着他們實力的增進，無例外的對於商人基爾特乃至都市當局，也勃發了一種伸張自由的運動，不過在此國，比之大陸，委實要緩和得多。職工基爾特的組織，最初出現於倫敦牛津（Oxford）陵奇崙等處，時爲一一三〇年。在諾曼征服的時後，就有這樣的記載，即由法蘭西、佛蘭德移住於此國的職工，曾組織大陸式的基爾特。由店東與助手的對抗而發生的助手組合（Yeomen-gild），係在十四世紀初葉後，在組合員間，初發生地位的懸隔的，係在倫敦及各大都市，也是屬於十四世紀初葉的情形。

隸農制度的變化 莊園中的組織制度之變化，也是十三世紀以後的現象。和大陸一般，由勃發於十四世紀中葉的黑死病（Black death）的蔓延所引起的人口的激減，隨着貨幣流通額比較的增加，便成了引起農民身分變動的有力的原因。在這當中，如年貢代納佃作經營，工錢勞動者之發生等，都急激的發展了。一三四九年頒布的勞動者條例（Statute of Labourers），正是爲使昂騰了的工錢復舊，爲牽制農民的移動而頒布的，但終於沒有收到一點效果。像這樣的強制，以及圖彌補百年戰爭後，國庫的空虛所重課的人頭稅，到一三八一年，竟惹起了最嚴重的農民暴動（Peasants' Revolt）。

圈地 同時，莊園制度由於分散地的綜合，也趨於解體之途了。像那種耕地零星散在的農法，是不易增加各

戶的生產力的，故老早在相互的同意之下，就有若干將零星地集合起來的情形（雖然這種情形也不限於英吉利）。十三世紀前半，亨利三世（Henry III）頒布墨爾登條例（Statute of Merton），就已承認只要莊園的領主，於其領民給以相當的地積，就可將牧地作為領主的所有。隨因對岸佛蘭德毛織物業的發展，受了羊毛輸出有利的刺激，於是農民特別是莊園的領主們，由農業而變為牧羊，已普遍於此國的東部及東南部，因此，從十四、五世紀起，強制的將零星地集合起來的情形便很流行，這便是圈地（Enclosure）。不過圈地，寧是入於近世初頭的農業上的大問題，此地只就莊園解體的立場作一極簡單的提示。

第九章 南歐

第一節 意大利

自由都市的發達 在亞爾卑斯 (Alps) 山南的意大利，雖有日耳曼民族之侵入，終未顛覆牠的都市制度，半島的南半，在九世紀曾有諾曼民族侵入過，爭奪抗爭的結果，遂有西西里王國之建設。至北半，除倫巴地隸屬於佛蘭克王國，而採用封建制度，入中世後半，在西班牙支配之下猶行保留外，餘則以獨立自治的都市之發達爲其特徵。這些都市，從十一世紀以來，就在爭取自治，以很巧妙的周旋於皇帝、貴族、教會的相互對抗之間，終於獲得了自治，他們於一一六四年，曾以倫巴地聯盟 (Lombard League) 的名義，組織了防禦同盟，旨在防備德意志皇帝窺伺北意大利諸都市，對抗的結果，爰有列格羅 (Regnano) 之戰，皇帝方面敗北，各都市由君士但 (Constantin) 和約，遂成了事實上的獨立。自然，其間如貨幣之流通，以及基於個人主義而承認自由契約的羅馬法之殘留，更助長了這一形勢。

威尼斯之發展 十字軍的勃發，是意大利都市興隆最大的一個機緣。那位於亞德利亞海 (Adriatic Sea)

北端的威尼士 (Venezia, Venice)，雖曾爲十字軍供給過軍需品，盡過兵士輸送之大責，而其動機卻純在營利。在與第四次十字軍（一二〇二年）時，牠終從君士但丁堡 (Constantinople) 驅走了希臘商人，將黑海海岸的商權握於自己之手了，並且牠在這距今一百二十年以前，就已確立了和東羅馬帝國間所結的貿易權。至如和牠屢起抗爭的琴諾亞 (Genoa)，以及那和琴諾亞 爭霸而失敗了的皮薩 (Pisa)，可說是不及牠遠甚（此外還有亞馬府 (Amalfi)，在七世紀極爲繁榮，該市的法律學校所編製的海商法 (Tabula Amalfitanor)，便是地中海航運的標準法）。由是，威尼士的商船，便從東方諸港輸入絹織物、染料、明礬、麻織物、甘蔗、玻璃品等的製品及原料，以之轉運於北歐，特別在佛蘭德、英吉利等處獲了大利。至和中歐的交易，則在德意志商人來意經商之後，不過和中歐的交易，卻和北歐的不同，一切都是威尼士佔優位，德意志商人，須在嚴重的監督與規定之下，纔得營商。即（一）在交易的會館 (Fondaco dei Tedeschi) 提供輸入商品目錄之後，就得課稅，（二）不許和他國商人交易，（三）貨物全部須在此地賣完。這樣，威尼士的繁盛，到十五世紀初葉就已達極點，人口達十九萬，商船有三千艘，掩護商船的軍艦亦達十五隻，如在佛蘭德通商的船舶，據說每船都備有一百八十名的水手。

佛洛麥斯的興隆 佛洛麥斯 (Firenze, Florence) 是以工業都市的資格代表意大利的。輸入原毛或精製毛織物之後，則從事紡績或加工，輸入東洋產的生絲，則精製爲絹織物。當時在歐洲，關於絹織物得和東洋相競爭的，就是這個都市。織物業者們和兌換商、醫藥商、毛皮商等，共組織了七大有名的基爾特，當時的家庭工業，是通

過基爾特而經營着的，即富商們選購了如原毛、原油等原料之後，就以之分配於小基爾特的店東，同時，也有設備倉庫、工場等而直接從事製造的，再關於運送，也成立得有一種組合。吾人由這種經濟的發展上，便可看出那作為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源泉看的，於新文化的創造上有所貢獻的物質的根據來。為這一文化運動指導者的是富商梅迪吉（Medici）一家，特別可以舉出的，便是這一家的科西摩（Cosimo）及羅倫佐（Lorenzo）二人，他們是十五世紀初葉以來的指導者，他們一手握有一市的全權，幾有專制君主國之概。此外，佛洛麥斯的經濟的偉力，便是金融業者的活動，原來是為便於販賣製品的一種金融組織，後來便演成了牠自身的活動，在歐洲的各重要都市都沒有銀行及倉庫，以金融中心的資格，擔負了國際貸借清償的大任。據聞一三三八年，英王愛德華三世，曾向這裏的市民一次就借入三百萬元，又傳當時市中的流通金額已達一千萬元，這都是推知該市繁榮的好材料。

產業組織及技術的進步

意大利諸市的商工業既這樣的發達，自必會形成進步的組織，技術及習慣。即

（一）最先則由琴諾亞的市債債權者團的共同管理，而形成了股份公司，其次則由親族朋友間的組合事業，而形成了合夥公司，再次則由海運貿易的共同企業，而形成了合資公司。（二）兌換商已開始逐漸作通常的銀行事務，支票的使用，也逐漸推廣了。這種營銀行事務最大的，便是琴諾亞的聖喬治銀行（Bank of St. George），成立於一四〇七年，牠為經理市的收入，管理在外的領土，辦理一般銀行事務，都投得有資本（繼續到一八一六

年)利息雖是基於基督教的教義而要受禁止的,但從十三世紀以來,因兌換商的團體運動已經奏效,因而對於生產信用也被承認了。(三)在海上貸借的形式之下,已成立了海上保險的基礎,那在商業計算上使用亞刺伯數字的,在十三世紀時就已普遍。(四)後因要與教皇廳的會計事務相適合,遂又開始了複式簿記的使用。(五)十三世紀末葉,在航海的技術上又利用了重要的羅盤針與詳密的海圖。但因還不能確定海上的方位,故迄中世末葉,船舶還不能出大洋,航路只是沿着海岸線前進的。

由是,意大利商業交通的進步,實已凌駕北方諸國,可認為是近世商業發展的誘導者,不過意大利本身,迄十五世紀末葉止,已遭臨不幸的境遇,自須將新時代的先導,讓之於其他新興國。

第二節 拜占庭帝國

拜占庭文化 日耳曼民族大遷徙的浪潮,雖已蕩覆了西羅馬帝國,而東羅馬即拜占庭(Byzanz)帝國,以地居險要,尚未遭殃,牠保持了通中世全期的一千年的命脈。這一帝國的起源,乃在於四世紀初頭君士但丁(Constantine)帝之遷都,其後越二百年,有查士丁尼(Justinianus)帝出,恢復西方,而擴充了版圖與勢力,其文明還保留着希臘文明的形跡,且具備着古代希臘的形式,在皇帝的專制獨裁(基督教會也須遵從皇帝的意向)之下,維持了那具有獨特的藝術與羅馬法典,及防備堅固而且華麗的首都。

君士但丁堡的商業交通 首都君士但丁堡，在西歐黑暗時代，人口曾達百萬，「集中了世界財富的三分之一」，在歷代的皇帝保護之下，海商則向各方發展，在佛蘭克王國，西哥德（Goths）即西班牙的沿岸要港上，都沒有居留地，其和東洋的交通，則東通黑海而達中亞細亞，南經紅海從印度而達於中國（不過這一方面，係以亞刺伯為媒介的）。由是，便獨佔了中國絹織物的輸入，而變成了配給於基督教諸國的高級織物及裝飾品的原產地，君士但丁堡，簡直成了歐洲的君侯、教會、寺院等羨慕的目標，這便是拜占庭貨幣作為國際通貨的由來。

但帝國的商業政策，決不能說是巧妙，關於穀物及絹織物，則行專賣，對製品的輸出入，又發令禁止，於交易則徵稅，尤其失策的，凡交易的權利，都一概賦給外商了。這本來是為吸收外人於國內，一面則助長繁榮，一面則徵收各種的特許費的，實際卻不免是下策。

優秀的工藝 從君士但丁堡起，在帝國要地的製造工業，都反映着商業，而極為隆盛。在組織上，有私營，也有國營，也有政府監督之下的團體及組合。其製品為金緞、緞子、絹織物、毛氈、武器、寺院用品、金銀手工、七寶陶器等，在這當中，如領內的希臘都市，也有不少貢獻。再如為人們所素知的，如關於絹業，季布羅斯（Cyprus）案為地中海東部，接近小亞細亞之一島，西西里（Sicilia）案在意大利之南為地中海中最大之島，則為生絲的產地，南希臘則為桑葉的產地（Morea 之名，即由此而來）。當東羅馬帝查士丁尼二世時（六世紀半），波斯僧曾從中國將蠶卵藏於杖內空隙中，而攜到君府，這便是西方養蠶的起源。

土地制度及帝國的衰滅 關於帝國內的農地分配的情形，和西歐沒有什麼不同，所有制度，如皇室購田與國有地特別是教會領，則佔去了大部分，餘則為幾分自由的農地。自由農的前身是武人，其數目比較的多，於帝國政治的社會的安定上，有不少的貢獻。大所有地的隸農，為以下的數種人，即負債、流浪、外來、俘虜等是。

拜占庭帝國的優勢，曾維持到中世前半，但到十字軍時代，已漸呈衰勢，到第四次十字軍時，即由威尼士作主動，於此處建設拉丁帝國（Latin Empire）以來，即不易將頹勢挽回，至中世末葉，遂因沃斯曼（Othman）土耳其之崛起而覆亡了。

第三節 薩刺森帝國

薩刺森的文化 在那沙漠地帶，地味礪礪，人民尚以遊牧為業，社會尚停滯於氏族制度中的亞刺伯，隨着回教的創始，纔一百年工夫，竟創建了西從西班牙包括斐洲北岸，東從中亞細亞以印度為界的那樣大版圖的薩刺森帝國，自不能不說是奇蹟。至八世紀後半，奧曼亞王朝（Omniyades）則奠都於西班牙的哥德維亞（Cordoba），盛時人口曾達百萬，阿拔王朝（Abbasides）則建都於波斯故地之巴格達（Bagdad），迄西方帝國滅亡止，計存續了七百五十年，其間，其文明則遠在西歐之上，遂成了文藝復興的一要因，關於學藝及技術，指導歐人之處實多。

傳教與商業的進展 教徒，元來不佔有土地，只從征服地的人民徵收地租和人頭稅，以之作公平的分配，當時是張幕建營過共同的生活，到後來定住時，纔允許所有土地，而受該地地方官的管轄，隨因中央的勢力一衰頹，割據獨立之風，遂爾繁熾起來。但在塞種族 (Semitic Race) 中，其教徒，特有的商業的傾向極強，為他們宗教生活一重心的聖地巡禮，竟附帶的開闢了商市 (Bazaar)，這往往成為商業的中心，終且變成了工業地點。他們交通的範圍極廣，橫斷地中海，開運河於蘇彝士 (Suez)，將埃及的穀物轉運於亞刺伯，從波斯灣出現於亞刺伯海，直達於印度西岸的錫蘭，另一部則達於中國海，至於掌握亞細亞的全航海權，又曾到南斐，往來於迄聖地巴 (Santibar) 為止之間。當時中國從南北朝以來，海運已逐漸興起，唐代初葉，閩廣的商船，遂已掌握以錫蘭為中心的亞細亞貿易的全權，但不久，亞刺伯人竟已代之而起，他們經商於泉州、廣州、杭州等處，極為繁盛。他們不僅是從事於平和的商業，有時亦喜作海賊的行爲，因此曾激動羅馬教皇，令所有基督教民概不與他們往來。可是他們仍能戰勝這種反對，他們從俄羅斯起，迄斯堪的那維亞半島止，通商的勢力，仍極為濃厚。巴塞羅納 (Barcelona)，從加羅大帝 (Karl de Groes) 將牠從薩刺森人手中奪回以來，仍現繁榮，該地的商人進出於地中海，列旺德 (Levant)，並大西洋之間，與意大利商人並駕齊驅，從事商業活動，其設施，事業足可與意商比肩。

農工業方面的貢獻 教徒們曾將產於亞洲西部的農作物，移植到西方西班牙去，如印度的米、甘蔗、棉花，埃及的製紙草 (Papyrus)，敘里亞的杏子、檸檬、波斯的桑葉等，便是。農業，可說是構成他們的宗教生活之一的，

試看他們的記載上曾說：「從大地培植出來的食糧，即應奉納於天國，這在天國原簿上就已明記着」，可見他們的農作，都是受了宗教的刺激。由是，那被移植於西班牙的原料，便成了工業製品的源泉，而鐵器、銅器、綿織物、絹織物、毛織物、鞣皮、陶器等出品，又極豐富，以之販賣於西部歐洲，這於助長西歐的物質生活上是極大的。就如東方帝國，那以大馬色 (Damasus) 爲中心的刀類，亞麻布 (Linnen) 毛斯綸 (Muslin) 又撒馬罕 (Samarkand) 巴格達的製紙，都是形成有力的工場式的作業的。

帝國的衰亡 薩刺森帝國的衰微，兆端於教徒們宗教的熱忱之消散，自然，那在東的土耳其及在西的基督教國的勢力所加的壓迫，也是一個重大的原因，但其內部本來的弱點，卻是唯一的。西方帝國，雖由亞刺伯人和他們從斐洲招來了一種和巴巴利 (Barbary) 人混血的莫亞人 (Moors)，而已形鞏固，但入十三世紀之半，已逐漸被逼到南方，而以革納拿達 (Granada) 王國偏安於一隅了。

參考書

歐洲古代及中世經濟史

原始及古代

石田文次郎

土地總有權史論

- 野村隼太郎 世界商業史(古代編)
- 黑正 岩 農業共產制史論
- 小林 秀雄 希臘古代文化史
- 小林 秀雄 羅馬古代文化史
- 莫爾根(Morgan) 古代社會二卷(高蘭、村尾共譯)
- 克納齊(Coulange) 古代家族(中川善之助譯)
- 恩格斯(Engels) 家族、私有財產、國家之起源(西雅雄譯)
- 拉薩格(Lafague) 財產進化論(荒畑、高畑、共譯)
- 伯 亞(Max Beer) 古代社會鬭爭(西雅雄譯)
- 畢 夏(Böcher) 經濟的文明史論(橋田保之助譯)
- Seelohm, English Village Community.
- Glotz, Ancient Rome at Work.
- Frank, Economic History of Rome.
- Rostovtsef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e Empire.
- Brentano, Das Wirtschaftsleben der antiken Welt.
- Meyer, Geschichte der Altertums.
- Neurath, Antike Wirtschaftsgeschichte.
- Speck, Handels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5 Bde.)

中世

德增榮太郎

歐洲經濟史(中世)

大類 伸

西洋中世的文化

瀧本 誠一

中世歐洲經濟史

阪西 由藏

中世歐洲經濟史(經濟學全集)

野村兼太郎

英國資本主義成立史

內山 俊雄

中世德國奴隸史

野村九國等

各國經濟史(經濟學全集)

小林 良正

德國經濟史

山口正太郎

意國社會經濟史

坂口 昂

世界思潮概論

布立遜(Brison)

中世職工史(日井勝富代譯)

殷格爾(Ingram)

奴隸制度史(辰巳經世譯)

克尼夏(Kulischer)

歐洲中世經濟史(渡邊照譯)

亞休萊(Ashley)

英國經濟史講話(小林良正譯)

亞休萊(Ashley)

英國經濟史及學說(野村兼太郎譯)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5 vols.)

Cunningham,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3 vols.)

- Rogers, Six Centuries of Work and Wages.
- Rogers,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8 vols.)
- Boissonade, Life and Work in Medieval Europe.
- Maitland, Domesday Book and Beyond.
- Vinogradoff, The Growth of the Manor.
- Gross, The Guild Merchant (2 vols.)
- Lips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3 vols.)
- Thompso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Europ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1300-1530.
- Salzman, English Trade in the Middle Ages.
- Borchardt, 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2 Bde.)
- Schaude, Handels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Völker.
- Below, Probleme der Wirtschaftsgeschichte.
- Kötzschke, Grundzüge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 Kötzschke, Allgemeine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 Gotz,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andwirtschaft (2 Bde.)
- Rörig, Mittelalterliche Weltwirtschaft.
- Levasseur, Histoire du Commerce de la France (2 vols.)
- Pirenne, Histoire de Belgique (5 vols.)

Calmette, Le Régime Féodal.

Acloque, Les Corporations, l' Industrie et le Commerce à Chartres du XIe Siècle à la Révolution.
Häuser, Travaillleurs et Marchands de l' ancienne France.

第二編 近世

第十章 近世經濟一般

第一節 國民經濟與活動地域之擴大

統一國家之形成，所謂中世紀的，已於十五世紀告終，雖然進到新的世紀後，在社會的經濟的各方面，仍保留過去的殘影，然於其間，近世特殊的現象，卻已逐漸擡頭。有人說，在近世初頭的歐洲，實發生了政治的、思想的、地理的三大革命，這算是巧於說明了近世經濟的基調。以下試依次說明之。

上面曾說過，由於十字軍的影響，自入中世後期以來，統一國家的形成，正在逐步實現（參照第五章第五節），這一變化，看來雖然是政策的，而牠對於歐洲社會事情的發展，卻影響極大。即商業和交通的發達，一方使得人們認識動產的重要，而將封建的勢力蹴倒，用以助長國王政府的發展，他方爲要強化國內各地的連絡，獎勵各地的連繫，同時並要牠即刻實現起見，也使得人們感於有中央集權的需要。由是，那爲地方分立主義象徵的莊園、基爾

特、都市自治等，現在卻成了要在這新興精神之前低頭的形勢。加之國王政府正在作中央集權，收攬民心的工作，如編制常備軍而鞏固實力，採用官僚制度而謀法規命令之統一，興土木而開資源是。因此，從來的連帶主義、團體主義，遂已逐漸讓位於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同時，國家的法制，又逐漸將牠具體化起來，於是交易的自由，移動的自由，差不多已被許可了。

國民經濟的成立 這「近世國家」的集權運動，是以民族統一的形式表現的，即以共同的血統和傳統來連繫的一般領民的大團結。由是，各個人遵守共同的法制，感受共同的利害，因而所經營的經濟，是在國民的領域內完成生產到消費的連絡的經濟，即成立了所謂國民經濟(National economy, Volkswirtschaft)，西歐各國如英、法、荷、西、葡等無論那一國，都形成了國民經濟社會。然而國民的完全統一，也不是很快的就實現了的，例如法國，到十七世紀的末葉，通全國仍只有三分之一，是屬於完全自由的交通區域。在德意志，那種弛緩的集合，依然殘留於神聖羅馬帝國的名義之下，僅僅是各部分，比較從前來，構成了多少擴大的區域，營着多少擴大的協同經濟罷了，即形成了所謂領域經濟(Territorialwirtschaft)，在意大利，也是在同樣的政治制度之下，自由都市的支配之下，形成了領域經濟。這兩國的國民的統一，係入十九世紀以後。

思想的革新 國民經濟的運營精神，固已從中世式的地方孤立主義轉向到國民的協同主義上了，而將該精神具體化的，乃在資本的企業之勃興，至誘起資本的企業的心理。如上所述的，由於十字軍勃

起，在西歐各地的貨幣經濟發達，產業活動繼振興，然迄中世末葉止，除一部分的地方以外，基督教會的信仰，仍支配着社會民心，那種否認或控制利息及利潤的傾向，也尚未遽告衰滅。因此，那由文藝復興所引起的人文主義（Humanism）的運動，便以再現古來的文化財產，創造適於個性和理性的新文化為目的，而對從來化石化了的基督教，作了一種批判及革新的運動，即引起了宗教革命（Reformation）。

爲這革新的基礎的，便是加爾文（Calvin）教義，那是承認經濟活動，獎勵勤勉與節儉，提倡資本的流通，容許利息的受授，而將神的榮光搬到現世來的。誠然，像那種禁止利息的無意義的舉動，在十五世紀中葉，從佛洛菱斯人安得尼（Antonius）起，一般有力的社會法學者及大僧正等非難過，事實上關於利息的受授，就在非猶太人的基督教徒之中，也是常有的，不過經那具有偉大的社會構成力，和國際的連絡的革新運動的指導者大聲疾呼之後，也纔普遍起來。至畢尼丹（Pettibon 清教徒）充實了加爾文的教義之後，第一步則將職業放在神命與心得中，將宗教放在經濟中，次則認爲執行道德的義務，就是產生利潤之道，即產生利潤的事情，反認爲道德的義務了，由是，遂獎勵生產以代消費，獎勵蓄積以代慈善，於資本的活動賦了無限的自由。關於近世資本主義的勃興，固可以找出許多根源來，但如果根究思想的源泉，自不能不溯及此點。

東洋航路的開拓 最後，地理的發見，則擴大了歐洲人的眼界，並其活動的分野，而使歐洲的經濟區域延長起來了。歐洲人的足跡之踏入東洋，又歐洲人之獲得關於東洋的許多知識，雖是老早的情形，但由歐洲人直接的

計畫和組織而達於東洋的，乃在十五世紀初葉，那是起於兩種原因，一由土耳其威勢極盛，遮斷了列旺德到東洋貿易的陸路路線，二由極欲從東洋獲得黃金、寶石等之故。

發動這一計畫的，是葡萄牙國王次子亨利航海者（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他立天文觀測所，設航海學校，組織船隊，極力鼓吹航海思想，自一四一五年以來，遂已達到斐洲西岸，逕自南下。他死後，至一四七一年，探險船隊遂已通過赤道，至一四八六年，狄亞士（Dian）又達到了好望角（C. of Good Hope），其後十年，達伽馬（Vasco da Gama）沿着先驅者的足跡，又溯斐洲東岸而上，達於馬仍加（Majunga），得亞刺伯人領港者的指導，經二百又九日的長途航海之後，遂於一四九八年五月，達於印度西海岸之科利庫特（Calicut）一地點了。以後不到二十年，葡萄牙人遂從印度洋岸佔據了南洋諸島。

新大陸的發見 和葡萄牙的航路開拓運動相競爭的，便是其鄰國西班牙，琴諾牙人科倫布（Columbus）主張「西航大西洋是達到印度的捷徑」，於是以女皇伊沙貝那（Isabella）的援助，遂率領船隊出發，向西南航行了九星期，終於達到了陸地，時在一四九二年十月。可是這卻違反了科倫布的豫期，竟非印度，乃前代未聞的大陸之一島，這一大陸就是亞美利加，因此，歐洲的經濟，纔臨了一大轉機，而以當時的西班牙探險活動之繼續，其勢力範圍遂逐漸被擴張了。在這一發見的翌年，一四九三年五月，教皇亞力山大（Alexander）六世，為防葡萄牙、西班牙兩國因發見的新世界而起紛爭起見，曾發過有名的劃界宣言。即從大西洋的阿索列斯（Azores）島迄西

方百海里的海上劃一兩極線，以西則屬於西班牙，以東則屬於葡萄牙。但關於這種劃界，不久，荷蘭、英吉利就根據「海洋自由的原則」而加以否認了。

地理的發見運動，以後仍在繼續着，如英人嘉伯（Cabot）之北英探險（一四九七年），葡人嘉布納（Cabral）之發見巴西（一五〇〇年），麥哲倫（Magellan）之回航南美的世界一週（一五二〇年），西班牙人畢札羅（Pizarro）之經略南美（一五二四年），英人杜萊克（F. Drake）之作第二次的世界一週（一五七七年）等等是。由是，通古代中世兩世紀，歐洲人的海洋只屬地中海的，現今因東達印度，西達美洲，都須經由大西洋，於是歐洲人的海洋已移到大西洋了。

近世西歐的主要諸勢力，隨着國民經濟的勃興，大西洋的展開，經濟活動的基本的事實一變化，那構成歐洲各部的地域的勢力關係，也為之一新了。那曾經由封建制度和基督教的支持，而帶着多少同一性的連帶形勢的歐洲，茲則分爲民族的結成的好些國家，而呈現了明白的對峙之勢。其間，在這一新時代未獲得新地之利，且苦於國內政治分裂的德意志、意大利，則已失去中世所得的地位，而在獲得外地運動中，首屈一指的西班牙、葡萄牙，則極爲繁榮，雖然是短時的。再繼葡萄牙之後而進出於東洋的則有荷蘭，也有明顯的進展，再次，那在中世末葉，就已實現中央集權，將其豐富的資源放在政府指導之下，從事開發的法蘭西，則已成了第一流的國家，又那通中世紀雖猶是位於邊境的一島國，卒因國民的統一與政府管理得周密的英吉利，亦與前者同時達到了富強的優勢。

第二節 重商主義的勃興

重商主義的本質 無論是充實近代國家的組織，增大國家的權力之不可少的，常備軍之編制，官僚制度之實施，以及興作土木，開發資源等等，都是需要莫大的資財的，尤其因當時盛行的列國間的戰爭，其所需的軍資更是特別的大。然在籌辦這種費用的財源上，惟有動產形態的貨幣，最爲便宜，他方，因爲貨幣，結局就是由租稅的名義徵自國民，以充國庫的收支的，故在國民經濟中盡量蓄積金銀的那件事，率皆視爲最重要。因此，金銀便成了富國的唯一源泉，隨即流行着一種貨幣本身即財富的思想。當時，稱以吸收金銀爲目標的近世國家的經濟政策，爲「重商主義」(Mercantilism Mercantile System)，蓋由置重於商業，以達其本來目的之故。這一政策，實通近世全體，影響了歐洲的經濟生活，學者稱爲「重商主義時代」。要之重商主義，可說是中世的自由都市各爲其繁榮所施的對外商業政策之擴大，即由行於狹隘的都市領域，而被擴大爲國民的大領域了，這一政策，從十六世紀初頭起，迄十八世紀中葉止，整整三百五十年以上，在西歐諸國（就中如英、法）都爭相使用過。

貿易的保護干涉 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表現於對金銀、貨物交易的干涉上。即第一步的計畫，乃在於嚴厲限制金銀的移出，即本國商人在外國市場所賣得的貨款，須即送回本國，而外國商人在本國市場所賣得的貨款，則須易本國貨品而回。隨後知道這一着不容易發生效果，乃進而干涉貨物的輸出入，他們是基於這一觀念，即如

果限制輸入，促進輸出，其差額則將成爲金銀而流入於國內，由是，遂採取了獎勵一切輸出，限制一切輸入的政策。這恰如十七世紀的中葉，日本德川幕府所採用的鎖國政策一般，即貿易之干涉，貿易對手之限制，金輸出之禁止，銀輸出的數量之限制等等，無論在時代上政策上或主義上，都極和上述的相似。爲要促進輸出，除給付獎勵金之外，還施行一種退稅。爲要限制輸入，除禁止令之外，還課以任意的關稅。但是控制輸入的結果，徒妨礙了輸出的能力，因爲輸出工業的原料，容有產自外國的，倘禁止該原料的輸入，不啻是毀傷輸出工業，迨後來覺得加工輸出的利益，除抵補輸入原料品的代價外，還有贏餘時，纔施行一種區別品種的關稅政策，所謂貿易權衡說（Balance Theory）即起於此。這一思想的始祖，便是意人安得尼塞納（Antonio Serra）。

貿易並非政府直接經營，乃委之私人的，但是苟無政府的後援，維持極不容易。因此，政府常於特許的名義之下，與他們以獨佔權，而保護其區域的貿易，特別是讓他們組織貿易公司，更充實了他們的實力。在商業背後之武力的後援，極爲厲害，那爲獲得商權而起的國際戰爭，真不知有若干次，如英國到十八世紀末葉，牠於過去百四十四年間爲毀滅敵國的商業起見，敢說大小有過六十六次戰爭。再如美國自國海運的發達，也是基於促進輸出的目的，如獎勵製造船舶，只准自國的船舶作輸出入事業等等，無非是在達到促進輸出的目的。

殖民地的支配與通商條約 要獨佔海外市場，必須獲得殖民地。供這一目的之發揮的，便是新發見的美洲與舊大陸的亞洲。即在那些區處的殖民地，並不在移出本國的過剩人口，乃在專作本國製品的消化市場，並本國

製品的原料產地。基於這一目的，爲要完全把握殖民地起見，便不許殖民地和它國直接通商，只能和本國通商，同時，凡殖民地的製造工業與本國衝突的，則加以禁止。像這種本國主義，掠奪主義的殖民政策，便是重商主義時代的特徵。

締結的通商條約，也是基於同樣的精神，本來通商條約的本旨，在期保障雙方交通貿易的安全，但在事實上，卻只是片面的獲得貿易上的利益，即表面上雖是相互均等的利益，實際都是盡量的只圖自國有利的，如下述的英、葡間梅森 (Methuen) 條約，便是這一好例。

輸出產業的指導 最後，且意義極重要的，便是輸出產業的保護與獎勵。使貿易差額得以順調的關鍵，當在輸出超過（出超），故須講求一切手段，來研究輸出商品的品質，增加商品的數量，以圖價格的低廉。由是在技術的純化上，便須聘請外國技術家來指導一切，爲要減低原料品或食料品的價格，則用一種強制手段減低工人的工錢，爲要增加出品，則設詳密的規定，使工人加工製造，要之政府當局的指導誘掖，實無所不用其極。而且輸出產業的種類，也不僅限於製造工業，在自然的經濟的條件適宜的國家，關於農業、水產業、鑛業等，也是盡可能的講求保護政策的。

政府的這種保護誘導，不用說，對於民間產業的開發是收了大效的。故現今各國的許多產業的建設，有許多可在該時代的產業政策上尋出牠的根底來。然而這一政策，也不是毫無限制的可以長久適用的。同時，當局的指

導能力，亦自有其限界。結果，重商主義到十八世紀的末葉，已入於沒落之途了，其詳且於後面再說（參照本章第八節）。

第三節 內外商業的發達

市場及市場組織。在國民經濟中，包括得有都市和村落，其間，生產區域和消費區域的懸隔，自必極大，隨着交易的機會一增加，在那以地方的孤立的經濟活動為背景的商业組織上，自不能不發生變化。那曾於都市中每週所設的定期市，到現今，在要滿足增進了的需要上，已感覺不夠，代之而起的，便是一些常設的零賣店鋪。唯歲市的性質，猶帶國際的交易市場性，故還暫且被保存着。

零賣與躉賣的區別，向來不曾有過，可以說一向就只有零賣，但隨着交易關係一擴大，一複雜，自須發生一種專門將大量商品從此地販於彼地的批發商來。他們不僅從事於大量的買賣，且還附帶的幹貨物的運送，保管等的商業。在輸入商中，也開設了一些貨到即可將資金收回的市場。其中，投機交易的市場即交易所等也設置得有。不僅買賣如小麥、葡萄酒、織物、金銀等那種現實的商品，且還買賣匯票、船舶及船上貨物的保險契約，至股份公司設立後，又接着做股票的買賣。在這當中雖然任何買賣都帶着詐欺性，遺下不少的害毒，但卻已誘致了從樣本買賣到證券買賣的技術的進步。這種交易所，最先設於安德華浦（Antwerp），至十六世紀下半以後，遂已遍設於

各國的主要都市中了。即在倫敦是設於一五五六年，亞姆斯達丹（Amsterdam）是設於一六〇八年，至國立交易所，在巴黎則設於一七二四年，維也納則設於一七七一年。

貿易商品 和外國間的貿易，尤其和新發見，新開拓的異域間的貿易之顯著的發達，乃近世以後的商業的特徵。首先在交易的貨物上便起了變化，如以前因運送困難，價格騰貴的關係，僅以富豪貴族爲買主的東洋物產——香料、染料、砂糖、咖啡、茶等，而今皆已列入便利品，又如向不爲人所知的美洲天產，特別如煙草、馬鈴薯、玉蜀黍之類，也成了重要的商品，同時，歐洲本身各地的物產，也正在追加着，因而貿易商品的種類和數量，都已顯然增加了。尤其可引人注意的，便是奴隸的交易。爲要在新大陸的殖民地上用以栽培農業起見，每年都有從斐洲西岸誘拐多數黑人出來販賣的，這種交易，使得販賣黑人的賺錢不少，最先作這種交易的是西班牙、葡萄牙，其次是荷蘭、法國、英國，這些商人們的利得，每年總額當不下三千萬元。

交通方法 關於貿易的促進，造船及航海術的發達，是有力的前提。隨着航海區域之擴大，如以速度、載重力、安全爲條件的新式船舶，則須竭力製造，因中世式的櫓船（galley），早已不能作用之故，因此，便逐漸造成了以下的各式：（一）是裝有帆櫓的「甲納葦」（Caravel），（二）是裝有二三重甲板更能載重且安全的「格列溫」（Galleon），（三）是裝有四五重甲板，且備有可以作攻擊或防衛力的砲門的「甲納克」（Carrack）。在航海技術上最顯著的，如爲推進逆風而迴轉桅篷，以及計算海上的緯度，測量航程等都是，尤其到了十八世紀，竟發見

了由測時器 (Chronometer) 而測定海上經度的方法，這都是劃時代的進步，迥非十字軍時代所能比較的。唯陸上交通的改良，奇怪得很，竟老趕不上海上，到十八世紀中葉，因修理水路與開鑿運河，纔開始作道路的建設。因而在沿海地方，外國貿易竟有很多地方較內國商業還便利些。

公司組織 關於外國貿易，也有以個人企業的形式經營的，但主要的仍是採的組合或公司的形式。蓋以航行遠洋，危險殊多，尤其對於未開地的交易，更非協作不可。開始，是採的中世式的基爾特的組織，其加入組合的會員，卻仍運用自己的資本和勞力，各別的營着交易，只是服從基於一致決定的共同的制規罷了，有時亦藉協同的力量而作各種設施，又曾規定着販賣數量及販賣價格，藉以避免相互的競爭。這在英國，稱爲「制規公司」(Regulative Company)。但隨後以事業的冒險性，以及海難頻起，船舶的艙裝並其他的許多設備等等，益感覺得有加強統制增加資力的必要，於是成立了由股份而成功的公司組織，即一般都須靠着「股份公司」(Joint Stock Company) 來經營了。在那時候，公司方面猶恐有損失的危險，故皆由政府の特許而變成了獨佔，即一方政府給他們以很大的後援，他方，他們則對政府納多額的報效。這種股份公司，和現今發達着的組織不同，參加的股東，在地域方面，人數方面，都有一定的限制，股票也不能隨便過戶，在經營上，一般的帶着基爾特式的親和的色彩。

世界的海外貿易被組織起來，這是近世經濟史上的顯著的特徵，同時，歐洲人纔由此臨到了支配世界經濟的地位。

第四節 金融及物價之變動

貨幣制度 由於近世國家之成立，貨幣的發行權遂已入於國王政府之手，因此，那基於通貨之地方性的流通上的障礙，至今纔被掃除。但貨幣的種類仍多，不僅鑄造惡劣，且以外國貨幣仍然流通之故，交易上極形不便，特別是政府疎於貨幣流通的原理，僅就貨幣的名目價值上試行通用，即以財政的膨脹為救窮的手段，常常貶損貨幣的實質價值而試行濫鑄，因此，物價便格外騰貴，致大大的影響於交易。當時，代表的通貨是銀貨，牠和金貨之間，在法律上雖已制定了一定的比率，但每逢金條價值上的比率一變動，即發生惡貨驅逐良貨的現象，即出現所謂古列裏（Grecham）的法則，在這當中，雖亦有政府的禁令，但良貨有的則被溶解，有的則以對外支付而流出於國外了。金銀的市場比價，在十六世紀前半，則從一對一〇·五進到一對一一·一，到後半，便成了一對一二，顯然逐漸的騰貴了，到了十七世紀末葉，遂已達於一五，因此，金貨的逃避，自必更加厲害。一六一三年的金銀比價，在日本是一對一二，一六三八年是一對一四·二，東西相隔達幾千里，竟有這種類似，不能說不奇怪。而由日本金價之些微的低落，卻又成了江戶時代金流出的原因之一面。

金銀的流入 近世初頭，給歐洲通貨情形一變化的，便是從新大陸流入了許多金銀。原當中世末葉，通貨在西歐都現短少，其原因便是：或則流出於南歐意大利，其中計有因納稅或捐款於教皇，以及作為商品的代價或高

利貸的利息而流出了許多金銀的，再如因購進東洋物產而流到東洋的也不少。唯在中部德意志（薩克遜的 *Saxony*、波西米亞 *Bohemia*）及匈牙利（*Hungary*），金銀的探掘尚比較的多，因而在挽救流通的障礙上有不少貢獻。十六世紀初葉，流通於歐洲的鑄貨的金額，約有三億四千萬元乃至四億元，而至一五二〇年以後，從西班牙領地的秘魯（*Peru*）、波里維亞（*Bolivia*）、墨西哥（*Mexico*）的諸鑛山又探掘了許多金銀出來，迄一六〇〇年止，已達二十億元的產額。該產額全部，都是攜到歐洲，變成了歐洲社會的通貨的，一般的說，在十六世紀間，歐洲的貨幣鑄造額已增加了十二倍。在這金銀產額當中，銀比金好久要多上三四倍，但入十七世紀的後半，金的產額，也逐漸接近了銀的產額。下列的是近世的世界金銀產額。

近世世界金銀產額（一四九三——一七六〇每四十年合計）

年	代金產（億元）	銀產（億元）	年	代金產（億元）	銀產（億元）
一四九三——一五二〇	二・一六	一・〇九	一六四一——一六八〇	四・七九	一一・六九
一五二一——一五六〇	四・〇九	五・九四	一六八一——一七二〇	六・二七	一一・六〇
一五六一——一六〇〇	三・七八	一一・九四	一七二一——一七六〇	一一・六一	一六・〇三
一六〇一——一六四〇	四・四七	一三・五八	計	三七・一八	七一・八八
			總		

物價革命 隨着金銀大量的流入，貨幣增發的結果，貨幣的價值則大為減退，他方，物價則暴騰起來。這一傾向，從一五七〇年起，特別顯著，固然因地方因貨物亦不無多少的差異，但大概比起從前來，物價卻高了三倍。後來到一六四〇年，物價纔帶幾分低落的傾向，至一七〇〇年以後，物價纔低落了若干成。這是由於小麥及其他農產物增收的原因。要之僅僅五六十年間，表現於物價上有這種的激變，是歐洲經濟史上特別值得注意的，人們呼此為物價革命 (Price revolution)。這一現象，不用說，自敦促了資本的蓄積，刺激了營利的思想，引起了工錢的騰貴，但同時也可生出以下的社會的效果，即也會促進商人階級的勃興，地主貴族的窮乏，自耕農的向上等等。

金融機關的活動 發生於貨幣流通額上的變動，旋又影響於資本的流通。在這時候，關於利息的受授，已沒有任何人加以非難，到了企業日益對資本發生需要時，更其視為當然了。在十六世紀，南德意志的金融資本家的活動，頗為旺盛。他們曾以宗族公司的組織，對國王教皇等貸過大批的款，在擔保上，便獲得了管理關稅消費稅等等的權限，這一事實，最為有名。其間，重要歲市，則以行着匯票交易的機緣，於是帶了國際的金融市場的性質，至安德華浦的交易所，其業務中還包括得有承受公債社債等項。

入十七世紀，各國自己都已先後設立了銀行，如設在威尼士的是一六一七，設在亞姆司特丹的是一六〇九，設在漢堡的是一六一九，設在洛特丹 (Rotterdam) 的是一六三五，設在倫敦的是一六九四，設在維也納的是一七〇三。其中代表的自然是國立的或市立的銀行，其目的就在獲得財政的援助，圖產業金融的便利，增大金融能

力等等。那些銀行，其主要的業務雖爲存款、匯兌、放款等項，然而隨着信用的進步，也在政府的認可之下發行起紙幣來。在當時既發行紙幣，又發行公債，這在流通手段的進化過程上，是大可注意的事實。然因發行銀行對於流通的準備方法，尚無充分的知識，且又企圖把那和實質價值相乖離的名目價值通用於市上，故終於惹起了意外的失敗，在這當中，以法國受的苦痛爲最多。要之在十七世紀中葉以後，當時的資本國常因金融的混亂而發生恐慌，致妨礙了健全的產業。

第五節 工業之經營及技術之發達

家內工業之發生 基爾特一衰微，家內工業（Domestic system; Verlagssystem）遂以勃興，關於這點，前已略爲述及（參照第五章）。原在當時，有一種資力優厚的商人，於基爾特的勢力達不到的區處，即於都會的郊外或村落地方，使附近的住民們各在其家內爲之製手工製品，自己就作發貨店經營販賣，大概都是販到國內的遠地或外國去的。如佛蘭德與意大利，因早經就是輸出工業勃興的地方，故入中世後半，就已開始了這種制度，就是西歐，一入十五世紀，就已散見於各地。在日本江戶時代初期（十七世紀後半），也有這種制度，那時候的家內工業爲織布業，係先由發貨店將買入的棉紗分給各織戶，迨織成布疋之後，又由發貨店買回，以之販於大阪的布疋商人，正和歐洲的商人之營家內工業一樣。關於家內工業勃興的原因，當在於市場之擴大，購買力之增進，以

及生產資本之增加與交通機關之發達等。

家內工業之組織。在家內工業之下，發貨店對於手工業者，先則給以購自遠地之原料，貸以製手工品之用具，有時候並先給以工錢，迨製成之後，則歸他獨佔的買進，再行批發，後來自己且兼營起零售商來了。供他們販賣的，主要的是纖維製品，特別是毛織物，在英國雖稱發貨店為被服店（Clothier），但如金屬器具，針類也是販賣的。工業資本主義，可說就是發源於這種家內工業，同時，在那商業資本家的發貨店與為工人的家內勞動者之間，基於地位的懸殊，也發生了現實的分配的不平等。

工場手工業。但家內手工業的知識，還屬幼稚，而發貨店的統制，亦不嚴密，因而也有家內勞動者詐取原料的，也有製品的體裁不能和定單相適合的，也有在製造過程上懈怠，因而失去好機的。於是便以較有效的生產方法來設工場，而收納若干勞動者於其中，在嚴格的管理之下，使他們從事製造，這就叫作工場手工業（Manufacture）。在法國，此種制度相當的廣汎，凡武器、紙類、絹織物、呢絨等都是在此種制度之下製造的。有時，也有將製造過程的某部分委託於家內勞動，而工場中只製造別一部分的，如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所經營的織物，直到布疋止，都由發貨店經營，至布疋的染色，則歸倫敦的染色廠。要之此際稱為工場的，與現代式的工場迥不相同，該時的工場，技術的分工範圍，還極狹小，雖然也有容納數百工人的，但作業的階段，則全未劃分，其他如使用的工具，作業的心理，本質上與中世的手工業沒有什麼不同。現代式的工場的萌芽，是起於十八世紀末葉以後，此點容俟另項來

說明。

基爾特的變化 資本主義的工業組織，雖入近世以來，就已逐漸普及，然而從來的手工業，卻亦沒有絕跡，工業生產的大部分，依然是由他們所經營的。唯基爾特的組織，在中世末葉就已大受變化，其所以變化的，係由國家如英、法等國一方雖然容受基爾特的形式，而因財政上行政上的理由，又奪去了基爾特的機能之故。在英國，則不遺餘力的獎勵基爾特的合併，如在伊浦斯威池 (Ipswich)，一五七六年，全市的基爾特，已被限定為以下的四種：綢緞商 (Mercers)、布帛商 (Drapers)、裁縫工 (Tailors)、製鞋工 (Shoemakers) 等，在普列斯登 (Preston)，一六二八年全市已統一於一個基爾特之下了。在法國，其奪取基爾特的自治雖與英國沒有什麼不同，但政府在增加財政收入的方法上，不惟不壓迫基爾特的存在，反而是保護，增進牠們的存在。因此，在各基爾特之中，遂常常發生奪取工作的情形，同時，對於使用的工具以及從業者數目的限制，也就更加嚴密了。在這時候，工業階級內部的雇主，勞動者之對立，便逐漸顯著起來。在大陸，那由中世以來的助手組合，就已普遍全國，旨在成貨間的相互扶助，但同時，也有因事而發生爭議的。在英國，此種組合的發達雖比不上大陸，但在各地方，往往也有社交俱樂部形式的組織，有時也曾為勞動條例，即為要求勞動保護的立法而發生爭議。至政府對於他們的方策，原則上是把這當作妨害治安或破壞秩序而問罪的。

技術的進步 如上所述，工業社會的大勢，雖仍帶着保守的意味，但我們須承認的，便是結成他日工業革命

之實的，其萌芽已於此期培植下來。英國當時，在發明和設計上，雖稍落後，即還比不上德、法，但出版於一七一九年的一書上，曾載着：「編織絲襪……煙草用器械截斷，木材用水車鋸下，鉛用風爐溶解」，又「某製品在沒有減少工錢的當中，低到了從來的一半」。十八世紀，法國的化學工業頗見進步，如由鹽水製曹達，作白鉛，作漂白劑，乾溜木材等是。製鐵法也相當的進步，十五世紀就已發明了造砲身的錐穿機，又製成了重量達一百六十斤用水力運轉的大鐵槌，在十六世紀，又已發明了熔鑛爐，入十七世紀，終於發明了特殊的壓延法。屈指計來，工業技術的進步，實在沒有間斷過，可說是已迫近於工業革命的直前了。

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的發源地，元來是英國，故在國別誌上應當列入英國的紀事中，然因牠對於產業經濟的改組，實有極大的影響，故作為國際的現象去說明，諒也沒有什麼妨礙，現在此處，試把牠作一概觀的敘述，且只於從技術的方面着眼。

紡織上的發明 爲工業革命中心事實的工業技術之革新，係起於綿紗紡織之革新。原在當時綿紗的紡織，是按着下三種次序來的：(一)梳棉(Carding)，係整理原棉的纖維，而將牠變成粗綿條；(二)粗紡(Roving)係將粗綿條伸長，把牠變成粗紗；(三)精紡(Spinning)係將粗紗更引之使細，而變成纖紗。梳棉作業的改良，雖已表現於十六世紀中葉的羊毛事業中，而關於紡織工程，直到十八世紀下半(一七五八年)，纔由惠特(W. Whit) 保羅(Paul)二人，發明了一種稱爲滑車紡機(Throstle)的精紡車。由此，纔發明了一種不用手指捻紗的

方法」。

自滑車紡機出世後十年（一七六七年），由工藝協會懸賞徵求的結果，哈格利夫（Hargreaves）遂又發明了走錘式的精紡機，此機稱爲「捷紐」（Jenny），乃其妻名。該機旋又加以改良，於是同時便能運轉百二十根紡錘了。後二年，亞克萊（Arkwright）由滑車紡機的改良，又發明了水力紡紗機（Water Frame），因爲動力（初是馬力後繼用水力）的革新，遂已成功了強韌的織紗。又十年，那對於捷紐紡機經驗很深的克倫布登（Crompton），他折衷走錘與滑車的作用，而發明了較完全的精紡機，該機由其折衷的性質，而命名爲「妙爾」（Mule）。由是，棉紗在強度上、織度上、滑度上，遂超過了從來的任何棉紗。織度經已達於六十支，足與東印度輸入的相匹敵，未幾又超乎牠之上了。「妙爾」機，可說是成了歐洲棉業的基礎。

織機，在這前後也隨着改良了。原來迄十八世紀中葉止，織布的方法，依然是「幽遠的古代所傳下來的的方法」，然於一七三二年時，喀衣（Kear）卻於從來的手織機上安排了彈梭的機構，遂成功了梭子自動的織布的新式織機，該梭命名爲飛梭（Fly shuttle），從此，織布能率，遂達到了從來的二倍以上。以後，這一方面也沒有什麼顯著的進步，由於紡紗機非常進步的結果，致不免有棉紗過剩的呼聲，但無意中，嘉特萊（Cartwright）竟又發明了由動力運轉的織布機（一七八五年），此機經後起者更加改良之後，從一八二〇年以來，就已到處風行了。

製鐵法之改良 綿業方面的技術之改良，由於動力從水力的變爲蒸汽的，機械材料從木質的變爲鐵質的，

遂已提高了極大的效果。以鐵質較之木質，更富於展性，且硬度強而帶磁氣性，最適於作機械材料之故。關於製鐵技術，在大陸方面，寧較英國強，然到十八世紀中葉，那在荷蘭學習了鑄鐵技術的大關（DeLinc）業已回國，他曾試用焦煤溶解鐵鑛，又曾藉水車的力運動風爐，皆已收效，由是製鐵能率遂被提高。尤其於一七四〇年時，漢芝滿（Hantsman）則已發明了坩堝製鋼法，一七八三年時，沃尼文（Onions）則利用爐內溶解了的鑄鐵所生的反射熱瓦斯，而發明了製造鍊鐵的鍊鐵法（Puddling Process），於是製鐵能力更進步了。再如燃料方面煤炭，也同時增加了產額，一入次世紀的初頭，坑內則已建立木柱，備有穿坑機，並使用安全燈，同時關於坑內的搬運技術，也隨之改良了。

蒸汽機關 瓦特（James Watt）發明蒸汽機關（Steam-engine），係在一七六五年。但為其先驅的，在德則有沙微尼（Thomas Savery），在英則有製造抽水筒的劉康門（Newcomen），瓦特的功績，就在於改良劉康門的機械，將蒸汽力經濟的使用，使運動的速力增加，使活塞（Piston）的往復運動變為迴轉運動。由於蒸汽機關的活動，於是一切工業，都已具備連絡及統一，自一八〇〇年以來，工場制度便以代表的工業形態而出世了。

工業革命的終始 由是，跟着工業的經營，於工業社會引起了一大變革的技術的革新，也逐漸的實現了。但如一部份的經濟史家說：「變化是急激的，突變的，大發明係於比較的短時期出現，即在不滿三十年中，一切大發明皆已被完成，蒸汽力一應用於新式織布機，現代的工場制度便已啓幕」，這種說法，似嫌過甚，元來工場制度，

從近世開頭起，就已現端倪，其所以進行甚緩的，因家內工業常與新式工場相對抗，而欲維持其地位之故。即工場制度本在入十九世紀之後，纔大形發展，然若提示工業革命進行的大要，英國係始於一七六〇年，而終於綿紗輸出初佔優勢的一八三〇年，法國係始於英國機械輸出解禁的一八二五年，而終於全國鐵道概屬於六大公司的一八六〇年，德國係始於關稅同盟成立時的一八三五年，而終於聯邦組織完成的一八七五年的前後，可見技術的革新，係由漸變而來。如果就時代上來敘述日本的工業革命，其起點，係經過工場實驗時代，於整理流通紙幣告了一段落的一八八五年（明治十九年），其終點，係日俄戰爭後，事業與計畫都極行擴充，而工業資金計已達於全體七成七分的一九一〇年（明治四十三年）。

第六節 農業的自由化與技術之進步

隸農之逐漸的改進 表現於工業社會的一種精神，同樣的也展開於近世農業社會中了。那便是隸農的身分的變化，與土地所有的形式的變化。如上所述的（參照第五章第四節）入十三世紀，由於莊園的年貢代納，在以領主直屬地爲主的經營方法上，遂發生了變更，雖然和這同時代的像三十年戰後的德國，那種向後退的傾向，也不能說絕無，要之莊園農民，大概已被免除賦役的義務，並承認了他們的移動自由及保有土地的權利，比之以前，在人格自由化上卻前進了一步。不過那種隸從於領主的身分關係，本質上仍然沒有消滅，而對於領主的許多

義務，如爲之搬運或營造，逢慶弔納貢金，出各種設備的使用料，對教會納十分之一稅（僧界領主），以及使用莊地的許多限制等等，比起以前來，仍沒有多大的變化。由這一狀態轉到自由化的，乃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後的法國大革命，特別是在拿破崙沒落以後。爾來，農民則已被免除封建義務的擔負，雖然他們追隨於貨幣經濟之後，在諸種經營中也受了不少的苦難，但對於土地，則已有着完全的所有權，至關於收穫的處分，亦有了市場的自由，遂使得他們參加了國民經濟的構成和運營。此即隸農的解放。

舊式耕法之不便 隨着這種身分關係的進化，關於土地的配分，也隨之進化了。中世初半以來，在大部分土地上接連施行的那種敞地制度之下，各戶的受分地，都分爲許多地帶互相鄰接着，因而耕作上極感不便。即耕地的各部，都是栽植的同樣的作物，故有不適應於土質的則受其害，此其一。各戶之往復於其地帶，須費去無用的時間與勞力，此其二。若相互侵入了鄰戶的地帶，又不斷的發生爭議，此其三。關於畜牧，因爲是共同牧放的，故不能自由的畜養大羣，且往往還受畜疫蔓延的苦難，此其四。

圍地 由於這種不便的情形，如仍依照舊規繼續經營耕作，一方必感地力之漸減，他方，在那認識了農產市場發展的農民，必難忍受，爲要避免這種苦痛起見，於是各戶或則協定交換其受分地，或由農民合意的作全體的再攤分，藉以劃出相當面積的大耕地來，其被劃出來的耕地，則用石碑、籬笆、木柵等設出境界標識來，稱此爲圍地（Enclosure, Einhegung）。圍地，不僅施於耕地，凡如村外的森林荒地等，也施以同樣的處分。這樣，關於莊園的

土地的配分，則一改舊觀，農地的個人主義，則已實現，至莊園則因隸農的解放已完全崩潰，由是遂誕生了純粹經濟的農業制度。若拿日本來比較，莊園隨着封建制度之來臨，雖已變成了俵田，而莊園的實質，仍未變化，後來到了領主降到地主的地位，爲隸農的百姓變成佃戶時，纔逐漸獲得了自由的地位，不過年貢的代納，迄今猶未施行。圈地這件事，是西歐諸國無例外的一個發展現象，特別是在英國，受着牧羊利益的刺激，入十五世紀就已十分風行，這在前面曾略爲提過。在大陸方面，入十八世紀初葉，這種形勢大有進展，在法國，係以勅令進行圈地的，在德國則始於哈諾維亞（Hanover）地方，係由政府獎勵推行的，至在英國，係以議會的特別條例促成的。

圈地的影響 圈地，一方固然保障了經營的自由，因而可對農地施以技術的改良，致獲得農產收穫增加的利益，然在他方，卻又惹起了不少的農村的平等與混亂。即領主則乘圈地而將其所有地擴大，於是只有少許土地，地的貧農，因昔日的公共利用地如森林荒地等皆已變成私有地，故已失掉資生的餘地，其他受分地積不多的中級以下的農民，亦因難於經營，遂致拋棄土地，因此，除一部地方（西南德意志、法蘭西大部分）外，土地兼併的傾向極甚。那些被迫離開了土地的農民，只有兩條路可循，或則由此村到彼村作一純粹的農業勞動者，要不然，就是湧到都市，在新興的工場制度之下成爲工業勞動者。所以吾人當顧及隨工業革命而來的農業經營上的變動。此地順便且將日本的情形一敘，日本的耕法，在田作關係上，雖然不曾有過圈地般的那種技術的變革，但自公開允許土地自由買賣的明治維新以來，也發生了可以稱爲「農業革命」的土地所有的移動，如僅僅二十年間，佃作

地就加了一倍是其他，如曾經爲共有地的公共林野，也因法制的變化（從公有主義移到羅馬法的個人主義），致爲村民生活補助的源泉的，也隨之涸竭，這種變化也是要留意的。

農業技術的進步 在圈地進行的前後，農業技術的進步，是這一時代的特色。這可說是和工業革命的發展相表裏的關係罷。農業技術的進步上首屈一指的，一般都稱荷蘭，但從十六世紀初葉以來，農業之科學的研究，已普及於西歐一般，同時，其實驗與應用也很旺盛。特別是輪栽法的發見，值得注意。這一方能利用作物土壤的利質，而又不減退地力，他方則地不休耕，而可輪番栽培，近代的集約耕種法，實基於此。同時，又新培植了如蕪菁、苜蓿、馬肥草等的飼料植物，於是獲得了極豐富的家畜飼料。此外，如甜菜、甘蔗、蕎麥、玉黍蜀、忽布（Hop）、馬鈴薯、煙草、桑等也於此時培植起來。畜牧，英人白家衛（Bakewell）氏開始以同屬交配代替了別屬交配，於是在畜種改良上獲了極好的成績，使歐洲的畜牧業皆爲之一新了。此外則認識了肥料的利益，而找出許多新材料來，如開始燒田並使用石灰海草等是，再如在農具上，也開始應用機械了。從一七八〇年起，耕耘、播種、刈穫、製米等作業，都已逐漸的依賴着機械了。

由是，在農業方面，資本的經營，也隨技術的進化而發展，猶之在工業方面所見的一樣，成功了急角度的轉變。其發源地，主要的是在英國。人們稱此爲「農業革命」（Agricultural revolution），係和工業革命對比而言的。

第七節 救貧制度

救貧制度的創始與英國 近世初頭以來，經濟社會的關係上所發生的變化與混亂，已如上所述，其間在中世尚未成爲問題的所謂貧困救濟，茲則成了社會當前的問題。在中世社會，亦不能說沒有極貧的，但尚有基爾特，修道院等機關作些救濟事業，亦可稍紓困乏，可是這些機關已於新的組織及新的精神之下解體，於是近世國家就非辦理這件事不可，在英國伊里薩伯斯（Elizabeth）政府則查考前代的經驗，徵收救貧稅（Poor Rate），而使全國的教區（Parish）擔負救濟之責，又設勞役院（Workhouse），於極貧者則更施賑。這便是一六〇一年的救貧法（Poor Law）。隨因貧者，流浪者日益增加，而各教區又都想避免負擔，於是又公布本籍地法（Act of Settlement），以明責任，要之畢竟不易解決這個貧乏問題。在十八世紀末葉，曾以救貧的目的頒布一條例，旨在將全國教區形成一種綜合的組織，隨又公布一斯邊哈姆蘭條例（Speenhamland Act），係爲激發雇主的公共精神，並發給生活費時要依物價的比例而發布的，時爲一七九六年，然亦不曾達到十分改良的目的。其間因救貧，教區住民被課的負擔極大，至十九世紀初頭，每人年額約爲二·五〇——六·五〇圓，合全國算來，已達七千七百萬圓的數額了。

法國及德國的設施 法國是信奉舊教的國家，其將救貧的責任委之於教區，尤比英國爲甚。十六世紀時，雖

然同英國一樣，以教區爲基本單位，而徵收了強制的救貧稅，而其實施，則由中世以來收容病者老廢者的慈惠院（Hospital）擔任，至對於浮浪者則另設感化院而取締之。然而就是這種辦法，各地方也不一律。十八世紀末葉，大革命發生之後，政府纔設救貧局（Bureau de bienfaisance）於各自治團體內，設感化院（Dépot mendicite）於各縣，並建立了利用從來的慈惠院的一種組織。但因不是基於以救貧爲義務的一種原則，故其成績亦無足觀。反之德國係以救貧作爲一種義務，而是一般的通行的，唯在十九世紀以前，尙未制定規律，因而極不周到，致對各地方流來的窮民，有互相推諉的情形。

第八節 重商主義之衰滅

重商主義的弊害 本章前面（參照第二節）所述的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由於時勢的推演，政策本身所含的弱點，已顯露無遺，故不得不歸於衰滅。最顯著的便是這一政策已暴露了官僚主義特有的弊害。即重商主義隨着時勢的變化，保護則已變爲干涉，誘導則已變爲極枯，監督則已變爲監視了，他方如禁令，罰則等又層出不窮，人民實不堪其煩累。因此，人民隨着經驗與熟練的增加，自必視該政策爲無用的長物。尤其在標榜輸出工業爲國策的國家（如法國），其農業階級感受該政策的壓迫，而亟於變革他，更屬事理之常。

經濟的自由呼聲之興起 至十八世紀中葉，起於法國的自由主義的社會哲學所謂重農主義（Physio-

oracy)正是科學的指明該政策的弊害的，其旨趣可於其開祖奎士奈 (François Quesnay) 所著的「經濟表」(Tableau Economique 一七六八年出版)中見之。彼輩受十八世紀啓蒙哲學者自然法之影響，高唱天賦人權，反對人爲秩序，由此遂主張產業活動的自由，市場的開放，而歸本於農業，即除農業爲生產的之外，如商工業皆被視爲不生產的。這種高唱自然人權，希求產業活動自由的思想，未幾遂傳播於英國，那稱爲經濟學開祖的亞丹斯密 (Adam Smith) 其所著的「原富」(Wealth of Nations) 即受其影響甚大，不過已由重農主義而變爲基於個人主義的經濟的自由主義了。據斯密的稱述，國際的自由交通，實各國進步的要因，因此，如輸出入的禁止，關稅之賦課，獎金之交付等，原都是阻撓各國的經濟自然發展的惡策，原在一國流通着的金銀，是有限度的，倘有超於此限度的金銀的流入，則該國的物價，自必大爲騰貴，外國品必大爲流入，結果，仍然不利。這樣，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遂因適合時宜的經濟的自由主義一出現而受了打擊，隨得英法有力的政治家之贊同，即逐漸轉向了。

衰滅的助因 此外，關於重商主義衰滅的助因，尙有以下種種：(一)當時各國的銀行制度、信用制度，已逐漸發達，由於發行了紙幣，自可節省貨幣，由於國債的募集，而發見了吸收遊資的方法，因而金銀的吸收，也不視爲極重要了。(二)由於科學、技術的進步，尤其如上述的新機械的發明，所有指導管理的限界，已大大的縮小，迥非局外人所能勝任了。(三)到了十八世紀末葉，英國的北美殖民地竟勃發了獨立運動，這對於本國本位主義的殖民政策，自是當頭一棒，因而惹起了本國的反省。即殖民地且不能成爲本國的原料產地，本國製品的獨佔市場，

並受不着收奪的壓制，難道同樣的情形，可施之於國際的商業關係上麼？要之只顧自國貿易順調的重商主義，早晚自必潰滅，要能互佔利益，纔可保持永久。

這樣，在十八世紀末葉，重商主義遂爾奄奄一息了。不過貿易自由化的這種情形，在法國則因革命而受停滯，在德意志及意大利，則因全體的國民統一時期實現較遲，故貿易的自由化也較遲。雖然如此，一入於以英國為指導的自由化時代，或則同聲相應，或則漫漫追隨，皆已先後變更了該本國的貿易政策的內容。

第十一章 德意志意大利的頹勢

第一節 德意志

德意志的政治的不統一——夢幻般的大帝國，即神聖羅馬帝國（德意志），雖入近世，猶未免政治的分裂，自一二七三年以來，那世襲了皇帝地位的哈布斯堡（Hapsburg）家的權力，日加薄弱，帝國議會（Reichstag）雖然成立，而強力的統一政策，終不克實現，主要勢力仍爲選侯所把持着。要之當時實沒有力量將達於三百五十乃至四百的僧侶領域和自由都市，統一起來。在宗教改革時，新舊兩教派曾有過激烈的鬭爭，在這當中，皇帝加羅（Karl）五世雖以舊教保守的首領，如實的顯現了統一完成的理想，短期間發揚了光輝的勢力，但瞬即萎靡不振了。入十七世紀，不意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四八年）的結果，信仰的自由又已確立，一方人心則背離宗教，同時，組成帝國的各部主權，則日益加強，於是如上面所述的領域經濟的實力，遂逐漸被充實了。在領域經濟之下，各領域的主權者，則運用其計臣學（Camerarism）的財政，大興領內的土木及交通，豢養常備軍等，隨又制定領域法規，發行領內通貨，思以半封建的指導精神，來謀富國強兵。

奧大利與普魯士。十八世紀初葉以來，在這些領域國家中如南方的奧大利（哈布斯堡），也曾兼領匈牙利，佔取尼德蘭，此外於南北都獲得了領土，勢力極為雄厚。北方的普魯士，從烏德列西（Deutch）和約以來，已躍為王國，而歷世的國王，頗能舉統治之實，尤其到了佛烈特里西二世（Friedrich II）一七四〇——一八六年，遂使此國列為歐洲五強國之一了。然而到了拿破崙稱雄歐洲時，由於一八〇六——七年的德里西（Tilsit）條約，全領土竟被割去了大半，剩下的領地又有法國軍隊駐屯，且被課上極重的賠款，於是國民的元氣，遂達於極度的沮喪了。神聖羅馬帝國之被解散，於拿破崙保護下形成萊因同盟的，也是這個時代（一八〇六年）。其間，首相斯坦因（Stein）則設置人材主義的內閣，發布地方自治制，又頒下隸農解放令，至一八一一年，後繼首相哈登堡（Hardenberg）又使農民實行了佔有地的三分之二，算是斷行了農民積年所渴望的改革。

商業情形的變化。近十六世紀中葉止，德意志的商業，仍沿着前代的情力，而佔了相當的優勢。南德商人的金融能力，曾達於最高度，銀產額列歐洲第一，在新大陸發見前，全歐產銀的五分之四，概由此國所出，就在新大陸發見之後，這一狀態仍然繼續着約一百年。然因大西洋的航海一開始，那經由意大利的東洋商品的交易，遂完全消滅，所以佛格爾（Fugger）韋塞爾（Welsch）及其他南德意志的商人等，便只有跑到為東洋貿易中心的里斯本（Lisbon）去，以其所得於和意大利交易時的經營技術，而來經營牙行。他們曾組織組合，一手販賣由葡萄牙批運來的東洋商品，獲了極大的獨佔利益。國內消費者雖然有過猛烈的反對運動，但他們終能賄通政府

的官吏，以擁護其利益。他們又曾獲得西班牙政府之允許，在新大陸的西印度開設商館，在南美西岸經營鑛山，精製各種金屬，又曾輸入黑奴於美洲。他們還想向南美的北岸及西岸，企圖殖民。但在遼遠的外地經營企業，卻很不適宜於他們，且以國家的保護不及，故不能支持長久。

三十年戰爭前後的商業 十六世紀中葉以後，過去對於教皇及諸侯融通金融的那些南德意志的富商，已先後沒落，對於歐洲各地的輸出事業，因競爭國的出現，已日益衰退，德意志國內的商業交易，也由外國商人代之而起了。從來輸出的品目，係由東德意志輸出穀物，萊茵地方輸出葡萄酒，並其他金屬製品、織物、皮革、武器等等，現則均形萎縮了。這種商業的沒落，和在其他產業上的一樣，都可認為是三十年戰爭的惡果，並且由於這種戰爭，各地人口，大概已減成二分之一，甚至有減成三分之一的，至都市，受害更爲激烈，有減成六分之一的，有若干都市，竟有全成了廢墟的。動產的損失，可說通全境已達於三分之二。漢薩同盟的都市之最後的衰滅，也是屬於這種慘害的一部。

商業的改善 到了十八世紀初頭，德意志從戰爭的禍害中，已漫漫開始回復了。其中如北方之雄的普魯士，先則盡量的免除通行稅，改革關稅制度，謀貨物流通的自由，次則整理領內的郵政，從首都柏靈至哥尼斯堡（Königsberg），差不多四日間就可聲息相通，又曾設國立銀行，使經營放款及貼現的業務，因而遂刺激了商人階級的擡頭（一七六五年）。再西方的奧大利，在產業上雖是更後進的國家，然能於海上圖發展，在亞德里亞（Adria）

海岸上，則開托列斯托（Trent）與阜姆（Fiume）二港而為自由港，且編有多瑙艦隊，隨又與土耳其交涉獲得了多瑙河航行的自由，進而遂獲得了黑海、馬爾馬納（Marmara）海航行的權利。

工業的革新，三十年戰爭之後，工業的發達，在普魯士最為顯著。首都柏靈，在戰爭終了時，人口纔不過六千，而於以後百五十年間，卻有很大的增加，在十八世紀末葉，人口數已到了十一萬。其間，在十七世紀末葉，由法國撤回南特勅令（Edict of Nantes）而來歸的，也有二萬人。柏靈方面，於三十年戰爭後，則有了金銀手工、寶石工、鐘表的製造等等，其他地方，也有興辦紡織、印刷、製紙、織襪等工業的，又如銃砲等的武器工業，製鐵工業等也頗繁盛，至七年戰爭告終時（一七七三年），全國已有了二百六十餘個製鐵工場。不過這是屬於特殊的形態，其產額，在當時還很受限制，代表的工業製品，依然是靠手工業，至多也只是家內工業。

當時所採的政策，大概都是基於重商主義的精神，故反映於貿易上的有以下的數種策略，如原料輸出之禁止（特別是羊毛），特殊企業獨佔之保護，外國勞動之羅致等等。同時，普魯士在當時，在國際上仍為孤立的形勢，故如列旺得貿易，海上保險等等的企業，都終於不成功。至奧大利，封建的傾向尚旺，工業的發達，則遠在普魯士之後。不過到了十八世紀的後半，對基爾特也在試行自由主義的改革，以村落為中心的家內工業，亦已興起，又會藉高率的保護關稅之助，興起了以波希米亞為中心的製造業，特別是紡織業。不過這許多都是為外人（來自瑞士、法、英的）所經營的。他方，基爾特則因帝國的統一法而要受限制，助手的組合，則遭取締，同時，店東的資格，也沒有

前者那麼嚴格了。

農民遭遇的高壓 農業的形勢，在近世初頭，比起商工業的進步來，是落後得多。中世以來，那逐漸影響了法制的羅馬法的個人主義的原理，則一反德國從來公有的習慣，如實的出現了土地所有之獨佔，排他的傾向，即對於貴族領主等給了一個掠取公有地的便利的口實，特別是在南德意志，用高壓壓服了十五世紀末葉以來，陸續勃發的農民暴動之後，莊園領主們的重稅苛徵，更加猛進，商人組合等對於農產物則採取抑低價值的商賂，更加重了農民的苦況。爲宗教改革的先驅者路德(Martin Luther)也說：「平民被課上厲害的義務，在鞭笞之下勞動着」。如果看出對於習慣的借地條件有絲毫不穩妥時，領主們馬上即命其滾開。

西部德意志的農業 在西南德意志，社會的經濟的狀態，尤形混亂，十六世紀中葉以後，領主等更加集中了他們的所有地，因而隸農制度日益衰煞，至三十年戰爭以後，只是零星的散見於各處了。然在形式上廢止這一制度的，還在十八世紀下四半期之後。不過這一地方，大所有地多沒有成功，土地大概都是零分到耕作農民的手中去了。

在西北地方，如上所述，大所有地已成爲一般風尚，佃作經營極爲盛行，故原來的耕作農民，只好勉爲農業勞動者而勞動了。

東部德意志的農業 東部地方，由於三十年戰爭的戰禍，很少注意於保護農民的，領主或則視農民的子女

爲婢僕，無價的去役使，或當農民被迫移動於都市時，則毫不容情的追回，甚至有硬將農民驅逐而賣卻土地的。不過在普魯士政府的管轄之下，至少在王領地上，尙能減輕農民的負擔，將納稅金額與徭役都公定出來，且還獎勵了大所有的分割地。政府又曾採用荷蘭的農法，將許多低窪地收拾起來，作爲牧場以營畜牧，其飼料植物的種子，是由英國輸入的，又爲開發人口稀薄的地方起見，則大大的獎勵移民，如從薩爾堡 (Salsburg) 地方，移到人口稀薄之處的就有二萬人是，終佛烈特里西二世統治時代，據說移徙的達三十萬人。當拿破崙戰爭之後，爲要強化國力起見，曾行過許多著名的改革，如以王領爲先導的隸農解放，禁止強制使用農民的子女，允許自由移住，許可土地讓渡，撤廢婚姻及職業的限制（一八〇七年）等。

奧大利的農業 至在東南的奧大利，自鎖歷十七世紀初葉的農民暴動之後，農民每週就有六日須在領主的直屬地上勞動，曾受盡了極苛酷的待遇，可是到了呼爲「農民之友」的皇帝約瑟夫 (Joseph) 二世（一七四一——一七九〇年），卻能基於「理性與人道」而作了一番大改革，如一七八一年則承認結婚的自由，從農民徵收科金的，則加以廢止，於失掉了土地的農民的故地上，則創設自耕農，免除直屬地的勞動，定地租爲金納，規定由地主直接徵收等是。然而對於這種急激的變化不能適應的農民，卻反起而爲亂，致將皇帝所特意改革的，又多已回復了原形。

第二節 意大利

半島的各種勢力 在近世初頭的意大利，也存在着和德意志的領域國家相類似的許多國家，特別是威尼士、佛洛菱斯、米蘭（Milan）、羅馬（教皇領）、那不勒士（Naples）等五強，互相對峙，同時，在各內部又有互爭權力的，呈極混亂之情勢，因此，從十五世紀末葉起，就有近鄰的列強開始侵入。第一是法國，其次是西班牙，最後是奧大利，他們常藉種種口實引兵入境，在十六世紀前半，便出現了所謂意大利戰爭時代，半島差不多有整三百年在外國的支配與教會壓制之下，度那苦悶的歲月。

內外商業的衰勢 東西交通的中心區域，一從地中海而移到大西洋，便是根本威脅意大利經濟地位的一個要因。其間，各都市又缺乏協力，同時，各都市的商業政策，不是無力，就是不妥當。例如威尼士商人，便不能到印度和葡萄牙人相抗，想開鑿蘇彝士（Suez）地峽而又沒有成功，從十六世紀末葉起，近領又為土耳其所奪，最後又受過好幾次西班牙及巴巴利人（Barbary）的海賊的襲擊。再威尼士又以保護產業為目的，而對輸入品課以重稅，卻因此減少了外船的入港，致失去了繁榮，他方，從來所保有的經紀商業，則已完全失去，只是輸出自國的特產罷了。

這樣，國內商業，遂陡然變成了零賣式的小規模商業，道路的修築，也疏忽起來，致惹起交通的不便，基爾特的

規律，則長期殘留，表現了地方經濟的特色。再由土地所生的剩餘，卻由不可分的繼承制，而不易化為資本，至成為金融資本的高利貸，則仍舊橫行着。不僅此也，還有自然的災害，也時來侵襲。如各處海岸，則以淤成無用的三角洲（Delta）而為海運之累，又地震和噴火（一六六九年喀特尼亞—Catania—之噴火）也時常迸發着，為這種災後的救濟，曾竭盡了艱辛。窮乏與人口的逃散，幾成了照例的現象。在威尼士，則以入海處被淤填之故，致大船不易在四里以內拋錨，此係因麗都運河為砂洲所填塞之故。

農工業方面的特徵 在這當中，工業卻完成了特殊的進步，如威尼士的金屬手工，麻約魯珈（*Majorica*）瓷（原為西班牙領麻約珈—*Majorca*—島所產之瓷器，後經意人改良，亦稱為麻約魯珈——譯者），織錦，織絹，染色，透明的玻璃，琴諾牙的織絹，金銀加工，造船等是。不過這種工藝，都只是暫時的，等到鄰邦法蘭西、波希米亞一學會，或是比較優良的製品，一出而與之競爭，就不易保持獨佔了。

和在工業上之以小型的工藝作品為其特徵一樣，在農業方面，園藝也是其特長。波羅尼亞（*Bologna*）方面的草花，實作了荷蘭的先驅，十六世紀中，意大利的別莊，實成了北歐的模範。開始實證了輪栽農法的原理的，也是此地（一五六七年），原意大利的農業技術之所以進步的，乃為克服土地不良的一種努力，和農民欲由農業制度的高壓解脫出來的運動的結果。壓迫農民最厲害的，便是那不勒士王國，不過到了十八世紀末葉，也同各國一樣，撤廢了隸農制度，變為農地的個人主義了。

特殊的富源 大概在意大利，由於中世末葉之非常的繁榮，和由此而起的巨額的積蓄，遂使得人們慣作一種寄生生活，而無由刺激其企業心，因此，資本階級的活動，也停滯起來，至於不能追蹤新時代的海外發展了。佛洛麥斯的金融資本的勢力，以梅迪吉 (Medici) 家之賭着國運嘗試的一種事業一失敗，遂於短時間完全掃地了。到了十八世紀中葉，由英人首先發動，要從北歐各地起，玩賞舊都的美觀，溫暖的氣候，優美的藝術作品等等，因而意大利方面陡增了許多遊客，坐是，成了這一國的新富源。

第十二章 西班牙葡萄牙之興廢

第一節 西班牙

政治的發展 莫亞 (Moors) 人的回教王國 革納拿達 (Granada) 到十五世紀末葉，就已逐漸為南進的基督教團所討平，後在該地合併了 亞納根 (Aragon) 及 加斯特 (Castile) 兩國，於是成立了西班牙王國。至十六世紀，其國王先為 加羅一世 (即為德意志皇帝的 加羅五世 Karl V. 一五一六——一五六六年)，次則為 腓力普二世 (Philippo II)，腓力普二世 有一種雄圖，他想拿基督教來統一歐洲乃至世界。因在當時，西班牙的領土，在歐洲則有 尼德蘭 (Netherland)，德法 中間地帶，南意大利，在美洲則有 墨西哥 (Mexico 一五一九年略取)，秘魯 (Peru 一五三二年略取)，智利 (Chile 一五三五年略取)，在亞洲則有 斐律濱 (Philippine) 並且於短時間內，也曾合併過 葡萄牙 (一五八〇——一六四〇年)，自不能說他這種雄圖是毫無意義的。但自和英吉利構釁，其無敵艦隊被覆滅 (一五八八年) 以來，瞬即失勢，而歐洲中原的霸權，自不得不弛手了。一七一三年 烏德列支 (Utrecht) 條約 (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之結束) 之後，王朝則日見削弱，國勢也愈趨愈下，迄十八世紀中葉

止，猶未能見回復的曙光。

殖民政策 現在就西班牙對美洲的殖民政策看來，所謂本國本位主義，乃其終始不易的原則，開始僅注意於銀山，拿全幅的力量來開採銀鑛。隨看到土人疲於採鑛，其死亡率日益增大時，乃求斐洲的黑人以代之。販賣黑人的，最初則為葡萄牙人和琴諾牙人，以後便成了英吉利人的獨佔。所輸入的貴金屬額，從一四九二年至一五〇〇年止，每年平均有七十萬元，從一五〇〇年至一五四五年止，每年平均有六百萬元，後因發見了博多西（Potosí）的鑛山，年產額竟一躍而達於一千二百萬元了。再從本國獲得了國王特許的「喀列文」（Callao）船隊，每年則從塞維里（Seville）出帆，到費拉克魯芝二次，波多貝爾羅一次，到時，則開整四十天的定期大市，而行着本國產品和殖民地產物的支配的大交換。關於殖民地貿易，是本國的獨佔，不許一切外國參加，凡外國船駛近領海的，則不問情由，概與擊沉。在殖民地，只能生產着本國所不能生產的東西，至本國能產的東西，則不許他們生產，尤其是製造工業，在殖民地只能依賴本國的供給，不能直接製造。

然而這種獨佔政策，至十七世紀初頭，由於本國的經濟情形的變化，遂急速的變成了長物，說明於下。

政策的誤謬 元來在西班牙境內，就有許多山脈橫亘着，因此，各地的氣候，差異極大，同時，各地亦各有其歷史的傳統，說到統一，自必極感困難，自王國成立之後，始廢止前此厚徵的王稅，始圖度量衡的統一，始建築以首都馬德里地（Madrid）為中心的國道系統。然從封建社會過渡到近世國民經濟，當其基礎尚未十分完成的當中，

遵行龐大的世界政策，激烈的宗教政策，又加以金銀急激的流入，國內之混亂，乃勢所必至，而致國運之急速的沒落的，亦理有固然。

即隨着戰費宮廷費的膨脹，政府對於國內則徵收高率的關稅及買賣稅（Alcabala），他方復與外國銀行家（特別是琴諾亞、德意志兩國的）相結託，利其借款而與以種種特權，於是國內商業幾皆為外國商人所經營了。至十七世紀初頭，國內商業交易總量的六分之五，則握於外人之手，十六萬外國人獨佔了大商業。至外國貿易，其由美洲流入的金銀，大概都用以購買了外國貨，如荷蘭的毛織物，不魯塞（Brussels）的地毯，安德華浦的麻織物，佛洛菱斯的刺繡，巴黎的花邊（Lace）等，每年都有大批的輸入。此外，裝到殖民地去的貨物，大概產自外國的，則要佔九成。因此，金銀便以此國為介紹，而遠流於西歐及南歐的各地方去了。

工業衰微 就工業看來，當回教徒支配之時，其進步誠已達於相當的境地，如科德維亞（Cordova）的皮革，脫列特（Toledo）的武器，賈原及他地方的製紙，織絹等都頗可觀，迨王國成立後，則又獎勵工業，如由意大利、佛蘭德等處招聘技師，禁止毛織物及絹織物之輸入是，並且在十六世紀前半時，對殖民地的輸出也見繁盛。可是以後，就急激的逆轉了，富有金銀的都不喜將金銀化為資本投身於實業，只以遊惰為理想而度其寄生生活，於是工業便失了成立的機緣。加之貴族階級（Hidalgo）當政，其所持的政策，對於經營工業的則施以限制，既不許擡高價格，卻又課以高度的稅率，同時且禁止上好的織物之輸出。如毛織物，在一五五〇年時，殖民的需要本極為旺盛，

因此，塞維里亞的商人，不得不將六年前貯藏着的商品統拿出來應市，可是殖民地的需要雖極旺盛，而於十六世紀的末葉，織機數卻反在日益減少，只能產出從來的五分之一數了。在這時候，外國製品便乘時而起，代替了本國製品。

當時，國內的工業，多半爲外人所經營，其中特別是琴諾牙人，以其豐富的金融能力，買收了華納拿達的肥皂及織絹的工廠。從外國來的移民，都喜經營小工業，如意大利人則多作木工、石工、皮革工，法蘭西人則多作鐵工、陶工等等。一七〇〇年時，外國的居留民，實已達五十萬，他們一方加入各地的舊基爾特，以安定其地位，同時又組織了新的基爾特。

十六世紀的農業 農業也和上述的工業狀況相似。當初，因莫亞人長於灌溉的方法，故以乾燥地帶的安達盧西亞 (Andalusia)，一經他們的手便成了沃野，致有南歐模範農地之稱。至十五世紀末葉，雖已將四十萬莫亞人全逐出境外，但若干殘留者猶將瓦萊薩 (Valencia) 流域開成了良圃。因此，十六世紀時，農業猶能維持前代的善狀，如橄欖、亞麻、葡萄等的產額，都頗可觀。

農業政策與農業的不振 隨着世紀一更換，農業也表現了頹勢。大所有地制雖基於半封建的政情，一般的通行着，可是大地主們卻都無意管理農地，只是於首都建立邸宅，以度其豪華的宮廷生活，國王（腓力普三世）對於農地改良者雖曾頒過各種特典，但卻毫無效果。加以教會的所有地，直有世俗的二倍之多，權勢亦頗強大，國

王雖在努力改正，而其土地卻不容易減縮下來。政府慮及國民食糧的不足，從十六世紀中葉起，曾有種種規定，如令農民應三年播種一次，耕地除對國家的債務外，不准沒收等等。但他方爲補充國用的不足及防止秘密輸入起見，則對於日用必需品課以重稅，又爲豫防課稅的轉嫁起見，則對農民直接課以生產稅，又爲限制價格的昂騰起見，則公定販賣價格，並禁止穀物的輸出，要之簡直讓農業難以存在了。

結果，農業方面便極形不振，草也不除，運河則聽其阻塞，灌溉及排水，亦不施行，至十七世紀初頭，國內所產的食糧，就已不敷養活全人口了，因此，農民散而移往他國的極多，同時，變身分爲僧侶，或墮落而爲乞丐的也不計其數。人們除由這羈的生活窮迫以外，又因排斥異教徒的政策之所謂神聖審問（Holy Inquisition），而受着火刑、禁書、追放等各種的刑罰，於是猶太人莫亞人幾遭逢了瀕於絕滅的壓制，這樣，農業人口便激減，至十七世紀末葉，全國人口只有五百萬人了。

牧羊之漸衰 爲農業之一部的牧羊，雖然受了很大的保護，但畢竟不能挽回農業的頹勢。羊毛，是能賣比較的高價錢的，因在大氣乾燥的這一國度裏，牠是最適宜的生產物，所謂美利奴（Merino）種的飼育，在中世後半就已發達，到十四世紀之半，就組織了牧羊組合，即所謂「美斯達」（Mesta）。後來，以牧羊成了國內重要的產業之故，故「美斯達」則請求政府，將耕地之一部供其犧牲，作羊羣通過的地帶，於通過時給以免稅的特典，政府也盡量的援助他們，爲要增加牧地，不讓牠減縮起見，從十六世紀中葉起，差不多整一百年講求了這種計策，雖然如

此，牧羊和毛織物的輸入，卻是反比例的，即毛織物的輸入雖日在增加，而牧羊卻在日益衰煞，名產地墨爾夏（Merles）半島的東南端）的半數，到十六世紀的後半，已由從來的五萬頭，激減為八千頭，全國的羊數，已由從來的七百萬頭激減為二百萬頭了。

近世末葉的改善 至十八世紀，尤其至十八世紀的後半，西班牙的經濟的情勢，已稍現回復。其中，康伯馬尼士（Campomanes）及佛洛尼達·布郎克（Florida Blanche）兩相的保護政策，收了大效，在國的中部平地設立了毛織物、大麻、兵器等諸工業，又因從瑞士、佛蘭德及其他等處僱入了技術勞動者，於是農業也呈了復興的景象。他如聖加羅（S. Carlo）銀行之創立，利用愛波河水利的「王國運河」之開鑿，農業協會之開設等，都是值得注意的建設，同時，「美斯達」的特權，也被廢止了。

第二節 葡萄牙

東洋之進出 葡萄牙的海外發展，與西班牙頗相似，或者可說牠是西班牙的延長。原來葡萄牙乃喀斯達尼亞（Castilia）的屬國，於十一世紀的末葉始獨立，王子亨利（Henry）開拓東洋的航海，成功了一個偉大的貢獻，已如上述，自承其後的約翰（John）二世（一四八一——一四五〇）以來，王權已日益鞏固，遂逐漸走上了發展之途。

自發見東洋航路後，葡萄牙人則於印度的西海岸設居留地，置商館，同時又築城砦，藉作防護。在此地的活動條件，與未開的新大陸完全不同，因此地存有古老的文明，而又有稠密的人口之故。葡萄牙在此地作了相應的佈置之後，遂已戰勝了先侵入者的亞刺伯人，同時又佔領了臥亞（Oce），西則伸張勢力於波斯灣，東則略取了蘇門答臘（Sumatra）爪哇（Java），未幾又到中國的廣州（明代）要求互市，佔領了澳門（Macao 一五四七年），隨又航行日本，要求在平戶通商（一五五〇年），至一五七一年以後，又駛入長崎，旋又從大村家租借了該港，直到日本迫令退出止，此地遂成了他的交易地。其運到日本的產物，係歐洲產的織物、玻璃器具、皮革、印度產的織物、南洋產的香料、中國產的生絲、絹等等。

殖民之進展 葡萄牙人在東洋殖民地所採的政策，同西班牙人一樣，也是本國本位主義，殖民地只准和葡萄牙人交易，不准和外人交易，並且只許獲有特許狀的船舶從事交易。再當從土人購買殖民地的物產時，其價格都是由葡萄牙人片面的決定的，因而惹起了土人的大反感。

斐洲的東南海岸，特別是西海一帶，是黑奴的產地，買賣奴隸，本來從十五世紀以來就已盛行，而自葡萄牙人侵入此地後，因他從西班牙政府獲得了特許，更加致力於奴隸的買賣了。販賣黑奴的數目，開始，本是規定的每年為四千人，而在以後，其數目卻已逐漸增加起來，至十八世紀後半，已達到了每年六萬乃至十萬人。巴西（Brazil）之被發見，乃在科倫布（Columbus）發見美洲之後，葡萄牙在短短八年間的光景，便將國內的罪犯及猶太人逐

放了許多到該地，而完全成了他的殖民地。是地隨有許多得了政府特許的猶太人，遂將黑人奴隸輸入，而使之種植甘蔗，同時又在試採砂金。在這當中，內地也發見了金礦，至十八世紀中葉，從事採掘的已達八萬人，又因掘得了金剛石，更引起了財富的增殖。

然而葡萄牙的殖民地，有許多區處都沒有維持長久，一五八〇年，本國則被合併於西班牙，斯時，印度海岸，海峽諸島，都先後爲英、荷二國佔取殆盡，只有巴西是其唯一的殖民地，於拿破崙侵入時，在那蒙塵的國王之下，纔完成了牠的發達。

對歐洲的貿易，殖民地的領有，和西班牙一樣，一時也引起了該國的繁榮。通十六世紀的大部分，首都里斯本 (Lisbon) 成了亞洲物產的集散地，全歐都嘖嘖稱羨，在他的豐富和豪華上，當時曾流行了一種口頭語，即「不見里斯本者，不知天下之美」，就可見其大概了。此地運來了波斯的毛氈、絹織物，印度、錫蘭 (Ceylon) 的綿織物、菸草、寶石、真珠、肉桂、麻刺甲 (Malacca) 的沈香、染料、金錫、科丁 (Cochin) 的胡椒等物，西歐各國 (英、荷、意、漢堡 (Hamburg)) 的商人都來此地購買。往復亞細亞，必須回航斐洲，故須經過一年半乃至二年的時間，爲要防備航海中的危險，還要有艦隊掩護。至從新大陸的巴西輸入的砂糖、菸草、貴重的木料、可可 (Cocoa)、藍等，也是到里斯本之後，由西歐商人等運出去的。

經濟一般的頹化，但是葡萄牙的國民經濟，不幸尙未能臻於健全的境地。且長期的和莫亞人 喀斯達尼亞

的紛爭，就已經使國力疲弱不少。同時，那些受了宗教審問的迫害的猶太人，又都攜資本而逃向荷蘭、法國去了。至國內教會的勢力，卻又過分的強盛，他們一方集積了財富，他方則大大的削弱了國民的利益。加以十六世紀中，惡疫和饑饉相逼而至，於是人口由二百萬激減為百萬以下了。南部的農耕，本是用的黑人奴隸，但因其和白人的混血，又使民族變為劣下了。南部的羊毛，北部的葡萄酒，雖是最重要的產物，但也說不上豐富，並在工業方面，簡直無可觀的。因此，由殖民地獲得的財富，除作輸入的支付外，也所餘無幾了。尤其由一七〇三年和英吉利締結的梅聖（Methuen）條約，幾有成爲英人的經濟保護國之觀，因依照該條約，一方由葡萄牙輸到英國的葡萄酒，其數量要比法國輸到英國的減少三分之一，他方則負着英國的製品如毛織物及其他等盡量的輸入之義務，在貿易差額上常蒙受不利之故。

近世末葉回復的曙光 入十八世紀后半，稍現了回復的曙光。雖有梅聖條約的協定，但也能創辦他種工業，如火藥、砂糖、絹織物等，隨又創立了製紙工場、玻璃工場、商事公司（上多瑙河 *Donau R.* 公司），自創立商事公司後，對於教會獨佔葡萄酒的交易，加了大大的限制。這種設施，首相彭巴爾（Pombal）之力居多，此外設立的東印度公司及巴西公司，也在他的指導之下。但不久因拿破崙之侵入，又使此國陷入了苦難。

第十三章 尼德蘭之盛衰

第一節 南部低地

低地之政情 當中世後半，歐洲的西北部分形成了一個經濟中心時，那位於萊因、錫爾德（Scheldt）河口流域的一帶「低地」（Nederland），因感受着和意大利交通的刺激，遂已入於發展之途。佛蘭德地方（參照第七章第二節）便是構成其一部的。這一低地，從十五世紀末葉以來，全為法國所管轄，爾後雖已形成了國民的統一，但不久又為德國所佔領，隨因歸屬於加羅五世故又變成了西班牙的領地，特別在腓力普二世時，作了他舊教統一政策的目的。

但是即令都是低地，而南部（大體包括着賣士河—Meuse R.—以西，相當於今日的比利時）則由法國系統，以商工業為主業，民性則溫和而富於忍耐性，北部則由德國系統，以畜牧為本業，民性則敏捷而富於進取性。南部屬於西班牙很久，而在烏德列支條約之後，又變成了奧國的屬地。至北部，曾對舊教的壓制舉過叛旗（一五六八年），並且一時曾有過七州的聯合，差不多事實上已具備了獨立國家的內容，而其獨立之被正式的承認，乃由於

威士脫法里亞條約 (Treaty of Westphalia) 這便成了今日的荷蘭。

安德華浦與幹埠 先就南部低地發達的概略看來，和上文所說的中世與法國有關聯的佛蘭德一樣，布留濟 (Bruges) 一衰頹，安德華浦便起而佔了代表的地位。入十六世紀，此地已成了上二十萬人口（萬國國民共通的世界）的首都，每年開二次（每次二十日）大規模的歲市，其時全歐的商人皆集中於此地，隨着商交易的繁盛，又出現了若干經紀商、代理商、投機商，因此，又成了歐洲最大的金融市場，致德意志、意大利的大銀行都來此地分設了支店。再除貿易船頻行出入之外，也還有漁船八九百艘，成了漁業的一大中心。

至和安德華浦的地位相對抗的，便是幹 (Genr) 埠。牠雖然沒有海港，但由於開了運河，卻可直接通海，每年有五百隻商船，裝載毛織物、麻織物到諾威 (Norway) 去，運着木材回來。又從莫斯科 (Moscow) 輸入毛皮，又將鹽送到幾內亞 (Guinea) 去。此外，則從紐崙堡 (Nuremberg) 搜求毛織物和鐵器，從斐洲購進奴隸，從巴西輸入染料、砂糖、木材等等。再，不魯塞 (Brussels) 也顯然成了一個大商都，運河、埠頭等則開闢了無數，致成了帝國郵政系統的中心。

工業之發達 都市的基爾特，為維持其舊來的特權，曾拚命的和這種商業自由的傾向相對抗過，但終為無效。原在幹埠，老早就設了新式的織物工場，至一五四〇年之後，由安德華浦的商人的援助，連在鄉村地方都建立了大規模的毛織物工場。他如緞子 (Ridder) 紐綬及女人的髮飾等，天鵝絨、玻璃等的工場，也建立起來，同時

在德意志境的布留濟地方，又開辦了鐵的精煉所。在工業組織這般變化當中，勞動階級遂成隊的集合於都市，叩工場之門以求職業。但在當時，對於職工的保護，是絲毫談不到的，工銀則由雇主自由的規定，倘雇主覺得工人不
够時，連乞丐、貧兒、救貧院的兒童都被編上勞動的隊伍。一五五〇年時，雖曾受過工人暴動的襲擊，但已由雇主指揮着的義勇軍將他們鎮壓下去了。

惡政與衰頹 在十六世紀的末葉，由於腓力普二世的暴政，南部低地，一般都已傾於衰運了。即在當時，因有對異端的迫害與戰禍，故人口散而之四方的則不計其數。安德華浦，曾受軍隊包圍過二次，港口亦被閉塞了一半。一五九八年，腓力普二世對於此地的商人，又禁止他們直接和美洲、印度交易，給了他們致命的打擊。二世死後，都市和地方，皆被允許自治，從來的基爾特的特權也被承認，情勢可算有相當的恢復，但不久，又因法帝路易十四世（Louis XIV）的戰爭，成了法、奧兩國的交戰地帶，經幾度劫掠而日趨於疲弊了。至一七一四年以後，遂變成了奧國的屬地。

第二節 荷蘭

漁業及海運之發展 北部低地，即荷蘭，雖較南部低地進步得緩些，但由其堤防築造之不斷的努力，由於十字軍影響的園藝之進步，漁業之振興等等，就已規定了此地方的前程。荷蘭人，世人對他們的批評是：「勤勉不倦，

遇事不辭勞苦」，「彼輩勤勞成風，見有徘徊於道，不事生產者，則強之勞動」。不僅此也，荷蘭人於宗教上亦很寬容，並不拒絕猶太人入境。如哲學者笛卡兒 (Descartes) 斯賓諾沙 (Spinoza) 等都是受不過法國思想的束縛，纔跑到此地來進行其獨特的研究的。

荷蘭在十六世紀末葉，即在形成七州聯合之前，牠已由漁業而致富。在北海地方捕魚，將獲得的魚運到萊因、賣士、錫爾德等各河口，精裝之後，再販運於各地。在十七世紀中葉，人口有五分之一從事着漁業。漁業一發達，便促進海運的勃興，由是發展了他們優秀的航海能力。運轉百噸的船舶，在英國則需要三十個水手，而在荷蘭，聽說八個水手就夠了，由是，該國海運的運費，就比英國低廉得多。隨因安德華浦的河口為西班牙的艦隊所封鎖，於是商人們就移到亞姆司特丹 (Amsterdam)，因而促進了這一都市的發達。亞姆司特丹建有巨大的船渠，設有具着天蓋的碼頭，人口在十七世紀中葉，計有三十萬。

亞姆司特丹 亞姆司特丹，第一牠是歐洲轉運商業的中心，將產自北歐的蓆毯、木材、鐵、麻、毛布等的原料，食料，轉運於南方，將產自西歐、南歐的葡萄酒、絹織物、毛織物等的織品轉運於北方。「他們同蜜蜂一般，向各處吸取蜜汁」，曾有人這樣的說過他們。第二，此地又是介紹東洋產物的大本營。從里斯本、加的斯 (Cádiz)、塞維里亞等處販來許多極東、印度、美洲的產物，又以之銷售於歐洲各地。而這種交易，雖曾於一五八〇年為腓力普二世所禁止，然卻成了使荷蘭人直接進出東洋海上的原因。

東印度的殖民與商業 在一五八〇年後的十五年，由該國人霍德門（Cornelis Houman）作先導，組成了遠征艦隊，便繞好望角（C. of Good Hope）而達到了印度，更駛到爪哇，而成功了和印度諸島的聯絡以後，在荷蘭爲爭相販賣東洋的產物，便成立了許多貿易公司，但公司一多，自必都感覺不利，因而在一六〇二年，組成了一個統一的「荷蘭東印度公司」（Generale Nederlandsche Geocroyer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該公司成立後，該公司的董事長革羅丘（Hugo Grotius）對於葡萄牙、西班牙之獨佔外地的思想，曾主張過海洋自由的原則。

公司的資本額，計有五百二十萬元（六五〇萬佛洛林），係由荷蘭各州擔任的，有獨佔印度貿易，征服外地的特權，開始活動不久，便奪取了葡萄牙的領地，一六一九年，又以爪哇的巴達維亞（Batavia）爲首府，隨後又略取錫蘭、麻刺甲、波列奧（Borneo），在好望角設立殖民地（一六〇二——五二年），不久，又北上而入於中國台灣沿岸，最後又會到日本，請求通商。從事貿易的船舶，計有三千艘，船員計有十萬人。據說在當時東西海洋的二萬船舶中，就有一萬五六千艘是屬於荷蘭的。就該公司的商略看來，開始則藏匿着征服的面目，專以擴張商權爲宗旨，對於土地則仍與以保護，同時，其商品的價格也很低廉，讓雇客容易購買，到處都博了好評。分紅，據說在少的年份是二成，在多的年份則到過七成五分。荷蘭人初次到日本，是一六〇九年（慶長十四年），曾設商館於平戶而通過商，島原亂後，則又移到長崎，而以出島爲根據地從事過貿易，這當係一般所熟知的情形。東印度公司解散

之後，對於日本及中國猶保留了貿易的獨佔權。

北美殖民 做着東印度公司的例，於一六二一年也在特許之下設立了「西印度公司」。該公司獲得了美洲、斐洲海岸的貿易的獨佔權，設立後二三年之內，遂進到南美北岸的圭亞那（Guiana），西印度諸島的一部，隨又進到北美海岸，直擴張到哈得遜（Hudson）河口（此處名爲新亞姆司特丹，即現在改建的紐約）了。但是西印度公司與東印度公司不同，牠沒有建立堅實的產業，只在掠奪外國船舶，販賣奴隸人口，居心獨佔貿易，其業績既不堅實，故不久即瀕衰運，至一六四七年遂完全解散了。

金融的勢力 隨着海運、漁業、貿易的發展，不僅蓄積了巨額的資本，且因富商的子孫勤勉節約，資本的增殖也很顯著，因而遂設立了大銀行（亞姆司特丹銀行設於一六〇九年，羅特丹銀行設於一六三五年），而營着匯兌交易，這種匯兌交易，在猶太人的區域尤其繁榮，同時，政府方面又無遺憾的實施財產的保障，實現內外人的身體及行動的自由，因而資本流通，豐富而且自由，金利表示了年三尼乃至四尼的低率。亞姆司特丹入十七世紀已達於繁榮的絕頂，而變成了世界的金融市場，歐洲的有價證券，大部分都在此地交易，銀行帶了現代的存款銀行的性質。但入十八世紀的後半以來，各般的情形都帶逆勢，銀行也不得不解散了。

工業之進步 隨着商業的繁盛，工業的進步也很迅速。從十六世紀末葉起，那些不堪舊教主義壓迫的許多工業家和職工，都從南部低地逃到了此處，這般人便在萊亨（Leiden）創建了毛織業，在赫列姆（Hillem）創

建了麻織業。同時，那逃避路易十四世迫害的許多織絹製帽的職工，也從法國跑來了。在動力方面，爲荷蘭一般所使用着的風車，係從東洋輸入的，茲則用以排水、碾米、挽材、上下貨物、填平土地。印刷、出版、新聞的事業，也創立起來，爲該國特長的金剛石之琢磨，鏡玉（Lens）之截斷等工作，也開始了。至十七世紀之半，全國職工計達六十萬人，佔都市人口三分之一。

優秀的農業 由於工業的進步，遂又擴張了農產物的市場。原在荷蘭畜牧及製奶是其特色，現因增加了食料的需要，故須施行灌溉，擴張耕地，並須用極經濟的方法來經營畜牧，隨因氣候溫和，雨澤均勻，故又在都市的郊外，從事園藝，實展開了極可羨的花園般的美麗。由是，全國人遂以最高的熱度（Turip boom）傾注於投機的興味上了（一六三四——七年）。農業的營利化，當然的歸結，自必引起久經存在的隸農制度之崩壞，自耕農等之興起，同時又劃一了地租，由暫租而變爲永佃了。

殖民的勢力之失墜 不過到了十七世紀中葉以後，荷蘭的勢力，已逐漸傾於衰落了。在牠對岸而着了貿易先鞭的英國，則務拒絕荷蘭船的出入，以奪取海上的商權，同時，路易十四世的軍隊之侵入，又因防戰蕩盡了財力。因此，國民的緊張遂已失墜，而政治的晦塞與腐敗亦已開始了。當奧倫治公威廉（Prince Orange William）渡英而求王位時，荷蘭可以說已成了徒步和汽車競走的光景。就是牠那東印度公司，從十八世紀初頭以來，因無能的財團獨佔着董事的地位，於是社員們便與少數股東相結託，專犧牲公司而博取私利，同時，英、法兩國商人，對

於公司之盡全力取得了的香料貿易，又以種種的方法來打擊荷蘭的獨佔，於是從一七三〇年以來，公司的決算，年年只有虧損，為填補這一虧損所負的債，則逐年增大，其所負的債額，終於達到了九千萬元，至一八〇〇年遂解散了。同時，亞姆斯特丹銀行，由於對該公司的放款不能收回，以及貿易的不振並其他的原因，也於一八一九年關門了。

第十四章 法蘭西之發達

第一節 王權之伸張

中央政府勢力之增進 當王朝伏羅亞(Valets)治世之半，百年戰爭早經結束之後，雖然奧倫(Orléans)波旁(Bourbon)等大封建的勢力仍舊存在，但由於婚姻政策或血統關係，中央的統一已頗有進展，同時又因教會的權力，須受主教勅任的規定，都市的自治權，須受奉行勅任的規定，由於這許多被牽制的情形，故一入十六世紀中葉，法國全境大概已屬於國王的直轄了。然而卻從那時候起，因宗教改革而發生的新教運動，已充滿於此國，如屬於加爾文派(Calvinians)的尤革羅(Huguenot)教徒之勃興，以及舊教主義對於這一派的彈壓政策，常演流血的慘劇，結果，舊教主義勝利，新教徒數萬被殺，這一期間約有五十年。

波旁王朝之盛世 自王朝一移於波旁(一五八九年)，於是法國便變成了近代的國家，即在當時，不僅有絕對的君主、強盛的陸軍、完整的官僚制度，且有了統一的財政，即已入於後世所說的安襄列吉姆(舊制Ancient regime)的時代了。起初，國王亨利四世則擢用名相薛尼(Sully)，下郎特(Nantes)勅令，對新教徒亦與以信仰

的自由，以謀民心之安定，接着路易（Louis）十三世又擢用僧侶出身的賢相李塞留（Richelieu）那時候，由參加三十年戰爭而獲得了領土的利益，又實際廢止了掣肘王權的三部會議，特別是路易十四世（一六四三——一七一五年），用僧侶出身的馬則南（Mazarin）為宰相之後，接着（一六六一——一六八三年）又用了一個稀世的逸材柯白爾（Colbert）理財政，於是貴族遂已完全聽命於中央，他方又派遣官吏於各地，徹底實施中央集權的政治，總算法制經濟全部，都充分的表現了中央的重商主義的理想。這一重商主義，概由於柯白爾的擘畫，故在法國，亦稱重商主義為柯白爾主義（Colbertism）。由是，在大革命之前，法國百數十年間並沒有苦於什麼內亂或外患，唯王朝的財政，因起於路易十四世的連年的外戰與大興土木，不免受有影響，尤其因他晚年對外的侵略，多歸失敗，財政更顯出破綻來了。

到大革命的經過 路易十五世（一七一五——七四年）即位時，尚係沖年，故以奧倫侯為攝政，而盡輔弼之責，那時候，原本設有為最高司法機關的最高法院（Parlement），後因其且參與立法機關，於是最高法院的權勢遂日益增大了。攝政去世後，關於殖民地的經營，與英則極端衝突，結果，遂有七年戰爭，戰爭之後，法國失利，失去了殖民地大部分。路易十六世稟性愚暗，又無定見，雖然擢用了杜葛（Turgot）這種良相，而因財政的紊亂與社會的不安，已達極點，終於無法救治，由是遂使大革命忽然爆發了。大革命破壞了舊制，如廢止貴族僧侶的特權，撤廢隸農制度，建立產業的自由等都是，後來在拿破崙統治之下，如法律、租稅、公共設施等亦頗見進步，故亦為次世

紀的新政府所接受了。

第二節 商業及殖民

近世初期的商業 近世初頭的法國，外國貿易頗見繁榮。對西班牙的輸出，則極旺盛，和德意志的漢薩交易，亦頗進步，列旺德貿易，亦日有利，尤其在土耳其獲得了治外法權，成了其他歐洲諸國的指導，隨又到北美，於新芬蘭 (New Foundland) 附近經營漁業，於加拿大採辦毛皮，在東洋，則從東印度跑到中國的廣東，請求通商。由是，法國遂已臨於世界商業的舞臺，貿易價額，入十八世紀則日見增加，在舊制（大革命前）的終末，比起世紀初來，從東洋的輸入，已昇到六倍，和歐洲的貿易，已昇到四倍。這終末期的價額，差不多是法國大革命後六〇年間所逐漸回復時的水準。輸出品開始以粗製麻織物為主，入十七世紀，則以毛織物、絹織物、鐵器、寶玉、紙等爲主了。

貿易政策之進展 貿易干涉，逐漸的激烈起來，簡直無遺憾的發揮了重商主義的精神。穀物，在平時則禁止輸出，期在低廉國內的食糧，在凶歲，有時並給獎金以圖增加輸入。爲使國內的原料品，特別如羊毛、亞麻、生絲之類，爲期其豐富起見，則絕對禁止輸出，並且不使牠的價格提高。反之在某種製品，則又以禁止輸入爲原則，如毛織物，黃白絲夾織物，絹織物等是其主要的，在十七世紀末葉，印度綿織物的輸入亦曾禁止過。但對於來自殖民地的輸入品，則盡量適用低的稅率。此際馬賽 (Marseilles) 是法國第一大港，由成爲地中海或列旺德貿易的中心而著

名，於是柯白爾便指定牠爲自由港，期在繁盛經由此港的貿易。再如北方的里昂（Lyon），則作爲同意大利、瑞士交易的對手，西方的波爾多（Bordeaux），是葡萄酒有名的產地，則經由那延長喀倫諾（Garonne）河的大運河，而和馬賽相交通，以期消場繁盛，同時且可擔任西印度貿易的三分之二。由是，法國的貿易，遂日臻隆盛，輸入品額，在十八世紀初葉，是八千六百萬元，而在同世紀末大革命的前，就已達四億六千百萬元，其中，對歐洲則由七千萬元增爲三億二千萬元，對美洲則由一千萬元增爲一億一千萬元。

海運之獎勵 法國努力於海運的成功，也是值得注意的。原在十五世紀後半，對本國船的特惠政策就已開始，而從十六世紀末葉以來，尤其關心於此，李塞留則嚴禁外國船於本國各港裝貨出口，尤其關於波爾多的葡萄酒，更是厲行此種政策，關於輸入，也排除那種專門作介紹商的外國船，唯由原產地直接輸入者則允許之。柯白爾極關心造船的情形，如屬於造船材料的木材、鐵、石（蒸溜木、煤後的半流質物）大麻等，在本國產量很少時，則獎勵輸入，再如對於造船職工，一方則誘致外籍工人入國，他方則不許本國船工出國。由是，從一七一五到一七四〇年間法國籍的船舶，便從三百艘增加爲千八百艘了。若連漁船加入，則已達五千艘之多，海員計已達四萬人。

東印度貿易及殖民 獎勵海運，不用說，自是殖民運動的一個手段。法國政府注意殖民，本來是好久以前的情形，而至發生效果的，乃起於李塞留時代。唯此國的殖民運動，從開始以來，可說就是無計畫的，同時，政府的援助，亦極薄弱，其着眼於印度，係起於十六世紀中葉，而其發端，亦是由於一五三五年路安（Lyon）商人爲印度貿

易所組成的一個組合。再如東印度公司 (La 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 的那個組織，係成立於一六〇二年，原與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同時成立的，但迄一六五〇年止，計先後開設了三次，終於三次都失敗了。自柯白爾就要職以來，則以殖民地屬於國家的直轄，於一六六四年又開設了第四次的東印度公司，資本金爲六百萬元，特許期間爲五十年，不僅給與該方面貿易的獨佔權，且還規定輸出入都與以獎金（每輸出一噸爲二十元，輸入一噸爲三十元）。爲要獎勵入股起見，國王自己亦出一百六十萬元的股本，對於高級官吏或都市當局，也常常設法勸誘，於是獲得了相當的股額。但到設立四年之後，計繳納的股款也纔一百六十萬元，柯白爾雖曾支付過一成的假紅利，但終無效果。可以作爲公司的事業看的，便是在一六七〇年以後約二十年間，佔領了錫蘭島，略取了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襲取了三地盧角 (Chanderernagore)，獲得了彭德夏尼 (Pondicherry) 數事。總督狄伯萊 (Duplessis)，除用法人爲官吏之外，雖仍用土人爲地方知事，以期收攬人心，擴張領地，但終於爲競爭國的手英人所驅逐了。

殖民失敗之原因 殖民失敗之原因，以下數種當不無關係，如代表各地的股東之缺乏協和，參加事務的社員之徒受高俸而忽於海商，政府的意圖，只注重於政治的利權之獲得，而疎於商業的利益等等皆是，但根本之點，乃在法人愛鄉之心太重，而沒有作長期開拓，設計的能力，並且本國又因大陸方面的數次戰爭，致財源都告涸竭，於殖民事業不能作十分後援之故。

北美殖民運動 柯白爾，一方改造東印度公司，同時又設立西印度公司，給以四十年間的特許，又給以對北美及西印度貿易的特權，關於輸出給付獎勵金的情形，也與東印度公司相同。不過就是這一公司，也沒有支持到十年。唯柯白爾對於北美殖民，卻非常熱心，如對於國人從十五世紀末葉所經營的新芬蘭，則加以保護，又對其對岸亞加底亞 (Acadia)，也曾幫助國人同英人爭奪過。在加拿大，從一六〇八年以來，法人就已開始殖民，後來便從大湖而達於密士失必河 (Mississippi R.)，更由該流域一帶開展，遂形成了路易喜納 (Louisiana) 殖民地，再北進，並佔領了哈得遜 (Hudson) 灣。其間，遂已和英國的殖民相對峙，致關聯於歐洲大陸的戰爭，引起了殖民地的爭奪，當七年戰爭開始時，法國因為英領內已築了城牆，故與企圖在俄亥俄 (Ohio) 地方西進的英人勃發了衝突。結果，法國失去了牠領內的魁北克 (Quebec)，蒙特利爾 (Montreal)，一七六三年締結和約時，除路易喜納外，已將全部割讓於英國了。

國內交通及商業 由外國貿易發達的背景，國內的交通和商業，入近世以來，顯示了特別的進步。當時在內國交通上盡主要功用的，除河川運河外，還有兩海運河 (Canal des Deux Mers)，此兩海運河係由柯白爾所開鑿，長七十五里，費去資金八千萬元。道路，從薛尼以來，也在努力修築，比較看來，其進步乃在任何國家之上。唯中世遺留下來的各地的通行稅，卻仍未整理，雖然柯白爾曾於一六六四年定過全國統一的國稅定率，而實際，也只行於稱爲五大包辦區 (Cinq Grosses Fermes) 的中央地方。此外，且還殘留着所謂準外國 (Pays réputés

étrangers), 外域 (Pays d'étranger effectif) 的關稅之極難統制的地方。但在該時，那於中世末葉尙具着市場的重要機能的歲市，已逐漸衰歇，只是供民衆用爲消遣之處了，到了十八世紀初葉，純商業的歲市，大概都已不能維持其存在，就是波兒特、里昂、博格盧那種大市，也凋零了。

國內商業商品中最重要的是穀物，單是南法的郎格脫克 (Languedoc) 一處，據說在十七世紀，每年就有四十八萬元的交易。唯地方官憲深恐各地的供給不足，故或則禁止出境，或則設定關於取締不正買賣的許多規則，而成了流通很大的障礙。其間雖有重農主義之宣傳，以及贊同重農主義的政治家們之極力主張交易自由，但迄近世終未止，終未見實施過。

商人階級之發達 但重要商品的批發及發貨店制度，卻已日見旺盛，大商業資本的集積，也逐漸顯著，此際由小本經營而遂成爲國際的金融家，商業家的也不少。其中且有受貴族的待遇，出席於最高法院，被選爲國家經濟諮詢委員的。

通貨制度及金融恐慌 流通貨幣，固然也在加以整理，可是到了十七世紀中葉，全國仍還流通着三十八種不同的貨幣，好像入十八世紀，纔開始鑄造計數貨幣。和這先後可以特書的，便是紙幣的發行，和牠相關連所勃發的恐慌。

路易十四世去世後，法國的國債，已達九億六千萬元，差不多拿租稅收入的總額來付息都不够了。在打開這

一財政的難關上，曾有出身於蘇格蘭 (Scotland) 的財務家約翰羅 (John Law) 建議於攝政，於一七一八年設立了一個資本金二百四十萬元的銀行。其股款，則允許以公債繳納，銀行有發行紙幣的特權。接着爲大規模的處分公債起見，約翰羅則又設立一資本金四千萬元的密士失必公司，其股款，也同樣的允許拿公債來繳納。後來，這一公司又合併了其他殖民公司數個，於是掌握了法國的外國貿易的大部分，同時，又獲得了貨幣的發行權，人們以公司當可獲很大的利益，於是牠的股票便成了絕好的投機目的，有十五成到二十成的價格，到一七一九年八月，爲一千二百元，達於額面的六倍，最後又因公司受命，代理國家的稅務，而發行新股，遂達於八千元了。同時又因爲銀行代繳股金，於是濫發的紙幣便發生了折扣，因而物價騰貴，由這種物價騰貴引起的好景氣，直浸透了法國全境。但在現實上，公司的收益直等於零，在股東總會席上，雖然決議了發給四成紅利，但卻因此，竟發生了千三百萬元的不足。於是機警的股東，便開始拋賣股票，在很短的期間，股票遂暴落起來，出了無數的破產者，紙幣變成完全沒有價值了，以後，法國人對於紙幣的信賴遂極度薄弱了。

大革命與濫發紙幣 然當大革命時，法國人又遭逢了這種苦經驗。一七八九年末，革命政府爲填補收入的不足，便以所沒收的貴族僧侶的土地作抵押，而發行一種付息的亞息利 (Assignats) 紙幣，作爲法貨來通行。迫逐漸發到達於八億元時，紙幣的折扣遂漸漸的大起來，到一七九五年，便只有千分之三的价值了，此際，自須發行新紙幣來救濟，末了，新紙幣也達到了同一的命運，到一七九七年，亞息利便完全成了廢貨。

第三節 工業之發達

政府的基爾特統制 猶之大規模的商業在當時尚屬例外的一樣，在工業方面，仍是手工業的小經營通行着，故基爾特（Corporation）在實質上雖蒙着若干的變化，卻仍維持着舊來的形式。現今在基爾特中，則有政府的官吏佔着理事的地位，經由基爾特來施行國家的統制，因而（特別在路易十四世時）一切同業者之加入基爾特，反比從前容易多了。就是住於都市郊外的手工業者，只要繼續着三年間的營業，也可加入和都市的同業者相等的基爾特，凡在一個都市作店東的，全國都須承認他的店東的資格，在中世都不曾有過基爾特的，南法大部的都市，也被勸誘組織起基爾特來。

政府之干涉基爾特，自在增加收入，如由訴訟之受理，經費之募集，店東之須購買免許狀（*Lettres de Mai-rie*）等等，皆可獲得不少的收入。尤其當政府要以官吏代替基爾特的職員時，倘基爾特要政府收回成命，則須納款報效（一六九一年），這在基爾特簡直是不堪的重荷，最後，奉自由主義的杜葛，曾擬除藥材、印刷、金屬職工外，對基爾特概加禁止，藉使營業得以自由，這雖然未即實現，但由此可知基爾特的生命，已瀕於奄奄一息了，這恰如日本舊幕時代末期天保年度，由水野越前守所企圖的改革一樣。可是至大革命一來，終於遂行了。

工場手工業 對於手工業，則有工場手工業發生，牠是在基爾特組織之外，政府獎勵之下經營着的。政府所

以獎勵牠的，因為這一方式的經營，可以增進國富，鼓勵勤勉，促進社會平和之故。在創立這種大規模的工業，自須多大的資本，但一般向此方面投資的還不很踴躍，因此政府（特別是柯白爾時代）一方，遂建立國立王立的模範工場，以資鼓勵，他方對於從業者則頒以下的特典，如免稅，許奉新教，付給獎金等是。為補足勞動者的缺少起見，或則誘致外國人，或則使用孤兒及貧兒，或則對於家族多者豁免租稅。為增加勞動日數起見，曾於一六六六年將國民休息日，由百〇三日減為九十二日了。當時參加勞動的人們，據說還不了解為什麼要這樣的勞動。至關於食糧價格之減低，關稅賦課等之間接獎勵手段已如上述。

工場手工業之進步，頗為顯著，麻織物，在很短的期間，已足與荷蘭的製品相匹敵，毛織物則在茄園大工場大批的製造，其製品直輸到英國，列旺德去（該工場包容職工千七百人），科布爛（Coblenz，法國織錦），係出自路易大王的特製。絹織物，在十四世紀末葉，就已由意大利路迦（Lucca）地方流來的職工，而開始於里昂，但在宗教戰爭之前，里昂纔有職工一萬二千人，入十七世紀，此地纔普遍盛行。原料，係來自中國及列旺德。純粹的織錦，在當時則視為高貴的奢侈品，一六八〇年以後，曾列為重要的商品，但旋即禁止輸入，至一七五九年因盤巴杜娃（Pombadour 為路易十五世之寵妃）夫人之嗜好，始行解禁。但國內的製品，還極粗惡。

柯白爾之指導工業 在柯白爾的工業指導中，最重要的便是關於織物，他曾設有三十八種取締規則，頒有百五十種勅令，如規定毛織物的長度及品質，不許用鐵刷子打刷，又所定的新式機械，須於四個月以內安設等等

是當製品提供於市場之前，須有製造工、染工、完成工、監督官四人的印章。染料、肥皂，本是關於織物的化學工業，隨因原料之出現，又開始了玻璃的製造，其工場於亨利二世時纔設立。

製鐵及機械 關於製鐵，於一五五〇年以後就已成立了熔鑪爐，這當是一個重要的事實，唯用於生產上還不容易，主要的只用以製造武器。在製造武器中，其槍砲工場在十六世紀末葉，計已達十三個。一般說來，重工業是集中在黑諾盧地方（法國北部），唯以燃料之不足，鐵鑛之缺乏，其發展亦不免遲延。機械的製作，始於十八世紀後半，用以織襪、漂白、延展布疋，或引絲於軸的織物作業之一部。英國製的紡織機械，其普通的種類，不久亦已流入於此國，唯因大革命及其他的事由，終沒有展開像英國那樣的程度。拿破崙不是期望舊制度的復興的，故極力支持機會的均等及負擔的公平，因而在承認勞動自主的當中，採取了壓制基爾特的態度。這是革命前夜主張自由主義的杜葛所取的方略，同時也是大革命後所取的一個共同方向。但拿破崙對於重商主義的理解雖極粗淺，卻能巧於實施保護貿易主義，對於綿業及絹業則加以十二分的保護關稅。唯其效果，似亦不如所期。

第四節 農業之變遷

封建的遺風 入近世，法國的農業，由商工業的基礎招致了進步。如上所述，穀物的交易，已有了若干的自由，又因工業的進步，增加了對生絲、羊毛等原料品的需要，隨因生活程度的增進，市場一般的已被擴張了。唯農業發

遠的條件之被充實的，尙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如亨利六世雖唱農業立國，而說「耕作與畜牧爲營養王國之最大乳房」，但其勸農政策，卻無繼起施行的。

封建的、宗教的遺風之殘存，實妨礙農業的進步不少。如於買賣土地，則徵收高稅 (*Tods et ventes*)，領主則隨意的命農民離開土地 (*dominie eongable*)，教會則徵收十分之一稅 (*tithe*)，又如領主之繳開地主而專向佃民徵收年貢 (*taille*)，或使之築造道路 (*Corvée*)，或令其服兵役，要之都是妨礙農業進步的。道路賦役，有年達四十日的。其他如王侯狩獵之踐踏耕地，甚至爲養鳩起見，且禁止農民收穫穀物。再如柯白爾基於重商主義的旨趣，或則限制作物的種類，或又無理的獎勵小麥的栽植。還有，當將一切侯伯誘致於宮中時，領主們則乘未入宮之前，用盡所有的手段來剝削農民，因而使農事的改良更加遲延了。

土地所有與農村階級 由於經濟一般的情形，特別由於爲增高生產標準的負債之加增與政府的集中政策，封建貴族在農村的所有地已逐漸減少了。這種情形，入十七世紀後，更爲明顯，關於教會的所有地，也有同樣的傾向。雖然如此，到十八世紀末，貴族及教會的所領，猶共達全土的五分之一。

要之由於上述的情形（參照第七章第二節），農民的小所有地已逐漸增加了。其中由於購入及均分繼承的尤多。唯領主權遺存甚久，雖然說是所有，實際對於領主，尙負繳納定額年貢的義務。這在購入了貴族領地的都市市民的所有地上，也是一樣。土地的佃作，分爲二者，一即繼承着中世的普通佃作制度 (*Fermage*)，一即分益佃

作制度 (Metayage)，前者借地期限較長，耕地的單位，亦達於三百七十五乃至五百英畝，迄十八世紀中葉止，大爲發達，幾佔耕地全體五分之一。此外還有日傭，即農業勞動者。他們已得了人格的自由，移動不受限制，基於習慣，在村落共有地有飼養牡牛一頭及羊二三頭的權利。在中部東部的寺領地，此種人數極多。要之所謂分益農及日傭農，都只能營最低且極貧的生活，麥食自非他們能力所及，所食的概爲蕎麥、團栗、草根之類，簡直時常嘗着饑餓的苦痛。

近世末葉的進步 到十八世紀後半，農業狀況已漸趨於改善了。原在當時，各處荒蕪的土地，已由個人或公司在進行墾植，於是打破了從來不在地主的習慣，而出現了住在田園而作農事指導的地主，同時在都市的市民中，也有爲改良農業而從事投資的，在政府，則任命農業委員作地方的調查及報告，又爲管理農務起見，在政府部內則特設一局作科學的指導。愛士丁 (Estienne) 著的農書「Maison Rustique」，從十六世紀以來，可說就是農民的手頭書，入十八世紀，則有塞爾 (Oliver de Serres) 著的「Théâtre d'Agriculture」已發行過二十版。一七五〇年，孟梭 (Monceau) 則介紹了英國的新式農法。此際，圍地盛行，共有地的分割也盛，雖也有因分配的不當而訴不平的，要之生產卻已增加，農民的收入也逐漸增加了。作物比之從來，其種類則大爲增加，其中如飼料植物、甜菜、甘蔗、忽布、染料植物、菸草、桑等是值得特書的。穀物的收穫額，一般的傾向爲種子的四倍（現在的三分之一，即爲每二英畝半的三石三斗的比例），然入十八世紀末葉，則已倍加了。

大革命與隸農制度之撤廢 隨着大革命的勃發，封建的特權也被廢止了，隸農階級不須作何等的賠償，而被免除了從來的負擔義務。唯所免除的，並非那種確定的契約，只是習慣上的封建上的特權，故如佃作制度，仍被保存，而與從來一樣。不過由確定的契約所貸借的土地，在混亂中，所有權轉屬於隸農的也不少，市民階級購入的土地也多。稍後，那原住於共有地的農民，只要獲得權利者三分之一以上的贊成時，也可分割共有地而變為私有。關於這種土地分配的新制，在拿破崙之下，遂確定為法律，就是到了王政復古時，也未加以變更。結果，在大革命前全國地主為四——五百萬人的，茲則大概又加上了五十萬人。由此可知法國之成為小地主國的，並非大革命的變革所致。

第十五章 英國之進步

第一節 國民的發達

突達爾國民主義 至十五世紀末葉，英國就已達到政治的統一和民族的融合，自亨利七世（一四八五——一五〇九年）創所謂突達爾國民主義（Tudor nationalism）之後，經數世而至伊里沙伯（Elizabeth）宰相巴萊亦極努力，王權頗強盛。亨利七世一方抑壓貴族，一方抑壓議會，於是提高了樞密院（Royal Council）的權力。至亨利八世時，那從十四世紀中葉以來逐漸擡頭的宗教改革的運動，遂已成熟，而成了王權壓抑教會的趨勢，英國教會與羅馬教會的絕緣，隨即發布了修道院的解散令（一五三五年）。在伊里沙伯治世（一五五八——一六〇三年）之下，英國和列強的對抗，最為激烈，以和西班牙的戰爭為機運，遂成了海上唯一的勢力。

議會勢力強化 後來王朝則已移於蘇格蘭關係的司徒雅（Stuart），而因國民對於國王的惡制之激昂，與驅逐羅馬教會的運動一相結，遂有所謂清教徒（Puritans）革命，內亂勃發，「共和政治」（Commonwealth）成立，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則將議會廢止，而自己作了大總統（一六五三年）。數年後，王政雖已復舊，

而議會的勢力仍強，於是規定責任內閣的制度，由議會佔多數的黨派出首相，而組織內閣。隨經過名譽革命（一六八八年）之後，從威廉三世起，人權更有明確的保障，議會變成了最重要的政治機關，特別是下院的實力增進了。十八世紀初頭以來，哈諾維亞（Hanover）一就英國的王位，政治的自由更被確定了。一七〇七年，則組織了包括蘇格蘭的一個議會，因蘇格蘭從司徒雅王朝以來，就戴着同一君主之故，同時，從亨利八世以來，英王就是兼攝愛爾蘭的王位的，由是英國在「大不列顛及愛爾蘭」的名義下，遂形成了一個統一王國。此際歐洲大陸則戰亂相尋，英國亦常常參加，而七年戰爭（一七五六——一六三年），在美洲、印度之與法國相角逐，特別是確定英國殖民運動是否成功的重大的事件。但不久美洲殖民地之獨立（一七七五——一八三年），遂完全破壞了英國本國本位主義的殖民政策。接着，法國大革命起，英遂對法宣戰（一七九三年），而入於整二十年的戰爭狀態了。

第二節 內外商業

自主的貿易發達 英國海外貿易，從十四、五世紀以來，就已逐漸脫離被動的地位，而國內商人，自己也正積極的自營輸出貿易了（參照第八章）。近世初頭，此國的輸出商品中，毛織物的大半及其他貨物的三分之二，概係英國船舶所運送的。外商，特別是漢薩商人的特權，已於一五九七年廢止，同時，英國的冒險商人也被禁止進入德意志各港，翌年，英國為報復起見，就將漢薩商人的倫敦居留地完全撤消了。

貿易公司 在這之前，即從一五五〇年起，英國商船已駛進東洋，先後以特定公司股份公司的名義經營貿易，該公司都是獲得了獨佔及特許的。再如「俄羅斯公司」(Russia or Muscovy Company)係在東歐一帶，「東方公司」(Eastland Company)係在斯堪的諾維亞波羅的海一帶，「土耳其公司」(Turkey Company)係在土耳其小亞細亞一帶，「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則在東印度，「斐洲公司」(African or Guinea Company)則在西斐幾內亞一帶，「哈得遜灣公司」(Hudson Bay Company)則在北加拿大一帶，要之都是將各地方的特產輸入的。不過這許多公司，並不都是如意的增進了利益的，其中且有因經營艱難而從事改組的，唯最後的三個，已轉移於政府之手，而將商權變成了政權，即將那些地方變成了自國領土。

貿易海運之保護 重商主義的政策之顯現，就是限制原料及食料的輸出。向佛蘭德的羊毛輸出，已禁止了整二百五十年，然而穀物的輸出，入伊里沙伯的治世，已被許可，尤其為使貿易均衡順調起見，自一六八九年以來，對於輸出且還給以獎金。即當小麥價格一「夸特」(Quart)在四十八先令以下時，對輸出的一「夸特」小麥，還給以五先令的獎金。這迄一七六〇年止，皆曾施行，對於穀價維持上，奏了極大的效果。至如法國的織物，印度的綿布，向來都是不許輸入的。尤其為增進貿易利益，充實海上的國防力起見，對於海運業則盡量的加以保護和獎勵。施行這一政策之最有名的事實，就是克倫威爾時代（一六五一年）為排斥荷蘭的海運所公布的一「航海條例」(Navigation Act)。該條例上曾說：「(一)凡從亞洲、斐洲、美洲諸港輸入貨物，須為英人所有，英國所建，

乘載英國海員之船舶，否則禁之。向該地方之輸出亦然。（二）從歐洲諸港輸入於英國之貨物，須由英國船舶或該港所屬國的商人所有之船舶，否則禁之，輸出時亦然」（本條例後來到王政復興時，即一六六〇年修正的比以前還厲害）。對於海運獎勵，除這種方法之外，還有各種方略，即船用材料之供給，海上災害之補償，港灣之設備等是。

貿易之增進 由於這種政策的結果，故入十八世紀以來，貿易的增進頗形顯著，在該世紀的初頭，輸入為五千五百萬元，輸出為六千四百萬元，但達該世紀的末葉，輸入就已達一億七千七百萬元，輸出就已達一億八千五百萬元，其中，對歐洲以外的貿易比例，則逐漸增加，開始雖為四分之一，末了已昇為二分之一了。此際，和美洲的貿易，特別發達。貿易的品種，也很能表現工業進化的趨勢，輸出品，以佔輸出總額四分之一的毛織物為領導，其次則為綿織物、麻織物、鐵製品等，輸入品則以砂糖、穀物、麻、棉花、咖啡、羊毛之類為主。

內國交通及商業 比起和海外的交通來，內國的交通，顯然落後。原在英國，國內就沒有稅關，故到十六世紀中葉，主要的道路，尚如山間的駱徑一般。至十七世紀後半，纔有「通行稅道路」(Turnpike road)之築造，至十八世紀中葉，纔進行開鑿運河。可是當開鑿運河時，卻很積極，故曾出現過所謂運河熱(Canal fever)的時代。此際，都市則稱為市場都市(Market town)，以別於從來的都市，即以市場作核心，發生了許多個別的都市，同時，大都市中的批發商也逐漸發達，稱為旅商(chapman)的大規模的行商也出現了。唯從來的歲市和常市，也沒有

急速的消滅，到十七世紀中葉，全國歲市的數尚達一千二百。稱爲商業貴族的大商人階級，也於近世以來發達了。他們由內外的大商、股東、銀行家等而成立，和從來的土地貴族相結納，更與政府當局相結託，以漁商利，末了，遂至和土地貴族爭奪政權了。

銀行制度之發達 商業既發達，那和商業有因果連鎖的貨幣、金融的制度也進展了。鑄貨，依然是金銀平行通用，其中雖也常有偏於一方的流出，要之在全國，都有一個不變的流通的規定。先是倫巴地（Lombardy）街的金匠，曾於內亂時以市民存款作資金而發行過兌換券，後來，爲救濟政府的財政，遂於一六四九年設立了「英倫銀行」（Bank of England）。一六八八年革命之後，爲應新政府的要求，填補收入起見，該行曾貸款一千二百萬元於政府，隨即獲得政府的特許，變成了發券銀行，除發行之外，且還經營放款，貼現諸業務，在個人、股份的諸銀行之間，卓然成了有力的金融中樞。資本金在一七〇八年爲四千四百萬元，至一七四六年，則爲一億七百八十萬元。

十七世紀的末葉，設立股份公司的這件事，就在國內企業方面也很旺盛，一七一一年時，政府乘着機運，爲整理軍事公債起見，乃允許投資一億元於南美的貿易、鑛業、漁業等項，並給以各該業的獨佔權，其條件便是須以政府的浮動公債繳納股款，這一大股份公司便是所謂「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事業的資金，則豫定由政府年給的利金充當。數年的工夫，所有保險、海運、鑛山、工業、水道等的企業公司，都如雨後春筍般的發生着，如一七一七年，半年之間就成立了千八百個公司。但卻與同時代設在法國的「羣羅諸公司」一樣，各企業的實

質基礎，都很薄弱，股東的紅利分配，全靠額外的支出，故南美經營，差不多無利益之可言。果然，到一七二〇年秋，逆勢一襲來，股票遂狂落了，這便是有名的泡沫時代 (Bubble Period)。

各港之繁榮，但不好久，經濟社會之資本主義化，頗現進展，由於商業的發展，英京倫敦便以海港，金融中心的資格佔了歐洲的第一位。十七世紀初葉，牠成了近東及極東物產的主要市場，舊市由於疫病和大火（一六六六年），雖然受了大破壞，而新市則欣欣向榮，人口不久就已到五十萬，其所吞吐的船舶噸數，佔全英的三分之一以上。尤其入十八世紀，隨着美洲貿易之發達，西部海岸諸港也形發達，其中如普勒斯托 (Bristol) 利屋浦 (Liverpool) 最爲重要。格勒斯哥 (Glasgow) 自英蘇合併以來，便成了美洲貿易的要港。

第三節 殖民

向東印度的發展 此處應當略述和海外商業相關聯，而影響於英國國民經濟很深的所謂殖民。

英國開始圖向東印度發展殖民的，係十六世紀的末葉。初曾注意於麻刺甲 (Malacca) 巽他 (Sumatra) 等香料諸島，想攫取此種貿易，但爲先入的荷蘭人所排擠，故無由發展，迄一六二〇年時，纔設商館於極東及南洋各地，纔逐漸步入發展之途。事業則爲東印度公司的所獨佔，公司且握有行政、軍事的權限，在交易上，則以輸入洋布、生絲、茶、香料等爲目的，由於買賣價格的差額，公司獲得了極大的利潤，但不久，對於該公司的物議，就不一而足，如說

貿易，徒使英國的金銀流到了印度，又該公司的職員多藉公司的信用以營私利等等，因此，在克倫威爾時代，對於印度貿易，曾一時採取過自由競爭主義，但不久即已回到獨佔的舊制，至一七〇二年，遂確立了擁有資本金二千萬元的股份公司。其原名是「The Unite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England Trading to the East Indies」。公司為維持獨佔的特權，則常貸款於國王和政府，並以純利益的七成五分，繳納特許科金，至對於股東的紅利，常是比較的低率。

到了一七五〇年前後，就與法國的勢力衝突起來，結果，則從南印度的喀納諦克(Carnate)驅逐了法人，接着又將孟加拉(Bengal)一帶放在自己的支配之下，同時且從莫臥爾(Monghol)皇帝接受了徵稅事務。唯本國政府的干涉，已逐漸擡頭，至一七七三年，規定須依從本國的監督，服總督的管轄。但以最初的總督赫斯丁(Hastings)之征服主義與收掠私利，債事殊多，後來，連總督的權能也大加限制了。至一八一二年，從增進輸出力的必要上，已取消了印度貿易的獨佔，而一任英國商人的自由了。

北美殖民 英人向北美的殖民運動，是在十六世紀末葉，算是歐洲人殖民北美的最後的一起。與原住民印第安(Indian)鬭爭，以及冒着風土病，食料缺乏等困難之後，遂在東部南方海岸先成功以威吉利亞(Virginia)為中心的殖民地，至十七世紀前半，曾想移住於東部北方海岸麻沙邱塞提(Massachusetts)地方，隨於中央海岸驅走了先入的荷蘭人，奪取了紐約後，便開始定住了。由於土地及氣候的性質，在北方是小規模的自作農

業，在南方，是由貴族經營着的菸草、米、藍等多種的栽培式農業，且還兼營畜牧。爲要填補勞動不足的缺陷起見，則有依據年期契約之大規模的勞動移入與由斐洲輸入的黑奴。特別是後者，從十八世紀初頭以來，輸入極爲盛行，多的時候則年達四萬人以上，至一七九〇年，奴隸數計已達七十六萬（主要是在南部）。

本國主義的殖民政策 本國對於美洲的殖民政策，猶如荷蘭所行的一樣，把牠放在直轄之下，從牠取得原料，而將製品賣給牠，因此，凡殖民地所有與本國工業相抵觸者則禁止之，如航海條例所示的，關於輸出入只許由本國商船，至殖民地各部相互間的交易，則禁止之。但本國關於船用的材料（木、煤、蒸溜後之半流動體（Pitch），瀝青（Pitch）、樹脂、帆柱（Mast）帆架、船首等），則允許，殖民地製造，並給以獎金，在一七五五年，英國的船舶三分之一，都是在美洲建造的。不過到後來，殖民地就中如北部，產業已逐漸振興（尤其是漁業、鐵工業），於是要求商業的自由，對於本國的課稅，也盛行反對起來了。至爲獨立運動的導火線，就是以籌七年戰爭費的名義所加於殖民地的課稅。

英國的殖民運動，十七世紀初頭則集中於西印度，十八世紀初葉，則集中於加拿大，而至十八世紀後半以後，則集中於海洋洲了。後兩地，迄今還爲英國的移住殖民地，但海洋洲前此本爲遣送罪囚的地點，後來竟成了由純粹勞動者形成的特殊的移民形式（海洋洲式）。牧羊，是此地最收效的產業，至十九世紀初頭，牧地已達一千萬英畝了。

第四節 工業之進步

基爾特維持的政策 十五世紀初葉以來，都市基爾特存在的理由，原已很薄弱了，尤其如愛德華六世（Edward VI）基於新教主義，沒收了基爾特具有宗教目的的財產，直奪取了他們的精神的紐帶，對於他們自是非常的打擊。可是在這當中，基爾特為維持其地位，則與中央政府相結託，如因一五五六年「織物職人條例」（Weavers Act）之發布，便可限制市場都市的織物職人的織機之臺數，並使用徒弟的數了。一五六三年所公布的「徒弟條例」（Statute of Artificers），其目的，顯在調整當時社會之過渡的混亂，即將從來各別施行的諸單行法綜合起來，以表示新政府統制的事實，可是揭示於其中的，則有維持舊制都市的特權，確定徒弟的人數與年限，確定工錢之秤量等項。

國防產業之保護與外國工業之移植 政府的意向，雖然對於關係國防的產業（如上述的海運業漁業）及農耕產業，給了很大的保護，又對於煤炭、鐵、銅、岩鹽等礦業之發達，雖然有重大的關心，但對於一片工業，亦未忽視，並且是依照一般工業階級的希望，反是盡可能的與以均等的機會的，此旨自一六二三年以來，經已實行。因此，英國的新興工業，和法國的不同，主要的係由民間自發的努力發展起來的。十七世紀前半，為西班牙所追放的許多猶太人，則攜資金而跑到倫敦來，不久，又從法國來了一般具有資金和技術經驗的新教徒。並且稍前，從佛羅菱

斯、布羅宛 (Provine)、佛蘭德等處，也曾來過許多織物職工。這些外來的工業者們，開頭原不爲英人所喜，有時還受英人暴動的反對，但稍經時日後，對於英國的工業卻有很大的裨益。並且技術一進步，對於經營組織上也發生了變化，即已由都市郊外的家內工業進展到工場手工業，而可吸村落的無產者來作工了。不過就全體說來，當時家內工業制度，較工場手工業普遍得多，例如約克夏 (Yorkshire) 西部高地的毛織工業，就是靠村落農家的家內勞動，大概係受被服商 (Clothier) 的指導，迨由原料變成製品後，該商即運到每週開市二次的中央市場出賣。

毛織及綿織 毛織物，從前係由佛蘭德輸入的，茲已成了英國代表的製造工業，其主要產地，開始本只限於國之東南及西南部份，但到後來，又彷彿移到北部約克夏（特別是約克 (York)、哈利法克斯 (Halifax)、里芝 (Leeds)）的西部高地去了。十七世紀中，毛織物佔輸出總額四分之一，絹織物、麻織物也經過了同樣的發達。

入十九世紀，表現了驚人的發展的綿業，原從一五八五年安德華浦的職人移入此國之後，纔發達的，後來，法國織工來到英國，纔於倫敦郊外創立最初的綿織物染色場，隨因染織進步，國內的需要也跟着增加了。其間，由東印度公司輸入的綿布，在國內有很好的消場，於是毛織業者就大加反對，至一七〇〇年，議會纔禁止輸入綿布。同時，又因國內染織業者的染色綿布之出產，也日益進步，自亦於毛織業者不利，故至一七二〇年，遂連一切綿製品都禁止在國內製造了。以後有半個世紀，爲緩和毛織業者的反感，纔有綿麻混織物之出現。

工業革命與英國 這般發達的製造工業，其間關於牠的製造及精練的技術，尤其關於英國方面，已如上面

所述（參照第十章第五節）。其於此國的工業的貢獻，以及如何參加了產業的振興，這些本來是在次編要說的，但這裏所要提出的便是英國爲什麼能先於歐洲各國而有這般技術的進步？大概說來，有四種：（一）由於英國殖民政策之成功，從十八世紀中葉以來，就保有美洲、亞洲方面的豐富的市場之故；（二）英國的織物，比起他國，尤其比起當時法國的製品，更能應用機械之故；（三）英國老早就成立了代議政治，可以牽制王權，而減少了對商工業的政治的社會的壓迫之故；（四）歐洲大陸因法國革命而遭受了四半世紀的混亂，英國則置身於局外，而一心致力於工業的進展之故。

勞動運動 工業的組織和製產既有顯著的變動，則連帶而起的，助長那參加工業勞動的階級的意識，自是不待言的。從十六世紀起，以稱爲工場的場所爲中心，就偶爾發生過職工的團體的運動，其目的就在勞動條件之改善。不過他們沒有如勞動組合之帶永久性罷了。可是到了十八世紀初葉，於巡歷各地都市的熟練職工之間，卻成立了帶全國性的一種組織。當時，喬治一世（George I）深恐組合惹起社會的騷亂，故已禁止了所有的組合，可是到後來，喬治三世，則已允許店東們成立組合，以便對抗破壞機械的暴動。但至一七六〇年以後，便已發生同盟罷工，且要求確定最低的工錢，非依團體契約，不得逕受雇傭，在此一目的之下，組合運動逐漸成了一種有組織的表現。

第五節 圈地

牧羊及圈地 入近世，隨着莊園制度的崩壞，英國農村借地的方式，則有三種：（一）自由借地（Freehold），（二）契約借地（Leasehold），（三）登簿借地（Copyhold），特別是最後的一種，係當施行解放或代納租金而另訂契約時，則將該經過記在莊園的原簿上，用以證明地位和權利，而保證其利用權（可參照第七章第二節）。從十五世紀末葉起，由於對岸佛蘭德地方的毛織物之繁盛，於是對原料羊毛的需要極盛，其收益也遠勝於耕作。這由牧羊需要勞動者較少，羊毛的搬運，亦輕而易舉，正適於資本的經營之故。因此，羊的飼養，遂急速的勃興，所有領主，大佃戶等都開始圈地了。圈地，整整約有百年，由此國的東北到西南，已達五十萬英畝，因而失去生活之術的貧農極多，政府雖亦屢屢公布限制，禁止的命令，民間論者雖亦常作激烈的反對宣傳，但終歸無效。尤其在這當中，基於經濟情形的變化，使反對牠的方策也概歸無用，於一六二四年竟撤回了禁止法。唯在十七世紀，圈地雖曾繼續行過好幾次，當是和填平沼澤的事業相關聯而行的。

穀作與圈地 入十八世紀，尤其到了中葉以後，因種種情形又開始了激烈的圈地。蓋由技術的進步，更能有利的使用圈地的土地之故。十八世紀初葉，英國的農業，可稱爲歐洲的模範，如休耕地之廢止，土質之改良，新種作物之增加，農業機械之應用等等，都成了生產力增加的前提。可是這時候，人口也有急激的增加（從一七五〇年

的六百五十萬到一八〇〇年的九百萬，交通也大加便宜，尤其和法國一開始戰端（一七九三年），對食糧的需要遂急增，由是農產物特別是穀物的價格，遂暴騰起來，例如小麥，在一七六〇年前，平均為三五先令（一夸特），而入一七九〇年，則為四八先令，至一八〇〇年，則已昇到六四先令了。於是以前為牧羊而圈地的，茲則主要的為穀物而圈地了，以前圈地曾遇着朝野人士的反對，茲則寧在受獎勵了。為使這件事容易推行起見，議會曾公布一「私事條例」(Private Act)，只要圈地人對於指定的地出五分之四的價格，就可強制的圈地了。

圈地之影響 十八世紀的圈地，係沿此國的南半東西發展着的，除由交換及合意的自發的圈地之外，憑私事條例的圈地，亦達六百五十萬英畝，約佔英國全土五分之一，敞地自不用說，連村境的森林，荒地都全被圈去了。因此，因圈地而受損害的，也就不少。如為自由借地的主體，略相當於日本的鄉土的「Yeoman」（自耕農之類），在十七世紀時，尚有達全土之半的廣大地積，他們以獨立不羈之地位，除耕種外，尚從事副業，生活極為安定，國王也以他們「為軍隊的中堅，納稅主要的保證者」，而極重視他們。當清教徒革命時，為議會軍核心的，就是他們。可是到了十八世紀，由於再圈地的關係，他們受分的地積，就格外的仄狹，穀作的費用，比地主的還高，這在市場競爭上，自必陷於不利，隨因工業革命的進行，副業也被打倒，於是從來的地位便不能保存了。在該世紀的末葉，「Yeoman」竟減少了四分之三。再如比他們地積還狹小，勢力還微弱的所謂登簿借地人及其他小農，自必更加困難，於是有的則離開田園而跑到都會，變成了工場勞動者，有的則攜帶微末資金跑到了海外的殖民地，剩下來的，便

是作農業勞動者的無產農民階級。由是在農村中便分成了三個階級，即地主，大佃戶（Great farmer）農業勞動者是。

參考書

歐洲近世經濟史

- | | |
|----------------|-----------------------|
| 高橋濟吾 | 歐洲社會制度發達史 |
| 野村兼太郎 | 近世商業史 |
| 瀧澤喜子雄 | 世界商業史 |
| 竹內 謙二 | 重商政策發達史 |
| 大川 周民 | 特許殖民公司制度研究 |
| 大鹽 龜雄 | 最近世界殖民史 |
| 小島 幸治 | 英國救貧史研究 |
| 白柳 秀湖 | 世界經濟戰爭史 |
| 上田貞次郎 | 英國產業革命史論 |
| 上田貞次郎 | 產業革命史研究 |
| 史磨勒(Schmoller) | 重商主義制度及其歷史的意義（本國永次郎譯） |

- 伯 雅 (Max Beer) 近古農民戰爭 (西雅維譯)
- 佛 丹 (Fodham) 英國農村社會史 (村上林藏譯)
- 雷 德 (Toynbee) 十八世紀英國產業革命史論 (芝野十郎譯)
- 貝 德 (Beard) 產業革命講話 (直井武夫譯)
- 考 爾 斯 (Knowles) 產業革命史論 (川西正德譯)
- 羅 伯 遜 (Hobson) 近代資本主義發展史論 (坂本住谷共譯)
- Horrocks, Short History of Mercantilism.
- Pratt, History of Inland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 Hammond, The Rise of Modern Industry.
- Scott, Joint Stock Companies to 1720. (3 Vols.)
- Lipson,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Woollen and Worsted Industry.
- Knowles,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Overseas Empire. (2 Vols.)
- Nicholson, History of the English Corn Laws.
- Ernle, English Farming Past and Present.
- Hasbach, History of the Agricultural Labourer.
- Mantoux,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in the 18th Century.
- Webb, English Poor Law History.
- Cheyney, Social and Industrial History of England.

- Morris, History of Colonization from Earliest Times to Present Day. (2 vols.)
Bindermann, Der Merkantilismus.
Günther, Das Zeitalter der Entdeckungen.
Marx, Das Kapital.
Ehrenberg, Das Zeitalter der Fugger.
Soestber, Edelmetallproduktion und Wertverhältnis zwis Chen Gold und Silber Seit der Entdeckung Amerikas.
Sieveking, Grundzüge der neuer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vom 17ten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
Sombart, Das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
Knapp, Einführung in einiger Hauptgebie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Bausch, Holländ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Lochmüller, Zur Entwicklung der Baumwollindustrie in Deutschland.
Tarle, L' Industrie dans les Compagnus à la Finde l' Ancien Regime.
Sée, L' Evolution Commerciale et Industrielle de la France sour l' Ancien Regime.
Renard et Dulac, L' Evolution Industrielle et Agricole Dupnis Cent Cingquante Ans.
Sée, Régime Agraire en Europe aux 18 et 19 Siècles.

第三編 最近世

第十六章 最近世經濟一般(上)

第一節 資本主義之進展

立憲的統一運動 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列國會議，係在保守主義之下，以回復歐洲戰亂前的正統爲旨趣的，斯時除德意志、意大利外，列強的勢力都強化了。但此際民權自由之精神，亦甚鬱勃，且成爲各國前進的要素而活動起來，如自由放任 (Laissez faire) 之要求，功利主義 (Utilitarianism) 之勃發，中等階級之運動等，都是一時代的特徵。七月革命，便是其代表的顯現之一，以立憲運動爲目標，二月革命更前進了一步，竟以實現社會主義爲目的了。同時自由主義，則激發了民族團結的一種努力，如由三十五聯邦統一起來的德意志，牠將特異的分子有的驅逐，有的併合，於是完成了帝國的統一（一八七〇年），盟主爲普魯士。意大利之於沙吉利亞 (Sardinia) 創編下完成了合同的，也是由同一的傾向所致（一八六〇年）。再如以擁護斯拉夫民族自任的俄羅斯，其壓迫

土耳其而援助巴爾幹諸國獨立的，也是這一精神的暴露（一八七八年）。

帝國主義 國民主義到了十九世紀末葉，便大踏步的以成熟的資本主義為原動力，而變為帝國主義（Imperialism）了。如以普遍德國文化為名的汎德主義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以團結回教徒為手段的汎回教（Pan-Islamism）等便是。像這種政治的大運動，對於其他列強，特別是對於英、法、等，自然是一個威脅，自然要刺激他們的自衛自強的努力，尤其是英國，牠看到在世界的商品市場和殖民地上都屬後進的德國，一旦要來侵襲牠，那能緘默得住？同時，對於那在汎斯拉夫民族主義之下，窺伺近東一帶的俄國，又豈能坐視？一九一四——一八年的大戰，便是由清算這種緊迫的情況而勃發的。

最近的獨裁主義傾向 大戰的結果，表現於政治上最顯著的，便是民主制之勃興，這是基於民主制可以保障民衆利益的一種思想。由於這一思潮的引導，於是德意志的皇帝退位（一九一八年秋），先一年（一九一七年春）俄國皇帝也退位了，雖也有例外，但新興的小國，都是採的民主制，即令是皇帝，也不能支配政治，不過在經濟的復興和社會的改造上，在在需要有一強力的且統制的政權，因此，國家管理的領域，遂大大的增加了。這與國民主義相提攜，便造就了獨裁支配的傾向，由是，議會遂被人們輕視為「討論場」了。同時，各國在經濟計畫的實行上，則排斥那種政治家專顧及政黨利害的議論，而另設了「經濟議會」（Reichswirtschaftsrat; Conseil National Economique）或專門委員會。在這點上作了大規模的活動的，便是一九二〇年以凡爾賽和平條約

第一編爲基礎所創立的國際聯盟 (League of Nations)。

最近世的主要諸勢力，在十九世紀，把握了歐洲第一的勢力的，便是那最先受產業革命的洗禮，於大陸戰亂間蓄積了雄厚勢力的英國，至少在十九世紀的上三分之一中，在政治的經濟的地位上，沒有與之比肩的。法國至近世以來，雖亦是實力豐富的國家，但比之世紀初葉以來的英國，於經濟力的一般上，只有牠幾分之一的勢力。德國，自一八七〇年統一以來，把蓄積於分立時代的潛勢力都集起攏來，急速的膨脹了生產力，至一九〇〇年，就已昇到爲英國最強的敵手的地位。此外，意大利由一八五九年意奧戰爭的統一以後，俄國於一八五四年的克里米亞 (Crimea) 戰爭以後，卻都能補充國內經濟的弱點，完成國民經濟的基礎，遂逐漸增高了成爲經濟國家的地位。到了二十世紀初頭，由於美國的發展，列國的關係，受了一大變化，要之迄今爲止，歐洲方面的歷史的主要潮流，係由上述諸國形成的，以下，國別的敘述，大概是依據這種次序的。

人權宣言 以上，極概括的敘述了十九世紀初頭以來的歐洲政治的潮流，但爲了解此種傾向，並明瞭其經濟的發展指標起見，須留意（一）經濟的自由精神，（二）工業的資本主義之組織，（三）經濟的帝國主義之運動。

經濟的自由精神，在排斥重商主義的議論中，本就可以看出，但更透徹的且以政治哲學的形式表明牠的，還是法國革命時國民議會所發表的人權宣言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該宣言說：「人之權利，與

生俱來，自由平等，社會上的差別，只能限於爲一般幸福而設。國家的組織，就在保存此種人權，主權原在國民。此種權利主張，不受何等限制，法律是爲保障由此原理所具之權利，不受他人之侵害而制定的。非依法律，對於人民之行動，不能加以何等妨礙。言論出版的自由，務須承認，決定租稅之征賦，須取決於人民的自由商量。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苟非合法規定之公共的必要者，不得收奪，而且即在那種場合，財產的所有者，須豫受適當公平之報價。

這雖是革命運動的理想，但在現實上，大部分已被實行，這不僅用以改革了法國的社會，且成了歐洲（及歐洲外）諸國改革的基調。明治維新的改革，一方雖是育成於日本特殊的精神及傳統，但如明治初期所介紹過來的新學說及自由思想等，於一八五〇年前後，直瀰漫了日本全境，其成了改革具體方策的後楯，也是不待言的。就是一八八九年的帝國憲法之一部，也可窺見其旨趣。雖然國家中心官僚中心之思想和設施，常在壓迫着牠，要之「十九世紀，正是法國革命蔓延的歷史。革命，與其說是破壞的，寧是創造的，因爲牠掃除了舊社會的地盤，注射了新社會的元素之故」。

個人主義 如新興的個人主義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的始祖亞丹斯密所常說的，「自然」與「自由」，是經濟活動的原理。他說：「各人爲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態之自然的努力，是極有力的原理，這一原理，不僅使社會日趨於富強及繁榮，且當一種人爲的愚劣的法律妨礙牠的活動時，牠還有戰勝一切妨害牠的力」。這樣，個人主義的經濟組織，一方則使社會各員自己擔負其經濟的生存，同時則保障各員行動的自由。在生產及分配中，

如種類，方法，分量等，都一憑各員的自由。於是自由競爭遂被承認，營利主義則盡量的開發，經濟的自由世界臨到了。

自由主義的弊害 由是，自由主義遂在經濟世界更加促進了技術的進步，增加了農工的生產，進而且引起了消費質量的增加及人口的增加。特別是十九世紀歐洲人口的增加，非常急激，在世紀的初頭，人口纔一億七千餘萬，而到一八八〇年，已近於三億三千萬，至一九一四年，已達四億五千餘萬；實遠超過了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自由主義同時所期待着的所謂分配的公平，卻不容易實現，功利主義之所謂「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也頗不容易臨到。中等階級，雖然在物質方面能夠十分的向上，但為自由主義社會基礎的中小企業者，則已在競爭線上逐漸落伍，而他們的落伍，剛只是擴充了大企業家的規模，助長了資本家的蓄積。對的無限制的自由，只能增大強者的支配，法律上雖屬平等，而以經濟地位之懸殊，卻常使契約趨於偏頗。特別吃虧的是無產勞動階級，自由主義的弊害，加之於他們身上的最為強烈。此所以至十九世紀後半，有唱經濟的改造並要求指導精神之轉向的，其詳容述於后節。

經營樣式 其次，工業資本主義的組織之所以成為最近世的經濟社會的特色的，良以近世初頭以來，商業交易，特別是地方間，國際間的商業交易，皆已資本主義化，而供追求和潤之最重要的手段，工業的製產，在現今，已成了代表的資本的發展之經濟樣式故。起於十八世紀後半的工業技術之改良進步，使經營方式一變，自不得不

採用大資本的工場制度。因為機械設備，工場建設，以及關於運轉的工人之使用，原料之購入等等，都須巨萬的資金之故。並且經營單位之盡量的擴大，這對於材料之購入，機械裝置之改善，監督事務之施行，空間之利用各點，都是有利的。因此，經營的規模越大，資本便日益增大。一八四五年，英國紡織工場的固定資本，只相當於一名工人之二個年分的工錢，而到一八九〇年，便相當於五個年分的工錢了。一八五〇年，一個工場的紡錘，計為一萬〇八百餘，至一八八五年，則已達一萬五千二百餘，織機，其間已由百五十五臺增為二百十三臺了。在此種工業最進步的沃丹（Oldham）滿切斯特附近的一個都邑（地方，於一八八五年時，一工場的平均錘數，已達六萬五千，最大的開有十八萬五千。再除基本的纖維工業，金屬工業之外，其他如麵粉、釀造、化學、皮革、玻璃、製紙、陶器等工業也有同樣的發達。

公司之興起 這般大規模的經營組織，資本集中的傾向，遂已普遍於各種，如鑛山、運輸、銀行、保險、商業及批發商，連應用機械的農業，亦莫不然。而促進此種趨勢的，便是近世初頭以來逐漸進化的各資本合為一企業組織的股份公司之發達。此種公司，在十八世紀大概還無甚麼信用，即令設立，也要國王的特許，並須經過極麻煩的手續，此外如股份則不准讓渡，有了這些障礙，公司自不容易成立。但隨着產業日益勃興，自由精神的影響，也隨之擴大，股份公司，只要具備法定的條件，便可自由設立了。這在英、法兩國，是一八六〇年代的情形，英國在該法規成立之前，公司每年平均的設立數，是三百五十餘，而在其以後，每年便已達千六十餘了。關於日本股份公司之成立，是

以英國式的公司（呼爲 Company）爲典型的，幕末的政治家們，雖曾在商社的名義之下提倡過，卻由一八七〇年代的先覺者的鼓吹，纔逐漸入於試驗期。

獨佔的企業形態 唯在工業方面，一方雖其形態特化，日益細密，但他方如果從事於同種品的生產一增加，則市場販賣的競爭，便日益激烈，由是販賣經費便加重，收益便減少，資本的危險便日大，倘爲汰除此種不利而增加固定資本，則販路狹隘的危險，自必更大。這種情形，由一八五〇——七三年的景氣而轉入於不景氣時，曾爲人們痛切的感觸過，故爲獲得確實的企業利得起見，終須放棄無謀的市場戰鬥，而求相互的平和，其辦法，大概乃在限制販賣價格，生產額，販路及其他等等。從一八七五——八〇年以來，此種結合的組織，在歐洲的各工業國雖有多少之差，卻已同時着手，其大要乃在生產物的標準化，流行性的變遷少，經營的規模大，這在地域相鄰接的場合，尤其通行。此種組織，倘在企業間各以其業務之一部而締結協定時，則爲企業聯合，即加帖爾（Kartell, Cartel），倘爲使協定的效果更加確實，且還附上生產物共同販賣時，便是新迪加（Syndicate）。倘結合更進步，其中如有力的企業，由買收或受託其他企業，而行使統一的經營，致獨佔該生產物對市場供給的全部或大部分時，像這種結合體則爲企業合同，即托辣斯（Trust）或亞美加雄（Amalgamation）。加帖爾及托辣斯，原由同種企業於競爭對峙的關係中成立的，但還有所謂縱斷的結合，比這結合的範圍更大，即在原料與加工的那種前後的關聯中，爲着經營穩定，利益鞏固而成立的一種結合，此外，且有於企業間貫徹內部的統制，尤其將財務的關係打成一片

而形成一大團結的是爲康芝倫 (Konzern, Concern)。

這種企業合成的傾向，他方也可由金融的勢力而促其發展。即企業公司初則請求銀行融通資金，繼因業務不振，致苦於償還時，於是在利害關係上，銀行便派代表而入爲公司的監察人，進而則以業運回復的目的，遂促進同種企業的合同或聯合，這是一種。再如由於財閥買收股票，進而握到企業公司的支配權後，也可由他的財力來貫通許多公司而形成一個大結合。

大戰後獨佔傾向之增長 這種企業的合成，戰前在歐洲，以德國爲最大的中心，尤其加帖爾的組織，是其主要的。這一方是由於德國民族之組織的傾向，同時，政府的援助也與有力。在英國，自由競爭主義有很深的影響，且以其生產物的販路，普遍於海外，故其結合亦無甚進步。法國，在許多產業中，企業規模都小，市場獨佔的組織，亦不見進步，可是無論那一國，大戰以後，從一九二一——二年起，加帖爾、新迪加的結成，都很顯著，托辣斯也很快的興起了。從昭和四、五年來的限制產額的運動進而入於價格協定的日本的企業聯合運動，也是循的這一潮流。此外在歐洲，爲着錯綜的國際的對立，國際的加帖爾也於二十世紀初頭發達了。在各國，隨着成立的各種聯合，獨佔本國的市場之後，進而與他國聯合，締結一種協定，亦如在國內一樣。但迄現在止，這一國際聯合，還只是爲停止相互的激烈競爭，保存既得市場的一種運動，故其拘束力甚少，而易陷於破綻。茲試就一九二六——七年來發達最顯著的來說，在鋼鐵業則有十五，其他鑛業則有二十三，化學工業則有二十七，纖維業則有十三，電機工業則有五。

經濟的帝國主義 最後，經濟的帝國主義運動，是為最近世特別是後半的特徵的事實，可說是發達到十八世紀末葉的殖民政策所改裝，擴充的一種運動。入十九世紀後半，尤其是第四半期，歐洲的強國，便在開始建立一種支配的獨佔計畫，該計畫是包括歐洲以外的關係地域，而結成產業的資本的共同經濟區域的，恰如國內的企業同類相結，而形成聯合及合同一般。這成了為推銷由產業革命的進展所增加的過剩商品，為獲得本國產業的原料，為投下所蓄積的資本，為消納過剩人口而解決失業難題的所有經濟的考慮之最大的動機。

海外投資之增加 所有殖民地的耕地、牧場、森林、橡膠、煤油、鑽石等的資源，自然都歸本國支配，且猶故意歪曲殖民地的自然發展的方向，使他有損而於我有利。再如殖民地的人口，是本國製品最安全的市場，為保障這一安全起見，殖民地對本國則給以最惠待遇，對他國則課以高率的關稅。然於本國能引起確實的利益的，與其說是貨物的關係，寧在投資。對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如鐵道之敷設，鑛山之採掘，運河之開鑿等，都是要大資本纔能動手的事業，故須輸出資本。此際通常所採用的方法，首先則募集公債或股份，其繳納的資金，便成了支付本國的票據，這票據在本國換為鐵軌、車輛、開鑿機械等資本實態之後，便送到殖民地去。由是，本國就可以投資者之資格獲得利息及紅利，就可以販賣者之資格獲得利潤，即可有二重的利得。但如資本實態若係購自第三國，即令第三國的價格低廉些，而將來本國的收益，亦必比例於當時的低廉而減少。要之完全握着後進國的支配權，乃必需的條件。

由是，殖民地的獲得欲，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又再燃熾起來，從一八八〇——一九一四年當中，新在海外獲得的，法國計有四百萬方哩，人口五千萬，英國計有三百二十五萬方哩，人口四千六百萬，德國計有一百萬方哩，人口一千五百萬。投資額，在大戰以前，英國爲四百億元，法國爲二百億元，德國爲百四十億元。大戰以後，對外投資的形勢，雖然受了非常的變化，但英國除對美的債務外，也還有百億餘元的債權，除去對美的支付額之後，每年正規的收益也還有三十億元，法國也還擁有戰前半額百億元的有效債權，德國在戰後不久，其投資總額也達約百億元。誠然，德國在戰後已被加上了賠償債務的重壓，但他仍向外國募集資本，以所得的資本之一部付賠款，他一部則充實國內生產的設備，下剩的一部，則用於帝國主義的投資。

第二節 交通機關及貨幣制度

交通機關與國勢 從自由主義到帝國主義之經濟的發展，是不能把交通機關之劃期的改進付之等閑的。即鐵道與汽船之成功，可以供給豐富的交通能力，可以增加速度、安全、正確，且由此可以減低運費，可以作長距離的運送，其影響於經濟活動，可說是革命的。如德、俄二國，要說牠是由鐵道的組織而變成了大帝國的，也非過言。英帝國，也是靠鐵道和汽船的結合所維持的。

鐵道 十七世紀，英國爲運送煤炭起見，就敷設過以鑄鐵爲材料的短距離的馬車軌道，到了十八世紀末葉，

爲要延長這一短距離的運輸，以對抗運河的高率的運費，輕減客行馬車的費用，於是發明了利用蒸汽機關的鐵道運輸的新法。發明蒸汽鐵道的，就是鐵道技師司蒂芬生（G. Stephenson），以先他曾創製過一種機關車（Locomotive），用以將北英東岸附近採掘的煤運到狄斯河口，後來聚精會神的再研究了該機關車之後，一八三〇年遂於滿切斯特和利屋浦之間，運轉了稱爲火箭（Rocket）的新型機關車。開始運轉的時候，拖載了十二噸半貨，時速爲二十九哩，從同年九月起，每日則拖載六列車，時速爲十八哩，運費，每哩徵收一角四分，後來，鐵道的敷設，甚爲急速，到一八四二年，現在的英國幹線鐵道的基礎，就已成就。法國，亦於該年以首府爲中心，豫備敷設九大幹線，從翌年（四三年）起，便作爲公司企業積極的建設起來，至一八五七年，全國的鐵道，已全屬於六大公司。德國，於一八三五年纔敷設巴威利亞（Bavaria）市的鐵道，以後各邦都從其便宜而自行敷設，至一八四〇年，已有急激的進步了。此國鐵道，從當初起，國有國營的傾向，就很熱烈。日本明治政府的鐵道建設計畫，創於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至借助於英國系的資本和技術而敷設的，乃以後數年的情形，即距開始運轉火箭後四十年，恰是應用的較當初更進步的技術。

汽船 汽船的發明，美國人之力居多。一八〇七年，富爾敦（R. Fulton）創建汽船克拉克蒙（The Clermont）號，初於哈得遜河上，從紐約駛到阿爾班尼，三十二小時航行了百五十哩，不久便出現於海上，於一八一九年竟現實的橫斷大西洋了。唯此際的航速，大部分尙是利用的帆，以後很久，汽船上都是豫備着帆的，因恐汽船萬一有陷

於不能運轉的時候。一八三八年賽尼耶 (The Sirene) 號及大西 (The Great Western) 號兩艘，則純由蒸汽力航行了大西洋。並且此時在推進運動上，已由排水器代替了螺旋，到一八六〇年，亦以鋼鐵代木材而作船料了。自建造鐵船之後，船舶則增加了堅實、耐久力、積載力、安全性，而減少了許多疑慮。

但是汽船在航運上須貯存很多的煤炭燃料，因而貨物的載量便會減少，同時，運費亦必比較的高，在事業上，自極感收支不易相償。因此，長期航行，仍以舊日的帆船為有利，帆船於是亦大加了改良，迄一八七〇年止，世界的船舶，大部分仍為帆船。

自一八六九年開通了蘇彝士運河之後，比起經由好望角來，由利屋浦至孟買 (Bombay) 的，則縮短了三成八分的距離，由馬賽至孟買的，則縮短了五成八分的距離。不過大型的船舶，仍不能通過蘇彝士。便由這一機會，對於汽船的航運上，又加了一番研究，如設貯煤所，考慮減省煤炭的消費，豫備複式機關等等。結果，煤炭的消費，在一八九七年，差不多照從來的六成就夠了。接着推進法又加了改良，已先後發明了使用蒸汽發動機，狄塞爾 (Diesel) 煤油發動機的方法。煤油發動機極為便利，一噸煤油，約等於五噸煤炭的能力，也不須貯藏設備，也不須裝置汽缸，至火夫，照從來的半數人員也就夠了。唯煤油比煤炭貴得多，不能不說是這一新法普及的障礙。要之到一八九三年，汽船的噸數，則超過了帆船的噸數，後以汽船建造，急速的進步，至一九〇四年，世界商船總噸數的四分之三，概屬汽船，國際貿易上汽船的使用，實已達全體十分之九。而且在這時候，大西洋的航路，其連絡歐洲西北部與

美洲東北部的，已達世界船舶噸數的五成，若總計其他的連絡時，實已達八成。

電信 同時值得注意的，便是表現於通信制度上的改革。特別是電信，到了十八世紀後半，由許多理學者的研究之後，一八三三年，遂在德國柯庭根（Göttingen）大學與其天文臺間，開始架設了約九百米突的短距離的電線，隨即進而敷設了架空電線，至一八五〇年，海底電信又已開始，最初設於加萊（Calais）及杜哇（Dover）海間，經十餘年之後，至一八六六年，又藉汽船大東號（The Great Eastern）之助，在大西洋也架設了海底電線，於是歐美間的聯絡完備了。由利用此種電信的交易方法，其影響於商業的進化，自必很大。大戰以來，無線電信已被實用，更其連絡了整個世界，自無線電信被實用之後，從來在有線場合獨佔通信的國家，至此已不可能，於是通信的自由更被保障了。

發券制度之確立 關於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制度，入十九世紀就已確立，不僅對於國內商業有好影響，於國際貿易亦然，這作為交通革新之另一方面看，是值得注意的。十九世紀初葉以來的通貨制度的變遷，大體可分為以下的三期來考察。

- （一）幣制及發券制度的確立時代（一八一六——一八六〇年）。
- （二）金本位化的時代（一八六〇——一九一四年）。
- （三）大戰以來通貨制度混亂的時代（一九一四——現在）。

十八、九世紀之交，歐洲方面，銀行的信用，已逐漸確實，同時，國內交易，則因產業的進展而繁盛，銀行發行的紙幣的流通，也頗旺盛。不過同時又因發生了政治的革命及經濟的恐慌，故不免又常有停止兌現或濫發紙幣的情形。如德國，由於分邦不統一的情勢，所發行的銀行券，竟有無數種類，特別是地方間的交易，極感不便。實際，確立有鞏固的基礎及強大的指導力之中央銀行，並確立其發行權的這件事，於國內經濟的進步，是極重要的條件，故在英國，至一八四四年，於英倫銀行就採限制發行額而集中紙幣發行權的方針。在法國，乘一八四八年革命期中銀行擠兌時，也將法蘭西銀行擡到地方銀行之上，而規定了牠發行的最高額，單獨給了牠的發行權。但不久，就是德國，由普魯士銀行改組成的德意志帝國銀行，自聯邦帝國成立以來，也規定了將發行權掌握於一手的原則。

金本位制 原當十八世紀初葉，英國的金價，雖然顯現了低落，但自一七五六年來，金價又昂騰起來，於該世紀末表現了一對一五的比率，於是引起了金的流出（參照第十章第四節）。因此，政府便停止了銀貨的自由鑄造，於一八一六年，更確立了金本位，而將銀貨降為輔幣的地位了。由此，本位貨的黃金，始避免意外的流出，且由其自由的國際的移動，可以穩定對外價值（匯兌市價），大有助於貿易的發達。

在十九世紀初頭採用金本位制的，只是英國一國，法國於一八〇三年，始確立複本位，而將金銀比價定為一對一五·五，隨後，荷蘭於一八一六年，比利時於一八三二年，瑞士於一八五〇年，也採用了同樣的制度，至一八六五年，除上述諸國外，又參加了意大利、希臘兩國，結成了一個「拉丁貨幣同盟」(Latin Monetary Union)，都

是採用的同樣的制度。德國在十九世紀初頭，雖然多數獨立政府皆有其各別的制度，但到一八五七年，也在維也納開過貨幣會議，結果，在統一貨幣方面，則鑄造了「協約達列爾」(Verinsthaler)，而使牠到處流通了。後來雖因奧國脫退，打破了統一，而到一八七三年，又確立了以馬克爲單位的金本位制。德國幣制一改革，隨即影響於北歐諸國，故於同年，又締結了採用金本位制的「斯堪的那維亞貨幣同盟」。

金本位制之普及 到了十九世紀後半，關於貨幣的情形，更又發生了許多變化。一八五〇年代，因加尼佛尼亞(California)和澳洲產金過多，於是金銀比價，則從一對一六落到一對一四，因此，銀貨從流通界流出的極多。然入一八六〇年代，銀的產出卻又倍加起來，這種情形且繼續到二十年之久，於是比價竟上達於一對四〇了。這樣，銀便如洪水般的橫溢着，複本位諸國自亦不能不停止銀貨的自由鑄造了。原從一八六六年以來，南斐郎渡金鑄的採掘，頗有進步，一九〇一——二〇年所產的金額，比十九世紀的總產額還多。因此，一八九六年以來，金物價則現昂騰，於是金本位制又甚囂塵上，且曾波及於尚未採用的各國，如俄國，則於一八九七年採用了金本位制。日本在實質上採用金本位的也在該年(明治三十年)。至十九世紀終末，不採金本位或類似牠的制度的，已差不多沒有了。

大戰與幣制之混亂 一九一四年大戰一開始，全歐的金本位皆被停止，無論是交戰國或中立國，都開始增發不換紙幣了。戰爭直後，俄國爲實現共產主義，期將從來的貨幣化爲無價值起見，故無限制的濫發紙幣，迄一九

二二年止，計已發行了八、〇五〇兆盧布，德國也有類似於此的紙幣的膨脹，一九二一年末，達一、二二四億馬克，一九二二年末，達一二、九五二億馬克，到了法國佔領羅爾（Ruhr），此國工業被破壞的，一九二三年末，則已達四九六、五八五、三四五兆馬克了，於是幣制已全遭破壞。法國的紙幣流通額，比牠要少得多，就在那表現了最高額的一九二五年，也纔四三〇億佛郎，英國又比牠稍多，其流通額達四、〇〇〇億鎊。

爲整理這種混亂的金融，英國於一九二一年，就在開始急激的收回通貨，在這當中，自必引起物價低落，交換停滯，失業者增加，故即乘此機求通貨之安定，於一九二五年回復了金塊準備的金本位制。在德國，其紙幣大膨脹的善後手段，便是設立了一個以國內農工業財產作支付基礎的年登銀行（Rentenbank），再發行新馬克紙幣，回復了紙幣價值，時在一九二三年秋。法國於一九二六年以後，極力保持財政的均衡，結果，通貨價值也穩定了，至一九二八年，又將本位金貨的價值，減爲從前的五分之一，而回復了純粹的金本位制。此外，如意大利、比利時、挪威、波蘭等，都以類似的方法回復了金本位。日本回復金本位的，是一九三〇年一月。

但到一九三一年五月，由奧國的「Kredit Anstalt」破產作契機，於是德國則採匯兌管理及其他的緊急手段，以妨止外資之收回，因而英國對德的巨額投資，遂已不能收回，法國荷蘭及其他各國又遭遇資金的逃避，爲擁護自己起見，旋又脫離了金本位。爾來世界各國都互相將金本位停止了。（日本爲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至今尚無確定整理改革的前途。

第三節 景氣之變動

景氣變動之發生 入近世，在經濟社會中，時常勃發一種特殊的變態的現象——恐慌，這已如上所述，但要注意的，自入十九世紀以來，竟成了很規則的周期襲來的現象。而且前代的恐慌，每由戰爭、凶歲、通貨濫發、貿易禁止等偶然的情形而起，而入最近世，恐慌雖亦不無混有上述的事實，但主要的，乃起於所謂生產膨脹這一原因，每隔十年而一現。而生產膨脹的反動，自必又引起生產的破壞、緊縮，這樣，景氣不景氣，便交替而起，這便叫作景氣循環 (Industrial Fluctuation)。學者欲對此新奇的現象作根本的解釋，把恐慌的發生，或歸於生產過剩，或歸於太陽黑點，或歸於通貨不足，或歸於利潤率減低之資本破壞，要之可由起於產業革命後的生產膨脹、市場擴大、信用擴大等之不調和的事實來說明。

景氣循環之說明 景氣的循環，開始是企業熱勃發，信用膨脹，公司滋起，物價漸騰，以達於景氣的頂點。在這過程中，工錢的支付，難與昂騰的物價相適應，一般的購買力，比較的皆現不足，企業的採算，也發生困難，於是以前勃發於經濟界一隅的破綻為導線，登時市面動搖，始則急賣股票，拋賣商品，以至於銀行貼現率之提高。這便是恐慌。由是，物價則暴落，破產則續出，解雇則頻現，不景氣於是開始。但在不景氣當中，亦可孕成好景氣的條件，如在不景氣中，自必減縮冗費，改良技術，使經營合理化，其間再藉金利低落的助勢，企業的採算，亦必日見便易，於是人心

便逐漸轉換過來，由經濟界一部的企業振興作契機，將又可臨到好景氣。

一八一五年以後，試以恐慌的勃發為中心，回顧最近世的景氣循環，則迄該世紀中葉止，恐慌的原地，總在那工業最進步的英國。即最初的恐慌，係由拿破崙戰後，平和恢復，產業急激擴張，生產驟形過剩所致，時為一八一五年。其次係因對南美中美的投資，極為流行，國內產業則遂勃興起，由牠的反動，於一八二五年又勃發了恐慌。在這以後，又因鐵道，銀行事業之擴張，恐慌雖超過了前此每十年的週期，未勃發於一八三六年，卻於一八四七年勃發了。唯迄這時候止，在歐洲大陸方面，金融的便易，也未十分顯然，公司的組織也不多，工業方面之革命的變化，也剛就緒，故由英國恐慌波及於他們的惡影響，尚比較的少。

一八五七年以後，後此，以北美大陸金鑛的發見作機會，於是熱烈的土地投機與鐵道建設，便先開始於美國，接着這一景氣之波播到歐洲，在英國則極力擴張重工業，在德國、法國，如鐵道、銀行、鑛山的企業等，也十分勃興，由這所引起的反動，即以美國為源泉的恐慌，遂勃發於一八五七年。以後襲來的是發於歐洲大陸的大恐慌，德國於普法戰爭後，陶醉於戰勝的範圍，繙想同時成立的聯邦之經濟的利益，故大大的勃興企業，其間，美國的橫斷鐵道也完成，於是百業都繁盛起來，接着，英國也接到了這個餘波，一時頗現好況。但未了，以奧國一公司的破綻為先導，遂成了波及歐美全般的恐慌，這是一八七三年的情形，以後這一不景氣蔓延甚久，而且深刻，經長期之後纔回復。

以後迄二十世紀初頭止，歐洲所經過的恐慌，如一八八二年，在法國，則因鐵道、運河、軍需工業等之勃興，英國則因貝塞馬製鋼、電氣工業之新興而發生恐慌，一八九〇年，則由英國投資南美，聯合企業勃興，其景氣直波及於法、德，而發生恐慌，一九〇〇年，則由德國的鑛山並其他的投資原因，而發生恐慌，一九〇七年，則由美國托辣斯之勃興，年歲之屢豐，好景氣波及於各國而發生恐慌。

歐洲大戰以後，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一勃發，就已入於戰爭狀態，因此，起於各國的混亂，也可和恐慌相比擬，但爾來承四年半的變態景氣之後，除休戰直後的混亂外，迄一九二〇年春止，寧可說是好景氣的。這是因為協約國滿擬靠德國的賠款，可以復興產業，而對於物資有不少的需要之故。然而這也只是表面的現象，試看戰後各國，為要維持戰時勃興的工業，則防止外來品的競爭，為保持那失掉了均衡的財政，則增發不換紙幣，於是匯兌市價遂陷於逆調，且一般由於戰爭的疲敝，購買力則皆激減，無論從那點看，總看不出好景氣的材料來。於是英國的通貨緊縮，而有物價的陡落（美國和日本也差不多）。果然一入一九二〇年春，恐慌遂已開始。

恐慌之後，各國的排外方策，仍方興未艾，在迫於要支付戰債的各國，為要良化國際貸借起見，則極力限制輸入，餘如德國，因法軍佔領羅爾，而加增了經濟的破綻，頗不容易從不景氣中改變過來。然到了一九二四年，景氣則已逐漸回復了。這是一由於美國承認戰債本息之減額，二由於道威斯案（Dawes Plan）之通過，德國賠款可放在經濟的可能基礎上之故，尤其德國賠款大部分雖是靠的美國的借款，而年付各國的賠款額，五個年間實已達

到了八十億金馬克之故。德國的經濟情勢，可說是於一九二八年已恢復了戰前的狀態。同時，各國之回復金本位，也順暢的進步了。

最近世界的不況，可是戰後，世界經濟的不穩定，並沒有從根本上去掉，到一九二九年秋，勃發於美國的信心恐慌，又連歐洲都陷於不況了。實際，這一恐慌的直接主因，乃由於近世經濟史上的農產物價之破天荒的低落。加以，從世界債權國的美國起，以及歐洲諸國，都在實施濃厚的保護貿易，同時，金的偏在，又因支付賠款及戰債的情形而激甚，因而各國的購買力，不易期其增進。雖然至一九三〇年，對德賠款問題已施了最後的解決，即楊格案（Young Plan）已被通過，減低了德國的賠款額，確定了支付年額，將賠款化成了私債，尤其到了一九三二年夏，更由洛桑協定，除德國已付的賠款外，將德國的賠款支付額已規定為三十億馬克了，要之這些情形，終不容易期景氣的回復（參照結論）。

第十七章 最近世經濟一般(中)

第一節 貿易政策之變遷

拿破崙戰後之混沌 最近世的歐洲貿易政策的變遷，約可分爲四個時期。

(一) 拿破崙戰後的混沌時代(一八一五——一八六〇年)。

(二) 自由貿易時代(一八六〇——一八八〇年)。

(三) 保護貿易時代(一八八〇——一九一四年)。

(四) 歐洲大戰以來超保護貿易的時代(一九一四——現在)。

在拿破崙沒落，維也納列國會議以後，歐洲列強，都爲國民的對抗情感所支配，又感財政收入增加的必要，那在法國革命前所發展的反重商主義的傾向，已化爲烏有，原則上排外的利己的貿易政策，已被一般化了，不過此際在德國，國家的統一，尙未完成，又因爲協定困難，稅率大概都低，而爲普魯士所首倡的關稅同盟之開始成立的，便是這一時代。

自由貿易主義 那首先受了產業革命洗禮的英國，則解除輸出的限制，撤消輸入的障壁，罷免自國船舶的特惠，因而那屬於自由貿易利益方面的，最有利的使用各國的生產要件，世界各國可得最廉價財貨的傾向，遂爾逐漸增進。英國是這傾向的指導者，自斷然廢止了最感困難的穀物關稅之後，其他貿易的障礙，皆已逐漸撤除，又爲使其他各國都撤消貿易干涉起見，曾傾全力謀國際的自由市場之實現。首先和牠相呼應的，便是法國，於一八六〇年和英國結了自由通商的條約，而將製品輸入稅減爲極低，將原料輸入稅全廢，將輸出的獎勵撤消，兩國彼此約定爲無條件的最惠國條款了。最惠國條款之採用，雖曾始於重商主義時代，但一般明瞭而成爲無條件化的，實以此爲嚆矢。由此條款，條約國一方所許給第三國之一切特典或特免的事項，就可使他一方不附何等條件均沾，就可容易打破彼此關稅的障壁。由此以來，無條件最惠國條款，便成了歐洲的常態，並因美國的有條件主義，而獲得了一「歐羅巴主義的名稱」。

這種情形一傳到大陸各國，各國都聞風而起，頗想沾潤爲當時最大市場的兩國之自由主義的恩典，於是各國也結成了大致相同的條約，斯時通歐洲全體都發生了減輕關稅的風潮，遂能經營自由、平等、安全的通商貿易了。即在歐洲十六國中，只有兩國提高稅率，有稅貿易品目二千百四十種之中，只有一百三十種增加了關稅，其餘千百〇四種，或則減低，或則被撤廢了。日本維新，係在一八七〇年代，故英國學派的自由貿易論，也在日本很流行。如田口卯吉博士，曾期由自由交易而使日本成爲「美洲亞洲的中心市場」。事實上從稅權束縛的關係來說，日

本迄二十世紀初頭止，實爲自由貿易國。只是明治初年以來的重商主義的思想與其必要尙未絕跡罷了。

保護貿易主義 到一八八〇年前後，貿易政策的傾向一變，那曾經風靡於歐洲的重商主義，頃又重行擡起頭來了。此係一八六、七〇年間，歐洲各國互相對抗，遂至國家主義激發，加以市場的競爭，也隨各國產業之發達而日益激烈，尤其因爲交通的進步，前者不曾注意的那些新開諸國，竟被他們輸入大批的廉價穀物，致市場爲之擾亂之故。因此，各國的關稅壁壘，都逐漸的築高，其中且有帶猛烈的關稅戰爭的。不過自由貿易的殘影，尙被保存着，那些露骨的排外手段，也還加以抑制，再如或明示禁止輸入，或對一國加以特殊的惡差別的，也似乎還沒有，並且最惠國待遇，也還被保持着，稅率固然被提高了，但運費的低減，足可與之相殺，那種極難堪的禁止的待遇，還不會用過。試就當時最高的輸入稅率看來，法國也纔三成，德國也纔二成五分，匈牙利也纔一成三分。

戰後的排他傾向 然當大戰一勃發，更促進了這種非國際的政策傾向。一入於戰爭，海上的危險則增加，生產則減退，國際信用則低下，匯兌關係則變爲逆調，戰時關稅政策則接連實施，於是輸出入遂陷於非常不振了。到戰後，敵愾心之強烈，戰後財政之困難，戰時勃興的諸產業之希求保護，各國國際貸借改善的希望之熱烈，無論從任何點看來，貿易的限制及關稅的重課，都成了不可避的形勢。現今有許多設施，都是戰爭以前所不曾見過的，如徵收附加稅，制定含有鬭爭意義的交涉關稅，縮短條約期限，施行輸入限額制，設立特許制度，管理外國匯兌，爲對抗匯兌傾銷而提高關稅等。

布洛克經濟之形成 在物資移動上發生的這種國際的障礙，自必使各國基於自衛的方策，於本國及殖民地乃至經濟上保有特殊關係的各國間，形成一種排他的經濟圈，於是在該範圍內，便將物資及資本的移動或融通，盡量的自由化，或是教他們盡可能的援助本國，這便是布洛克經濟之形成。這種組織之歷史的最初計畫者便是英國，那提倡於一九〇三年的「大英帝國主義」(British Imperialism)，就是這種計畫之典型的表現，現今在歐洲，如法國、荷蘭、俄國，其他凡具有政治的經濟的勢力範圍的，都正在腐心於此種組織的計畫之運營。

第二節 貿易之伸展

世界貿易與歐洲 隨着生產力的增進，交通機關之顯著的發達，引起了那或為貿易政策所牽制，或為貿易政策所援助的，十九世紀以來的貿易的變遷。中世歐洲的貿易，以地中海為主，近世歐洲的貿易，則以大西洋為中心，緩緩的向東洋及美洲方面經營着，但到最近世的歐洲貿易，則由大西洋而於南北美及斐洲間，自蘇彝士運河開通（一八六九年）以來，又於印度洋及東洋間，呈現了極繁忙的交通的連絡。（那經由斐洲南端的東洋航路，早已落後，其陷於極衰微的，乃勢所必然）。在這新的貿易時代，歐洲對世界貿易全體所佔的地位，大概有總額三分之一，但從十九世紀末葉以來，其比例則漸現短縮，迄歐洲大戰直前止，已降為二成，戰後，由於前此視為後進國的貿易量之增進，尤其因為合衆國之顯著的躍進，故其比例更加低落，已降為五成五分了（一九二九年）。

貿易系統之變遷 貿易系統的變遷，也值得注意。以英國爲首，西部歐洲入十九世紀中葉，大概在工業方面，都成了世界的中樞，他們依照上述的路徑，利用其優秀的海運力，支配其所獨佔的海外市場，從世界各地輸入原料品（入一八七〇年代，不論什麼，連食料品都吸收），加工精製之後，又作爲工業品輸出。這便是西部歐洲稱爲「世界工場」(Workshop of the World)的由來。此種狀態繼續很久之後，至歐洲大戰以來，遂發生了變化，在貿易路徑上，則已分裂爲許多中心，尤其美國及日本，形成了重要的放射中心，他方，那向爲歐洲商人所獨佔的貿易特權，也逐漸爲各地商人所收回，而增加了直接的交易。即在戰前，如澳洲的羊毛，馬來的橡膠，爪哇的砂糖等那些殖民地的產物，大部分都是由倫敦市場交易的，而至現今，各生產地與消費地的直接買賣，則激增了。至關於他們向來輸出入的對比上，特別顯著的情形，最初如英國，其次如法、德、比、荷等，他們都由輸出的伸展，海運的擴張，海外的企業，對外的投資等方法，增加了從海外的收入，以其所得的利益，抵補貨物的輸入價額之後，都還有剩餘。這在大戰以來，在其進行上雖然蒙了多大的障害，而在原則上仍未受變化。

貿易品目之變化 表現於貿易品目上之顯著的變化，也是值得注意的。中世歐洲商人所交易的，是少量而高貴的奢侈品，入近世歐洲，便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屬於種種嗜好品，織物等的便利品，都成了交易的對象，到現今，貿易的品目，竟發展到日常所需的食料原料上來了。即已到了不由貿易，各國民經濟即一日都不能安然度過的狀況。

成爲重要食料的穀物，藉運輸手段之改善，也成爲世界的交易了，在十九世紀末葉，成了最大的商品，獸肉，也由同樣的情勢，以活性或冷藏肉的形式，而作世界的移動，在原料方面，如棉花、羊毛、生絲等交易額則極大，再如屬於燃料的煤炭的交易，鋼鐵的交易，尤其可驚，同時屬於燈用的煤油，也成了交易的重要部類。屬於殖民地產物之一向被重視的咖啡、砂糖，今已容易購置，而新品目的橡膠，也開始輸入了。織物，原來就是主要的貿易品，不過在其分量上，已呈現了重要的變化。十九世紀初葉，織物中如毛織物、麻織物等是主要的，各佔全體的四成，但至該世紀的末葉，綿織物則一躍而佔全體的六成五分有餘，毛織物則降到二成，其他且以更少的比例下落了。即綿織物，可說一開始就發展爲貿易品了。

除以上之外，如機械、車輛、化學、藥品、肥料等品目之新佔着重要的位置，當無庸縷述了。

第三節 商業之進化

商業特化之傾向 凡內外的商業，入最近世以來，其所表現的特徵有以下幾種：（一）商業特化之進步，（二）交易系統之完成，（三）交易方式之抽象化，（四）交易計算之合理化等。

商業，牠離開其他產業而以獨立業務去經營的，其中之一部則相當的早，那可溯到中世的后半，至屬於商人的這一特殊階級的人口，於一八六〇年時，在歐洲許多國家中，還只達於全人口的六分以下，就是到了十九世紀

末葉，也繼一成二分乃至一成四分的光景。唯商業，特別是買賣的業務，一般離開和牠相輔而行的運送、保險、保管、金融等業務，而專門的去經營的，卻是最近的情形。如在十九世紀後半，輸出商以其自己的船舶販運貨物於各地的情形，都還不少。用自家的倉庫保管着所有商品的，在當時，寧是極普通的。然由交通一進步，交易一繁忙，關於貨物移動的補助的業務一增加，於是該項業務之經營技術，便會成爲專門的，迨該項業務一以獨立的事業而成立，遂皆與原來的商業離開了，十九世紀，可說便是這種意義的商業特化之全面發展的時代。

銀行及海上保險之特化 現在試將這關係就金融業來看，從來的金融業務，或則由帶半官性質的特殊銀行去經營，或則由富豪於商業之外，作爲個人銀行獨立的去經營，但入十九世紀以來，隨着中央銀行的設立，一般普通銀行亦已發達，於是在經濟產業的中樞機關上，纔有了供給生產信用的源泉。迨該形式變爲股份組織的銀行，接受社會的信用，以存款變爲運轉資金，於放款之外，兼營貼現以來，效果於是更加增了。同時，銀行業者也不像從來一樣，只埋頭於個人的營利見地，並且進而顧及社會的功用，漸置重於社會的傾向了。此意義上的銀行之最初發達的是英國，從紙幣發行權集中於英倫銀行的一八三〇年代，就已設立，在法國，約遲於二十年，係隨工業革命的發展而起的，德國大概雖也是同時，但入帝國成立時期，纔行旺盛。關於海上保險，也是一樣。自十四世紀中葉，與意大利的貿易相關聯，設立此種業務以來（參照第九章第一節），其經營，是大商人於本業之外兼營着的，入近世，公司組織的保險業發生之後，依然在特許獨佔的名下被經營着，因危險而倒閉的不少。至一八二五年，英國

的兩個海上保險公司，繼作爲自由營業設立起來，自是西歐各地同樣的組織纔開始發達，從一八六〇年起，更有顯著的發展，至在發祥地的英國（其中心爲倫敦及利屋浦），則已成了國際的保證。有名的洛德組合（Lloyd's Corporation），係十七世紀末葉，由一咖啡店發達起來，變成了海上保險當事者的集會所，至十八世紀末葉，遂已變成了會員組織，至博得了世界的名聲。

交易系統之變化 商業交易之發生，係由財貨的消費者與生產者之懸隔而來，該兩者既有懸隔，商業交易便將該兩者的懸隔連絡起來（參照第十六章第二節及第十章第三節），入十九世紀，由於該兩者的距離日益延長，遂於該兩者間出現了更多的中介商人。由是，兩者延長的距離，遂得以連絡，原產量與最後消費量的較差，遂得被調節了。爲使這一調節更加便宜起見，那通需給的全量而期兩者之一致的中央市場，於是成立。

茲將各種財貨的交易系統之典型的場合，表示於下。

（甲）關於家內工業的製品。

發貨店——〔輸出商〕——零售商——消費者

（乙）關於工場的製品。

工場——大販賣店——躉賣商——零售商——消費者

（丙）關於農產物。

農場——經紀人——躉賣商——經紀人——零售商——消費者。

第一場合，介有輸出商或躉賣商，第二場合，介有直接承受製品的販賣店，第三場合，介有經紀人，這是要注意的。入二十世紀初葉，由於廣告及通信技術發達，販賣員活躍的活動，於是在某種產業上，更發生了一新傾向，即仲介商之排除。

零售之大經營化 這裏要注意的，便是零售商業中起了重要的變化，即由零售變成了大經營。在十九世紀初葉，撇開大都市不提，要之在地方都市還無所謂專門店，但隨着需要的增加，卻已紛紛然設立起來了。至百貨店，連鎖店，特別是十九世紀後半的產物。原百貨店之成立，係在一八五六年，先是一八三〇年時，巴黎有一小綢緞鋪，販賣成衣，迨獲得鉅利後，於一八五六年，始由廉價鋪（Bon Marche）以官價販賣廉價的織物及首飾類，吸引大宗女客，由是始成爲百貨店。連鎖店的成立係在一八四〇年，地點也在巴黎，先由彭烈羅、博丹兩氏，以官價販賣食料品，成功之後遂遍設了許多支店，於是連鎖店成立。

在這種商業形式進化之前，那曾爲都市主要的買賣機關的常市，已完全失其存在之餘地，徒以另一性質成爲生鮮小品的零售市場而殘存着，又如季節開設的所謂國際的歲市，入十九世紀中葉，除俄國外，在任何國家內都已完全沒落，其機能，已爲形式丕變的交易所所代替，只於形態多少類似的樣本市上保留了牠的殘影。樣本市，係製造業者與躉賣業者招引顧客挑選定購品的一種定期市場，已成了特殊的國際商業機關。如法國的巴黎、里

昂、阿衛、英國的倫敦、伯明罕 (Birmingham)、德國的萊比錫 (Leipzig)、意大利的米蘭、比利時的不魯塞、安德華浦等處都有。

交易所之發達 再就商業交易之抽象化來說，從交通進步，信用擴大，商品標準化以來，樣本交易，已屬可能，由是，再進一步不須具體的何等憑據的商標交易，也成爲可能了。此種交易，直擴張到期貨，不論現貨之有無，即已進展到交易所之完全的運用了。就從來的交易所看，主要是買賣股票公債等有價證券，只有商業、金融的功用，而現在則添了新規的功用，可以助工業公司之設立，可以介紹遊資投於外國，同時，也行原料食料的期貨交易，對於生產界，又成了營着保險作用的東西，即對於如棉花、砂糖、煤炭、鐵鋼、小麥、橡膠、茶等商品，可以於中心市場設物品交易所了。就日本明治以來的交易所制來說，米的交易，由於日本特有的情形，已成了投機本位，而非常發達了的。「對帳米法」，其大體的骨幹，在維新改革時，都在被採用。但後因政府方面規定該法的適用，不得礙及歐美的慣行，故於一八八七年（明治二十年）發布法國式的股票交易所 (Bourse) 條例時，惹起了大問題。要之現在的日本制度，是有相當歷史的特徵的。

計算之合理化 據以上所述，在商業交易間，可以看到計算的合理化了。那在商品的受授和款項的收付上，會減少誤算，交易極有規則，會減少過不及的差異，且由於買賣機會之增加，資金的迴轉，可望迅速，各地間價格的較差，則被縮小，商品可作地方的國際的移動，於是產地與消費地間之直接交易，也有可能了。像這種顯著的變動，

自當歸功於產業革命後的交通的進步，並十九世紀後半的通信機關之進步。

第四節 工業之成熟

煤炭的工業價值 由於前代末葉勃興的產業革命，使工場制度與機械工業都有了顯著的進步，這首先發動於西歐，至十九世紀，已普遍於各處了。這種技術的變化之影響於工業經營的組織，已說明於前（參照第十章第五節），故此地只述及十九世紀以來更進展的工業技術，和牠所及於工業進化的效果。

所謂工業革命之發現，係由纖維工業一部的機械之發明，機械、通原動機、作業機、傳導機三部，都是用鐵作材料，故其效力極大，關於製鐵，那屬於燃料的煤炭，不用說，自是基本的要素。製鍊鑄鐵一噸，則須二噸以上的煤，製鍊鋼鐵一噸，則須六噸乃至八噸的煤。煤炭作燃料，是運轉原動機的蒸汽機關之不可缺的要素，要獲得一馬力的動力，在最近則需一磅半的煤。因此，煤炭之有無多寡，可說就是一國的經濟發展的指標，由此點來考察十九世紀初頭以來的列強經濟地位的變化，庶可窺知一般。

製鋼法之進步 煤炭既發揮了很大的效果，於是製鐵，特別是製鋼法，也同時有了很大的進步。自製鋼法改良，鐵鋼的造形法進步以來，機械則已極度的精密，其製成的物材，則最爲精巧，其數量則已非常增大。人們稱此種改良製鋼法爲畢塞馬法（Bessemer's Process），係一八五六年所發明，自有改良製鋼法之後，產業變化尤其顯

著，人們着眼於此點，便呼爲第二產業革命。這一畢塞馬方法，係將鑄鐵直接鋼化的方法，即用轉爐藉內部的燃燒，而使鑄鐵氧化的。由是，在從來的鍛鍊法上須一晝夜的作業，茲已被縮短爲一小時，已將生產費減到從來的十分之一的光景了。但此法閱十年後，法人馬爾丁 (Martin) 兄弟，則將英人西門子 (Siemens) 兄弟所製的蓄熱爐，連結於稱爲平爐的反射爐上，成功了非常的高熱，因而又發明了用鑄鐵或鐵屑的製鋼方法。此法，鋼的純分極多，較前一方法還被利用得廣些。

唯這些製鋼法，能率雖然高，但鐵鑛須以含的磷分極少爲條件。在多磷的鑛石，其所製出的鋼極脆，不合實用。然而磷含得少的鐵鑛卻比較的少。因此，在當時便極力希望發明一種由多磷的鐵鑛製出優良鋼的方法來，果於一八八一年，由英人湯姆士 (Thomas) 及季克萊 (Gilchrist) 兩氏，發明了鹽基性法 (Basic Process) 的製鋼法，解決這個困難了。此法係於轉爐或平爐內面塗以石灰，混入錳 (Manganese) 而使鑄鐵燃燒，將磷分完全排除的。爾來製鋼能力遂已激增，一八八〇年英國產鋼年額爲百二十九萬噸的，至一九一〇年已達六百萬噸了。此際在德國，產鋼年額已由七十萬噸增加爲千三百三十萬噸了。實際德國在最近代之所以富強的，實由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的結果，從法國割取了羅崙，原該地的磷鑛石極多，由這一新法將牠製成鋼後，遂使該國的生產能力增大了。

電動力之利用 和製鋼技術進步同時，又開始利用電氣爲動力了。原在十九世紀前半，電力就已在經濟方

而被活用過（參照第十六章第二節），然而那還只是弱電流的利用。但在一八六六年，由西門子製成發電機之後，不數年，電氣已成了工業的動力，致形成了所謂第二產業革命的要因之一。如在德國，由一八九五年迄一九〇七年間使用電動力的經營，則爲三十六倍，而達七萬一千三百餘處了。這樣，煤炭一方可以製出蒸氣動力，同時又可製出電力，但在煤炭產額極少，而水力又豐富的國家（意大利、瑞士、瑞典、法國），亦可因電力之使用，以圖工業之發達，且當使用電力時，還可將從來集中化的工業經營讓牠分散化，可以製造標準化的小型的部分品，可以使工業社會的分工發達，這些效果都是值得注意的。

電力於化學工業的進步上，更有很大的貢獻，那便是在化學的操作上利用着電流的情形。如利用電氣製造電氣銅，鍊鋁（Aluminum），製窒素肥料，又由電氣分解採金或銅等是。化學工業，最近的發展，尤其顯然，牠已超於原料生產及製品生產之上，可云與煤炭產額相接近了。由於電氣照明（電燈）的結果，作業時間之延長，作業能率之增進等，也是近來進步的特色。

科學的管理法 和這種製造技術的發展和調和，經營技術的發達，亦頗可觀。特別從現世紀初頭爲美國所首唱的科學的管理法（Scientific management），於歐洲大戰時已傳播於歐洲，工業方面自不用說，且已推行於其他產業方面，自戰後一九二〇年恐慌勃發之後，遂被用作以再建產業爲目標的合理化運動的基調了。其中心雖屬德國，而如英法其他各國，都已多少採用了。

科學的管理法，係泰納 (F. W. Taylor) 從一八七八年以來，在費拉迪費亞 (Philadelphia) 製鋼工場調查職工的作業能率之後，了解了於一定工作給以厚酬，而可提高能率的由來，他方又發明了將作業分爲基本的時間後，而可盡量的有效的利用勞動時間，自是，遂爲世間一般所採用了。泰納自己雖遭勞動者的反對運動，而於不遇中去世（一九一五年），但隨着產業合理化的發展，他的原理已被應用，而向着生產物之單純化、標準化、廢物減少的目標前進了，一九二七年的世界經濟會議，業經選用，並考慮了牠於產業內部影響於人的關係之結果。

第五節 農業之自由化

業民自由解放之完成 前代末葉，煩瑣的封建義務，已逐漸從農業地方除去，土地所有的個人主義，也日見進步，技術的改良，已漸帶科學的色彩，這種情形已如上述，自入十九世紀，表現於商工業的原理，也影響於農業，於是上述的傾向，更加進步了。在英、法兩國，至一八一五年，農村的階級關係，已成了純經濟的關係，但在德、奧、俄及其他小國中，卻不盡如是，他們與時勢的運行相背馳，且還極頑強的維持了從來封建的權利義務的關係。不過，大概到了一八五——六〇年，關於土地的負擔，世襲的借地制度，已被停止，再如領主之裁判，警察等地方的特權，亦被廢止，而屬於統一的中央政府了，再如土地買賣的自由，已被承認，耕作的強制，已全被撤消了。這時候，在日本，關於

農業的自由化，也同樣的被實現了，這是值得注意的，即以明治維新（一八六八年）為契機，土地的私有也被確認了。明治元年，曾令「除拜領地，寺社地之外，各村地面，凡歸百姓所有」，五年二月又布告：「土地之永租及買賣，從來雖在禁止之列，但至今四民皆得買賣」。

農業的市場生產 由是，農業便和商工業一樣，都可基於自由契約作為企業去經營了，雖然在經營組織上，因國因地方而有許多形式，要之都成了以市場為目標的產業。尤其因都市的擴大及增加並商工業的繁榮，食料及原料的需要，便日益增加，於是在農業上最關心的，便是販賣某種作物可獲得利益的一事了。固然，農業為自然的條件，如氣候、季節、土質等所支配，不大適於資本主義的生產，且常因中間商人之介入，致被掠去利得，但即令是這種情形，而在可能的限度上，引致利益的精神，仍可提高。秋林（J. H. Von Thünen）的「孤立國」（Der isolierte Staat）上所載的有名的農業園的例子（一八二六年出版），便是敘述這種時勢的農業經營的指導原理。由是，農業則與接近中央市場的程度為比例，而決定作物的種類及費用，愈接近中央市場，則經營愈採集約的傾向。以中央市場為中心，作物遂形成了如以下數重的農業園：（一）如野菜果實，牛乳等生鮮品；（二）建築用材及燃料材；（三）由於輪栽式的穀物；（四）由於穀草式的穀物；（五）由於三圃式的穀物；（六）畜牧。雖然這些標準係立在一一定的假定之上，會隨着交通機關的發達而修正，但原則終歸是以市場為目的的農業經營。

農業科學之進步 農業的營利化，對於技術的進步成了莫大的刺激。在前代，農業技術的刷新，曾由荷、英二

國作先驅，相當的試辦過，而入十九世紀，便已及見科學和機械的應用了。

在排水，灌溉的新法上，蘇格蘭人斯密士（Smith）曾考究將陶管埋於地下，卒達到了這一目的（一八二〇年時）。以後，遂不拘拘於所謂畝的面積，亦可以栽培了。關於肥料的改良，德國化學家李比錫（J. Von Liebig）曾有偉大的貢獻。他研究的結果，植物的主要成分為加里、磷素及窒素等，因此，只要以作物所必要的養分作肥料，就可獲得一定的成果，磷酸則取材於動物的骨骼，加里則可從德國的斯塔斯佛爾多（Stassfurt）地方採取，窒素則可由智利輸入的鳥糞採製，於是不兼營畜牧，亦可行耕作了，由於化學肥料之使用，土壤遂可完全的改造，農業亦差能避免自然的束縛了（一八四〇年）。近該世紀的末葉，英國化學家克魯克斯（Sir William Crookes）曾慮及人造肥料的將來，恐於四十年後，窒素將使用殆盡，將必有一農業大恐慌發生，但入二十世紀，已發明了從空中採收窒素的方法。

輪栽農法，經科學的研究，也更加精密了。一八九〇年時，由德國化學家了解了苦羅伏（Clodet）草係於空中吸收窒素，且是將窒素蓄於該根的結節上的，故於苦羅伏之後栽植小麥時，由於吸收了殘留於該地的窒素，發育則極為良好，又示人拔去作物時，須除盡同時並生的雜草，因此，纔能根絕附着於該雜草上的寄生蟲，此外，關於植物之營養，病理，細菌等之研究，亦有極多之貢獻。

機械使用的限界 農業機械的改良，到了十九世紀以後，也頗顯著，而且更加普及了。唯在這一方面與工業

不同，機械的應用，只能適應作物之有機的成長，施以操作，而節省作業，此外便無能爲力了。就是大農，在這一意義上，也只能獲得一定限度的效果，尤其到了一八七〇年以後，如果實、草花、家禽等那種含有個人的注意與熟練的農業，小規模的獨立的自耕農，終不因機械之應用而便失其存在。例如比利時最近的證據，雖然大所有地在數量上，或在該國全體面積所佔的比例上都在增加，而最小的所有地也增加得很速，減少，多限於中位的所有地。

農村勞動不足之傾向，還有與工業方面不同的，自入十九世紀後半以來，農村方面勞動不足的現象，凡已表現於西歐工業化的各國中，此係由於農業的利潤低，工銀也比商工業的低，加之遷徙自由已被承認，因交通機關之發達，皆容易移住於都市之故。因而在農業面積的比例上，人口則減少，同時，土地的分配狀態，則比較的完整，大小農地都有適宜的配置，在商工業都殷盛的國家，農村尤苦勞動力之不足。此事至一八七五年以後，因交通機關之進步，由世界農業國將農產物急激輸入西歐諸國以來，尤其顯著（參照第十七章第一節）。此際，穀物價格之激變，在普魯士小麥一噸已從二百二十馬克落到一百八十馬克，在英國，小麥一夸特已從五十三先令落到三十二先令了。

第十八章 最近世經濟一般（下）

第一節 社會運動

勞資階級之對立 如上文所述的十九世紀的經濟的進步，在交通及生產部門雖是躍進的，但在他方，社會大眾的分配及生計方面，卻沒有隨之而前進。隨着產業革命的發生，就已成立了在經濟上職能完全相異的兩層階級（在產業革命前，即從近世初頭起，雖然就已發生，但很緩慢）。形成了上層的，便以其所蓄積的剩餘財富，作為資本投下於生產事業，以期獲得利潤，這便是資本家階級。他們在世紀前進的當間，特別隨着股份公司制的發達，固可分為專靠資本的所有，藉利息紅利以為生的資本主，和專對經營作指導管理的企業經營者二種，但他們之互相結納，以經濟階級而立於上層之點，卻沒有什麼不同。

反之，形成下層的，便是以發揮勞動力即人類的勢能（*Potential*）為唯一的生產貢獻，而為上層階級所使用的勞動階級。原勞動階級之發生，在敘述近世的農工業一般時，就已約略說過（參照第十章第五、六節），一方係由於都市工場制度之勃興，於是從事於手工業及家內工業的遂無以為生，只好成為近代的勞動階級以維持

其生存，他方係由於農村的土地的所有與經營，已被集中化，於是小農以及被迫離開土地的農民，也只有出於勞動階級之一途了。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開始雖係無產勞動者（Proletariat）作先鋒，但在革命的進行中，指導地位已屬於上位的小商工業者及小地主了，結果，勞動階級的福利，並沒有被增進。

中間階級之存在 此外，還有所謂中間階級（Zwischenklassen），如中小商工業者，小自耕農等便是，他們係位於以上的兩階級之中，以中間階級而從事於企業的。至二十世紀初頭，歐洲一般總人口的六成五分爲勞動階級，而屬於中間階級的人口，則爲三成三分。但屬於中間階級下層的人口（約佔中間階級全體之半），他們要作爲企業者去看，其他位極低，其生計程度極劣，常有被迫而轉入於勞動階級的，故其階級的意識，亦頗接近於勞動階級，因此，凡對於勞動階級的運動及勞動階級所採取的政策，也可適用於他們。要之對於勞資兩階級的對峙，固須極端的注意，同時，關於中間階級之存在，也是不能忽視的。

社會主義思想之起因 一般說來，產業革命的結果，對於國民經濟中的生產，雖有非常的增大，所得雖有顯著的增進，但勞動者的所得，卻沒有隨着這種比例而增加，而且物價上騰，生計極不容易改良，他方，勞動市場的境況，則常表示供給過剩，隨時可以失業。再如新的勞動，徒令人反復着一種單純的作業，致身心都機械化起來，同時，上進之途，又極少可能，於是大多數不能不成爲生涯勞動者。像陷於這樣境遇的人們，如在同一工場或類似工場設備的當中，從事於同一勞動時，其形成一種共通的意識，由此意識發而爲改善其地位及待遇的一種運動，自屬

當然的結果。

但在一方，對於勞動階級的結社或運動，任何政府，在開始時，總視爲一種過激舉動，而以高壓來懾服，反而使事態更加惡化。他方，那同情於勞動階級的有識階級，或企圖將這種不合理的情形除去，或則進一步的直欲澈底改造社會經濟的面目，於是發表一些改進的或革命的計畫，而在革命的計畫中最有力的便是社會主義 (Socialism)。

社會主義的目標 社會主義的思想，雖其淵源很古，但由產業革命前後所宣傳於歐洲的社會主義，其本來的目的，則爲以下二種：(一)廢止爲資本主義生產之基礎的私有財產的原則，而將生產手段作爲國有，於國營之下使用，(二)社會的會員，直接參與生產，而被給與工錢。即其理想是：係將從來活動於獨立自由意思下的企業經濟和家事經濟綜合起來的那種組織，變爲國民全員依照中央機關的計畫，而形成一恰如人體各部依腦髓的指導而活動般的體統，也便是斷絕私的營利念頭，明白表現公的福利的一種理想。

社會主義思想之進化 此種傾向的思潮，從十九世紀初葉起，係分三個階段進行着的，即(一)空想的 (Utopian)，(二)科學的 (Scientific)，(三)實行的。從一八三〇年起，在那最論理的，無條件的祖述了亞丹斯密 (A. Smith) 爲根據的古典派經濟學的法國，曾依照社會的正義觀念，一方對私有財產制作社會主義的批評，同時又擬議了許多改革方案，且更進一步的作過種種的實驗。這一傾向，在英國也曾參以政治的或宗

教的色彩，於同時表現過。然至該世紀的中葉以後，即一八六——七〇年代，從馬克斯（Karl Marx）出版「資本論」（Das Kapital）的前後，又出現了新意義的社會主義。這比起從來的社會主義來，是革命的急進的，是專訴之於無產階級的，是依據事實觀察的歸納的理論，殊與前者異其選。後到該世紀的末葉，又有依據事實而批評那自稱為「科學的」馬克斯主義的，以及希圖用直接行動的手段來實現的，這在前者為修正派社會主義（Revisionismus），後者為工團主義（Syndicalismus），後者具體的方策，其根據就在勞動組合的發達與活動。那創於俄國的布爾塞維主義（Bolschevismus），也不能不說是這一風潮的產物。關於這種潮流之較詳的記述，容於次章再述。

第二節 勞動運動及勞動保護

勞動組合之性質 勞動階級由產業革命的結果所生的不遇，他們圖改善起見，則由團結的方法，以自助的精神發動勞動運動，而這一運動的根基，便是勞動者常在的結合體——勞動組合（Trade union, Gewerkschaften）。由於組織了勞動組合，故勞動者的階級觀念更強，勞動者相互的結合更密。因此，勞動組合，可說是勞動階級的黏合土（Cement）。勞動組合雖曾被下過種種定義，要之是取得工錢的勞動者為維持或改善勞動條件所組織的恆久的（對一時的說）團體，就其最發達的內容看來，牠有團結的自由，有勵行組織規約之力，有財產，有

訴訟能力，有和雇主間結勞動協約的權利，必要時可行同盟罷工（*Strike*），且是保有伸張組織的自由的一種團體。

勞動組合之發達 倘係未具此種完全展開的形式，而僅基於改善勞動條件的目的所組成的組合，那在很早的以前，就已存在過，至少在十七世紀的初頭，就有過這種組織，這徵之工業一般的發展狀態，也是可以承認的。然在當時，這種組合是概被禁止的，以被目為違反習慣法，妨害產業之故。由勅令和條例發布禁止的規則的，着實不少。尤其到了十八世紀末葉，一方組織組合的雖多，他方遭法律禁止的也多。

但在事實上，（一）勞動者為協議勞動條件的組織，雖受法律的禁制，卻依然到處存在，倘胡亂的禁壓牠，反是陷社會於危險的，（二）同盟罷工及其他的紛擾，每次都會給勞資雙方以極大的損害，（三）在雇主之間，謀共同利害的團結，事實上業經形成，因此，要根絕勞動組合，不僅不可能，亦且不利，政府理解到這點之後，纔自然而然的進到了承認組合的傾向。這是見之於一八七〇年代以後的各國的情形。同時，勞動組合的範圍，也逐漸擴大，初為地域的，次為地方的，再次為全國的，終則在國際上總轄勞動組合的，便稱為「國際勞動者同盟」（*Internationale Arbeiter Association*），俗呼為國際的便是。至一八六六年，以馬克斯為領袖，曾於日內瓦（*Geneva*）開過最初的會。不過這到數年後，已無形解散，至一八八九年，又成立了第二國際，在大戰前，勞動組合之派代表到會的計有二十七國。此外，在戰後（一九一九年）又以莫斯科為中心，於布爾塞維主義標榜之下，結成了第三國

際。其中參加的是歐洲各地的極左社會主義者及共產主義者。

勞動組合運動，在日本因為歐洲式的鬥爭主義薄，資本主義的發展略為落後，故到一九〇〇年以後，纔見展開。至如社會主義的思想，是歐洲大戰以來纔發展的，特別是馬克斯主義的傳播，成了這一時代的特徵。再如承認組合的情形，至今尚未給以明確的法律規定。這種情形，單拿以下的理由，即我國勞動階級的自覺不足，或資本主義未熟等等，是不能說明的。

勞動組合之進化 勞動組合的形態，其組織最初係由同一技能（職業別），次則由同一產業（產業別），最後覺得單讓熟練勞動者（勞動貴族）加入，勢必一方釀成全階級的內訌，他方完全不能實現階級的利益，故讓許多日傭人夫也參加了組合。最後，勞動組合在其發展的過程中，早晚勢必要變更現存的經濟組織，實現基於勞動主義的社會，故終於結為政黨，採用了社會主義的綱領。這一方係由於普通選舉的施行，參政權直擴張於勞動者，他方係由社會主義的內容逐漸豐富，對勞動階級提示了比較具體的目標之故。

工場法之制定 勞動組合運動，固有立於現存的經濟秩序上以改善勞動條件為目標的，而如由國家成為發動者並指導者，一方在原則上肯定現在的經濟的秩序，他方，則須矯正撤消由私人趨於自利動機的極端所生的各種弊害，其中試行的方策雖有許多，但當以勞動保護及勞動保險為最重要的。

勞動保護的精神，見之於法律明文的便是「工場法」，而其制定的發端，自須溯及工業革命的時代。原在當

時的經營規模尙小，所役使的概爲婦女及少年職工，工錢則盡量的減少，勞動時間則盡量的延長，加以設備極形惡劣，苦楚直不堪言狀，當時的自由主義雖很瀾漫，終不免備受世間的非難。因此，在十九世紀初頭，在那些進步了的國家中，已有了工場法的萌芽。然在當初，法規只適用於織物工業，隨後，纔將範圍逐漸擴張，適用於一般工業，即鑛業並其他產業，終則連小規模的職場都被適用了。雖然對於成年男工，沒有另設保護規定，全憑他們和雇主的契約，但關於作業上的保健、衛生、及危險預防等，卻是另設了規定的。當二十世紀初頭，隨着勞動組合及無產政黨勢力的伸張，民主政治直播及於產業時，於是限制勞動時間，且將適用的範圍擴張起來，而普及於全勞動者了。

最低工錢法 通過工錢勞動而榨取不當的勞動的，就叫作血汗制度(Sweating system)。這在十九世紀初葉，起於英國軍隊用的被服製造場，以後且傳播於他種作業中，使下層無抵抗的自宅勞動者吃的苦頭殊多，而且好久亦並不講求什麼保護方策，到一九〇九年，英國纔施行「最低工錢法」(Minimum Wage)。以後，對於通常的勞動，都規定最低工錢，務使牠適於公正的原則，如對於鑛工，農業勞動者，都是適用這個新規定的。這種規定，至最近已爲其他各國所施行。

社會保險之發達 於勞動階級生活上暴露出來的危險，已由國家發動而行保護的設施了，這便是所謂社會保險(Social insurance)。可稱爲社會保險之萌芽的，雖亦可溯源於中世，但在近世，以最有組織的制度編成的，當推德國，大概係創於一八八〇年代。這一制度之思想的根據，就在俾士麥(Bismarck)的「國家社會

主義」(State Socialism)，因為他把勞動者看做國家的財產，爲要增進國富，擴張國權，就得伸張他們的幸福，提高他們的生活能率，故對於勞動者所發生的危險——傷害、疾病、老衰、失業等，遂講求了救濟之術。關於這點，那於一八七二年末，開會於愛則拿窪 (Eisenach) 而確立了信條的德國「社會政策學會」(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他們由不同的立場來支持，而貢獻了許多計畫。他們的共通點，係在矯正由英國式的個人自由主義所引起的社會的經濟的不均衡，而使勞動階級獲得一切高尚文明的賜予，並享受教育與安寧，因此，一方則維持現存的社會秩序，他方則實行適當的豫防及救濟的設施。這種社會政策的設施，發端於德國，不久，便爲西歐各國所採行，有時且有優於策源地的德國的制度出現，其中雖亦不無缺陷，大概迄戰前止，基礎卻已完備了。

失業保險 此外，還有失業保險 (Unemployment insurance)。失業的原因，非常複雜，就其社會的原因來說，從來如不景氣，新式技術之採用，事業失敗，同盟罷工，工場閉鎖等情形一襲擊經濟界，則不免發生一部的勞動力的過剩，而歸於無用，但由大戰後的特殊情形，失業殆成了恆久的，惰性的趨勢。尤其於一九二〇年恐慌後，所行的產業合理化的結果，使失業者更行增加了，從一九二四年起，例如德國失業者比例，則達戰前的七倍以上，再如一九二九年的恐慌，失業者較前又倍加了。關於經濟界這樣的病疴，要謀全國的保險設施，技術上當不免發生困難，而在英國，曾於一九一一年，對建築及機械製作的勞動者，行過強制的保險，於一九二二年，竟普及於全勞動者了。惟以失業者激增之故，保險公司常發生損失，因此，政府就須補助達於三分之一的款項了。關於德國的制

度，已見於前，至戰後對於失業規定強制保險的，則爲德、英、意大利、俄等，規定任意保險的，則爲法、荷、比、捷克等。

第三節 合作社

合作的意義 將現在經濟組織上的階級的對立，與收得利潤的那種顯著的現象除去，而以互助連帶的組織，經由非革命的方法，逐漸謀社會之改造的，便是「合作社運動」(Co-operative Movement)。這一運動，不單是勞動階級，連中等階級都包含在內，係圖緩和社會的一切階級間的對抗的，不求之於國家的法制，單靠社會的自由協力。合作社可大別爲三：(一)生產者合作(Producers Cooperative) (二)消費者合作(Consumers Co-operative) (三)信用合作(Co-operative Credit)都是在十九世紀前半的末期發生的。

生產者合作 生產者合作，是將僱傭關係完全解消，勞動者自爲雇主，即同一人兼具勞資兩種資格，以合作的組織經營企業之謂。這是產業革命後失掉了經營獨立的出路，也是產業自治之具體的表現。此種組織之發祥地且極形發達的是法國，始於一八三〇年代以後，至一八四八年前後，這一運動極爲蓬勃，但大部分已霎時消散，到一八八〇年代初期，纔又再起，在英國，則於社會改良團體援助之下設立，在法國，則於國家保護之下設立。惟因社員缺乏商業的能力，而且少一發展，則須雇入勞動者，自有墮入於資本家的企業之虞，因此，終不能完成健全的進步。

消費及信用的合作 消費合作，係在消費者的立場上，一般中等以下的階級，排除中間商人，盡可能的直接買賣，有時且由共同的力量，廉價購入自己從事於生產而為家事經濟所必需的物品，這種組織，創始於英國，於十九世紀中葉，由零售的形式而起。至就一般來說，至一八七——一八〇年代，似已有效的涉及了極廣的範圍，那般合作社，聯合經營躉賣商，並已設立工場，至一八九五年以後，遂已形成了世界總聯合的組織。

信用合作，係中產以下的階級，聚集小宗存款，相互授受信用的一種組織，其目的，係不由營利的信用機關，而以低利並簡易的手續獲得金融的便易的。一八五〇年時，由德國社會改良家熱心的運動，而始成立，在此國完成了最高的發展，隨至一八八〇年代，也伸展於法國並其他各國了。日本的信用合作，並沒有依據舊幕時代的報德社或社倉等的設施，是直接取範於德國的，於一九〇〇年時開始。一般說來，合作社還有國際的聯合——「國際合作社同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自一八九五年設立以來，各國的合作社皆交換着報告，皆取了連絡。現在加入的合作社，計有十萬，參加國計三十，人員計達一億五千萬人，然而事實上組織同盟的主要分子，還是消費合作。

第十九章 英國

第一節 帝國的發展

政治的自由之進步 自十九世紀初頭拿破崙戰爭告終，平和恢復以來，整百年間，除一八五四年的克利米亞戰爭（Crimean War 圍攻 Sebastopol），一八〇二年的南斐戰爭（War of South Africa 合併舊荷蘭人 *Boers* 人的殖民地）外，英國大體是度的平和的生涯。在英國較重大的問題，是關於內政及殖民地的問題。

在經濟上頗進步的英國，政治制度卻很陳舊，到十九世紀初頭，都還帶有十五世紀時的姿態。在新興有力的都市，反無選出議員的資格，而衰朽了的舊都市，卻於選舉上佔優越的地位，選舉權極少的村落地方，反獲得了許多議員名額。這樣，要求選舉公平的呼聲，遂已瀰漫於民衆，因此，於一八三〇年的總選舉，那久經賦閒的惠克黨（Whigs）即自由黨，一朝勝利而組織了內閣，便提出了照人口比例選舉議員，略將選舉權擴充的議案。其中一部曾有過猛烈的反對而發生過紛擾，而終於得以成立的，乃時勢所致（一八三二年）。唯這次的改正，雖然使中等階級獲得了若干的滿足，而於勞動階級，卻無何等利益，結果，遂惹起了以普選主義（*Chartism*）為號召的勞動

階級的普通選舉運動。這在一八三七——三九年中，總在作示威運動，且提出希求選舉的民衆化與參政的機會均等的六個要求條件於議會，至一八四八年，運動更趨於極端而成了猛烈的騷擾，但終於沒有收效。以後，至一八六七年，纔對都市勞動者與以選舉權，至一八八四年，遂已普及於農業勞動者，普選於是被完成了。

殖民地之確保 殖民地之帝國的結成，從十九世紀中葉起，就在進行這一工作。鄰近的愛爾蘭的自治運動，則方興未艾，曾因此在議會內發生過幾度紛擾，一八八六年，關於愛爾蘭自治法案之贊否，自由黨則分裂，其脫退派則與 Tories 黨即保守黨相提攜，於是新發生了「統一黨」(Unionist)。在印度，從世紀初葉起，就已勃發反英運動，至一八五七年，遂有塞博夷之亂，政府乃乘機廢止東印度公司，而將印度變爲本國的直轄地，至一八七六年，遂以印度皇帝 (Empress of India) 稱國王了。此外，於一八六六年則已開通蘇彝士運河，於一八七五年，則已獲得了該運河的財務管理權，又因擁護其投資的利益，於一八八一年，將埃及變成了被保護國，這都是值得注意的。

帝國之發達 自治領 (Self-governing dominions) 之帝國的結成，其計畫係始於一八八七年爲紀念維多利亞 (Victoria) 女皇即位五十年 (女皇從一八三七年起，有六十四年在位) 所開的殖民地會議 (Colonial Conference)，但在這之前，加拿大已於一八六七年被與以自治權，而成了一「領土」(Dominion)，後來澳洲亦於一九〇〇年被與以自治權，而成了一「聯邦」(Commonwealth)，又一九一〇年，南斐殖民地也成了一「聯

邦] (Union)，尤其當歐洲大戰時，因各領十分與本國協力，供給軍隊和資金，地位逐步提高，竟與英本國如對等的「姊妹國家」一般。在一九二一年的和平會議，國際聯盟的諸會議中，遂確定了這些自治領的內政外交的自決權，這期間，愛爾蘭即於一九二二年，制定「自由國憲法」，簡直備具了獨立國的體裁。印度自治派的排英運動，由一八八〇年開始，直到一九三〇年的圓桌會議中，都很激烈，但仍屬於總督的支配。

英帝國的各部分，既如是日益具備自由自治的獨立國家之形式，似有全體採取國家聯合的體系之趨勢，然現在卻緊抱着作爲「帝國」(Empire) 而共存的觀念，一九三二年八月的渥太華會議——帝國會議 (Imperial Conference)，正暗示着這種傾向。於是英帝國成了世界第一大國，佔世界陸地四分之一，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即四萬五千萬人，內白人連本國的四千八百萬人計之，亦不過六千萬人，僅及總數七分之一），此外，還有國際聯盟的委任統治區域八十四萬方哩。

戰後的政治問題 就最近國內的政治制度所生之變化看來，則戰前曾於一九一一年縮小上議院的權限，關於財政的運用上，須依從下議院的決議，戰後又給女子以選舉權在全國有權者中，形成了女子的數目超過男子的現象。政黨的消長，也產生劃期的現狀，一爲自由黨之沒落，在一九二二年的總選舉中，表現得最明顯，一爲工黨之發展，因其以工會爲基礎，標榜生產機關國有，徵收特別累進稅與救濟失業，遂以得勢，在黨首麥克唐納爾 (R. Macdonald) 的統率下，第一次於一九二四年，第二次於一九二九年組閣。

第二節 商業貿易的變遷

穀物關稅的變遷 英國以對外貿易爲國策，從十九世紀的初葉起，採行自由主義，已於前面概要說及（參照第十七章第一節），茲將其過程徵之於事實，乃是發源於撤銷穀物輸入稅。已如前述，當十七世紀的末葉，曾以補助金獎勵穀物輸出（參照第十五章第二節），但十八世紀的末葉，卻因拿破崙戰爭爆發以後，外穀輸入全不可能，致使穀價高漲，國內地主遂獲得比前更大的巨利。戰後外穀已能輸入，穀價遂有低落之虞，於是在議會佔最大勢力的地主階級，便於一八一五年，更加提高穀物輸入的許可限度，造成小麥一英石值價四十圓，仍同戰爭中的獲利一樣。當時的小麥，普通不過值價三十圓內外，地主竟爲自身的利益而使一切階級供其犧牲。因此，輿論漸漸激昂起來，到了一八三九年，自由主義者遂在新式工業的中心地滿徹斯特，組織「穀物條例反對同盟」（Anti-Corn Law League），在科布登（R. Cobden）布萊特（J. Bright）主盟下，全國進行猛烈的示威運動。

穀物關稅的撤銷 自由黨內關於一八四一年倒臺，保守黨起而代之，當時財政窮乏荒歉相繼，一般人爲打開局面計，甚望修改穀物條例。首相皮爾（R. Peel）此時遂施行滑準關稅，以緩和輸入的限制。此種關稅把小麥一英石作爲二十七圓至二十九圓的價格，以這種市價爲中心，因市價的上升而減少輸入稅，市價的低下而提高輸入稅。但是，反對運動卻不因此停止，依舊進行，適遇凶荒襲來，愛爾蘭饑饉大作，穀價暴漲，至一八四六年，皮爾便

決意提案限於一八四九年二月，完全撤銷穀物條例，終於抑壓反對者而使該案獲得通過。

自由貿易的勝利 一八二〇年以後，自由思想日見發達，在擴充工業品銷路的目的下，貿易的自由化漸漸進步起來。爲保護海運起見，那維持已久的航海條例（參照第十五章第二節），由商務院總裁哈斯基孫（Huskisson）改訂爲在互惠條件下，准許外國民享受與本國民同等的航海權，其後更完全撤銷（一八四九年），接着復撤銷關於沿岸貿易及殖民地貿易的差別待遇（一八五四年）。哈斯基孫又在財政制度合理化的目的下，改訂當時還殘留的一些禁止和限制的法令。（一）把關稅的稅則簡單化。（二）減低工業原料的輸入稅。（三）工業品輸入稅，減至三成。（四）廢止一切的輸出稅。皮爾既減免一切輸入稅，後來更因財相格拉斯通（W. Gladstone）的努力，於一八六〇年，與法國訂立條約，把有稅輸入品目，由四十八減爲三十四，自由化遂更進一步了。殘留着的有稅品，僅煙草、茶、咖啡、乾葡萄、酒精之類的嗜好品，全作爲財政關稅而徵收。這種原則，一直繼續到一九一四年。

英國所樹立的自由貿易主義，給大陸諸國以影響，遂出現了自由貿易時代，這在前面已經說過。

公平貿易 然而一八八〇年前後開始的歐洲貿易的變調，尤其新興工業國的競爭，使得英國考慮變更其政策，即是在不能與對手諸國相互交換利益時，改變貿易上的待遇，採行互惠主義的政策。所謂「公平貿易」（Fair trade）者是。可是因爲當時對於自由貿易的利益，信念甚強，多不注意。接着從一九〇〇年前後起，一種立

脚於經濟的帝國主義立場上，企圖融合本國與海外領爲一大經濟區域的運動，曾一度起來，但還沒有達到後述的時期，即已匿跡銷聲了。

戰後的保護貿易主義 歐戰一爆發，政策上的轉機便到來，主要的爲維持匯兌市價起見，一九一五年春，制定了奢侈品關稅。這叫做馬開拿關稅 (Mac Kenna duties)。戰爭中，除那從來須仰給輸入纔足用的染料、藥品、鐵軌、科學的玻璃製品外，對於所謂中樞工業 (Key industries) 的製品，課稅從價三分之一。到了戰後，爲要禁制那從通貨價值低落的各國來的輸入，頒布了「產業保護條例」 (Safeguarding of Industries Act —— 一九二一年)。

至此，雖然事實上的結果，是保護國內工業，但本質上還不能說英國已經保護貿易化，有稅輸入品，還只在總品目的三分以內。可是到了一九三二年二月，政策方針更爲躍進，除棉花、羊毛、肉、魚、小麥外，對於一切輸入品均從價課稅一成，對於給英國製品以差別待遇的國家來的輸入，得施以從價一成到十成的課稅。於是英國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所抱持的「光輝的自由」，便不見於貿易上了。

鐵道及海運 至十九世紀，商業的組織及方法，有着躍進的發展，已如前述。要單就一個國家來把牠作特殊而且具體的指摘，那是不容易的。現在就英國來窺察其外廓，可以看見陸地的交通，尤其鐵道，一方面從該世紀的中葉起，表現可驚的進步，不沐政府的何等保護而步步建立，他方面卻有暴露恐慌的可能。且因爲議會享有決定

質率的權限，故競爭便顯現於速力和設備的方面。隨着競爭的進行，合併也顯著，其順序普通是先在別個公司的路線上行駛車輛，次則永遠租用，最後更加以收買。今日全英國分爲四大系統，哩數一八六〇年爲一萬零四百哩，一九〇〇年則達於二萬一千八百哩，殆已成爲飽和狀態了。

銀行的合同 銀行激增於十八世紀的末葉，至一八一三年已達於千所之多。但是，這些都是「私銀行」，信用非常薄弱，往往陷於破產。其後自一八二〇年代以還，在股份組織下設立銀行之風盛起。更後則股份銀行漸次合併私銀行。經過一八九〇年的恐慌後，合同大興，當時全國尚有股份銀行百零四個，及至一九二四年，則減少到僅僅十八行，支店網普遍於全國。這時，英倫銀行亦曾遭際恐慌，發生擠兌現象，一時停止支付，但基於一八四四年的「銀行特許條例」，一面把營業部和發行部劃開，一面把發行權集中於一手，愈益顯出中央銀行的本質，現在已成爲擁有資本一億四千五百萬圓的「世界銀行」了。然而民間五大銀行的勢力也很強盛，構成這五大銀行的巴庫列銀行 (Barclays)，洛伊士銀行 (Lloyds)，米蘭得銀行 (Midland)，國立省銀行 (National Provincial)，威斯民斯特銀行 (Westminster) 等所保有的資本，佔全國銀行總資本的六成。由於優越的海外貿易和巧妙的金融組織，英國遂能經營全世界的金融交易，成爲全世界唯一的金市場。雖然大戰後金子集中於美國，紐約的金融市場大張旗鼓起來競爭，而倫敦卻仍不失爲國際金融的一個中心。

人口的集中增加 交通及商業的發達，顯示人口的都市集中。當十九世紀之初，英國都市的人口還只佔全

人口數四分之一，及至該世紀的中葉，便成二分之一，末葉更達於四分之三，戰後竟昇至五分之四了。人口十萬以上的都市，達於五十一處之多，優於歐洲的任何國家，總算成了都市之國。形成這都市國的兩大中心，就是倫敦和滿徹斯特及利物浦。

工業進步之反映的貿易 海外貿易的進展，恐怕就是裝飾近世英國經濟史的第一物吧。在十九世紀的初年，即已成功後來發展的原型。當時的輸入為二億八千萬圓，輸出為三億三千萬圓（一八〇一——五年的平均數）。但是，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秘密輸入，是不能忽視的。當時秘密貿易簡直成為常業，執這業的人，普通在批發上附加一成五分乃至四成。輸入額中的四分之三為食料品（砂糖、茶、咖啡、小麥等）。其餘則為原料品（棉花、麻絲、染料等）佔極大的成分。輸出額中，毛織物、綿織物、鋼鐵等三種，佔全額二分之一，其中毛織物的金額，相當於綿織物的二倍。可是到了該世紀的中葉，輸出入的內容便起了一個新的變化。一八五五年——九年，每年平均輸入為十四億六千萬圓，輸出為十一億六千萬圓，外加再輸出二億三千萬圓。食料輸入佔總輸入的四成半內外，原料品如棉花、羊毛、生絲等，也達於二成以上。至於輸出方面，絹織物，竟佔可驚的織物輸出總額的四成，毛織物的金額雖相近於此，卻處在第二位。

貿易發展的原因 自開始豎起自由貿易旗幟的一八五〇年後，雖屢受恐慌到臨的障害，而貿易的進展，確呈現顯著之勢，及接近一八七九年時，年額即達於五十七億多圓，接近一九〇四年時，年額更達於八十二億多圓，

接近一九一三年時，年額竟達於百十九億多圓了。這種躍進的原因，原應視為如下的數點：（一）國人的優秀商業能力，（二）國土的利便位置多，與煤鐵的藏量豐富，（三）掌握海上的霸權，（四）殖民地市場的擴充，（五）製造能力增進，（六）採行自由貿易等事實。

入超的漸進及其原因 然而貿易那樣的進展之間，卻發生一種值得注意且為英國所堪憂慮的傾向。那就是輸出比較減少的現象。由上述的一八七九年至一九〇四年間，輸入雖增加了十四億多圓，輸出卻只增加了八億多圓，因而入超在第一年為七億多圓，第二年為十一億多圓。入超雖由海外投資收入，海運收入，商業手續料收入等（所謂 Invisible export）來補償，藉以保持了輸出入的平衡，可是這樣的方法，不能不算消極方面的。究竟如何發生這種傾向的呢？其原因可列舉為：（一）綿織物的銷路，因東洋新興綿業國的日本，印度之發達而縮小（例如棉布輸出額，戰前四年間平均為六十七億碼，戰後則激減，到一九二三——二七年，平均只為四十四億碼了），重工業品的銷路，又因德、美兩國的新式技術及設備的製品所凌駕。（二）歐洲各國一般的採取保護貿易政策，對於英國的輸出品，每課以一成至三成的關稅，美國甚至課稅至七成以上。（三）英國商人的交易方針缺乏彈性而且貴族得很，他們不努力於適應顧客的嗜好，不用銷場地方的語言文字，不喜少量的販賣，不願長期的賒賣。

最近的貿易狀態 經過歐洲大戰後，大體上的形態仍無變化，茲將重要諸年度的輸出入價額，表示於左：

年	次	輸入 (以億圓 為單位)	輸出 (以億圓 為單位)	入 超 (以億圓 為單位)
一九二一年	一	一〇八・五	八一・〇	二七・五
一九二五年	一	一三二・〇	九二・七	三九・三
一九二九年	一	一二二・〇	八三・九	三八・一
一九三二年	一	七〇・三	四一・六	二八・七

今就一九二九年來觀察輸出的內容，綿織品受東洋方面銷路激減的影響，計輸出十三億五千萬圓，鋼鐵輸出六億八千萬圓，機械輸出五億四千萬圓，毛織品輸出五億三千萬圓。其最重要的原料之輸出，煤炭為四億九千萬圓，化學製品為二億七千萬圓。依然是織物佔輸出的大宗，總計為二十四億圓，約達於三成。特別就輸出的一般說，英國的輸出產業，比世界任何國家都顯示其支配國民經濟消長的力，如綿製品之向海外輸出，實佔全產額五分之四，從事於與輸出有關係的職業的人，達於全體的四成。輸入的品目，向來就是食料品佔最大的價額，達於五十三億五千萬圓（四成半），原料為三十四億圓，粗製品及完全製品（粗金屬、絲織、毛織、鐵器等）為三十二億四千萬圓。

貿易對手的內容 在貿易對手上，歐洲大陸的地位，數十年來雖已漸次低下，但在一九二九年，輸入尚佔四成，輸出尚佔三成，若依交易額的順序，揭示重要的對手，則為德意志、愛爾蘭、丹麥、法國、荷蘭等。其次則和美洲大陸

的關係，輸入爲一成六分，輸出爲三成，尤其和美國的關係，比和任何其他美洲國家的交易都多些，計輸入要佔一成二分，輸出要佔六分。再則和殖民地的關係，須另節敘述，這裏可以指出的是：和印度交易最多，計輸入爲五分，輸出爲一成以上，其次則爲澳大利亞、加拿大、南美洲等，輸出入平均在六分至四分之間。至於日本，輸入固居低位，輸出亦在十幾位（一九三〇年爲八千餘萬圓），其中係鋼鐵及其製品，毛織物，機械等項，佔着相當的高額。

第三節 「帝國貿易」的運動

關稅改革的提倡 到了十九世紀的下半期，英國的輸出貿易漸現停滯，牠遂以此爲重要的動機，從一八八〇年起，發生「關稅改革」運動，想把向來奉行的自由貿易主義加以改善。一八八一年組織「公平貿易協會」，一八八四年組織「帝國聯合促進同盟」，一八九七年更因號稱帝國主義之權化的喬塞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轉入保守黨，提倡「帝國關稅同盟」（Imperial Customs Union——一九〇三年）問題始益見具體化。帝國關稅運動的主眼，乃是形成廣大殖民帝國的英吉利之特色，是爲了永久的確保英製品的銷路，且置本國與殖民地於永久安全的地位起見，而建設一個以特惠關稅爲緊密結合的大英帝國的。

關稅改革的批判 然而這個運動，保守黨雖一致同意；而自由黨及漸具勢力的工黨，卻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一）英國的母子兩方，維持自由貿易的關係，而對於世界的其他部分，則採取多少的排他手段，此乃犧牲已

佔英國總貿易四分之三的外國貿易，而依賴僅佔四分之一的殖民地貿易，計算殊爲笨拙。

(二)照改革案看來，對製品從價課稅一成，對穀物則一英石課稅二先令，此不難威脅勞動階級的生計。

(三)本國爲工業國，過去如是，將來亦必如是，爲要確保製品的市場，獨佔原料的產地，無疑的這種同盟的組織是福音，但殖民地卻不能因此永久提高經濟的階段，所以要反對。

雖有這樣的反對，而事實上卻從一八八七年起，常開「殖民地會議」(一九〇九年改稱「帝國會議」)，一八九七年，加拿大給與母國及其他英自治領以特惠關稅的利益，一入二十世紀，南斐及澳洲也繼起的倣效起來。結果，殖民地所給與於英本國的特惠，平均達於從價九分。然而關稅改革在國內的機緣並不甚佳，一九〇六年保守黨分裂，加之景氣的到來，使得殖民地的貿易自然增進，自由黨的反對運動遂更加猛烈，關稅改革遂有一時衰殺之象。

戰後帝國貿易的促進 不料大戰時所構成的母子國的聯絡，直到和平恢復後還留着影響。隨着世界不況的進展，市場的狹隘，遂漸漸促成母子國的接近，於是再引起特惠制度擡頭的氣運來。母子國的貿易連鎖，比以前密切得多，在戰爭的前夜，英國的殖民地貿易爲二成四分，外國貿易爲七成六分，及至一九二七年，則變爲前者佔四成二分，後者佔五成八分了。英國的保護貿易化，於是如前所述，更漸入於有秩序的狀態，而便於特惠的賦與了。自從保守黨在一九三一年的選舉中獲得大勝後，「帝國貿易」的機運乃更加進展，一九三二年八月在渥

太華 (Ottawa) 開的帝國會議，結成比從來遠為廣汎而強有力的特惠協定。即相約本國對於殖民地現在無稅的輸入品，依舊與以無稅的待遇，對於外國輸入品，則繼續課稅一成，並且對於某些種類的貨物試行加稅。他方面，殖民地對本國商品減稅，對外國商品則增稅。近來正在一步一步的實現。不待說，這是一九三三年開日印會議和日英會議的有力動機。然而將來這種傾向，是否進展到帝國內的自由貿易日益進步，實屬疑問。尤其殖民地的自衛對策，將是最堪注意的重要破壞因素。

第四節 工業的爛熟

新式工業的振興 為外國貿易的發展所誘導，賴最初完成的工業革命的經驗，在煤與鐵的極幸運的聯結下，受着自由主義活動原理的刺激，英國的工業遂達到空前的進步。英國的人口密度之中心，向來是以倫敦為中心而由東至西的橫亙於南部，另復包括北部的片嶺 (Pennine) 山脈之南半，其後隨着工業動力（初為水力，後為蒸汽力）的所在，人口密度的中心起了大變動。現在人口移向以滿徹斯特、北明罕 (Birmingham) 和茲 (Leeds) 紐開斯爾 (Newcastle) 格拉士哥 (Glasgow) 為中心的中部以北，而且增加的速度非常急激。因此，新興綿業，遂以蘭開夏的南部滿徹斯特為中心而發達，金屬工業在北明罕及其北方的大煤田區 (Black country) 內非常有力，機械工業在倫敦附近繁榮起來。毛織業的主要中心，比前稍置重於約克夏的西部高地了。

煤鐵的出產 煤的產出，激增了燃料的需要，運送法因而改良，關於排水及採掘的技術也進步，從來的主要產地之紐開斯爾不用說，即威爾斯、蘇格蘭的煤坑也重要起來。十九世紀初頭年產千萬噸，至中葉已昇到五千萬噸，其後增加更速，一八九六年已達於二億噸，大戰的前夜竟離三億噸不遠了。鐵的出產，在十八世紀之終，雖很增加，然年產額還只十二萬五千噸，到了一八四〇年則增到十倍之多而為百二十四萬噸了。自從貝塞馬法發明後，更加增進，至一九〇〇年竟昇為千二百萬噸了。但是，此外當年由外國來的輸入，還有六百萬噸。

造船業的進步 造船業的進步，因為一八四〇年橫斷大西洋的定期航行之開始，尤其基於英國產鐵豐富與技術熟練的結果，獲得獨佔的發達。一八五〇年尚為年額十六萬八千噸，一九〇〇年已躍進到八十九萬噸了。然而這是就鐵船方面說的，至於帆船，當然表現漸衰的傾向，已從一八四〇年的二十萬噸減為一九〇〇年的四萬六千噸。因為造船業的發展，英國在海運業方面，遂達於世界無匹的地位。從一八五〇年以來，顯然做了世界的海運大王，大戰前夜的世界造船總噸數的三分之二，世界船舶總噸數的二分之一，為英國所有。又，英帝國內的海運之九成，英帝國與外國的海運之七成五分，外國相互間的海運之三成，均為英國的船舶所佔，於是世界運費收入的五成五分，鑽入了英國的口袋裏。

綿毛工業的發展 綿業在輸出工業中之重要，已如上述，從十八世紀中葉以來，凡百年間，英國殆以無敵的國家，一手包辦了世界的供給。一八三〇年，紡錘已在千萬之數，一八七四年，更增到三千七百多萬錘，大戰前夜竟

達於五千五百萬鍾了。綿花的消費也和這作正比例，一八六〇年從美國、埃及、印度來的輸入量，實佔世界的二分之一。然而該世紀的後半期以來，因為諸國綿業發達，比率遂見低落，戰前已降為五分之一。製造，在蘭開夏諸城市間行着分工，波爾頓（Boulton）及滿徹斯特紡最高級的紗，鄂多罕（Oldham）只此一市已比全德國的鍾數還多。則紡中等紗。紡織兼營者少，製品委託專門代理的商人去推銷。

毛織業持續從來家庭式的工業經營已久，到了一八〇六年，約克夏出產的毛織品四十六萬餘疋中，工場製品還不過八千疋。一八二〇年，動力機械也還祇一萬二千部。但是，一到十九世紀的中葉，由於澳大利畜羊發達的結果，原料羊毛的價錢非常低落，輸入遂以激增，一八四〇——一九〇〇年之間，消費羊毛量已達於四五倍。可是正如前述，毛織業之佔輸出工業的地位卻很低下，輸出額比之綿織品也降落得多。

工業沈滯的原因 入於一八七〇年代後，輸出漸陷於不振。在工業經營方面，最使工業停滯的原因，第一要算工會的勢力逐漸擴大，爲了保持其階級的利益，定出「標準工錢來」迫令雇主採用，以謀所得的維持與增加，同時，反對使用新規模的機械，拒絕採用新式的技術，以謀阻抗失業的侵襲。一八七〇年以後，工會獲得公認，會員人數達於百萬，到了二十世紀初頭，更昇至二百萬，一九一四年竟爲四百萬了。這些會員的四分之三屬於五大工業（鑛山、機器造船、紡織、建築及鐵道）。女工加入工會的人數，當時計在三十五萬人。

其他可視爲工業沈滯的原因之事象，即（一）小經營比較的佔多數，在這種分立的狀態下，競爭費就得多

花，而且難於排除無益的動作（例如一九〇一年時，夏非德的刀類製造，每個經營的職工僅六人而已），（二）生產設備甚為舊式，往往拚命盡量的把勞動力多加使用（機械在經營者的理想中，以為一架可使用五十年，現在還有用着瓦特時代的機器的），（三）鑛山的儲藏狀態變得惡劣，更要多花採掘費等等。

工業產額的減退 這樣一來，英國的工業產額，便因品類之不同，從二十世紀的初頭起，有的相對的，有的絕對的發生漸次減少的傾向了。煤炭由於近來利用汽油及電氣的情形發展，需要因而減少，產額減低得非常，一九一四年曾達於三億噸的，一九二四、五年以來，則已逐漸減少，最近已落到二億四五千萬噸了。一九二六年，因為經過七個月的大規模煤鑛工潮，產額僅在一億四千萬噸。關於這個煤鑛，工會的國有論，老早就提出過。鋼鐵方面也因德、法兩國的競爭影響太大，且因鑛質不佳，現在製成的鑄鐵，半數出自輸入的鑛石。就產額說，鑄鐵已由戰前的千萬噸低到六七百萬噸，鋼鐵在戰前為七百六十萬噸，雖曾一時增產，但最近則退到百餘萬噸了。造船方面也因後進國的競爭日著，且受世界不景氣的禍害，戰後不容易恢復到戰前二百萬噸的年產額，最近不過百萬噸上下。然而從整個的世界着眼來看，英國的長期霸權，卻依然存在，一九二〇年時，還保有三成半的比率。

綿業在大戰後的景氣期內，曾經增資擴充，但不久就遇着後進諸國的競爭，無論東洋或歐洲的銷路都縮小，尤其使用美棉的普通級品的生產，迫得減少起來。紡錘數簡直看不出戰前和戰後的差別（約五千六百萬錠內外），但棉花的消費量，戰前差不多佔世界的二成，最近則降到一成多了。綿布輸出的數量，戰前近於六十七億平

方碼，如今則已落到四十四億平方碼了。關於毛織業的消長，大體上也是一樣，從來佔世界羊毛消費量的第一位，如今這把椅子讓給美國坐去了。

產業的合理化 戰後，英國爲挽回其工業的頹勢起見，曾努力於合理化。計畫在鋼鐵業方面，改良設備，擴大規模，在紡織業方面，購備自動織機，減低工錢。可是要把歷史的構成了的經營之組織，加以改善，殊不容易。企業的聯合，可說是政府作後援來計畫進步的。本來英國自由貿易和個人主義的傳統，頗難使市場的獨佔組織成長。雖然如此，而一八八〇、九〇年以來，綿業、煤炭業、煤油業等方面，仍進到幾分聯合的情狀。一到戰後的一九一九年，化學、鋼鐵、食料品等業，各皆舉行聯合，尤其經過一九二五年的通貨緊縮所招致的金融狀態的變化，這個傾向更加激進。其中最重要者有帝國化學工業公司，英國鋼鐵合同公司，蘭開夏綿織公司，海運業方面，有洛雅美爾、皮奧、裘拿多、愛拉曼、法內斯、賀爾特等六大輪船公司，組織康芝倫，包括全部商船二千萬噸的四成以上。

失業者的激增 產業合理化爲部分的原因，工業不振與世界不景氣，爲根本的原因，使得英國的失業現象，日益加深起來，失業者的數目，自一九二〇年末以來，常在百萬之譜，打擊最大的是造船，佔五成，其次是鋼鐵，佔四成五分，失業率。這比之十九世紀末期的失業狀態——因年年的不景氣，在一八七八年佔一成，一八八五年佔三成，一八九三年佔一成七分——尤爲可驚。可是在這當中，勞動政黨的勢力，卻因女子獲得參政權的影響，非常進展，得票數一九二二年爲四百萬，一九二九年改選時，遂獲得議席三百個，乘勢盡力救濟失業。一九二四年，曾無

限制的發給失業津貼，使津貼費增額起來。結果，一九三一年，保險會計遂有八億圓的不足，不得不改訂預算了。

第五節 農業的衰頹

穀物條例撤銷後，無比的工業發展，不能不拿農業作犧牲。當一八四九年二月撤銷穀物條例之初，農業前途雖甚危險，但農業關係者，特別大佃戶，尚能努力於科學的經營，講求可能的節省經費之策，於是盛行利用機械，試行栽植新種，使用人工肥料，組織農業協會，舉行農業調查，幸而此時農產品的價格大致良好，收穫亦佳，尤其畜產的成績不錯。

農業恐慌，但是，到了一八七〇年代，農業方面卻來了非常不景氣的現象。直接的原因即在於荒歉、羊病、牛疫。一八七五年以後兩三年的歉收，爲一八〇〇年以來的創見現象，羊的倒斃傳爲三百萬頭。間接的原因，乃在於從新興農業國的美、俄、埃及、印度、阿根廷、澳大利亞等，利用交通機關的發達，開始急激的輸入穀物。結果，穀價暴落，一英石在一八六〇年代的後半期要值二十七圓餘的貨色，到了一八七〇年的下季，跌得祇值二十四圓弱，再到一八九〇年的上季，更跌成十三圓半了。因此，地租當然減值，中小地主的苦況最深，引起了激烈的人口移動。同時，小麥的耕地激減，一八七九年計爲三百十萬餘英畝，一八九五年則減少半數而爲百四十餘萬英畝。在穀物條例撤銷的前夜，尚能供給國內人口九成（二千四百萬人）的食用，一九〇六年則僅能供一成（四百五十萬人）

的食用了。但是，由於轉變了利用土地的方法，牧地卻在此時增加了若干，一八七一年祇有千二百五十萬英畝，一九一四年則昇到千七百五十萬英畝了。

其後在歐洲大戰時，以緊急的方法於一九一七年公布「穀物生產條例」，藉以交付補償金，保障最低的農業工資，限制地租，強迫耕作，以謀食料農產物的增加，結果，把小麥耕地擴充到二百六十萬英畝。戰後因為廢止了這個法律，耕地又再急速的減少，一九二〇年末縮為二百萬英畝，最近仍減到回復原來的百二十五萬英畝了。這就是一九三二年以補償金為目的而再頒小麥條例的理由。

大地主義及其對策 土地所有的懸殊，仍和原來一樣，所謂地主主義(Landlordism)，依然是英國的特徵。已如前述（參照第十五章第五節），農業地方的圈地，在拿破崙戰爭後仍繼續進行，十九世紀中以私事條例處理者達於三百萬英畝，根據「新風土記」(New Domesday Book 依一八七六年的調查而編纂者)所載，英格蘭及威爾斯僅四千個地主，即佔總面積七分之四，再貴族的大地主約二千二百人，已有總面積二分之一。這樣極度懸殊的所有狀況，既不能緩和，那就爲了使多數人接近農地，且得到生活的補充，就出現了兩種改善策。

(一)設「分課地」(allotment)，強制的向每戶買進五英畝，用以賣給使用者。(二)設「小所有地」(Small Holdings)，以同樣的方法舉行五十英畝的買賣。兩種政策都從一八八〇年代開始，由於特別委員的努力，稍有成效可觀。

要根本改善英國農業的論策有二：一爲土地國有論，這是社會主義者及急進改良運動者的主張。一爲制定農業保護關稅，這是與前述的關稅改革的一般運動相關聯的，最近（一九三二、三年）農產物市場法（Agricultural Marketing Act）對輸入的制限，即顯示着端倪。要之爲使救濟奏效，便不能不具備合理的基本條件，假若一方面既要極度的繁榮工業，他方面又要充實農業，那是沒有理由的。農業衰微，就是工業繁盛的犧牲品。

農業組合的不振 農業衰頹，也使得農業勞動者的人數減少。一八五〇年，計有農業勞動者一百七十一萬人，二十年後即減爲一百四十五萬，到一九〇一年更減得祇一百二十萬人了。加之農業勞動的性質是移動的，要在一個地方成立集團，多屬困難。因此，與工業方面大不相同，工會運動不振。一八七二年雖經喬塞夫·阿克（Joseph Arch）的領導，造成全國性的工會，但不久即歸消滅。一九一四年雖成立「全國農村工會」，獲得會員二十萬人，而後來卻減少得厲害。此外，還有佃農協會，一九一九年以來，稍見發達。

漁業的盛況 食料農產物的生產，雖然如此減退，但天惠的水產物之捕獲，卻依舊繼續了十七世紀與荷蘭競爭時的豐富，戰前漁船及漁場的設備，等於西北歐諸國的總和，每年的漁獲額在百萬噸以上，值錢一億五千萬圓至二億圓。這實是近於西歐三個重要漁業國（那威、德國、荷蘭）產額之總和的巨量，世界上能駕乎其上的祇有日本（年獲漁額二百餘萬噸）及美國（年獲百二十萬噸）。這是因爲牠的沿海海灣的變化極大，海底的構造複雜，魚族的時節移動甚盛，而且水產市場（其中中心爲倫敦的畢林格士（Billingsgate 街市場）有着豐富

的需要原故。世界有數的漁場之宋解爾海牀，在約克夏之東僅六十哩，其漁港格林士比（Grimaby）的漁船渠，於一八五四年改良後，很是整齊。

第六節 勞動運動的進展

社會主義的運動 英國雖是最初成立的「近代工業」的國家，但勞動階級之社會的活動，因着隱忍的國民性而沒有趨於過激的道路上，實完成了值得注目的進化。初期的社會主義的運動，係由蘇格蘭的紡紗工廠經營者羅伯·歐文（Robert Owen）於世紀的初頭，提倡共產組合的制度，試行建設自足的田園都市（一八一七年後）。此後則有漸漸擡頭的普通選舉的勞動運動，在一八三九年，四二年，四八年，作過三次大規模的暴動。這就是普選運動，其目的在把政權取到勞動階級的手中，一舉而施行社會的改革。這個運動失敗後，又有莫里士（Morrice），金斯尼（Kingsley）等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出現，以聖經的精神為基礎而高唱協調主義。然而成績也很微小。一八八四年創立的「費邊協會」（Fabian Society），乃是所謂知識分子的漸進社會主義之一派。一九一〇年起提倡之「基爾特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意在採用中世社會的機構，造成產業社會的機能協同的組織。然而這一切等等，都不是革命的組織。

工會的發達與工黨 這時候，進行着確立工會基礎的運動。起首因為一八二四年議會所任命的勞動法調

查委員，提出報告陳述積極的意見，遂通過撤銷一切壓制工會的法規，勅令准許勞動者和平的、合法的組織工會，評定工資、工時、勞動量，祇對於有暴行、脅迫、誘惑、煽動之行為者施行處罰。其內容正與日本明治三十三年三月頒行之治安警察法第十七條同。但是，這個法案尚未得時，翌年即加以修正，只許為協議工錢、工時而舉行聚會。此原則一直維持到一八七一年。在這以前，一八四一——七四年，已成立貫串全國的鑛工、活字工、玻璃工、機械工、紡工、製鞋工等的工會，一八六四年以後，遂作為全國勞動界例會而每年舉行「工會協議會」。協議會於一八九九年決議於選舉時，選舉勞動議員的候補人，同時，工黨（Labour Party）亦作為大同政黨而結立。這個政黨的綱領，在一九〇七年的年會上，規定採取社會主義的精神，進行經濟手段的社會化和勞動者的解放。工會的會員，在歐戰的前夜稱為四百八十萬人，到了戰後的一九一九年，則已增到八百萬人了。

勞動保護的諸制度 政府當局關於勞動保護的法律，早在一七八四年，因調查滿徹斯特附近的紡工病狀而開始進行，至一八二〇年，便依羅伯·皮爾（Robert Peel）的提案而作成「健康道德法」（Health and Morals act）公布。其後在一八七四年，通過「十小時法」（Ten Hours Law），規定織物業所使用的女工、少年工，一日的平均勞動時間為十小時。更後復擴充施行的範圍，改良內容，至一九〇一年而告成。社會保險的制度，也倣效德國，開始着手傷害保險，至一九〇八年而各種類的保險均皆略具規模。近世初葉以來，英國所實施的救濟制度（參照第十章第七節），常因被救濟者與救濟費用的增加而感困難，到了信仰個人主義的自由黨執政後，

即於一八三四年頒布有名的修正法，確定救濟方針，就各教區設立勞動院，收容極貧無業的人們，盡可能減少院外救濟。但是，此舉卻遭受輿論的攻擊，不得不再行修訂，然原則並未變動，直到現在，院外救濟的人數仍多，近年爲救貧而使用的金錢，每年達於十五億圓。人口的四分屬於極貧者，但爲了實施疾病及失業保險，卻大減了救貧費用。

消費合作社的發展 曾於一八五〇年代作過熱烈運動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其所樹之合作社的目標，雖歸失敗，但消費者合作即消費合作社，卻以英國爲大本營而大佔優勢。一八四四年之末，約三十個陷於貧窮的呢絨業者，依歐文派的傳教士的贊助所成立之 Rochdale Pioneers，就是牠的基礎。由於發起人們的判斷之正確，專門努力於現實的事勢，以正直爲主旨，採取以購買額爲標準的利益分配法，業務遂能意外暢旺，開設十年，而加入者日增，資本金達於十一萬元。其後同樣的合作社，出現於各地，接着聯合起來，組織批發的消費合作社，一八七二年更開設附屬工場，現在製品的年產額已在二億二千萬元。依着同一原則，又別營保險、銀行，一直發展到殖民地方面去，且在斐洲試行種茶。

第二十章 法國

第一節 共和制的安定

由恢復王政到第二帝國的成立 拿破崙沒落後，一八一五年恢復王政，由波旁 (Bourbon) 王室續其系統，而第二代的國王夏爾十世 (Charles X)，不知時代的變化，夢想恢復舊制，施行專制起來。可是現在民心卻不盲從，一八三〇年七月遂以解散議會為發端而爆發革命，迎王族奧爾良公非力普 (Prince of Orleans Philip) 入繼，一時獲稱為「准正統」，「市民王」。然而這時，社會變革的思想擡頭（參照第十八章第一節），屢次抨擊官僚政治的腐敗，遂在改正選舉法的問題上衝突起來，旋於一八四八年二月爆發革命，由臨時政府試行社會主義的計畫。這就是第二共和國。這種計畫卻遭逢了致命的障礙，因着風靡全歐的自由主義，國民主義的潮流，那為共和黨勢力所支持的路易拿破崙 (Louis Napoleon)，遂於當年的夏季被推為大總統。由於他夢想大拿破崙的霸業，不久即斷行獨裁，以全體人民投票而登帝位，是為第二帝國（一八五二——七〇年）。

第三共和國成立 路易拿破崙一時被看做代表和指導自由主義時潮的名君，加以克里米亞戰爭的成功，

更得國民的信仰。但中間基於十六世紀以來，法、普之間的敵視，尤其關聯於亞爾薩斯、羅連的爭奪和普、奧戰爭，至一八七〇年而「普法戰爭」開始，結果，法國因為準備得不够，歸於慘敗，卒訂巴黎城下之盟，法國把亞爾薩斯、羅連讓給普魯士，賠償戰費五十億法郎。路易拿破崙受此挫折後退位，再樹立基礎鞏固的共和制，一切黨派共推迪耶爾(Thiers)爲首任大總統。是爲「第三共和國」。

大戰後的變動 其後法國的政情，主要的是發展對德關係。於是謀與俄國接近，給以財政上的援助，結成協約的關係，同時，誘致英國來完成三國協約(Triple Alliance)——一九〇七年。不料這種關係，竟是爲世界大戰而建築的。世界大戰在法國方面的目的，一是滿足國民的名譽心，一是打倒爭奪商品市場及投資市場的敵手，以對付德國爲目標，支出戰費實達五百七十億元。凡爾賽條約簽訂後，除取回了亞爾薩斯、羅連(人口百七十萬)外，又獲得鄰接該地的薩爾煤區十五年的統治權，及德國舊屬之非洲殖民地的一部和敘里亞的委任統治，並獲得正貨、物資的賠償，用以撥還對美戰債後，仍爲協約國中盈餘最大的一國，可是由於恃着戰後的賠償，大做復興事業，卻引起了財政困難，招致法郎暴跌，一九二五、六年之間，政局因而呈現可驚的動搖。近來因爲行着財政經濟的再建，在比較好的狀態中。

第二節 外國貿易的發達

重商主義的貿易政策之繼續。大革命爆發後數年，法國的對外貿易政策，由於對英的敵視，厲行大陸封鎖，禁止輸入，邁進於產業保護的道途，這是前面已經說過的（參照第十四章第二節）。波旁王朝復興後，一部分人對於保護國內產業諸階級的願望，甚為熱烈，一方面爲了支配着議會的農業階級之利益，使穀物、羊毛、亞麻享受關稅的保護，他方面具有勢力的工業階級，又使煤、鐵、綿織物的稅率上昇。當時的政府，雖想取銷從來的鎖國政策，真實的施行貿易自由化，然而無論如何，究因利害關係者方面的要求太切，那曾遭重農主義者之批評，而已失權威之重商主義的干涉主義，遂有繼續實施的傾向，保護貿易主義的色彩，一直維持到一八四八年。這時候，拿破崙時代所受的創傷已經平復，保護的效果相當可見，一八三一——四七年之間，輸入由一億五千萬元昇到三億八千萬元，輸出由一億八千萬元昇到二億九千萬元。這種情勢，雖然促起「自由貿易協會」(Association pour la Liberte des Echanges)的組織，並有代表的論客巴士地亞(F. Bastiat)竭力提倡，但反對方面也很激烈，故未生效。

自由貿易主義的採用。在第二共和國時代，拿破崙三世的自由貿易思想，漸次影響於政策的變化。他顧慮議會難於贊成，遂逕以行政命令變更稅率，後來藉着議會協助的方法，已減低食料原料的關稅。因此，一八五〇年——六〇年，貿易額加倍增大，尤其對英貿易昇到五倍，佔英國對外貿易的六成。

當時英國已經撤銷穀物條例，正顯著的進入自由主義之途，而第二帝國的皇帝拿破崙三世，更展開其所抱

負的自由貿易主義，同時，立志提高法國的國際地位，並造成有利於自己立足點的前途，遂於一八六〇年一月，締結英法互惠條約，以貿易自由為精神。條約的預商，由喜發里葉（Chevalier）和喜北里葉（Cherbullies）與英方的科布登和格蘭斯登舉行。條約內規定雙方互以最惠國相待，法國完全解除輸入禁令，對英貨的輸入至一八六四年止，從價課稅三成，以後不得超過二成四分。已如前述，這便是歐洲的自由貿易時代實現的契機（參照第十七章第一節）。

殖民地獲得 隨着貿易自由化，對於殖民地的通商政策也改變了。法國在十九世紀初頭以前，原已差不多喪失了殖民地的全部，可是從一八三、四〇年代起，又重行把非亞兩洲中還不曾為列強勢力所及的部分，擱在手中，佔領北斐阿爾及耳（Algeria），奪取西斐洲的海岸諸部，尤其在一八六一、二年時，把安南的南部拿到手，並確保舊有的殖民地塞內加（Senegal）、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其後於一八八、九〇年代，又在斐亞兩洲擴大殖民地，最近佔重要地位的殖民地人口，計安南二千萬，阿爾及耳六百萬，馬達加斯加三百六十萬，公果三百萬。對於這些海外領土，減低輸入關稅，擴張其關稅的自主權，承認其對外貿易的自由。同時，對於海運政策大加刷新，取消本國船舶對外國船舶所享有的一切特權。

此種決定的政策之轉向，雖曾引起國內保護貿易論者的激烈反對，但因國王獲得中等階級的支持，每以追認的形式使得議會通過，其後貿易的進行，正顯示着政策轉變的利益。一八六一——六九年之間，輸入由九億六

千萬元，昇到十一億二千萬元，輸出由七億六千萬元昇十一億二千萬元。原料輸入如羊毛、生絲之類，在這當中加倍起來。

由自由主義到保護的轉變。但是，第三共和國建立以後，政策的傾向卻走進保護貿易了。這是由於從一八七五年前後，即發生如下種種現象的原故：（一）反動的不景氣到來。（二）尤其從新興農業國方面流入競爭品，紊亂國內市場，同時，葡萄產地的蟲害大熾。（三）保護貿易論者的迪耶爾（Thiers）執掌政權，以關稅為對德賠款的財源之一部。於是一八八二年以後，保護貿易的色彩漸漸加強起來，一八九二年乘着條約的滿期，遂堅決的改變政策，採用複關稅的稅則，稅率的適用，視與對方國家之談判而異，其最低稅率也比向來的高，農工兩階級，都比在大陸任何國家受着深厚的關稅保護。因此，一時和瑞士外的六個國家發生關稅戰，結局對於歐洲各國，都適用着最低稅率，事實上保護並不甚厲害。這個稅法稍加修正後，一直施行到一九一〇年，當年更把最低稅率提高，最高稅率也高上加高，兩者相差平均達於五成，並且增加了有稅品目。

十九世紀末葉以後的貿易。關稅法的如此變化，給輸出入以影響，十九世紀的末葉二十多年中，沒有看見很大的增進。就一八八一年到一九〇一年的二十年中的貿易額觀察，輸入由二十一億六千萬元到二十一億三千萬元，再到二十七億三千萬元，輸出由十七億八千萬元到十九億元，再到二十五億九千萬元。從這裏看到的不斷的入超，則由該世紀末年增加的對外投資和「觀光產業」（外來遊歷者的消費）的收入來填補，取償。這種

關係，與上述的英國情形同。大戰時，一方面物價高漲，佛郎低落，他方面消費受着統制，軍需用品的輸入進展，呈示着極複雜的變化。

戰後的貿易及其政策 到了戰後，貿易政策雖如前述（參照第十七章第一節），已異常的轉進到保護貿易的方向，但法國於一九一九年及二六年，又以關稅附加稅和增加係數而提高稅率，又藉繳驗輸入許可證以限制多數商品的輸入，更於一九二七、八年，以提高稅率為目的，施行關稅制度的根本改革。貿易額的最近數年之減退，由左列的數字可以見之，最後一年的輸出額，比日本只高得一絲兒。

年次	輸入 (以億圓為單位)	輸出 (以億圓為單位)	入超 (以億圓為單位)
一九二九年	四六・五六	四〇・〇八	六・四八
一九三〇年	四二・〇〇	三四・二四	七・七六
一九三一年	三三・七六	二四・三二	九・四四
一九三二年	二三・八四	一五・七六	八・〇八

大概法國貿易上的特徵，當在於因為農業經濟發達而呈現自足的傾向，故有賴於外國貿易之處比較的少，其貿易的商品，輸出如寶石、絲織物、葡萄酒、汽車之類的美術、奢侈品，佔重要地位，輸入則羊毛、棉花、原石、煤炭、生絲之類的原料品算大批，與英、德等工商國家的貿易有着顯著的差別。貿易的對手國家，輸出以英國為第一，比國和

德國次之，輸入以美國爲第一，英國和德國次之。

入超的補償，在於國際收支上的受款超過。戰前所保有的約百八十億元之海外投資，雖因俄、土兩國借款的喪失而減半，但在道威士和楊格的賠償計畫施行之七年中，又收入了二十億元以上，仍佔國際金融上的重要地位，尤其對於歐洲諸小國的投資增大，加強了對於這些國家的勢力。其後一九三〇年，又從德國流入二億二千萬元，遂造成最近保有六十五億元正貨的現象。可是這中間也還有應當支付英、美兩國的戰債。

第三節 交通及金融的進步

交通機關的設備 視鐵道爲指導國內產業發達的機關，而注意其建設，初修鐵道的是一八三二年，僅在英國的鐵道最初通車後的二年。其後一八四二年，政府以首都巴黎爲中心，立定民營九大幹線的計畫，期待將來備款收回。此項路線，翌年開始修築，一八五七年因合併的結果，主力集中於六大公司之手了。其後從一八七五年起，國有國營論雖曾擡頭，然卻沒有如其所期的統一的實現。一九〇八年，適逢威斯特公司經營困難，遂將其所有之路線三千七百哩收買，這算最大的收穫。一九一二年統計鐵道營業的哩數爲三萬一千五百餘哩，最近仍無多大的增加，但由電化的進步，已達於一千〇四十哩。國內的水道和鐵道並行發達，凡穀物、建築材料、煤炭等的重要品，從來都靠水路運送，波旁王朝復興以後，漸漸進步，除四大河系外，四大系統的運河，已經延長到三千餘哩。

中央銀行的成立與信用的興隆，構成金融進步的核心的，就是法蘭西銀行。這是大革命時期設立的一儲金金庫」(Caisse des Comptes Courants)，拿破崙朝改爲中央銀行，至一八〇〇年而改稱今名。該行雖歸國家管理，而其組織卻爲股份公司，自從一八四八年有過擠兌潮以後，發行的紙幣遂被認做法貨，同時，地方發行銀行通被取銷了發行權。該行紙幣發行的最高額，初爲一億四千萬元。一八七〇年增發爲七億二千萬元。當時全國分設支店達於六十所。

從一八四〇年起，信用的興隆有過顯著的時期。一八五二年，培列爾 (Pereire) 所創立的「動產銀行」(Crédit mobilier)，被稱爲自覺的負起銀行之社會的使命來的企業金融機關的第一步，獲得二億四千萬元的債券發行權，計畫於工業、鐵道而外，尚辦理放款，大大的進行經營，不幸產生僅十年即陷於衰運，其後卒於一八七〇二年解散。和這同時，還有密勒 (Miles) 設立的鐵道投資銀行，不久亦歸沒落。

銀行業的發達，但是，到了一八六〇年代，現在被呼爲三大儲蓄銀行的「里昂銀行」(Crédit Lyonnais)，「商工金融銀行」(Société Général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u Commerce et de l'Industrie en France)，「國民貼現計算銀行」(Comptoir National d'Escompte de Paris)，先後創立，進入一八九〇年代以後，金融頗現活潑，直由一九〇〇年以至一九一四年。例如里昂銀行的存款，由二億二千萬元增到三億八千萬元，貼現銀行的存款，由一億五千萬元增到二億九千萬元。入於一九〇〇年後，海外投資便急速的進展，剩餘

資金都相繼的去應募別國的國債、公司債、股份，一九一四年，國內現有的有價證券四百八十億圓中，屬於外國證券者實達二百億元。

第四節 工業的漸進

工業進步的遲緩 法國從大革命前，即已表現着受了英國工業革命的影響，前面曾一說及（參照第十四章第三節），可是牠的工業，並無躍進的發展。其原因即在於法國的煤鐵出產比較少，國內市場的展開也遲，再如殖民地的喪失，限制着海外市場的擴充，拿破崙統治下的消極關稅政策等，也有很大的影響。同時，後述之農業的自足的傾向，也牽制了工業的進步。基爾特的組織，雖然大革命以來，大體上已經解體，但是就拿一八二五年英國的機器輸入纔被解禁的事實看，也可推測出傾向的一般。即，當年的蒸汽機關，在國內僅六百臺，一個單位的馬力，平均也僅十馬力。

織造的發達 法國的主要工業，就是各種織造。雖然舊制度下，尤其十七、八世紀之交，因政府的干涉和指導，這些事業已經形成十分的基礎，但進入十九世紀以後，成就到了什麼程度？先就麻織物說，成熟於國境的北邊，尤其是法、比國境的產煤地帶，其上製品一部分係出自舊式的技術，一八六〇年代，有着九百五十萬元的輸出，可是其後十年，便遇着英國的競爭，陷於急速的衰勢。毛織物及羊毛紡織，主要的在塞路河（Seine R.）以北顯示着

深刻的發展，不像英國所呈露的頹勢，從一八三〇年代後半期起，計三十年間，輸出額昇到五倍而達於一千六百萬元。原料羊毛，在一八三五年以前，由國內供給，其後因為事業的發展，輸入額漸次增加，戰前需要額的八分之七，是出自外國產毛。

絲織物以出產特別高等貨馳名。一八〇一年享受特許的自動織機甲跨兒 (Jacquard)，代替了從來煩瑣的踏板操作，依照意匠原圖，在紋紙上鑿出孔來，用線綴合，掛在機器上自動的織造起來，特別是利用絲綢的紋路，做出優秀的貨品。這種織機，一八二四年全國有一萬部，十五年後便增加到五萬七千部了。然而法國普通使用動力機的非常少，一八六六年計有絲織機械十二萬部，其中動力機不過五千，直到大戰前夜，還只增加了四百部。絲業的中心是南部的里昂，但北部工業地帶也出產各種製品，都受着高率關稅的保護而安全的經營着。生絲因十九世紀中葉，蠶蟲的微粒子病猖獗，及蘇彝士運河開闢後，東洋生絲輸入額的增加，產額激減，今日僅能產出國內消費量的四分之一了。但是，人造絲的出產，卻在歐洲佔第四位，近來年產約在三千萬斤。

綿業的進步 綿業從一八一五年恢復和平後，在保護勸導下開始發達，工業革命一起首，便使用着動力。出產，以亞爾薩斯的苗好村 (Muhlhausen) 為中心，一八一五——四〇年之間，增加了三倍。其後因為一八七一年的德、法戰爭，喪失了亞爾薩斯，中心遂移於北部法蘭西的盧昂 (Rouen) 地方，至一九一二年紡錘數超過了七百萬，固然數量不及英國，品質卻有最優之譽。戰後收復了往日的失地，錘數加了二百萬，現在共有一千萬錘，比之

英國的五千萬鎊，算得歐洲綿業第二位。

煤及鋼鐵 再來觀察煤及重工業。煤在十九世紀初頭，年產百七十萬噸，至該世紀的中葉即達於五百萬噸，末葉更昇到二千六百萬噸，戰前已躍進為四千一百萬噸了。然而這和英國比起來，不過當得七分之一，和日本比起來，要不過多一倍之譜。煤的出產，主要的是在北部與比國接境的地方。戰後因為獲得了薩爾煤區，又以實物賠償而收入德煤，故供給額遠比往時大增，一九二八年達於五千三百萬噸。雖是這樣，然因為從德國獲得其鐵礦的三分之二，遂迫得必須輸入製鐵用煤了。這就是一九二三年要佔領魯爾和一九二六年要組織大陸粗鋼同盟的由來。此外，法國有大量的水電力，近時利甲保有量九百萬馬力中的三分之一，成為歐洲第一的水力國家。

鐵在十九世紀的初頭，鑛石仍和煤田隔離，那怕到了一八五〇年，熔鐵還是多用木炭。那時鐵道的建設急進，鐵的需要增加，非常刺激着生產。因此，一八八〇年代，約有百三十萬噸的鋼產額，大戰前約達於三百八十萬噸，戰後因為從德國手中收回了羅連的鐵山，出產鐵鑛二千萬噸以上。可是羅連的鐵鑛，從品質及位置各點上說，都依舊運往德國魯爾地方精鍊的多，結局法國產鐵為九百三十萬噸，產鋼為八百四十萬噸（一九二七年），均比德國少幾百萬噸。

機械造船化學工業 法國的機械製造和英國不同，通十九世紀不能成為有力的事業。工場使用馬力的少，多數使用手機。可是一入二十世紀，馬力的使用便急速加增，戰後輸出大盛，發展到佔對德輸出品第五位，汽車

製造稱爲歐洲第一。安得勒 (Andre)、謝迪崙 (Citroen) 的汽車工場 (創於一九二六年)，乃他們在戰爭中按照美國式的迅速而且簡單製造的設計出來的結果，其設備與能率堪稱歐洲無比。反之，船舶的建造卻不起色，雖有造船補助金，效力也很微小，從十九世紀末到戰前，能力的增進僅七分，因而保有的噸數不多，戰前計有百九十萬噸。但是戰後卻隨着德國的沒落而勢力增高，爲了確保殖民地貿易，準備發展南美間商業，改良造船補助金法，以圖商船增加的結果，最近已達於三百五十萬噸。

化學工業是從二十世紀初頭特別開始發展的工業部門，近時關係從業員數，計十萬，由於獲得了硫酸、硝酸、磷酸、煤脂 (Coal tar)、染料、酒精、防腐劑 (Antiseptics)，從德國輸入的苛性加里 (Potash) 醫藥品甚多。

法國的工業組織 法國是西歐各國中人口之都市集中的最緩慢的一國，到了一八五〇年，全人口的四分之三還住在農村，戰前仍有五成六分是農村人口，那怕一九二〇年時，有人口十萬以上的都市也祇十七，而英國則已五十一，德國則已四十六了。因此，可以推知其工場的經營規模小，十九世紀末，五十七萬個工場中，就有五十三萬個僅使用不滿十人的從業員，多數皆使用小馬力。入於二十世紀以來，這個傾向似漸在變化中。

因爲工業的那樣分散的傾向和生產品類的特殊，便看不見像英國，尤其德國那麼普遍的聯合或合同的組織。就戰前顯著的聯合說，除一八六四年成立的「鋼鐵業協議會」(Comité des Forces) 外，就是砂糖、玻璃板及化學方面的若干東西。到了戰後，尤其從一九二五年起，由獲得國外市場的目的，相當急速的促進了工業合同，

在鎔，電氣及化學製品方面，產生了有力的東西。一八二六年的歐洲粗鋼同盟，也是乘此時機結成的。海運業中，也有兩大公司獨佔着全部航運的部分。

第五節 農業的充實

農業的堅實發達 大革命的結果，確認農民階級的社會自由，所殘留的僅經濟的契約關係，農村經濟的全貌，遂採取現代的形式，這已在前面說過（參照第十四章第四節）。然而法國卻與英國不同，農業技術的改善還不急進，土地的小所有制，牽制了牠的發展。可是和平恢復後，到了該世紀的中葉，因為對土地的愛護與勤勉，加上政府的援助，卻造成了堅實的進步。從當時每年增加人口二十萬，革命後六十年中，小麥的生產量增一倍半，葡萄增二倍半，馬鈴薯更增至五十五倍的事實觀之，就是證據。其後雖因政變時起，疫癘與荒歉襲來而農業人口減退，但在一八六〇年以後，實行科學的種植，改良施肥的方法，收穫便急速增加起來。

農業狀態 小麥在一八一五年，收穫二千五百萬石，至一八五〇年恰增一倍而達於五千萬石，一八七〇年以後，又增至年收五千四百萬石。這當間，收穫率也增加四成餘，每二英畝半收七石八斗。在這種發達上，關稅的保護，低廉的水運，以及合作社等，當然有所貢獻，在歐洲小麥生產國中，次於俄國而居第二位。其次則種大麥、玉蜀黍、裸麥，尤其特別的是甜菜和馬鈴薯葡萄。甜菜為拿破崙戰爭時，因不能從外國輸入甘蔗，糖作為應急之策而開始

種植的，而到和平恢復時，已成重要農產。馬鈴薯自從十八、九世紀之交，宣傳其作家畜飼料，人類的補助食料，頗有價值以來，漸漸種植，至一八五〇年已佔重要地位，一八八〇年，遂種到二百萬英畝。從此時起，養牛業急增，酪農開始發達。葡萄大抵盛種於中部以南的河川流域，已經說過，用牠作原料的釀酒，是法國的一富源。入於十九世紀以後的產額，雖因年歲的豐歉而大異，然到了中葉，已年產一千六百餘萬石，二十世紀的初頭，竟達於二千八百萬石之多。這全由於平均收穫量非常增加的原故。

農業恐慌與其對策 英國所曾經驗過了的農業恐慌，法國也於一八七〇年受到。保護政策的結果，雖沒有遇到像英國那樣的大打擊，但因為從農業方面撤退資金，以及同時施行的直接地租、工錢額、不在地主的誅求等等，使得農業陷於不振，從一八七三年起，葡萄產地發生病害，連年歉收。農業關稅漸進，例如一八八五年規定每法石小麥為一元二角，其後復加為二元，二元八角，簡直完全受了保護。於是農業尤其大經營，收益增進，穀價漸高，一九〇〇年時，每法石達於九元，同時，穀物的輸入減退，僅及二十年前的五分之一而為二十五萬噸。

隨着農業不景氣的進展，農村的土地所有形式也起變化，入於一八九〇年以後，二英畝半以下的小所有地非常減少，相反的二十五英畝以上的大所有地日益增加，尤其農業勞動者的逃散，日加顯著。雖然如此，而自耕農的戶數可說是增加的傾向，全國農地四分之三都屬於此，這和日本的比率略同。圈地雖也施行，但很少像英國發生那樣的弊害，係依着地主的合意，漸進的辦理的。爲了農業改良，從十九世紀的中葉起，設立研究、報告的機關，並

組織共同販賣，及共同購買的團體，在酪農和釀酒方面，生產合作進展。供給農業以信用的「杜蘭金庫」(Caisse Duranda) 之活動，殊為有效。

大戰後的農業回復 大戰的打擊也及於農業地方，耕地荒蕪，動產破壞，勞動被徵發。戰爭中，全人口的三分之一出征，其數達於九百三十萬人，內中八成九分屬於青年壯軍，這對於農業的打擊可以想見。但是，戰後的回復努力，急速的挽回了戰前的狀態，到了一九二五年，已把戰爭所荒廢的面積八百三十五萬英畝中的九成五分恢復舊狀，一時差不多減半了的農業產額，六個年內就現出了從前的數量。那從北斐、西班牙、意大利來的移民勞動，在這上面有着很大的貢獻。到了最近，小麥產地達於千三百三十七萬餘英畝，年產達於九百萬噸，葡萄產地達於三百七十五萬英畝，釀酒額達於三千二百餘萬石。

要之，法國的農業，現在佔着歐洲最上的地位，對於全國的地積，耕地佔四成八分，林地佔二成，草地佔一成二分，葡萄佔四分，純粹不生產地僅一成五分而已。人口的密度為每啓羅米突七十四人，比起德國的一百二十人來，有顯著的差異，暗示着生計的優裕。不過這裏成爲問題的，就是近時人口的增加傾向甚緩，不適於移住殖民地，而且民性不願遷徙於國外。人口的增加，對於戰前爲每千人約一·五人至二·五人上下。一九二七年減少一·〇，一九二六年卻有顯著的增加，計爲七·六人。移住者數，在過去五千餘年間，不過三十萬人。

第六節 勞動運動

社會主義的運動 法國是所謂空想的社會主義的產地，然而大革命卻不曾攻擊所有權，寧是以確保所有權爲目的的運動，而把從來封建的認識形式，進到經由民主主義的成文法規，實行之且普及之而已。倘在歷史上探求法國社會主義的源泉，那就要數到聖西門（Saint Simon），他在一八二——三〇年代，發表「新基督教主義」，圖將科學與宗教融爲一爐，由勤勉與技能的發揮，實現公平的社會秩序。和這前後，傅立葉（F. M. Fourier）始進行理想社會的試驗，至該世紀的中葉，蒲魯東（P. J. Proudhon）復發表有名的「財產論」（一八四〇年），供急進主義以論據，再至路易布蘭（Louis Blanc）更企圖把當時的政體民主化，實現社會主義，指導過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這個革命曾一時成功，也進行了減少勞動時間，設立國立工場的計畫，可是不久，就毀滅了。

十九世紀以來，法國開始了工團主義（Syndicalism）的運動，他汲取馬克斯主義的一部，想由帶着無政府主義色彩的直接行動（總同盟罷工）一舉而改組社會。其計畫以勞動組合爲運動的機關，成爲新社會的單位，排斥國家而以組合的聯合代之。這個思想，帶着拉丁色彩的系統，並波及於意大利了。

勞動組合之發達 勞動階級的組合運動，從一八六〇年起，特別旺盛，至一八四八年，遂爲政府所公認，至一八九五年，那般勞動組合又依據非政黨主義的空場，抱着勞動者的統一與自由的目的，以同盟罷工爲主要的手

段，而於工團主義的信條之下，形成了有名的「勞動總同盟」(Confede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C. G. T.)。至一九〇二年，又合併了一些和牠相對抗的組合，二年後，參加人數則已達十五萬，大戰時，由於組合員的大多數有支持戰爭的情形，於是黨內遂發生了紛擾，其中正統派則已變為改良主義的，至一九三〇年，參加人數為六十四萬。至分裂出去的一派，則組織「統一勞動總同盟」，而加入了赤色國際，在現今有四十萬人。在法國，成為政黨的社會黨的勢力，近來頗帶優勢，一九二八年的總選舉，竟獲得了二百七十議席，不過在勞動組合方面，不一直都是支持牠的。

工場法成立之緩慢 勞動保護，在法國是比較的不周到。由虐使少年勞動者的問題，而發生勞動法之要求的，係在一八二——三〇年代，至開始頒布工場法的，係在一八四一年以後。一八四八年所制定的法律，其將十二小時勞動適用於一般男女職工一點，確係特色，可是並無嚴格實施的打算。在法國，家族經營着的小作坊，非常的多，那些都是不適用工場法的，因此，在大工場一方面，以競爭上的不利，而對工場法的厲行則抱不滿，他方，個人自由的觀念亦極強烈，而反對國家的干涉。由是，勞動保護遂不能充分的展開了。戰後一九一九年，對於農業以外的全勞動者，雖曾公布過一律適用勞動八小時的法律，可是非難的也就不少，說這將是減退法國工業的生產力的。

社會保險之進步 關於社會保險的規定，尚可窺見努力的痕跡，對於從來的基爾特或地方組合所任意施行的制度，則加以改良，最初，尤注意於孤兒、病人及老廢者的保護。從一八三三年起，則允許地方徵收救濟稅，並規

定自治團體負救濟之責。從那時候起，就在摹倣英、德兩國的經驗，而講求着組織的實施社會保險之方案，初則制定疾病保險，次則制定傷害保險，其有不願加入的任意的分子，亦設法令他們加入。至一九一〇年，對於十九世紀下半就已成立了的養老年金機關，則大加整理，於「養老年金法」之下，凡年收千三百元以下的工錢勞動者及少所得者，都強制的令他們加入，戰前被保險者數計已達七百七十萬。入戰後，已更形增加，至一九二八年，又將疾病、傷害兩保險概併合於此法中，凡勞動組合及各縣區皆須接受此法。現在，其被保險者數已達八百五十萬人。

生產及消費合作 關於合作社，在法國本不能說有非常的成功，但卻具有極饒興味的經驗。關於生產合作，在一八三〇年，由聖西門弟子畢夏（Bucher）以其強烈的宗教心與對勞動者表同情的觀念，使勞動者結合起來，終於創立了生產合作社，如巴黎的寶石工組合，便是其最著的。畢夏曾苦心孤詣的圖將合作社所得的全部利益充合作社的資金，以謀合作社之發展，但終於未如所期。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政府，曾投下一千二百萬元的巨資，作為發展合作社之用，但倒閉的終歸多。雖然如此，而對於生產合作社的信念，仍為一般改良運動家所服膺，故在一八七〇年時，且曾將牠揭載於勞動運動的綱領中。以後，自二十世紀初頭以來，國家又給以補助，期其充分的發展。

關於消費合作，和英國相類似的組織，本來老早就已存在，而最近的發達，則當溯及一八八〇年代。即當時在尼穆（Nîmes 南法）地方，有三個有力的發起人——蒲佛（M. de Boyve）法維爾（Ch. Gide）等，曾創

辦過羅治德耳 (Rochdale) 式的消費合作社。後來約十五年的光景，雖以社會黨援助的事件，致合作社起了分裂，而至一九一三年，又已統一起來，成了「全國聯合的消費合作社」，在有識階級的援助之下，最近已達到了長足的進步。可是要比起英國來，規模也小，年販賣額也少，平均加入合作社的人員也不多。再如信用合作，如後面所述的德國的蘇爾慈 (Schulze) 式，已於一八八〇年代創設於馬賽，後則逐漸發展，至二十世紀初頭，中央銀行則對小企業給以無利息的信用，其融通的金額，卻不在少數。

第二十一章 德國

第一節 從帝國統一迄共和國成立

帝國統一的過程 當列國會議於維也納時，形成德意志的各國，又構成了聯合，普魯士則於萊因地方，奧地利則於北意大利地方，各自擴張領土，邦國的數目，經整理後，已減為三十八了。爲這統一的先導，而征服了政治的不統一的，便是「關稅同盟」(Zollverein)，係於一八三四年起手的。原來，企圖改革從來的專制政治，以實現政治的自由的一種運動，在德意志的一部分內，早已風起雲湧，旋又以法國的二月革命的影響，於是立憲運動更勃起於各地，從普魯士、奧地利起，直有瀾漫全德意志境內之勢。以後這兩強都欲掌握新德意志的霸權，於是在普魯士，則以威廉一世與其宰相俾士麥 (Bismarck) 在職一八六二——九〇年，銳意經營，於一八六六年七週戰爭的結果，竟使奧地利從德意志的政治關係上退出了。是年，遂已成立以普魯士爲盟主的「北德意志同盟」。但要使德意志完全統一，則必須與威脅牠的強鄰法蘭西一戰，遂於一八七〇年，藉西班牙王位的事件而啓戰端，普魯士竟獲大勝，他方在德意志諸邦承認之下，國王遂即德意志皇帝位，而成立了德意志聯邦。構成聯邦的邦國，計

有四王國、六大公國、五小公國、七侯國、三自由市，凡爲二十五個獨立的政治區域。此時，德國則從法國割取了亞爾薩斯、羅連，又獲了五十億佛郎的賠款。

大戰的前提 統一的大業雖被完成，但德國一方則恐法國復仇，他方則虞關於近東問題利害相反的汎斯拉夫主義的盟主俄國的敵對，因與奧國結成攻守同盟，更誘致意大利，卒形成了三國同盟（一八八二年）。原自一八八〇年以來，那高揚德意志民族的文化，企圖擴充於世界的「汎德意志主義」（Pan-Germanism）的運動，就已發生，皇帝威廉二世則以之變爲「世界政策」（Weltpolitik），頻向東方侵略，且煽動汎回教主義勃興，以冀挫折俄國的威勢。這些政治的關係，大概便成了勃發於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的前提，這當係人所周知的事實。

戰敗後所引起的損失 大戰使德國耗費了六百七十億元的巨費，平和條約，又從德國西南割取了亞爾薩斯、羅連，東北割取了波森（Posen），西普魯士（因此，東普魯士則變成了孤懸地）。從來的國土面積是二十一萬方哩，茲則減去了三萬方哩，人口是六千八百萬，茲則奪去了六百七十萬，再海外殖民地（一八八四年以後所佔領的喀麥隆（Kamerun）、西南斐洲、東斐洲等），也全被沒收了。不僅此也，德國對於侵略地的人民所給的損害，還須負賠償之責，又爲賠償別國的商船，凡本國中型以上的大部分船舶，概須交出，並且還負一種義務，此後五年間所建造的商船，概須提供於協約國。此外，還須支付後而所述的賠款（參照本章第三節）。

從共和制到獨裁 戰爭時，國內的社會民主黨，隨着戰爭的進行，已逐漸透露着反對的意向，而開始攻擊起軍國主義來了，到後來敗徵逐漸明白後，遂乘勢將政權握住，而於一九一八年末使皇帝退位了，至翌年二月，開國民會議於韋瑪（Weimar），遂制定了以共和制，議會主義，緩漫的社會化爲本旨的憲法。後此，該國主要的形勢，便是國粹社會黨即所謂「納粹」（Nazis），隨着國民的感情之昂進，經濟的窮乏之有加，遂已獲得下層中等階級，農民，舊制軍人階級之援助，而急遽的膨大了勢力，至一九三三年遂已獲得了政權。「納粹」的標榜，便是：結成全德意志民族的德意志國，一切經營國有化，打破不勞而獲的階級，廢止從來議會而代以職業代表議會。

第二節 關稅同盟及外國貿易

國內裁關 在一八五一年，邦國的數目雖然大減了，而德意志各邦的分立割據的形勢，依然未變，彼此都妨礙交通的自由，彼此都形市場的狹隘，並且就是在各邦內，也多於要津設關徵稅，實阻礙了貨物的交易。首先感覺這一不便，而欲撤除這種障礙的，便是普魯士，這種舉動，便構成了史坦因（Stein）黑丁堡（Hardenberg）改革案中一大要素。即於一八一八年，普魯士則撤廢內地稅關而制定統一的國境關稅，一切貿易弛禁，廢止原料農產物的輸入稅，而對製品，只徵從價一成的輸入稅。這種辦法，顯已將通商自由的利益，示範於德意志全土了。

關稅同盟之進行 同時，普魯士則以設定共通的關稅制度，相互打開通商自由的關係等等旨趣，顯示鄰邦，

使加盟於這一協定之內，這一功效，也逐漸實現了。對普魯士的這種同化政策，雖有不表同意的，如南德的巴威路（Bavaria）瓦敦堡（Württemberg）等則於一八二七年組織着同樣的同盟，中德的哈諾維亞（Hanover）不倫瑞克（Brunswick）薩克遜（Saxony）漢堡等則於一八二八年組織着同樣的同盟，以資對抗是，但等到普魯士一採取自由協調的方針，合同的趨勢，遂已前進，至一八三四年，中部南部的大邦，皆已加入，直包含了後來所形成的德意志帝國三分之二。德意志的關稅同盟，就由此開始。關稅同盟的訂定，大體是：（一）每年派代表決定共通政策，（二）關稅收入，依照人口比例分配，（三）同盟條件，每十二年改訂一次。以後，同盟的擴張，雖稍嫌遲鈍，但迄一八五二年止，除奧大利、梅格林堡（Mecklenburg）其他二三自由市外，全德意志皆已加盟了。同盟所制定的關稅率，以普魯士所施行的為標準。其中，在希圖採保護貿易主義的南部諸邦，自表不滿，又加以一八四三年後經濟學者李斯特（F. List）所提倡的保護貿易的影響，意見遂愈難歸一。不過在這當中，貿易頗現進步，據普魯士的統計看來，一七九五年，貿易總額為一億五千六百萬元，而入一八二八年，已達二億八千六百萬元，至一八四〇年，關稅同盟的貿易總額，更已達於五億二千六百萬元了。

自由主義傾向 此期因普魯士與奧大利之爭持，使同盟的自由主義的傾向更前進了。普魯士為要排除參加同盟而欲佔盟主地位的奧大利，則將稅率減低，使那於一八五二年猶不脫舊組織的精神而固守極端保護主義的奧大利終無加入之勢，他方，又於一八六二年，與法國約定了最惠國條款。由是，在奧大利遂已無加入同盟之

可能，而在他方，關稅同盟，則已與當時西歐一般風尚的自由貿易的傾向合流，一八七三——七七年之間，凡主要製品的輸入稅及一切輸出稅，則已完全廢止，差不多全輸出品九成五分，都是無稅的。且於一八六六年隨普奧戰爭的終局而成立的北德意志同盟，除漢堡與普列門（Bremen）二自由市外，全德意志皆已加入，後來至一八七一年，遂以此作基礎，而成立了帝國。

對保護主義的轉向，但在貿易政策上，以後卻作急激的轉向，至一八七九年，保護貿易主義就已被確定了。這是由於（一）從來採行的自由主義之政治的理由，已歸消滅，（二）表現於英法兩國的農業的不況，也照樣的襲擊了此國，（三）由於一八七三年的普法戰後的大景氣的反動，勃發了深刻的恐慌，致全工業界都陷於窮迫，（四）由帝國財政困難，須於估歲入要項中的關稅，着手增徵之故。由於這種情勢，故俾士麥乃決心拋棄從來的自由主義，而轉為保護主義，遂於一八七九年，提出保護貿易主義的關稅法案，而使議會通過了。這一關稅法案，除必要的原料外，凡食料品製品等概行課稅，並且還採行一種報復主義的關稅，即凡於德國商品銷行不利的國家，則對該國的輸入品增徵五成關稅。這種關稅法，在當時猶以為未盡保護之責，故迄一八八七年止，對於農工產品則提高了好幾次的關稅。

一八七〇年代，是德意志自由主義達於最高潮的時代，我們從中來窺牠前後的貿易趨勢，在一八六〇年，關稅同盟的貿易總額，是十一億元，一八八〇年，德意志帝國的貿易總額是三十億元，一九〇〇年，則已達於五十四

億元。可是在這當中我們要注意的，迄一八六〇年止，差額是以出超來表現的，而入一八七〇年代，卻屢現入超的情形，自一八九〇年代以來，入超直已成爲決定的了。

「協約政策」與其廢棄 入世紀末，德國的保護政策，一方則顧及各國的反抗，他方則因工業日見發達，已無慮及他國競爭的必要，故自加布尼微（Caprivi）任首相以來，則已將從來的政策弄緩和，而採用了一「協約政策」[Vertragspolitik]，即由與各國的互惠而減低了稅率。這種政策的確奏了效，在輸出貿易上，俾士麥時代，僅一成八分的增加，而在加布尼微時代，實表示了六成的激增。然而農業階級卻不喜這種政策，他們促加布尼微下臺之後，則組織地主同盟，在一農業黨（Yunkers）統率之下，他們爲保護農業起見，作了許多運動，結果，於一九〇二年末，制定了新關稅法。這新關稅法，於重要穀物則設着二重關稅，於一部工業品也提高了保護的程度。雖然事實上和各國結的條約，是靠協定關稅來締結的，但以協定關稅自身亦屬高率，故農業黨也表示了滿足。這一新法以一九一七年爲滿期。

輸出之激增及其原因 一九一三年，德國貿易總額，已達百〇四億三千萬元，在歐洲優於牠的，即超過了牠約三十五億元的，只是英國，而且入超纔三億四千萬元，其情勢還較英國爲好。就其輸入看來，原料則達總額的四分之三，而製品纔一成三分，反之就其輸出看來，可稱爲原料的，不出總額四分之一（其中佔最大量的是煤炭），其他三分之二，則概爲工業製品。試就帝國成立迄當時的情形看來，四十年之間，人口從四千一百萬增爲六千七

百萬，則爲六成三分的增加，而外國貿易的金額，實已增加了二十五成。貿易對手，就戰前二十年統計看來，在輸出國方面，多以英、奧、匈、美爲主，輸入國則以俄爲主。德國貿易，其所以這樣的發展，尤其輸出貿易之增進，大概是由於以下的商路——（一）對於顧客的需要，極其注意，總期品質與價格頗能與之恰合，（二）由領事與在外的銀行員能注意海外交易之連絡，能熟知各國的市場詳情，（三）各銀行能對貿易業者與以適切之指導和金融的便易，（四）在海外輸送上，則有世界的大汽船公司（漢堡、美洲、北德意志等公司）的支助，在通信上，則有海底電信網連結着德國的勢力範圍，（五）國內製造公司之聯合組織的加帖爾（Cartelle），則常作有計畫的傾銷（Dumping），冀於海外市場驅逐競爭國的商品。

大戰以後的商業政策 大戰以後，依照和平條約，德國貿易須受協約國的一「輸出入特許委員會」的管理，而爲複雜的特許制度所支配了。這一特許制，就在防止德國的現金流出，保護其國內的工業，監守其國內的資源。至一九二三年，管理已現鬆懈，至一九二五年十月，遂完全撤消了，再從和平條約直後，英、法等爲要以德國的輸入品充賠款，因而對德免徵了特殊的輸入稅，自是，德國的政策，遂已逐漸復於自由自立的舊觀了。從此德國的稅率，即以定於一九〇二年的稅率爲基本，而加以訂正，入一九二五年，在九百五十品目中，有四百種已將其稅率提高了。其中雖也有提得過高的，但仍保留了備和各國磋商的減低的餘地，迄一九二七年止，已先後和列強交換了通商條約。

最近貿易之趨勢 現試閱一九二五年以來迄最近數年間的貿易的趨勢，有如下表。

年	次輸	入輸	出輸	出超
一九二五年		六一·八	四三·九	入一七·九(億元)
一九二七年		七〇·七	五三·九	入一六·八
一九二九年		六七·二	六七·四	出〇·二
一九三一年		三三·六	四七·九	出一四·三

在此期間，製品的輸出，日有增進，已達總額的四分之三，又試比較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七年，則化學製品有三分之一的增加，鐵鋼有二分之一的增加，電氣機械有四分之三的增加，其他也在增加中。唯最近的形勢，已現很大的減額，這由世界不況的影響之外，如戰爭中後進國工業之進步，關稅障壁之高築，殖民地市場之喪失，資本之缺乏，信用之短縮，租稅之增額，工銀之回到舊標準上等也是很大的原因。

第三節 交通及金融之發達

國內交通 國內商業之發達，因交通進步而益甚，在這點上，德國怕是典型的。道路的發展，與法國不同，到拿破崙時代的末期，都不曾注意來改良，唯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則已急速的着手，加以國內河川，可航的部分較多，

且頗能供汽船的航運，故未幾即由新開的運河連絡起來，而構成了巧妙的運輸系統。其連結北海與波羅的海的畿爾（Kiel）運河，係作為國家事業，而於一八九一年完成的。運河的延長，達二千二百哩。

鐵道的建設，於一八四〇——四五年，有急激的進步，在當時就已達三千餘哩。其經過，與英國完全不同，在當初就以為鐵道應由國家經營，因此，各邦皆以國有國營為原則而從事建設了。雖然從北德同盟條約移到帝國憲法時，帝國尚未能強制的概化為國有，可是普魯士政府卻蓄意的實現這一企圖，故帝國成立後不數年，國有鐵道已達五千哩，至一九一〇年，則已達二萬三千哩了。其間，帝國則亟亟的收買私有鐵道，於是國有鐵道的勢力，日臻雄厚，至戰後一九二五年，全國已達三萬六千餘哩。後因「道威斯案」（Dawes Plan）要徵收賠款，於是全國鐵道，遂被改為資本金百三十億元的一大股份公司，而發行五十五億元的社債（這在後來已被廢止），以後，遂在國家管理下成為私的經營了。

帝國銀行及其他銀行之設立 在十九世紀初頭，以供給產業資金的目的，普魯士則成立了一「柏靈王立銀行」之唯一的發券銀行，入一八三〇年，各邦都仿行起來，而設立了同樣的銀行，至一八四六年，又將以先的柏靈王立銀行改為「普魯士銀行」，這便成了個極富官僚色彩的中央銀行，至一八七五年，又將牠改為「帝國銀行」（Reichsbank）。當帝國成立時，全國發券銀行計有二十三家，銀行券亦達一百四十餘種，迨帝國銀行成立後，發行權大概都集中於帝國銀行了。普通銀行，由於股份公司設立之容易，故於一八五〇年以後，曾有急速的增加，其

中如「達爾沐斯達脫銀行」(Darmstadt Bank——一八五三年)貼現銀行(一八五六年)「德列斯登銀行」(Dresden Bank——一八七二年)是最雄厚的，一九〇〇年以後，由於統制和合併的關係，在大戰前，其數目約為一百五十。帝國銀行，貼現銀行，德列斯登銀行，算是德國的「三大銀行」。再就德國銀行的特徵說來，大概融通了資金的公司多有來參加經營，並幫同設計的，以此形成了一種聯合的組織。

戰後中央銀行之變態 由於戰後不換紙幣之濫發，舊帝國銀行即國立銀行已失掉了機能，因此，於一九二三年末，則由全國的農林園藝業者，商工業者，銀行業者共同出資，以全國的土地及事業作最後的保障，而設立了一種變態的連登銀行 (Rentenbank)，隨以奧道威斯案的實施相關聯，於是舊國立銀行遂被改造，而於外人作總務長的監督之下，成立了新國立銀行。資本金為四億金馬克，以三分之一的比例準備金，獨佔的發行兌換券，又為充實兌換準備起見，遂借入了四億元的外資，由是，已能充分完成中央銀行的機能了。

賠償問題經過一般 但德國的金融，並未由此完全的恢復常態。關於這點要說明的便是賠償問題之經過。賠償會議，係一九二〇年七月，由「斯巴協定」(Spa Treaty) 決定協約國受領賠償的比例，法國為五成，英國為二成一分，意大利為一成，比利時為八分，日本為七尼五毫，再如從奧大利，保加利亞領受的賠款，其比例，意大利為四成，其他各國則為六成。翌年(二十一年)五月，又將賠款總額，定為千三百億金馬克，從經法國佔領羅爾 (Ruhr)，德國大施通貨膨脹之後，至一九二四年八月道威斯案纔調印，賠償問題，纔於暫時告一段落。道威斯案

在支付賠款的條件上，係顧及德國國內的財政及經濟狀態，逐年增加支付額的，且為保證支付起見，並已決定將財政、銀行、鐵道等概放在國際管理之下。因此，在以後的五個年間，賠償年金總沒有滯納過，其額要達四十億元。不過這種支付，大概都是由輸入的外資支付的，決不是由於健全的支付方法，即不是用貨物出超的方法來支付的。由是，德國的國際貸借，未幾即現逆調，將來支付的保證也無着了，這便是一九三〇年五月成立「楊格案」(Young Plan)的由來。這一最後的案，是規定賠償總額，確定支付年限(五十八年七個月)，將賠償年金化為證券，而設立國際清償銀行的，唯不久又因世界勃發深刻的恐慌，致租稅收入激減，失業救濟費膨脹，財政也屢告不足，遂至無形擱淺，後經胡佛(Hoover)宣言國際支付延期(Moratorium)與英國脫離金本位之後，於是有一「洛桑協定」(Lausanne Treaty)之成立。依據這個協定，德國的賠款支付額，今後就只有三十億馬克了，旋因美國主張賠款與戰債間並無何等關聯，故德國的義務，尙未算完結。

第四節 工業及工業組織之進展

分立時代的工業狀況 十九世紀初頭的德國，由政治不統一，故交通未啓，資本缺乏，通貨混亂，且都市方面的基爾特制度，尙維持嚴格的舊風，總之對於工業的發達，還極不適宜，基爾特的規約，尙保留着中世式的形態，到了一八五〇年，似乎與營業自由的新制度都還並存着。一八二〇年普魯士所設立的工業研究所 (Gewerke

Institut)，雖是著名的新式工業的實驗指導機關，而一般人尙以爲離事實太遠，故追從者極少。唯自一八三〇年以來，情形就已逐漸變好，自然，在這當中，關稅同盟自與有力。這時候，正從英國開始輸入製造機械，也羅致熟練工人，於是纔見新式工業的曙光。

帝國成立與工業之進步 當帝國成立時，工業正在急速的發達，從法國所得的賠款，政府則用以獎勵或促進工業之發達，而亞爾薩斯、羅連的工業地帶，則成了織物、鑛業的一大中心地，不久，帝國所佔領的殖民地，又使市場日加擴張了。再如工業關稅的增徵，特別成了工業成長的溫室。至將軍隊的訓練引入工業經營中，養成協力與秩序的精神，由科學教育之進步，培植許多優秀的工業技師出來，更是他國所稀有的。因此，至一八八〇年以後，工業的展開，極其迅速，一八八二——一九〇七年之間，工業人口從千六百萬增爲二千六百餘萬，同時，從事於商業及交通的人口，也由四百五十萬增爲八百三十萬，其間，都市人口（二萬以上）的比例，從一成八分，進到三成五分，包容住民十萬以上的大都市數，也由二十一激增爲四十八了。

織造 關於重要工業，雖可窺其發達之跡，而毛織物，從當初就是以獨立手工業的形式營着的，一八三一年，普魯士的織機四分之三，概屬於此。入一八六〇年代，纜輸入羊毛紡織的新式技術，次纜從澳洲及海外購入羊毛，不過經營仍未脫家內工業的組織，至一九〇七年，其經營人數纜逐漸減爲一萬三千。唯毛織物，在當時輸出品中業已佔第四位。綿織物，不用說，在英國是工業革命的代表的產物，而在德國，卻是落後得多，從一八四〇年末起，纜

開始勃興，當時，全國紡錘有七十五萬，棉花輸入額，約爲一萬五千噸的光景。然至一八七一年——五年中，每年平均卻已達十二萬六千噸，同時，南德一帶也有極大的產量，在纖細的製品雖不及英國，而粗紗及其製品，卻已勝過牠，而成了此國有力的輸出品。一九〇〇年，紡織錘數比之英國，雖纔六分之一強，卻已有了八百萬錘，而爬上了歐洲第二位，大戰直前，已增爲一千百餘萬錘了。至最近，只因爲其他物產之顯著的進步，牠便比較的遜了一籌。麻織物，是幾世紀來農家的副產物，流布極廣，唯其重要是劣於前者的。

煤炭及鐵鋼 關於煤炭及鐵的出產，正式的着手的還始於一八三〇年代，當初，羅爾煤田（萊因河下流右岸）雖被目爲重要的中心，但以交通不便，產量甚少，至一八五〇年，年產還不過五百萬噸。然入一八七一年，則已達於二千六百萬噸，不久，又開始採掘細萊細亞（*Silesia*）的大煤田，續有顯著的增產，至一九一三年，總產額已達一億九千萬噸，僅次於英國了。全體的二分之一，係採自羅爾，其他則採自細萊細亞、薩爾（*Sar*）及薩克遜，輸出年額達一億二千萬元。就戰後狀態看來，在一九一〇——一九一一年之間，每年平均產額本爲一億六千萬噸，但因大戰失去了細萊細亞及薩爾（案本年薩爾已收回），年產纔六百萬噸，製鐵原炭的一部，都不能不仰給輸入來維持了。

製鐵，在十八世紀的後半，就已大爲勃興，這已如上所述，但在那時候，還不過是以木炭作燃料的家內經營的形式。至一八五〇年以後，纔施用機械製造的材料，自割取羅連，於該處採掘多磷鐵鏽後，纔應用貝塞馬式的製鋼

法，可是自一八八一年收買英國西門子的平爐法之後，產額遂激增起來。德國製鐵，在一八六二年纔六十九萬噸，至一八七五年，已一躍而達二百萬噸，在大戰直前，已列歐洲第一，鑄鐵達一千九百餘萬噸，鋼鐵達一千八百七十萬噸，其產額，要之比列第二位的英國，有二倍或其以上。

大戰的結果，羅連失去，已失掉了戰前產鐵四分之三的巨額，唯因羅爾地方還保有燃料原煤，故德意志產鐵國的地位仍高，一九二六年對法條約之後所成立的國際粗鋼加帖爾，在總產額二千九百萬噸中，計法國佔三成一分，比利時佔一成二分，盧森堡 (Luxemburg) 佔八分，薩爾流域佔六分，而德國還佔四成三分的比例。最近鐵鋼佔第一位，其年額達四億二千萬元。

金屬加工業 以鐵鋼為主要原料的金屬加工業，是製造農工交通各業機械的大工業，戰前，總產額曾達於十四億元，戰後一九二七年，已回到戰前的水準，從業員已達四十五萬人，輸出額在一九二八年，約達六億元。電氣機械工業，在輸出額上，也在世界佔數一數二的地位，一九二八年，其輸出額達二億七千萬元。化學工業，在國內也有豐富的原料，如岩鹽、石灰、Na₂CO₃、褐炭是輸入的原料（黃鐵礦、磷礦等）也達很大的數量，加工技術，由於科學教育優秀的結果，從一八七〇年代以來，就已有大進步，再如電氣化學製品、曹達、染料、窒素肥料、硫酸、過磷酸等，產量也很多。這些製造的主要區域，多在海岸，或屬於大河流域的都市，特別是滿黑 (Mannheim)、克倫 (Köln)、薩克遜 (普魯士) 為中心。就中，染料的地位雖比較低下，而其輸出額，仍佔世界的六成四分，窒素肥料，在戰前每

年曾從智利輸入達一億元的硝石，而從事製造，茲已完全廢止輸入，而應用空中採取的技術了，年產額七十萬噸，已佔世界的四成。所可惜的，戰前獨佔世界供給的鉀（Potasium），因亞爾薩斯、羅連為法國所割去，已完全移轉於法國了。

加帖爾之組織 這裏要注意的，這些東西的採收及製造，多半是由聯合或融合的企業組織所經營的。在工業的加帖爾化，即組織化上，德國是較歐洲的任何國家都發達，這當係人所周知的事實。開始是以價格協定為目的，旋即進到生產協定，此係由一八七〇年代不況時，基於節儉經費，緩和競爭的目的而成立的，後則逐年增加，至一八七八年則為十四，一八八五年則為三十五，尤其入二十世紀以來，增加特別迅速，至一九〇八年，則為三百八十五，在大戰直前，聞已達五百五十餘。這是所謂加帖爾運動，在非難牠的，說牠提高了國內的價格，而在加帖爾方面的回答，說加帖爾的輸出價格，比起國內價格來，亦低得有限，且可由加帖爾引起企業節約的利益來。事實上，加帖爾的販賣統制，進展極速，在一九〇五年，大部分都有了輸出販賣的共同機關。

要之加帖爾進一步可以變成新迪加（Syndicate），再進一步可以變成大概包含財務的連絡的康芝倫（Konzern），至於相互可以交換董事。第就代表的加帖爾的組織看來，如染料加帖爾，係成於一九〇四年，簡直獨佔全國的供給，至一九二五年，則成了單一的股份公司（I. G. Farbenindustrie Aktiengesellschaft），直伸展到肥料、煤油、人造絲企業方面去，鋼鐵也是一樣，於一九〇四年成立鋼鐵聯合會（Stahlwerksverband），而行產

額協定，在戰後通貨膨脹時，雖有史丁列斯（H. Sinner）狄申（Tyssen）的縱斷聯合之對立，而至最近，則成了一擁有一擁資本六億七千萬，包含勞動者十九萬人的大聯合了。煤炭於一八九三年形成了大聯合（Rheinisch-westphalian Coal Syndicate），獨佔全國供給之一半，戰後因「社會化」運動的發展，而結為「帝國煤炭聯合會」了。再如電氣，於一八八三年成立了一綜合電氣公司（Allgemeine Elektrizitäts Gesellschaft）即所謂 A. E. G. 則結成了電燈、電鐵的大經營，同時，西門子和士開（Siemens & Halske）亦於一九〇三年形成了聯合，由是全國的電氣事業，遂為該兩社所獨佔了。

戰後的結合之發展 在大戰中，一般從戰事經濟的必要上，加帖爾已被強制的組織起來，至一九二五年，全國計有加帖爾三千，內二千五百是關於工業，其餘是關於商業一般的。他方，又引起了加帖爾向更高度的組織的移動，即向技術上金融上保持內面聯繫的康芝倫方面發展去。該結合的發端，係在一九二三年通貨膨脹時所結成的「利害協約」（Interessengemeinschaft），後隨馬克價值的穩定，資本缺乏的結果，許多都已冰消了，至一九二六年——七年，纔又重新組織，以保持產業全體的穩定與調和。這便是所謂康芝倫，同年秋，約佔全國股份公司的公稱資本的總額七十四億元，參加了這個結合，這種結合，特別在工業方面，極其顯著。如將該經營的支配市場的優越力表示出來，則在鐵鋼、染料、加里、褐炭、煤炭、電氣、瓦斯、化學、建築、造船各業中的康芝倫，都是掌握着該工業的市場供給的五成以上的。而在促進這種結合運動的機關上，最值得注意的，便是「聯邦經濟合理局」（R.

因·V.V.)，其經費雖係政府所支出，但在事實上，卻是離開政府，單為民間公益，關於產業的合理經營的一個調查研究的協會。此外，如「德意志工業聯盟」，「德意志技師協會」，也是參與這結合運動的機關。

此地還要順便說的，便是康芝倫這種組織，不單是在工業方面，且可發展延長到其他部門去。其最重要之一，便是銀行業，在大戰前，柏靈的六大銀行就已佔全國銀行的股份資本的四成四分，牠參加着重工業、化學、交通、其他等等的六百五十個公司的事業，佔監察董事席八百二十，至戰後，這種形勢更加進步，至一九二六年秋，資本比例則達於六成五分，若加上公積金，則已達於七成二分的巨額，其對於商工業的經營，更加利害密切了。

第五節 農業的變動

農民自由之漸進 工業方面雖有顯著的發展，而在農業方面，許多仍殘留着舊態，就是在農產物方面，也還保留着某種的特色，這是德國農業堪注目的現象。

十九世紀初葉，普魯士行着黑丁堡的經濟改革案，於一八一一年指令全國隸農，其獲得了土地的世襲使用權的，則以其土地的三分之一，其他未獲得的，則以二分之一提供於從來的領主，而以剩下的為私有。在以後數年內，該法規的一部分雖又改訂過，但能獲得自由與安定的，還只是那些獲得了確實權利和農業設備的農民。再如那些下層農民，仍受地主恣意的徵求，移轉的自由，也被奪去，要之仍然苦於窮乏。在德國，與英國不同的便是共有

權保留得很久，要完全獲得所有和經營的自由，殊形困難，至一八二一年以後，纔慢慢進展，至十九世紀末葉，纔完全私有化。

農業技術之進步 在關稅同盟成立的前後，農業的經營，就已臨到了科學改良的機運。雖如北德的低地，寒冷而多溼氣，土質輕而被砂地所遮蓋，耕作極形困難，但以農民的精力和奮鬥，還得了較良的成績。就中如輪栽法之實施，化學之應用，農業教育之設施，農業機械共進會之開設，農業簿記之採用等，都是農民戰勝天然的主要的設施。而且這些方法，在大經營中尤容易實行，故東德意志便成了進步的中心。一八五〇年以後，因鐵道之敷設，交通之便易，此地小農也逐漸開始活動了。由是，在一八一六——一八七年之間，全德的耕作地積，已由二千三百萬英畝增為五千四百萬英畝了。

農業不況與其救治策 但屆一八七五年前後，由於那襲擊了歐洲一般的農業不況，與表現於此國的工業之異常進步的結果，在農業方面引起了複雜的變化。由俄國方面輸入的穀物極多，致農產物價非常低落，他方又因都市的工業吸收農村的勞動，而農業工錢又被提高，再如當普法戰爭時所行的通貨膨脹，又使地主方面增加了負債，因而從來所行的農產物的輸出，也頗困難了。在救濟農業窮狀的方策上，保護關稅奏了大效，這已如上所述。自然，因此而獲利的，自屬有利餘穀物出賣的大地主，但因穀價回復，地價騰貴，卻避免了像見於英國的拋棄耕作的情形。不過食料自給，終不可能，在一九一四年，全人口的五分之一，都是依賴外國穀物來養活。

農民離村與其對策 同他國所見的一樣，農民之離村而向都會集中的情形，極爲明顯，人口在農村（人口二千以下的村莊）的比例，從一八七一年至一九〇〇年，已從六成四分落到四成六分，至一九一〇年，已減爲四成了。如柏靈，在一八〇一年人口纔十七萬，而當帝國成立時，已達八十三萬，至一九〇一年，則已達二百〇七萬了。再農業人口減退的一大原因，即爲海外移民之增加，特別是東南德意志的小農等，向美洲移住的極多，從一八四八年政變之後，每年平均不下十萬人。此外還有屬於德國特有的原因，就是因統一而添加了移動的安全，以及舊時莊園的遺風，使農民的地位感受拘束等等。但入世紀末，即至一八九〇年代，移動的傾向已漸少，並且爲補救農業勞動之不足起見，還在從俄國、波蘭、奧國等處吸收外國移民。

土地制度之變遷 就土地的所有制度的變化看來，在西南地方，因隸農自由化之實現，又加以拿破崙征服時所行的均分繼承法的影響，一般的所有區劃，都非常的小，反之東北地方，大所有地仍照從來的狀況進展，二百五十英畝以上的土地，仍有從三成八分到六成的。但從一八八二年時起，大所有地同極小所有地，都趨於減退的方向，故從一八九〇年起，又實施了英國所行過的小所有地法，即先由政府購進土地之後，再以逐年償還的方法分給農民，其成績迄一九〇五年止，已達六十萬英畝。此外，對於勞動者也還實施小地分配的方法。

大戰的結果，土地喪失，在東部，來麥的耕地，則減少了一成八分，燕麥的耕地，則減少了一成一分，其他小麥、大麥的產地，都有若干的減少，最近，來麥的栽植，則爲一千一百十二萬英畝餘，燕麥的栽植，則爲八百二十五萬英畝，

馬鈴薯的栽植，則爲七百二十五萬英畝，小麥則爲五百七十五萬英畝。再還要注意的，就是古來有名的森林的經營，由於政府之周到的監督與科學的造林，且因林產物的利用，表現了模範的成績，最近，其面積已達三千一百五十萬英畝（近全土的三成）。其中約二分之一係國營。

農業之停滯 農產物，在大戰期間因價格係公定的，故生產費已被極度的減縮，家畜也由軍用所徵發殘留的很少，到戰後，由耕地的喪失也給了影響，故農業收穫，發生了以下的變化。戰前，穀物係千三百萬噸，馬鈴薯係四千萬噸，甜菜係千四百萬噸，而至戰後一九一九年，就各減爲九百萬噸，二千萬噸，六百萬噸了。在一九二三年前後通貨膨脹的時期，因抵押的土地可用減值的紙幣收回，農業機械可用廉價購入，農業一時曾入於有利的狀態，但隨因通貨穩定，輸入的外穀湧到，國內農產物價低落，而呈現了所謂剪刀形的價格，於是農民的負擔激增，其打擊在東德意志尤其厲害，現今，農業的合理化經營，已達極點，而在深刻的應用着 Taylor-system（案係工場的科學的經營法之一種，由美人 Taylor 氏發明，係職工效率之科學的增進法）。

第六節 社會運動之發展

馬克斯主義之提倡 在產業這種驚人轉變的背後，德國的社會思想，也有顯著的發展，當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之後，法國的社會運動於第二帝國之下暫告結束，英國的勞動組合正屆發達時，在德國，從該世紀初葉起，思辯

的進行中的社會主義的論策，也逐漸表現出來了。其代表的，便是以馬克斯為領導的「科學的」社會主義之運動。即馬克斯於一八四七年在倫敦「共產主義者同盟」席上所發表的「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於一八六七年所刊行的第一卷資本論，便成了後來該運動的思想的礎石，其主旨，係以勞動為經濟價值的源泉，來說明勞動生產物被資本家所榨取的過程（剩餘價值的原理），由此，再來論述勞資階級不斷對立的由來（階級鬥爭的原理），這樣，遂豫言着到了生產手段集中於極少數的大資本家時，社會革命當然勃發社會主義的社會自必實現（唯物史觀）。

「資本論」，在勞動者間，事實上自不能充分的讀到。但勞動者卻相信該書中所載的社會主義必到的理論，是科學的，完全可以實現的，因此，「資本論」一書，當和資本家階級作鬥爭時，便被捧為戰旗高舉着。實際，「資本論」在前提上，便已犯着理論的誤謬，如不斷的埋沒事實，而徒以之放入於豫定的公式中，實有囫圇吞棗的粗疏。

勞動組合運動之進步 在企業方面既有顯然的結合，因而勞動階級的結社運動也齊一了步伐，且和社會主義的關係極為濃厚，而帶着強烈的政治色彩，會一八九〇年政府的社會主義彈壓政策一停止，爾來約十五年間，已植定了極穩固的基礎。在這之前，即從一八六一——六年結社禁止法撤廢以來，勞動組合成立極多，其中有一全德勞動者救濟組合，係一八六一年成立，十年後，該組合員已達五萬一千人，後與馬克斯系的國際勞動組合合併後，而成爲「社會民主組合」，全國勞動組合的主流，一九二〇年以來，稱爲「全德勞動組合聯合」(A.T.

(*Gemeine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這一組合，不是與社會民主黨爲一體的，在戰前，組合員數較民主黨員的數至少亦有二倍。這一組合，因關於宗教的政治的信條概允組合員的自由，故一稱「自由組合」(*Freie Gewerkschaft*)。和這相對抗的則有一八六八年成立的「熙爾歇同格爾組合」(*Hirsch-Dunker Gewerkschaft*)，牠標榜的是國家主義的勞資協調主義，此外還有「基督教主義組合」(*Christliche Gewerkschaften*)，係從一八四八年以來，在天主教監督之下所成立的一帶宗教色彩的改良主義的組合。其他，分立的勞動組合尙多，頗不易統一。但自共和國成立以來，因政府只認勞動組合爲勞動代表，同時，由於組合以八小時勞動等的條件獎勵參加組合的結果，故參加勞動組合的人員遂激增起來，至一九二三年，參加人數計已達千三百萬人的大數，內中，勞動組合聯合則包容九百萬人，基督教組合則包容二百萬人，熙爾歇同格爾則包容六十五萬人，農業勞動組合則包容七十萬人。爾來雖有若干的消長，但大體卻還依舊。

關於勞動組合的政黨化，德國也佔着指導的地位。一八六三年以拉薩爾(*Lassalle*)爲指導而成立的全德勞動同盟，又一八六九年以李布克拉西(*Liebknecht*)、柏柏爾(*Bebel*)爲領袖而成立的社會民主勞動黨，該兩者則於一八七五年結成了有名的社會民主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其中包含加入上述的社會民主組合的約半數，而且兩者間概結有極親密的關係。

勞動保護之關心 就勞動保護說來，開始，國家就有很大的關心，不用說，也是普魯士首先對此注意。一八一

八年，因工業的中心地萊因蘭（Rheinland）有虐待少年勞動者的情形，於是風聲遠播，教育部正要施行取締時，而內務部則加反對，說是一加取締，就會削弱製品的對外競爭力。但後來至一八二八年，由陸軍部調查工業地出身的壯丁，結果多現劣弱，其原因，乃在工場之虐使少年職工，至是，纔認取締為必要。爾來，勞動保護，遂認真來實施，至一八三九年，遂公布了一「少年職工使用法」。後至一八六九年，由北德同盟諸邦的共通的工業法之制定，勞動保護遂更加周密，到大戰直前，已制定了大體略和英國相等的規定。但至戰後，因關聯於賠償義務有增進生產的必要，故勞動時間則被延長而課以十小時勞動，已顯然趨於強制的方向了。

社會保險之典型的發達 關於社會保險的企圖，德國曾作了列國的先驅，這是值得特書的，由於那一八八三——一八七七年所通過於議會，一九一一年在「帝國保險法」（Reichs-Versicherungsordnung）名下所會合起來的制度，便成立了以下的數種保險，（一）傷害保險，係由雇主並雇主組合自動的釀出基金全部的，（二）疾病保險，係勞動者於就職時自動的加入，基金則由勞動者雇主共出支出，（三）老廢保險，係強制的令十六歲以上的勞動者加入，由政府與勞動者支出基金，到老年則付以年金，（四）失業保險，係津貼失業者與其家族的，基金由雇主和勞動者支出同額的數目，以五十二週作為津貼的最長期間。這一保險，當初本是任意的，而到一九二七年，已成了包括千六百萬勞動者的一個強制的組織。在德國，英國式的救貧制度極不周密，只有獨立行於各地的地方委員制度。

消費及信用合作社之推廣 那取範於英國的消費合作，從一八七〇年起，規模就已相當的大。因當時在漢堡地方，曾勃發過起卸脚夫的罷工，就由這一動機以該地為發祥地，遂致急速的擴張了，最近，同種的合作社已近一千三百，加入的計有三百五十萬人，再如成立於十九世紀末葉的蕩賣消費合作，也獲得了很大的效果。合作社的單位之大，以及限定販賣品為食料的，均為此國的特徵。

關於信用合作社的運動，係發源於德國的。這種合作社之成立，首先係在農業方面，即授信用於農民，讓農民獲得收穫之後，即行返還，其特徵乃在長期信用。雖然在十八世紀，普魯士政府就設有稱為「土地金融組合」(Landschaften)的農業金融機關，但感受便利的多屬於地主，小農依然依賴着村落的高利貸，而為債務所苦惱。為救濟這種窮狀乘時而起的便是雷發罪(F. Raiffeisen)，彼於一八四九年，在萊因小邑以資金三千元設立了特殊的銀行。這便是信用合作社，以相互連帶的責任，圖農業金融的便宜，其利潤亦作為公積金，旨在以極低的利息作長期的放款。這種組織，頗有似於日本二宮尊德的報德社，係圖經濟與道德之調和的，大概是以小地城為單位，以小額的出資為滿足，事務則為名譽職，經營則民主化。起初進步雖很遲緩，但當一八七〇——八〇年的不況時，則有顯著的進步，現今，單是國內，同種的組合，也約略近一萬五千了。

和雷發罪的合作社同時，又成立了蘇爾慈·德利慈(Schulze Delitzsch)的信用合作社。這在連帶責任一點上，雖與前者沒有不同，但其目的乃在救濟都市的小商工業者，同時，在限信用為短期，於人員不設限制一點，乃

其特色。這一組合，曾於一八五九年設中央銀行於韋瑪，數年後，牠發展極速，一時曾包括着一切組合而有成爲「合作社總聯合」之勢，但於一八八三年，卻只成立了單包括農村信用合作社的一個統一的組織。在這之前，曾由蘇爾慈的建議和努力，制定了「德意志帝國合作社法」（這是日本產業組合法的母體），一八九八年改正後，迄於現在。目前德國的信用合作社，已過二萬，社員總計已達三百萬。尤其各信用合作社，基於同一的精神，且已擴張到購買、販賣、建築等組合的組織上去，而那些組織，並已成爲不可忽視的大的規模了。

第二十二章 南歐

第一節 意大利

統一國家之成立 意大利在近世，因為民族的統一，國家的統一概未就緒，故其國勢不張。但統一的機運，自拿破崙征服意大利（一七九六——一七九七年），破壞其割據的小國家以後，就已逐漸臨到，而感覺到民族的共同利益之必要了，故當一八四八年法國二月革命之後，各地則暴動風起，迫法與一千涉，更激發了他們的民族的獨立心，於是由北部撒丁尼亞（Sardinia）王一奮起，各方都急起響應，遂於一八六一年三月，在德里盧（Torino）召集議會，一致推戴葉馬尼（Emmanuel）二世為國王，而完成了統一。（但威尼士係於一八六六年合併，教皇領係於一八七一年合併的）。

加入大戰及戰後之政情 但意大利建國之後，國步也不一定順暢。對外，要以後進國列於強國之林，則須擴張軍，須發動遠征軍，對內，則須不斷的作行政財政之改革，因此，國內便常常發生政爭。那完成了統一大業的嘉富（Cavour），不久即因病去世，以後繼起的內閣政策，又不能互相銜接，在一九一一年征服了迭黎波里（Libya）

Dojo) 又欲恢復「意大利·伊里天塔」(Italia Irredenta) 故又於一九一五年與協約國爲友而加入了大戰。因此，所負的戰債，對英則達六十一億元，對美則達四十億元。然而大戰的結果，所得的報酬極少，在亞得利亞海 (Adriatic Sea) 的對岸，由法國的援助，猶哥斯拉夫 (Yugo-Slavia) 於以成立，彼時，牠的財政窮乏，收支不相償的極多，同時，赤化宣傳則逐漸得勢，國內已騷然不寧了。由於這種情形的刺激，故有熱烈的國家主義出現，那曾經作了熱心的工團主義者 (Syndicalist) 的莫索利尼 (Mussolini) 則急切的轉換了方向，主張以「能力鬭爭」來代替階級鬭爭，講求勞資團結一致，以謀生產力之增進，至對於個人主義，則汲取古代的商工組合 (Collegium) 與中世基爾特之遺緒，而標榜組合主義，這便是泛繫主義 (Fascism) 之運動。

商業及商業政策 在以十二萬方哩的本土包容四千萬人口，每年增加四十萬人的意大利，動力資源缺乏，土地大概皆爲瘠土。因此，基於收入保護的兩個目的，開始就在重徵關稅。在統一之前，各邦恰如見於德意志的一樣，都相互高築關稅障壁，從米蘭至佛洛菱斯間，就設有八個稅關，據說西西里 (Sicily) 王國當統一時，就撤廢了近十成絹織物關稅，也可以作這種情形的說明。因此，在統一後，爲要仰仗法國的後援，纔採用比較的低率關稅，由是，貿易遂見增進，不久更倍加了。但以財政的困難與工業的幼稚，勢必又要高率化，故於一八八七年起，又變爲保護主義了。這便成了和法國間發生關稅戰爭的原因，約十年間，兩國差不多完全斷絕了交易。當時，食料常感不足，在輸入品中，小麥應佔相當的比例，燃料、原料的輸入也多。農耕是主要的產業，故輸出的多爲甜菜、大麻、亞麻，再

葡萄酒、橄欖油的輸出也不少。其他在半製品上，則輸出生絲及絹織物等。在鑛產物方面，最顯著的是硫黃，其產額約佔世界的九成。但貿易差額，總如明治以來的日本一樣，現着逆調，就其最初發表的統計看來，一八七八年以來的五年平均，雖只達三千六百萬元，但一八八八年以後，則已達一億三千萬元，戰前係三億八千元。不過和這相抵消的還有幾項收入，如僑民匯款回國，以及遊覽者消費等，在戰前，前者約達一億八千萬元，後者約達一億七千萬元。

資源貧弱與農工業的努力 意大利的工業原料之缺乏，同日本一樣，或者還要過之，牠只有小量而粗劣的鐵鑛散在於南部及其他各處，煤炭的年產額，還抵不過英國、德國的一天或兩天的採掘量，而且質地還極粗惡。因此，最近纔利用國內的急流，致力於水力電氣之發動，已稍見成績，現在已有了約百億啓羅瓦特 (Kilowatt) 的發電量，在世界佔第三位，優於日本一位。因而工業遂集中於亞爾卑斯的斜面，而以米蘭、德里盧、塞諾維為中心，以織物（特別是絹織物）居首，出產近來已有顯著的增加。牠對於輸出全製品的總輸出中，近已表現於比例的變化上，戰前牠的百分比比例纔三成弱，而至一九二二——二四年的平均，已達三成六分。就農業看來，因係山脈連互，沼地極多的國土，故頗能利用土地，以類似法國的經營方法與耕種為其特徵。穀物耕地，達千七百五十萬英畝，佔全國的二成三分的地積。

泛繁主義之經濟政策 泛繁黨初握政權時，在財政部長史德華的計畫之下，著著進行自由主義的政策，曾

努力緊縮政府事業，借助外國資本，減低關稅，以謀自由通商之實行，但自一九二五年起，又行轉向，竟不顧他國之報復，而加高了關稅障壁，對汽車、船舶、鐵鋼、發動機、化學製品等重工業，都由統制和保護來經營了。同時，又以尊重農業利益而謀食糧之自給，故於農業經融提供特殊的便宜，補助開墾及灌溉，冀於相當程度下可以防止輸入。但技術仍未進展，經營組織仍形拙劣。不過他們在「數者力也」的信念之下，政府則極力獎勵人口之增殖，以前曾有年約四、五十萬人渡航海外的移民，茲則極力限制，如廢止移民局，竊密調查移住者之後而限制渡航許可證是，但失業者近年卻已大大的增加，實達百萬內外了。

第二節 伊比里安(Iberia)半島及多瑙(Donau)流域

西班牙之頹運 西班牙入十八世紀後半，曾稍現回復的曙光，這已如上所述，但因遭拿破崙的征服，致陷入了未曾有的悲境，以後雖然回復了和平，但內亂與叛變仍繼續不斷，因而當十九世紀初中期南美殖民地的叛離時，亦失掉了控制的能力。後來至一八七五年波旁(Bourbon)王朝復位時，雖曾有形勢一新之感，但至一八九八年，因古巴(Cuba)波多利角(Puerto Rico)之叛亂而遭美國之干涉，遂爾開啓戰端，結果，竟將此二島連同斐律濱羣島一同讓渡於美國了。歐洲大戰後一九二三年，與摩洛哥(Morocco)的騷動相關聯，而又有李維拉(Rif)將軍之獨裁，至一九三一年遂勃發革命，結果，皇帝退位，成爲共和國了。

農工業進步之遲緩 原來西班牙關於通商是承受了重商主義的遺風的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止，猶在採用禁止政策，後來雖然緩和了幾許，但仍保存着有名的高度關稅國的特徵，至一八九二年以後，採用了二重關稅。屬於工業資源的鑛產，比較的豐富，最近鑛鐵則達三千萬噸，鋼鐵則達四十五萬噸，加達羅利亞（Catalonia）以巴塞洛納——Barcelona——為中心的製造工業，以綿織物毛織物為最優秀。但勞動階級的思想傾向，卻極不湊趣，從十九世紀末葉起，如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竟非常蓬勃。農業本是西班牙最重要的產業，但因國土缺少雨量，交通不便，施行灌溉的又少，同時，政府的補助也不周到。土地制度不良，還殘留着歐洲所罕見的土地轉賃的惡制。一九三二年，新政府頒布農業法後，擬沒收大規模的土地來獎勵生產的使用，可惜實施只限於一部分。收穫能率，一般皆低，農產物中在輸出佔重要的，便是果實達一億四千萬元，葡萄酒達一億六千萬元（都是依據的一九二七年的標準）。

葡萄牙的主要產業 其次，葡萄牙也於十九世紀初頭為拿破崙所佔領，國王則亡命而入南美大殖民地巴西去，於該處建立了獨立的帝國。本國，依然為布刺堪哲（Braganza）家所繼承，直迄一九一〇年廢止王政止，爾來則成了共和國。人口的八成五分雖概屬農民，但說起農業來，穀物與其收穫卻都不多，唯葡萄的栽培是主要的。輸出的最大項目亦為葡萄酒，最近年額達二千二百萬元，與牠差相匹敵的如魚類亦達二千萬元，要之昔日的繁榮已完全失卻了。但領有殖民地的一點，卻遠勝於其鄰國西班牙、斐洲東西的殖民地，則包含着土人人口八百萬。

東部的莫三鼻給 (Mozambique)，則富於煤炭及銅，西部的安哥拉 (Angola)，則富於森林，要之兩地都富於熱帶物產。唯以殖民政策傾於自由主義，不能抑制外國勢力之侵入，故有為英國勢力所壓倒之觀。

奧匈兩國之關係，再就東南，即就多瑙流域諸國說來，除奧國外，迄今除敘述有關於拜占庭帝國以外，殆無可敘的，但以最近時代巴爾幹問題之重要，試擇要的說一說。

奧及匈（其建國在古九世紀中）因法國革命而受戰禍，國內疲敝極甚，通貨及財政則皆陷於紊亂，國民的不統一，已到了難救的狀態。國之西部，則為日耳曼族，北部邊境則為斯拉夫族 (Chzechs-Slavaks)，東部匈牙利一帶，則為馬查爾族 (Magyars)，這便是牠主要的住民。匈牙利從十六世紀初葉，就已成了奧國的隸屬。由二月革命（一八四八年）的影響，自由主義的政治運動又已擡頭，於是匈牙利便企圖成立獨立政府，乘奧敗於普魯士的機會，於一八六七年，組織了獨立的內閣。唯皇帝佛蘭西斯·約瑟夫 (Francis Joseph) 仍君臨兩國，而形成了二重國家。一八七八年，依從匈牙利的利益，而將波士尼亞 (Bosnia) 黑芝哥維納 (Herzegovina) 置於行政管轄之下，但因這種變革，遮斷了塞爾維亞人國民統一的前途，因而成了歐洲大戰的導火線。

自由解放之漸進，原來奧匈一向都是採的鎖國的禁止政策，特別是製造品，不是完全的禁止輸入，就是課以非常的高率關稅。因此，凡國內的要衝，都設有稅關，致交通失掉自由，他方，一般知識的標準都低，從來的基爾特制度，猶被保存，新式工業，自無從興起。但至一八四八年後，高率的關稅，則已略現緩和，國內的自由交通，已被實現，

同時，鐵道也在敷設，至交易所，則已由最初的商務大臣蓬伯克（Von Brooke）設立，關於商法的編纂也在進行。雖然新式工業的限制，尚未盡解除，使用機械都還要經過官許，但入一八六〇年，這種自由已漸被保障了。前此未曾實行的農業制度的改革，茲已臨到了實現的機運，同時，由於領主裁判之撤廢，教會稅之廢止，封建的課徵之禁止等等，農民的自由解放已被完成了。在這當中，工業勞動階級亦已勃興起來。

至一八五〇年，奧、匈兩者間的關稅線，也被解除。奧國為要稱霸於德意志，故急圖加入於一八三四年成立的德意志關稅同盟，但普魯士則將同盟條約改訂，而使奧國無加入之餘地，普旋又加入了一八六〇年的自由主義的英、法條約，這便使持保護主義的奧國更無參加的可能了。

貿易之增進與保護主義之再起 入一八五〇年以後，奧國的貿易，竟於二十年間倍加了，國內的資源，已被開發，如波希米亞的採礦，玻璃、綿織物，摩納維亞（Moravia）的織物，斯特尼亞（Syria）的鐵鋼，維也納的服飾品等，產額都有增加，再如匈牙利，如小麥、麪粉、畜產的輸出也加多了。但到了一八七〇年代，政策又變成了保護的，於是與匈牙利間的自由交通，又被抑制，入一八八〇年代，保護主義已更形強化。關於海運業，是獎勵唯恐不周的，當一八六九年蘇彝士運河初航時，據聞奧國的汽船公司就有三隻汽船在行駛，但到以後也就不振了，而奧國的阜姆（Fiume）匈牙利的脫列斯（Triest）終於都變成了地方的商港。

大戰的惡影響 大戰竟將此國分而為三，顯然更使各部縮小了。奧國失去了四百億元的戰費，及百十萬的

人員，而變成了小共和國，國土縮為三萬二千方哩（猶比不上日本的北海道），人口減為六百五十萬。鐵鑛雖已幸被保存，但煤炭則已被佔去，國內所產的只够需要的四分之一，海港則已完全讓渡於意大利，食料的供給，非常困難，工業地帶，已完全和市場切斷了。一九二三年，曾從聯盟借入了二億五千萬元，因而須在外委的財政管理之下從事經營了。但以熱切需要「較大的經濟地域」之故，故企圖與德國合併，在一九三一年，且要成立關稅協定。此外，尚有再合併匈牙利及組織多瑙聯邦的呼聲。

捷克斯拉夫之成立 戰前奧國北部一帶，捷克人及斯洛維克人所居住的地方，已變成捷克斯拉夫（Czechoslovakia）共和國，舊奧國的大部分富源，皆集中於此。含有鐵產額三分之一，紡織業五分之四，甜菜糖全部，造酒業六成。此外，大麥、來麥、馬鈴薯的產額也多，大戰後，頗致力於畜牧。煤炭，有九成可以自給。將來發展的可能性，自然不少，但以四面皆為陸境，交通上之被禁錮於內地的情形，較任何國都厲害，這當是一個難問題。

匈牙利之不利 匈牙利前為「無帝王的王政國」，現在則成了共和國。大戰的結果，人口和土地都已縮小，只達從前四分之一，即土地已縮為三萬五千萬方哩，人口已減為八百萬了。牠也是四面皆屬陸地，鐵鑛的大部分被奪去，森林被佔領，工業地帶，除首都布達佩斯（Budapest）外，再也沒有了。舊時農業中心的德依斯（Theiss—多瑙的支流）下流，現亦不屬於此國，只好變更穀作，而來栽培玉蜀黍、馬鈴薯、甜菜之類。戰後，已將土地制度改革，而以從來的大所有地來劃給軍人，勞動者，年金官吏等等，因此，受分的地，要佔農地的八成。此國或許在將來，也要

發生一種修正國境的運動，即收回原爲匈牙利人所居住的領地。

巴爾幹半島之形勢 所謂巴爾幹半島，係連小亞細亞一帶，於一六八三年時爲俄特曼土耳其（Ottoman-Turks）所佔據的領域，以後則逐漸爲哈布斯堡（Hapsburg）奧國、羅馬諾夫（Romanov）俄國所侵略，迄一八一五年止，俄國則延展到多瑙河的貝沙刺比亞（Bessarabia），奧國東則延到杜南悉爾伐尼亞（Transylvania），西則延到意大利（亞得里亞海岸）。但該兩國然猶不能伸展其驕足的，以列強及巴爾幹諸民族的對抗之故。法國早於一五二八年，就在土領埃及獲得了獨佔商權，未幾，又將該商權擴張於全土耳其領，直到克利米亞戰爭前而後已。英國從十八世紀末葉小彼得（William Pitt 老彼得之次子）的時代，就恐俄國侵入君士但丁堡，於是對於這一方面，專任諸小國之相互對峙爲安全，這實際就是爲保全東印度的一種策略。這樣，土耳其便益趨於瓦解，希臘雖遭奧國之反對，仍於一八三〇年獨立，保加利亞則於一八七七——七八年訴之於戰爭而獨立，同時，塞爾維亞、羅馬利亞也離叛起來，埃及於一八八二年則爲英國所佔領，亞爾巴利亞（Albania）亦於一九一三年獨立，土爾其在歐洲的領域，遂僅有君士但丁堡與面臨海峽的一帶地域了。

土耳其之解體與退至亞細亞 在分裂的這般進展的當中，歐洲列強之以巴爾幹爲中心的勢力抗爭，就愈加熾烈，這便是勃發歐洲大戰的重要的根據，但戰爭的結果，在列強對峙的範圍內，問題似乎簡單了些。原土耳其在戰後，凡政治經濟以及於宗教社會的各方面，都在作近代的改良，由一九二三年的洛桑條約，以小亞細亞的安

哥拉爲中心，完成了統一的國土（地積五十萬方哩，人口千三百萬）把握着了司丹堡（Stamboul）君士但丁堡，關於軍艦及商船自由航行海峽的情形，亦爲列強所承認，其所以進行這般順暢的，良由戰前最有對抗性的俄、奧至戰後已變革了政體，改換了政策之故。再如希臘建設大希臘而與土爲敵，於一九二二年惹動了戰爭的希臘，自敗北以來，對土則已進於親善的傾向，這種情形，也由英、法的錯綜的關係所致。

戰前巴爾幹諸國之遲滯 那末，在土耳其解體後成立的多瑙各國，特別是羅馬利亞、保加利亞及結合塞爾維亞、克洛特（Croat）、斯洛文三民族的猶哥斯拉夫等諸國之經濟的傾向，如何？這些地方，原來皆係立在純粹的農業經濟上，一部分則爲斯拉夫式的氏族共產體「沙得加」（Zadruga），他一部分則爲「羅馬·拜占庭」式的農奴制度，且還殘留着若干封建的風習。到十九世紀，纔稍見進步，舊制度纔逐漸崩壞，於是個人主義的自由組織，纔被展開。其中如羅馬利亞與保加利亞，自海峽可以自由通航的一八二〇年起，農業並作爲市場的生產經營起來了。在羅馬利亞，大所有地極形發達，反之保加利亞，則和塞爾維亞一樣，而以小自耕農爲特徵，經營猶爲舊式。戰前，巴爾幹這四個國（羅馬利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希臘）的貿易額，總計起來，也纔够世界的一分。只有羅馬利亞，其輸出於西歐的煤油及農產物，還有幾分趨於增長的光景。

戰後的疲敝和改革 大戰的結果，保加利亞以小國而要出巨大的賠款，領土則已縮減，而失掉了多島海的出口。猶哥斯拉夫雖然成了統一擴大的國家，但也沒有海口。因此，這些國家，就須靠和鄰國的交涉，而獲得海港使

用的便宜，以補充貿易上的缺陷。這些國家，都因戰後的疲敝，致通貨混亂，幣值低落。保加利亞則跌成二十分之一，猶哥斯拉夫、希臘則跌成十分之一，乃至以下，各國在戰後，都在國家獎勵之下謀產業的充實。保加利亞在一九三二年，其所「獎勵」的產業，計有一千四百。羅馬利亞則極力採製煤油，最近原油的年產額已達四千三百萬石，實佔世界的第四位。戰後，對於土地制度也在頻施改革，其中如猶哥斯拉夫，對於不作耕種用的，則不准有百二十五英畝以上的土地。保加利亞則極端獎勵自耕農，每戶不准過七十五英畝以上。羅馬利亞則將王領的土地細加區劃而分之於小農，且對一般的大所有皆施以限制。唯雖有這般的改革，其成績似尙未如所期。

第二十三章 尼德蘭及北歐

第一節 荷蘭

荷蘭之地位 由法國革命後的戰爭，荷蘭大遭了蹂躪，一時曾爲法國所吞併，但到後來又以尼德蘭王國而自立，自比利時脫出以後，卻已斷絕了和大陸紛爭的種子，而入於平和時期了，其於一八八九年修正的憲法，今仍照行。賓士 (Maus) 熙爾德 (Schelde) 兩河均於此國開口，萊因河也同樣的在此處現三角洲 (Delta) 形，這使得荷蘭佔了無比的重要位置。熙爾德由於一九二五年和比利時的條約，成爲永久中立，在大戰中遵守了中立。

自由貿易與海外投資 關於貿易，在十九世紀初葉，是取保護主義的傾向的，但自中葉起，以亞姆斯特丹、羅特丹兩港爲領袖的自由貿易運動，則已奏效，自一八六二年改革關稅以來，輸出稅殆已全廢，輸入稅亦極低，就是製造品，也只在從價五分以內。雖然在近世中葉所佔的重要的國際地位，及今已完全失去，但藉自由貿易的庇蔭，戰前貿易額仍達六十億元，較之人口五倍於牠的法蘭西，也只遜一籌。交易的對手，三成屬於德國，其他則屬於英、比、美等國。牠這種有力的地位，自然很多是基於此國的海外投資及海運力的優勢，在十九世紀中葉，外國證券的

投資額，計達八億元，海運力，雖當大戰時遭過擊沉捕獲之難，但至一九三二年，仍達三百萬噸，佔歐洲第六位。

國內富源之開發 在荷蘭，簡直沒有鑛山，煤炭的產額，每年纔三百萬噸，工業多集中於釀造、精糖、製鹽、煙草等。但對土地頗能利用到極度，不生產的地積，尚不到三成，可耕的地積，亦復稱是，其餘則用作畜牧，以製酪農品。其苦於國土的狹隘，至今猶昔，最近則定有填平碎鐵池的計畫。北海的漁業，是此國重要的富源之一，近年單是鱈魚，年產亦達八百億元。

荷領印度之經濟的利益 荷蘭有面積達於本國六十倍，人口達於本國七倍的殖民地，主要的概在馬來羣島。荷蘭人在該處恣意榨取利益，好久都是行的強制勞動，但至一八九〇年，卻已略加改善，而採用了一「自由」勞動制度。一九一九年締結平和條約時，殖民地勞動者優遇的問題，也上了議程，在不久之前，英領印度也在講求改善使用土人的方法，故荷蘭自不得不於此處注意。此地原是種稻或栽植咖啡的，但較有利益的寧在砂糖、煙草、樹皮等等，再錫、橡膠、煤油的產額也不少，特別是煤油僅次於波斯，佔世界的第六位。輸出的總額，在一九二三年前後，達十五億元，其大部分多向本國，餘則向英、日、德等國。差額，呈輸出二倍於輸入的順勢。

第二節 比利時

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的商業政策 南部低地得稱爲比利時的，係在一八三〇年脫離荷蘭而成了獨立國

之後。該時由於列強的議定，此國遂被承認爲局外永久中立，憲法亦於該時制定了。因爲用不着軍備，遂傾全力以殖產興業，因此，該國產業極爲發達，但在他方，也成了世界無比的人口密度國。最近，一萬一千餘方哩（面積比日本九州還要少三成），其中容有八百萬人口，每方哩的密度，約近七百人，比起日本本土來，還要稠密六成。

在一九二〇年，比利時人口的職業比例，在歐洲諸國中最與英國相接近，工業人口佔四成六分，商業人口達一成八分。唯農業人口對於英國的八分，比利時卻佔了二成。商業政策，亦頗與英國的傾向相近，在一八五三年以後，則已廢止輸出稅通過稅，在自由貿易的潮流支配了各國政策的一八六〇年代，由於協定輸入稅率，已將稅率減低，而趨於自由主義了。後來雖因農業之不況，曾於一八八七年爲保護農業，又一八九五年爲保護工業而提高過稅率，但都極輕微，在一九〇九年，輸入數量中有九成是無稅品，倘就價額來說，則爲八成。貿易量的進步，和統一以來演成了急激發展的德國，略爲同等的比例，一八七五年，雖纔九億六千萬元，而入一八九五年，則已達十二億四千萬元，在一九一三年，係三十二億八千萬元。

「工業革命」之侵入 比利時迄英國產業革命的直前止，雖然遭遇了政治的壓迫和侵略（參照第十三章第一節），但由中世以來的傳統，工業在歐洲仍佔了重要的地位，以後則從英國輸入新式技術，而着手組織新工業了。一七九八年，由蘭開夏人科格尼（W. Cockerill）創建了織業，至一八一三年又設置蒸汽機關，小科格尼旋又建立了大規模的工場。迨法軍佔領比利時後，那於一六四八年因荷、英對抗而遭了封鎖的熙爾德，纔再被公

開，由於拿破崙的自由政策，各種制度都加了改革。

向工業國的躍進 此國南部之遍東西的大煤田，在十九世紀初頭，年產達五百萬噸，迄一八五〇年止，產額概是起於法國的。鐵的產出也不少，承着中世以來的傳統，所有鐵器、武器、銅器的製造，一以賓士河畔的列日（Lüttich）為中心，從事大規模的經營，此地所製造的機械，則販賣於荷蘭、俄國、德國各處。十九世紀前半，工業在歐洲可以和英國相匹敵的，可說只有比利時。再除鐵工業之外，關於織業、釀造、製糖等也是其特色。但入十九世紀後半以來，工業原料則漸形不足，須從英、德輸入煤炭，法國、盧森堡輸入鐵鑛，澳洲輸入羊毛，合衆國輸入棉花了。唯此間亞鉛的產額，已達罕有的數量，在最近，年產則達於十七萬三千噸，位歐洲第一。又在當時，因人口增加，穀物的供給益形不足，故入一八八〇年代，已令穀物輸入自由了，唯從來的大經營，已告衰退，而小所有地的小農經營，則在增加。和這同時，家畜的飼育，在關稅保護之下頗有進步，特別是畜馬，可以產優良的馬匹。

勞動運動之發達 到世紀的後半，勞動運動已組織的發展起來。取範於德國的形式，而產生了社會民主黨，勞動組合，也被公認為合法團體了。到了次一世紀的初頭，雇主對於勞動的責任、義務，也被規定，餘如養老廢疾的保險制度，雖然是部分的，卻已在着手實行，至牠完全作為勞動者的福祉設施，而通行於全國的，乃在戰後一九二五年以後。

大戰的惡果 大戰使比國負了二十億元的戰債，受了百五十億元的產業的損失（主要的是工場、機械之

破壞，尤以通貨弄得不穩定及低落爲甚，本位佛郎的價值，約要落到平價的十分之一。賠償，雖然領受了總額的八分，但原狀的回復，仍不容易，時則增徵租稅，管理消費，又改革幣制，而變爲金匯兌本位「貝爾格」，要之想盡了所有的方法。入一九二六年，纔漸現回復的機運，至翌年，煤炭產額爲二千七百五十萬噸，超過戰前五百萬噸，鋼鐵產額爲三百七十萬噸，超過戰前約百萬餘噸，貿易的總額，也近二十億元，算是回復了戰前的水準。不過要注意的，最後的金額，須將物價的騰貴放在念頭上。

在斐洲中原的比領剛果 (Belgian Congo)，雖有九十二萬方哩的面積與九百萬人口，而住在此地的本國人，纔一萬七千人，財政收入，在戰前雖已達一千二百萬元，但猶不足支給這殖民地的行政費。元來剛果，是一八八四——一八五五年剛果會議席上於廢止奴隸，承認此地中立及商業自由的條件下容許比國的領土權的，故比國的商品，不能在此發揮優先權。

第三節 北歐

北歐三國政情之變遷 斯塔的那維亞方面，是九世紀時諾曼民族勃興的地域，但內爭繼續不斷者很久，至十四世紀末葉，「喀爾馬聯合」(Kalmar Union) 纔成立，由是，丹麥、瑞典、諾威三國遂合而爲一了，但到十六世紀，瑞典則從中分離出來，而變成了北方的強國，在三十年戰爭中，瑞典皇帝亞德福 (Adolphus) 的英名，幾使世界

傾倒，一時差不多波羅的海岸全要被他所吞併，惜因與俄國衝突，反而將領土縮小了。諾威自三國統一以來，就在丹麥的霸權之下受其支配，直達於拿破崙戰爭的時代。一八一四年，瑞典與諾威則共戴一君主（曾作了拿破崙部將的加羅十四世），王統繼承也還相當的久，唯在瑞典方面，則已感覺不適，偶因日俄戰爭，俄國戰敗，遂乘俄國無暇外顧的機會，訴之於國民投票，而於一九〇五年分離了。餘如丹麥，因當拿破崙戰爭時，幫助了法國之故，故在戰後則被諾威所排除，至一八六六年，因與普魯士衝突，又失去了石勒蘇益格（Schleswig）好斯汀（Holstein），領土已縮小很多了，唯迄今尚帶王家的繁榮與軍備全廢的特色。

瑞典諾威的經濟情勢 諾威雖位於極北，而以墨西哥灣流洗蕩着沿岸，尚能調和氣溫，再如從俄國吹來的寒風，也為縱貫的山脈所遮蔽，國土還比較的煖。但人口稀薄，得在經濟上利用的地域，是佔總面積二成餘的森林和三分餘的耕地。國內的資源，是豐富的發電水力、木材、鐵礦等，係十九世紀末葉以來，由外資的輸入而進行開發的。近海的魚類，也是另一重要的資源，佔輸出的三分之一，其金額足夠輸入煤炭穀物回來。海運業，是使此國國際收支順利的有利的產業，一九三一年，商船噸數達四百萬噸，同年佔世界第五位，凌駕了法國及意大利。海運收入約為二億元。

瑞典，正面着俄國吹來的寒風，故波羅的海冬季凍結，陸地為大陸的氣候。全土的半分，都為森林所翳蔽，採伐的木材，則由達二萬哩的國內水路而流出於海岸。鐵鋼的產出，數世紀來是此國的特色，最近，鑛石的八成在輸出

中。比起諾威來，工業頗形發達，機械器具，電氣機械的製造，達不少的額，陶磁器在世界市場上聞名，特別是木料，製紙的工場，非常之多，工場勞動者，最近已達四十餘萬人。

兩國的商業政策 兩國既各異其經濟的特徵，故在商業政策上，亦必有區別。諾威，自由貿易的色彩，夙稱濃厚，關稅雖然規定得有，但是屬於財政關稅。因在國內的如紙、紙原料（Pulp）、火柴梗、乾魚肥料、木製品等雖屬粗工業，究無虞任何國家與之競爭故。在一八九八年雖然制定了複關稅，但畢竟不是積極的在國別上設差別，藉以擁護國內工業的。反之瑞典在一八一六年，禁止輸入的品目，凡達三百餘，施行了極嚴酷的貿易干涉。以後順應時勢，纔逐漸解禁，許可課稅輸入，到一八六〇年，則更加寬容了，但到一八八三年，為政黨多年所論爭的關稅問題一告結束，又相當的重課了農工業關稅。但這種保護關稅，與技術的改善，鐵道的普及，公司組織的發達相提攜以來，於此國工業的成長，卻不無貢獻。

丹麥的貿易政策 丹麥的貿易政策，從一七九七年大體採用了自由主義以來，倘說是農業國規定的合理的政策，那末，牠採用的穩健的關稅制度，正恰如其分，在一八五七年，則廢止聖陀（Sund）海峽通過稅，一八六三年，除乾酪外，讓一切農產物都自由輸入，一八八七年，將首都哥卑哈根（Copenhagen）已變成了自由港。此際對於工業製品只課以輕微的保護關稅。

合作社之進步 丹麥的酪農與合作社，形成了此國的產業的根本特質，原來迄一八五〇年止，概係以穀物

耕作爲主，但土地的收穫則漸減，而穀價卻又傾於低落（特別是一八七〇年代），再覺得徒以一萬六千餘方哩的地積，穀物終歸不能自給，始決定轉向飼畜酪農方面去。同時還有一個動機，即英國在當時爲酪農產物的大需要地，而畜產價格又較高於穀物，故此纔轉向合作社之設立，係起於一八八〇年，爲要節約生產費，則須排除地主及商人的中間利得，因而纔創立合作社。由於進步的政治經濟的教育之援助，和技術改善的努力，販賣、購入及豚肉製造的合作社，戰前已達於五千的多數，如奶油（Butter）的收穫量，從一八六四至一九一四年，已增加了三倍。實際在歐洲，農地的比例像丹麥那麼多的國家，簡直沒有。

戰後之變化 一九一九年，公布法律而行土地之分配，係在小所有地之創立及增加。現在，人口的九成，皆爲自耕農，所有地的七成，概被限定爲四十英畝以下。奶油、乾酪（Cheese）、豚肉（Bacon）、雞蛋的輸出，最近已達於五億四千萬元的巨額，而輸入的則爲織物、煤炭、金屬製品、穀物等。輸出對手，以英國爲最大。但入一九三一年，由英國脫離了金本位，深恐其殖民地的競爭入品之壓迫，於是自己也隨即採取了同一的政策。至輸入對手，在戰前和瑞典一樣，係以德國爲主，但因最近的互惠主義的傾向，正在圖和英國形成密切的連繫。

第二十四章 俄國

第一節 領土之擴張與政治之變遷

特殊的文明 俄國是東洋的歐洲之特殊國，面積佔歐洲的二分之一（二百三十餘萬方哩），人口佔歐洲的四分之一（一億二千七百萬）。關於牠的產業發展的過程及牠和西歐中心地方的關聯，本比較的不足重視，但以最近的反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卻對其他各國引起了重大的影響，故須作稍詳的敘述。

俄國之和西歐各國民情不同的由來，一方當是由於形成牠的民族是屬於單純的斯拉夫系（其中現在莫斯科種佔五成三分，烏克蘭（Ukraine）佔二成），他方也是由於牠的文明，發達於東歐平原的中央，距海頗遠，長期自給自足，未能和外界交通之故。

確立為強國的過程 原始斯拉夫的種族社會，為侵入的諾曼民族所攪亂且為其所併合的，是在九世紀半，後來為蒙古民族所侵入，且被化為附庸的，是十三世紀。至一三八〇年，由莫斯科大公崛起，合併各諸侯，於是創建了斯拉夫民族的俄國，不久，沙皇（Tsar）的權力也隨之確定。羅馬諾夫（Romanov）王朝的成立，係在十七世

紀初頭，後由稀世的英主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一六八八——一七二五年）南進，佔領土耳其的亞速（Azov），打開了向黑海的門戶，又曾攻伐瑞典，於北方戰爭時（一七〇〇——二一年），進到波羅的海岸，創立了彼得堡（Peterburg），再被稱爲「北方之光」的彼得三世（一七六二——九六年），一方則將西歐的風習思想輸入，他方又與土耳其戰，於先帝所造成的基礎——黑海濱，又獲得了更廣的領土，旋又獲得了保護土領基督教徒的權限。至拿破崙的內爭和王權的衰弱而侵入波蘭，卒與普奧瓜分牠的，是在該世紀的終末。由是，俄國遂成了和西歐接壤的強國。

法國大革命，正是在這當中勃發的，事後，俄國則倡議神聖同盟，以專制獨裁，保存國粹爲國是。後因保護土領內的基督教徒的情形，與土衝突，遂對土宣戰，中遭聯合國的攻擊，於是有克利米亞之戰（Crimean War），結果敗北（一八五三——五六年），黑海的出口，遂被禁止航行軍艦了。此外，一八七六——七九年的俄土戰爭，雖然勝利又已屬於俄國，但因列國的干涉，沒有得到很多的利益。其間關於俄國內政上的事件，還有值得敘述的，便是克里米亞戰爭之後，一八六一年亞力山大二世作爲國政改革策的解放俄國全境的農民。

帝政俄國之最後，俄國西伯利亞的殖民運動，係始於近世初期，在十七世紀中葉，殖民者已達於北太平洋的海岸。入十九世紀，因西方門戶逐漸遭閉塞的結果，纔有確保西伯利亞的計畫，自然，其中亦含有皇室、貴族、官僚等的土地慾。由是，於一八九〇年代，遂利用法國資本，完成了和太平洋連絡的西伯利亞鐵道，可是那於南亞洲有

重大權益的英國，卻因此增加了憂慮，於是有英、日同盟之發生，接着便引起了日、俄戰爭（一九〇四——〇五年）。此後，俄國的內政外交，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日、俄戰爭直後，因戰敗的影響，革命運動遂到處勃起，其對策就是由「十月勅令」而開設帝國議會，限制皇帝的專制，創立西歐式的立憲政治。他方，在歐洲外交的經緯上，又於英、法間成立了「三國協商」（Triple Entente），這直到一九一四——一八年的大戰。但大戰尚未終局，竟於一九一七年勃發了國體變革的叛亂，而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蘇維埃聯邦（U. S. S. R.—Union of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s）直到現在。

蘇俄的政治組織 政治的最高機關，就是由「全聯邦共產黨大會」（Union Congress of Soviets）所選舉的「全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Union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其下有「全聯邦人民委員評議會」（Union of Peoples Commissaries）恰同內閣的性質一般，而負一切行政之責。唯大會的決議，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出來的「常務委員」（Presidium），於必要的場合，也可以修正。至俄國本部以下，那構成聯邦的各邦，也形成同樣的組織後而參加之。俄國的改造運動，革命以來，凡經過以下的數個階級，（一）共產主義急切實現的努力（一九一八——二二年），（二）後退數步的新經濟政策（一九二一年——二五年），（三）再後退的新新經濟政策（一九二五年——以後）及五年計畫（一九二八年以後）。

第二節 帝俄之經濟的發達

隸農制度之形成 原始斯拉夫民族，不是由征服而分散於俄羅斯平原，乃由自然的膨脹分散於俄羅斯平原的，從八世紀起，諾曼民族侵入，其中約五百年，則營着由城砦圍繞着的小都市，以基輔（Kiev）作中心，而度其半商半農的生活。入十三世紀，又因蒙古民族襲來，遂將根據地遷於上窩瓦（Volga）河，此際都市已全被破壞，遂營着純粹的農業。當時俄國既有蒙古汗國統制於上，故俄羅斯民族則以附庸資格，於領地制度（Dobro）之下組成了封建的統治，唯農民在當時，一般還能保持自由的身分。以後，隨着沙皇的勢力一展開，那位於其下的軍閥階級「包雅爾」（Boyar）遂經營莊園（Pomestie），侵奪農民的自由，而課以重的義務及負擔，因而形成了隸農制度。貴族與平民（農民）之間，沒有中間階級，這種情形是當時俄國的特徵。同時，中央權力，則非常強旺，其未曾實現純粹意義的封建制度的一點，也是俄國和西歐不同的特色。

近世以降的農業制度 在十七世紀初頭，從羅馬諾夫王朝創始的時代起，農民的境遇，更不自由，隸農的地位，無異於當時東德意志的農民，不寧降為類似近代殖民地的奴隸的身分了。因此，一般皆稱解放以前的俄國的隸農為「農奴」。至十九世紀初頭，農民（屬於帝領的農民都達一千六百萬）概屬於佔全土九成的貴族（十萬四萬人）所有，以稱為「密爾」（Mir）的共產的部落，作為部落全體每年納年貢的機關，且還負徭役的義務，每

週須有三日在領主的直屬地上作勞動。所謂三圃農法，所謂耕地混在，要之都和西歐中世中葉的狀態，一模二樣，每戶的受分地積，平均約爲十二英畝餘，至南部的黑土帶，則肥沃而收穫多，故其受分地減半。此黑土帶多腐植土，且因大陸冰河過去後流入了許多新鮮的土壤，故其營養力極強，特別是烏克蘭地方，是戰前俄國輸出穀物九成的原產地。

高關稅政策及貿易上之特徵 就貿易政策看來，十八世紀中的俄國，同西歐一般，也吸取重商主義的精神，而對輸入品課以禁止的高稅，就是到了十九世紀，爲付外債的利息，爲籌對土戰爭的戰費，爲籌整理幣制的資金起見，依然繼續了同樣的方針。後於一八五〇——六八年之間，亦曾趨於西歐政策的傾向，變爲自由主義的關稅，常常輕減稅率，以圖農工業用的機械，鐵道材料等之輸入，但至一八七七年，又已回到保護主義，所加重的稅率，第一爲工業製品，其次爲半製品、原料品，因此，致和輸入製品最多的德國惹動了關稅戰爭。這一關稅高壁的政策，在以自給自足爲目標，想藉此補充國庫收入的俄國，可說是傳統的。畢竟牠在戰前，以德、英、美、法、比等國爲交易的對手，所輸入的如化學製品、綿紗、皮革、紙、織物、煤炭等，總達於十一億元，而輸出的如小麥、卵油、木材、甜菜等則已達十五億八千萬元。一般說來，在大戰時代稍前，俄國的貿易，與中歐的關係極深，差不多要佔總輸入的四成六分，總輸入的五成二分，並且就全體看來，入超的傾向是很顯然的。加之在一八九七年時，因採用金本位，即須輸入多量的黃金，又爲軍備、鐵道、及救濟費等，增加了外債及外債的利息支付，特別在日俄戰爭中，又發行過二十五億元公債，

至大戰直前，政府外債已達四十三億元，民間事業外債已達二十一億元（總額三分之二是從法國借進來的），要之，收支平均的希望是很難了。

近代式的交通機關 爲圖國內商業的發達，就須完備交通機關，彼得大帝早就說過，好在河流的改修與運河的開鑿，比美國的自然狀態還要良好，故利用這種情勢，於二十世紀初頭，可供汽船航行的部分，已達二萬哩。在一八三六年，鐵道已經敷設，先築彼得堡、莫斯科間四百哩鐵道，隨後進展極速，至一八六四年，已達二千一百哩，以後三十年間，已臻十倍的延長，在大戰直前，總延長已有了四萬六千餘哩，其中七成屬於國有。交通這麼進步，自會影響於市場組織，因此，那於十九世紀前半，尙於全國各處成爲地方交易的重要機關的市，至是，不待不起變化。不過在大戰以前，全國市數還達一萬六千。

合作社之發達 俄國所交易的製品，並不是嘗見於西歐的都市手工業者的製品。這是由於俄國的都市，非基於產業的緣由而成立，乃由城砦、政廳的所在地而成立之故，工業，好久都是作爲村落的家內工作，「庫斯脫爾」（Kustal）經營着的，或以自給爲目的，或以供給市場爲目的。隨在比較的近時，那以商人爲媒介的家內工業，概作爲農業的副業而發達起來。在這種工業的發達上，俄國特有的合作社「愛他爾」（Ather），實與有力。這種合作社，係在利益共享的基礎上，行着生產金融的諸活動的，其起源，當與西歐的基爾特相似，到一八七五年時，在全國的都市村落中計已達四百。到世紀的末葉，其進展之迅速，是西歐任何國家所不能看到的，在一九〇四年，已達

二千，雷發異式的信用合作，尤其多，至一九〇五年革命騷動之後，設立的手續，更加容易，故增加得特別多，在大戰開始時，已達三萬三千的巨數，參加的戶數，達一千二百萬。

初期的工場 工場雖然開辦得遲，但工業革命卻也臨到了俄國。原來手工業的工場，早由彼得大帝的創意，曾為製造軍需用品宮廷用品而設立過，又貴族富豪們也在各處開設過手工業的工場，據一八二六年的報告，其中專製織物、鐵鋼、皮革的勞動者已達二十一萬。但工場不是受政府補助的，就是為莊園貴族所經營的，因此，勞動者概皆限於隸農、貧民、或自由隸農（隸農而被與以工錢的）。迨工場一停工，隸農則仍歸農，因此，家內工作與家內工業，就成為這一階級的副業勞動而更加發達起來，實際，這種情形實妨礙工業發展不少。

工業革命之來到 一八六一年隸農解放的直前，手工業的工場數，就已達一萬，勞動者亦已達四十六萬，本來就可以做照西歐工業國，而輸入機械，設立工場，以革新工業的，但在當時，恰值美國內戰（南北戰爭），難以輸入原料，同時又因貝塞馬製鋼法的發明，致鐵價激落，無由打開外資輸入之道，因此，革新遂遭了停頓。以後約三十年，即到了一八九一年，因勃發了非常的饑饉致輸出日益減退，正貨日益流出，於是俄國政府及指導者們遂感覺得有斷行革新之必要，因而將工業急遽的機械化了。一八九三年，魏迪伯爵（Sergius Witte）為財相兼商相，曾傾全力以建設鐵道，開掘鑛山，經營工場，外則從法、比、英等國盛行輸入外資，又中止和德國間所起的激烈的關稅戰爭，內則振興模範工業，陸續給以獨佔權，付以補助金，又課保護關稅為之保護，又使因解放而獲得了自由的隸

農變爲工錢勞動者，要之在使國內急激的工業化。由是，國內各地，其中如中央地方的莫斯科，烏拉的米（Ural，Сибирь），南部黑土帶的中心德列池地方，及其他港市，波蘭地方等，爲便宜利用原料、燃料、技術等起見，各處都相繼設立了工場。

工業生產之增加 一九〇〇年，工業生產額是三十五億元，在大戰前已達五十九億元，此外，還要加上前項產額五成的手工製品，主要工業爲織物（相當於總額的三分之一）金屬食料品，紡錘數戰前爲九百萬，使用總馬力達二百五十萬。並且努力於原料的自給，如棉花，在一八九五年纔夠消費的三成，而至戰前，則已近於六成，再如鑄鐵，於戰前二十年間，已從百三十萬噸增爲四百七十萬噸了。煤油，在裏海的巴庫（Baku），是世界有數的貯藏，至一九〇一年，產額已超過一千一百萬噸，約佔世界的半量了。唯以後因爲內亂，產額已激減，大戰直前，年額就只約百萬噸了。煤炭於頓河（Don. R.）下流西岸一帶，有豐富的產地，戰前，產額已三千萬噸，唯需要的二成五分，尙靠輸入來供給。如棉花、羊毛、皮革、木材、機械等原料，因輸入甚多，故可補充製產。

隸農的解放及自由化之漸進 工業革命的進展，和前此被解放了的隸農有密切的關係。解放的計畫，和在普魯士的一樣，係於拿破崙戰爭終了時成立的，以後也曾再三的想施行過，而其實現，卻還在克里米亞戰爭一些吃了敗仗的軍人，貴族們，痛感着有改革的必要之後。解放的指導者，是被呼爲「解放皇帝」（Tsar Liberator）的亞力山大二世，算是把一八一七年以來，立陶宛（Lithuania）的貴族所試辦過的方策擴充於全國了。一八六

○年，首先帝領的隸農（另還有若干鑛夫、職工、奴婢），就獲得了自由的身分，其從來耕作的土地已被允許爲其私有，接着一八六一年春，又發布了解放貴族隸農的命令，被解放的約達二千三百萬人。解放出來的土地，達三億四千萬英畝，農民對於地主的土地的賠償，則由國家規定按四十九年償清，除住宅園地外，密爾的土地，則作爲共同所有，定期輪值耕作。

但在俄國，也有如西歐所見的圍地時的情形，（一）所有的區別一弄明白，結果，農民便失掉了在領主的地上無償收放或拾取薪材的機會，（二）農民所受分的耕地，較以前還狹，（三）由密爾負了連帶支付義務，逐年償還的金額已達於很大的數目，農民的窮狀，不容易被改善，迫償還金滯納的一多，更無償清的希望了，遂於一九〇四年，取消了滯納的一部。但農民在此刻，尚希望稍給與較多的土地，至一九〇五年，貴族雖將其所有地四分之一拿出來了，但尚不足，故又於一九〇六年下令分割村落共有地，用以獎勵個人所有，至一九一〇——一九一一年，更承認土地使用之絕對的自由，而容許無限制的處分了。這個令一下，密爾遂開始急速的分裂，致個人主義的經營來支配農業了。不過在戰前，分裂尚未清楚，就是在蘇維埃經濟之下，舊式的耕作制度還殘留着。

第三節 蘇維埃經濟

社會主義的運動之進行 在大戰繼續的當中，俄國西方的波蘭，南方的黑海，其交通都被遮斷，於是軍需品，

煤炭等供給之途已絕，此際除媾和外自無他法了，可是革命運動，亦乘此勃發，其淵源則遠而且深，本質上固須歸之於支配階級的專制與壓迫，並被支配階級的革命性與反抗性，但在思想上，還須想到急進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在政治上還須想到自由民本主義與非俄國的地方之民族運動。

原在俄國，從十九世紀初葉，就有民粹主義 (Slavophilism) 的社會改革運動，以現有的原始共黨體——密爾爲基調，以爲不經個人主義的過程，就可直接實現進步的集產主義，但其中卻發生了許多分派，如巴枯寧 (Bakunin 一八一四——七六年) 的無政府主義，就是其中的一派，又採虛無主義以獨裁支配爲旨趣的「人民黨」 (Populist)，亦出於此。在一八六〇年代，馬克斯主義業經輸入，屬於該主義的社會民主黨，成立於一八九八年，而人民黨則於一九〇一年改爲「社會革命黨」。這些革命運動，自皆遭了政府的嚴厲的彈壓，但都能堅忍持久，至一九〇七年，革命黨分爲兩派，一係奉過激主義的多數派 (Bolsheviks)，一係奉穩健主義的少數派 (Mensheviks)，特別是前者，於日俄戰後的增稅情形，曾猛烈的反抗過，隨當歐洲大戰時，因戰績不良與經濟的壓迫，遂乘這大紛亂的機會，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以列寧爲首領，「成立勞動代表協議會」 (Soviet)，而實現了無產階級的獨裁支配。

共產主義的改造 過激派的政府，始則盡力保持政權，且應情形的變化，採取過臨機應變的政策，以謀制度之變革，至一九一八年，遂組織的命令土地國有，工場國有，銀行會反對過革命，故沒收之，貨幣制度，因係刺激投機，

七取不勞所得的源泉，故廢止之。原在大戰開始，流通紙幣就在逐漸膨脹，一九一五年，纔二十七億元，而二年之後，就已激增為百八十五億元，此際紙幣價值已激落，而成了戰前的八分之一，至革命政府，更無限的增發紙幣，遂將其價值弄得等於零了。其間，從來所保存的金，一部則當和德國媾和時，而遭押收，一部則為反革命將軍高爾哲所擄去，下剩的則用以買了軍需品。

新經濟政策 隨着國內的情形漸臻安定，故由經濟復興的目的，且在便宜上將資本主義的方法，作某期間的應用，不過那是漸進的，且在國家的統制之下，注意行使的。這便是始於一九二一年的「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rogram)，即簡稱的(N. E. P.)。經營的形態，除國營的以外，尚有國私共營的，且還將從來普及的合作社，都活用起來，此外並承認純粹的私營(使用工人二十人以內的)，將牠復歸於從來的業主了。在大規模的企業，也承認了以下的例外，即由(一)租借(二)特許(三)國有資本及外國資本的共同，亦得經營。曾於暫時廢止了通貨的，茲又復興起來，於稱爲「捷沃列芝」(Tcheronetz)的十金盧布，作成了相當的單位，又設國立銀行，而發行紙幣了。發行準備爲金二成五分，其餘則以商業票據及政府證券充之。前此曾從農民徵發穀物以供國用的，茲則從新規定了徵收租稅的制度。

外國貿易，開始是在國家獨佔之下被經營着的，而到一九二二年，也許可股份公司來經營了。國家貿易局，便同這些新設的貿易公司，在外國貿易委員會管理之下，經理輸出入。國有工業，採資本主義國的企業合同即托辣

斯的形式，更以利潤爲目的，依據「商業原則」而經營。不過牠的托辣斯，係由「國家經濟最高協議會」任命的理事作監督，生產品的販賣價格，則由該協議會和「勞動協議會」決定，倘發生虧損，則由國家補充。於國民經濟有重要關係的輕工業，則以新迪加的組織來經營。

「新新經濟政策」之實施 一九二四年列寧一去世，一時曾來了反動的「私有資本的壓迫」，故有二十五萬個私營企業遭封鎖的情形，但在大體上，政府卻亦覺得國營在企業方法上須有限界，須承認私有資本之有效，須令私有企業得以自動的管理。所謂新新經濟政策的，係於一九二五年四月實施，從此，私有企業，也被承認了，和國營托辣斯及合作社相同的權能，私有財產也被許可，農民也可使用長工了，農業用地，雖未完全被承認爲財產，卻已暫時承認爲其私有，生產物，納充租稅後，其剩餘的也可自由處分了。同時也設立了資本主義的疾病保險制度，承認了職業介紹所。

要之從一九二一年以來，社會主義的組織，至少在外形上已被弄得很歪曲，而正在向資本主義的組織之回流運動進展。據一九二三年中央統計局的調查，國內商業的九成，已變爲私有；於是都市方面，新興的「經濟人」(Neprman)財產階級，經已擡頭，農村方面，稱爲「庫拉克」(Kulak)的地主階級，經已擡頭。私營的大企業中，還有外國資本參加，在一九二六年已達百數十個，其中如英、美資本的烈納採金公司，美國資本的錫鑛公司，便是其代表的。

產業回復的狀態 就產業回復的狀態看來，貿易在一九二二年以德國為先驅，而開始了對外交易，且和承認新國家的美國，也發生了交易關係，至一九二四——二五年，交易額已漸形增加，總輸出達五億八千萬元，總輸入達七億三千萬元。不過這和戰前比較起來，總各達於三成七分，及五成二分的小量。反之工業礦業的發達，卻很顯著，在一九二六年，如綿織物、鐵鋼、煤炭、煤油等，都已回於戰前的七成乃至九成了。鐵道於同年運轉的哩數已達四萬五千，略與戰前的哩數相當，但實際的輸送量，只有戰前三分之二的景象。農業經過戰時以來，機械與肥料的供給，都告不足，勞動的壯丁，也形缺乏，又因物產交易的組織，極形混亂，故產額頓形大減了，但一八一九二五年，耕地的面積，則已達於戰前的八成，收穫為六億四千萬石，也達到了戰前的八成。唯以政府公定的農產物的價格，比工業製品低，致發生了所謂剪刀形（Scissors）價格的差離，故農產物只能買到戰前三分之一的工業製品了。

五年計畫之實行 從一九二八年，以五年為期，俄國開始了通國民經濟全般的生產增進運動。這便是有名的五年計畫。這個運動，一方是基於政治的動機，即由此促進工業，提高經濟的實力後，藉以強化對資本主義各國的對抗力，他方乃在訓練那些曾為土地而參加革命，而又不能把握革命的眞精神的農民。這一計畫的執行，自須巨大的資本，但他們卻盡可能的不依賴外國，只靠每年多量的剩餘，來充實再生資本。其豫定，係將工業品分為二級，對A級（煤炭、煤油、金屬、機械）擬增加三倍，B級（日用製品）擬增加二倍以上，至農產則擬增加五成以上，再關於貿易，則在獎勵穀物，工業製品等之輸出，以形成輸出品之地方的分化。在實施這大計畫當中，獨裁的權

力，實猶超於帝政時代。

農工業之強制共同 該計畫所需的資本，巨大固不用說，但實行該計畫的一般經營者，都缺乏經驗，教育程度又很低（聽說其中二成五分概為中學以上的出身），技術尚未脫於幼稚境域，故能率不高，浪費極多。為革新勞動條件，曾定五日為一週，好讓勞動者不斷交替，在名目上或實質上，雖在努力將工錢提高，但苦於要購的物品之缺乏。在農業方面，則露骨的反對私有，曾舉行過一次撲滅達於五百萬人的地主階級的大運動，經營，須依照集團的且機械的那個旨趣來實行，因此，（一）國營農場（Sovkhoz）主要的設於東南高地，以一萬英畝為一單位，甚至有縱橫達四十哩乃至五十哩的地積的，概用機械職工從事耕作，（二）共營農場（Kolkhoz）以舊「Artek」即合作社為基礎，而作集團的經營。但農民卻極不喜這種共同經營，曾表示反對過，故政府又誥誡農民，迫令從事共營。由是，個人經營，遂逐漸減少，在一九二八年猶為二億八千二百餘萬英畝的，而到一九三一年，就只一億一千五百萬英畝了，反之共營農場，在一九三一年，則已達二億英畝，實佔了全耕地的六成。

五年計畫之成績 五年計畫，係預定於一九三三年九月完結，然在滿期的十個月之前，對於當初的計畫，工業則增加了九成三分，農業產額，在預定上雖尚有距離，但播種面積，已增加很多了。唯生產物的品質，往往劣而不適用，日用製品，則形缺乏，資本的浪費實不少，國民一般的生計標準，決不能云已向上。貿易額，在一九三一年，輸入為十一億四千萬元，輸出為八億三千萬元，這比起大戰直前來，輸出僅達五成五分，輸入僅僅超過五千萬元。其中

近於八億元的，係屬於鑽石、金屬、機械等種類。貿易對手，和戰前同，以德國爲最多，英、美次之。

五年計畫實行後，從一九三三年起，又開始了第二次的五年計畫。爲彌補第一次的缺點，茲則改良生產物的質，着眼於輕工業，且圖充實國民的必需品起見，並將每年產額增加率的預定，比第一次的二成二分，直減到約近一半的一成四分了。這樣，蘇俄還在實驗過程中。

結論

歐洲依存於東洋 歐洲，在世界地理的觀察上，只是位於歐納西亞（*Eurasia*—歐亞）大陸西端的一半島，其面積爲亞洲的四分之一，人口，在歷史上達於最大密度的現今，猶不到亞細亞的一半。全歐洲的面積千百四十萬方籽，其超於中國的也纔約百五十萬方籽。且東洋在歷史上遠早於歐洲，如當古羅馬成立的時代，在中國從黃帝統一全國以來，就已經過了一千五百年。因此，歐洲就是在物質方面，也不能不從亞洲汲取技術的源泉。爲近世西洋文化之技術的基調的羅針盤、火藥、印刷術三者，都是源於東洋，這是人們周知的事實。唯歐洲，因其活潑物質生活之開展，在應用技術上，已漸露頭角，在生產力的增進上，已超過亞洲，於是纔逐漸靠交易的方法，獲得那素爲其源泉的亞洲名貴的物產。

古代及中世的歐亞之關係 那末，在歐洲歷史上演主要角份的國民，其先於他國民而和亞洲保有深切的關聯的，究竟是怎樣的關係。古代羅馬，特別在帝政之下，從那三千年間目爲世界商業中心點的印度，輸入香料、寶石、絹、毛織物（*Muslin*）、綿布之類，其年額照現在的通貨價值算，達千四百萬元，每年有百二十艘船舶，以亞力山大利亞爲唯一的要津往來着，這正是指示的古代羅馬經濟地位的指標。入中世，歐洲經濟的中心，仍在東洋貿易，即爲列旺德商業舞臺的地中海，執牛耳的是那乘十字軍而博了巨利的威尼斯。威尼斯在當時，比十九世紀的英

國在世界貿易上所佔的勢力還優，凡德、法、倫巴地（Lombardy）、匈牙利等處的商人，皆注意於這東洋商品市場，而集中於此了。由是，威尼斯遂被稱爲「大洋的女王」，「海之真珠」，「海之新娘」。

荷蘭的發展與亞洲 十七世紀，荷蘭以那麼狹小的領土，而成了以大西洋爲背景的歐洲經濟之主導者的，也是由印度及極東的貿易獲了巨利的。其東洋貿易的交易量之大，迥踰昔日，牠大量輸入茶、砂糖、煙草、織物之類，比昔日輸入少量的珍貴物——香料、寶石等還強，因以一般需要爲目標，更能引起收益增加之故。同時又成立投資組織，進而化成了積富的證券，即在一七六〇年，荷蘭商人除英倫銀行，東印度公司的股份外，尙應募外國債，所有債權亦達二億元，在當時，就算是可驚的巨額了。

英國之繁榮與海外關係 十九世紀英國之繁盛，係由交通系統之世界的展延，除素爲歐洲交易對手的東洋市場之外，又接連了北美市場，此外，又形成了和年來經略所得的殖民地之連絡，因而成功了渾然一體的世界貿易網。由是，在一八五〇年，英國貿易遂已達世界總貿易額的四分之一，一八七〇年，其所有汽船，爲百十一萬噸，即達世界的二分之一，其工場動力，有百二十三萬匹馬力，顯示了無敵的「世界製造工場」的事實，煤炭達世界產額的三分之一，鐵道哩程，比歐洲大陸的總計還多，綿紗及鋼鐵，在世界各國產額的合計以上。

經濟的霸權轉於美國 歐洲經濟的霸權，由各國和東洋貿易乃至美國貿易之密切的關聯，最近已迫於要轉移了。以世界大戰爲境界，經濟的霸權，有離歐洲而移於美國之觀。這種情形，無非是在面積上近於歐洲七成的

美國，牠能利用其莫大的富源，熱烈的企業心，傳統的自由精神，使資本主義的開發到了極點之故。在重要工業原料上，世界總產額的四成、五成、甚至七成，皆爲此國所佔，重要農產物的產額，也是達六成內外，而集中於此國。雖然牠的工錢高，卻能憑有效的經營組織和機械之盡量的使用，可將生產費減低，而在世界上開拓了貿易市場，現對世界貿易的總額，約佔一成，簡直和英國佔了同一的比率。戰時債權，達二百億元餘，對外個人投資，達三百二十億元，對外債權的總額，實不下六百億元。

「歐洲沒落」之前兆 以這麼龐大的數量的壓迫，英國似乎覺得拿全歐來對抗，都猶恐不及。只此，所謂「歐洲的沒落」(Downfall of Europe)，便以英國爲第一對象，於戰前，就被他們真實的憂慮着。茲試將其理由，揭載於下：(一)歐洲的資源，已漸告竭，(二)人口增殖的傾向，近益薄弱，(三)各國的分裂對峙，日益深刻，有同歸於盡之虞，(四)生活費昂騰，從來領有的歐洲以外的市場，漸難保持，(五)歐洲的遍世界的殖民地，今後會要逐漸叛離。

人口減退與資源涸竭之危懼 以上所述的，自然都是不能否定的要素。現今，西歐的人口增殖率極低，只達日本的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英、德、法三國最近一年的人口之自然增加，總計爲四十四萬。戰後法國的人口增加率，雖然說是提高了，但能否永續，還是疑問。增殖得這麼緩慢的，主要的原因，自係產兒制限之意識的行爲，可以說今後十數年，歐洲人口亦不會有什麼增加，只會有減少的。不過人口減少既在於人爲的產兒制限，那末，同樣的

用人爲的方法使這一傾向掉轉到某程度想也可能的。天然資源之涸竭，雖是舊開地域早晚要臨到的運命，但在歐洲全體所要遭遇的那種危險，怕也在遼遠的將來罷。現今，鐵礦的埋藏量，全歐被測定爲九十億噸，而近年的年產，纔一億噸的光景。煤炭如果埋藏深度達於二千米突了，可說全歐總量（連褐炭在內）已近於八千億噸，而現在年產，煤炭纔六億噸，並且這個總量，並不是表示的經濟的採炭可能量，在現今各地的煤坑中，問題多在生產能力的減退，由今後多年的進境，煤炭的壽命之可被延長，也是不難想像的。不僅此也，如加里、鋁、錫等金屬，且係歐洲獨佔的出產，在其他許多礦物中，除去美國的產額，也以歐洲爲多。因此，自不能以資源的涸竭爲理由，便斷定歐洲的沒落就在最近的將來。

「歐洲聯合」——但天然資源雖不貧弱，而由國家相互的對抗，也未必能十分開發利用，既不能十分開發利用，自亦不成爲救濟各國窮境的手段，因此，纔有所謂「歐洲聯合」或「歐洲經濟聯盟」的計畫出現。在一九二六年，則有歐洲二十六國代表在維也納開「汎歐會議」，在一九二九年，則有法國外相白里安（Briand）提出「歐洲聯盟案」於國聯總會，其目的雖在對抗蘇俄的傾銷，對抗美資本主義的霸勢，及爲對美債務而擴張統一戰線，但把根基立在歐洲內部的自由交通以利用資源的一點，是無庸疑感的。即圖將現行於美國的國內市場（Home market），也實現於歐洲。實際在現今，歐洲內部的貿易總額，還超於歐洲外部的貿易總額，佔世界總額的六成。

最近的世界不況 但在目前，於歐洲經濟最深切的問題，乃在逃出始於一九二九年的通世界的不況。這次的不況，可說是過去百年中的最深刻的，合拿坡崙戰後的恐慌，一八七〇年代的恐慌來說，可稱為三大景氣崩塌。恐慌成立的原因，關聯於歐洲大戰的固然多。但（一）在構成了恐慌的契機的美國，自受一九二〇年的打擊以後，益加增高關稅障壁，而導內國市場於安定，實行科學的管理，實施規格的統一，而將生產費減低，同時則保障高工錢以涵養大眾的購買力，又實行商品的信用售賣以擴張販路，這樣，隨着戰債的收受與資金的充實，國內遂已達於景氣的頂點，但因過度的投機為禍，遂至惹起了破綻。結果，美國的資本輸出激減，一九二四——二八年達了六十億元的，至一九二九年，竟落到四億元，他方歐洲諸國因為缺乏產業資金，故窮乏與失敗則相繼而起。

（二）農產物（食料及原料）的生產過剩，是第二個緣由，以大戰中的未耕地之開拓，特別是澳洲、南北美之開拓，接着技術的進步，加拿大旱生種之小麥，美國、澳洲之乾燥地耕法，粗放的生產之機械化（Tractor 自動脫穀機），獸獸之減少，東歐的農業改良，各國的農業保護政策等為主要的原因。故入一九三〇年，農產價格的減落，開了近代經濟史上完全罕見的奇例。由是，世界農業者之購買力，遂減少了五十億元乃至百二十五億元。

生產過剩 （三）商品的生產過剩，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原因。這一方是由於產業後進國所謂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工業化，最顯著的，便是粗紗綿業生產之增加，他方是由於歐美產業合理化所引起的技術之進步，在精製工業中，如機械、船舶、車輛、化學工業方面的生產之增進，頗為顯著，這由鐵及鋼於一九三一年初，以一八二八年

的產額作基準，慘落到七〇內外的情形，可以知道。詳細說來，德、英各為五成的低落，法國為三成以上的低落。

排他主義的貿易政策（四）生產過剩，自使滯貨激增，物價激落，而於其中猶加以鞭策的，便是對全世界的貿易之人為的障礙，偏在著著進行。即最近的保護主義的手段，比起從來，還要露骨而嚴峻，採用極端自主的關稅政策，都將稅率提高，並施行輸入的限額，許可，禁止諸制度，有的國家，為保護國內的通貨，又在限制對外支付，而執行管理外國匯兌交易的方法。一九二七年十月，於國聯召集的會議之下，如減輕關稅，撤廢輸出入限制的提案，雖曾被採擇，但實際只等於空文，又一九二七年歐洲各國雖曾議決過關稅休戰案，但毫無效果可見，各國都只在注意於盡量的減少輸入。戰前，債權國概為自由貿易的，乃在使債務國藉商品輸入的機會，以償付本息，但今日為歐洲最大債權國的美國，則制定有數的高率關稅以阻止輸入，更助長了各債務國的制限政策。即以一九二九年為基準，一九三一年歐洲主要各國輸出入的減退，有如下表。

	輸入	輸出
英	七二	五三
法	七二	六一
德	五〇	七三
意	五四	六六

除以上外，若再加上日本、印度、美國、加拿大四國，其貿易總計，當達世界全體的五成以上，而入一九三一年，均在輸出入上，概減成了五成七分。這自然是商品價格的低落為重大的原因，但貿易上的制限政策之日益嚴峻，更屬重要的原因。

金之偏在（五）基於戰債，賠償之正貨移動的結果，世界金的保有，顯然移於美、法二國去了，一九三〇年，世界的金總有額二百二十億元中，四十億元在法國，八十五億元在美國。因此，如戰前所見的比較平等的金之分配，已掃地無存，各國都死守着黃金，深恐流出國外，遂進而使貿易更加縮減了。其間，屬於歐洲金本位集團的各國（法、意、比、荷、瑞士、波蘭），曾於一九三三年七月發表聲明書：「確信通貨的維持，對於世界財政經濟之復興，信用之恢復，社會進步之圓滑等是不可少的，以現在的平價保持金本位，加盟國的各中央銀行，宜相互保持緊密的連繫」，但以後卻由各國用種種方法脫離金本位，使外國匯兌市價大形動搖，故惹起了貿易的停滯。

將來的豫斷 在近來所行的打開這種不況的方策上，（一）由通貨膨脹（Inflation）授信用於國內產業，使匯兌市價更低於內國物價，冀於貿易上佔優先的地位；（二）如上所述的組織經濟的集團，將本國殖民地及勢力範圍都打成一片，以便獨佔的獲得原料，保持販路，直接投資，形成安定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地域；（三）將世界經濟回復於戰前的機構和運營，即撤消貨物輸出入的限制，獎勵資本的移動，復活正常的金本位等，但這些辦法，都不容易達到希望，世界經濟恢復的前途，仍然暗淡。不過就經過相當年限後的將來想來，「國民經濟之世界

經濟的潮流倘遭阻遏，則各國民間經濟上的差異，必更加顯著，和現在一樣，均勢將要被絕大的打開力所打破。據經濟史所詔示，異態的統一，生產過程之延長，市場之擴大，簡單說，經濟的完成，是會慢慢的被實現的。那末，將和從來一樣，目前所遇見的那於長期波動中震蕩着的不況，打破的時期或許就要來罷。

「計畫經濟」的傾向 計畫經濟 (Planwirtschaft) 實是現在事態的產物，可說是以各國經濟之整理與回復為目標的運動。(一) 在德、法、捷克等國，則由各種經濟團體的代表者成立經濟會議，對政府採勸告的形式；(二) 在英國，則由政府任命的經濟諮詢委員，詳事研究後，條陳意見；(三) 在俄國，則由行政機關之一部，行全面的統制，強制的推動全部經濟，這是採取的絕對的形式。以上關於各國的主義及政策，雖然說得簡單，但在各國的部分上，上面已略說過，所成為問題的，便是這種計畫經濟，是否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前提一點。在日本，企業之集中的組織化，經戰後二三年解體的時期以來，正在向此方著著的推演，就是自由主義的殘影最濃厚的英國，其電氣企業，大部分也社會化，鐵道運費，比以前更加統一，鑛山則在國家統制之下，成立了所有主的組合，農業則行販賣統制，由國家給以補助，至關稅，則注意於國內產業的復興，斷然制定高率。唯在這種計畫經濟上，除俄國外，現今似尚未現出社會主義化的情勢。因為無論集中也好，統一也好，要之都不曾注意勞動階級的利益，其出發於國民主義，排他的，只顧自國的利害的，卻比比皆然，國際主義，任何處所都無從發見之故。

歐洲社會主義之將來 假定社會主義將來縱有實現於西歐的機會，而和俄國現在所行的，怕也有很大的

懸殊罷。因在西歐，（一）不如俄國對下層階級的壓迫那麼激烈，同時，下層階級的貧窮，也沒有那麼達於極點，（二）中等市民形成了有力的階級，在其技能上，也可獨立的發達，（三）民主主義的思想強，慣於施行經由議會的政治，（四）金融與產業的連絡密切，長於金融手段的利用，（五）基於從來的關係，率保有國際的協和傾向之故。因此，將來實現於西歐的社會主義，即令其統一強制力還遠超於現在的計畫經濟，社會共有的原理也為一般所承認，勤勞大眾的權利享有，也為一般所容許，要之不會是現今蘇俄所行的那種少數黨員的獨裁，單純的集中統制，一部民衆之掠取的形態。

西歐的那種情形，或亦適合於日本。雖然現在風靡於讀書界，那為指導一部社會運動原理的馬克斯主義乃至蘇維埃的經濟政策，表面似有相當的勢力，但在日本，階級尚不分明，而尊重那屬於全體國家的生命，融洽全民的協和思想，實自古以來的涵養，那是堪能對抗個人主義，防止社會的分裂的。因此，將來日本的社會主義的傾向即令逐漸加深，而其精神，當是超階級的為國家永存的均等的分配，因而在另一面，也當是生產關係之社會化。至如意大利的資源之貧弱，法國的食料之僅能自給，就農業色彩頗濃厚的日本之將來的進向看來，這般歐洲經濟發展的歷史，當屬日人他山之石的有力的材料。

參考書

歐洲最近世經濟史

- 堀本誠一 近世歐洲經濟史
小島精一 鐵鋼業發展史論
小島精一 企業集中論
佐野學 俄國經濟史研究
石川三四郎 西洋社會運動史
林舜未夫 國際勞動運動史
渡邊鐵藏 英國之勞動組合運動
桑田熊藏 歐洲戰後之社會運動
Oss 近代歐洲經濟史（東督太郎譯）
Burton and Selden 物價百年史（野村銀行調查部譯）
Hogson 世界銀行史談（岩田耕作譯）
Andreades 英會銀行史論（町田義一郎譯）
Bernovskiy 英國恐慌史論（鈴木博譯）
Hindeman 近世經濟恐慌史論（八木澤善次譯）
Beer 近代英國社會主義史（小島幸治譯）
Webb 消費組合運動（山村喬譯）
Nestlepeke 各國勞動組合運動史（協調會譯）

Lenin 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 (大田謙吉譯)

Pollock 經濟主義與帝國主義 (藤谷辰三譯)

Birni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1760-1930

Da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odern Europe.

Nussbaum, History of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Modern Europe.

Sombart, Socialism and the Social Movement.

Knowle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19th Century.

Fay, Cooper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shley, Modern Tariff History.

Report to the Board of Trade, Continental Railway Investigation (ed. S100)

Roussiers' Cartells and Trusts.

Knowles,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Revolutions in Great Britain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Bowley, English's Foreign Trade in the 19th Century.

Barnes, History of the English Corn Laws, 1660-1846.

Cunningham,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Free Trade Movement.

Clapham,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1820-50, 1850-88 (2 vols).

Pipkin, Idea of Social Justice.

Rees, Short Fiscal and Financial History of England, 1815-1918.

- Cole,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Working-class movement (2 vols).**
- Clapham,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France and Germany, 1814-1914.**
- Meredith, Protections in France.**
- Forrester, Cotton Industry in France.**
- Levine, Labour Movement in France.**
- Dawson, Protection in Germany.**
- Veblen, 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Schnee, German Colonization Past and Present.**
- Middleton, Recent Development of German Agriculture.**
- Ashley, Progress of the German Working Classes.**
- Dawson, Social Insurance in Germany, 1883-1911.**
- Angell, Recovery of Germany.**
- Mavor, Economic History of Russia, (2 vols)**
- Pavlovsky, Russian Agriculture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 Dobb,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 Lawto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 2 vols.**
- Pokrovsky, History of Russia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Rise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 Evon Waltershausen, Die Entelehung der Weltwirtschaft.**

- Marr, Das Kapital (3 vols).**
- Harms, Strukturwandlungen der Deutschen Volkswirtschaft.**
- Sombart, Hoch Kapitalismus.**
- Pohle, Die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Wirtschaftslebens in letzten Jahrhundert.**
- Sombart, 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im 19th Jahrhundert.**
- Waltershausen, 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1815-1914.**
- Lotz, Die Verkehrsentwicklung in Deutschland 1800-1900.**
- Wiber, Der Deutsche Zollverein.**
- Lotz, Die Ideen der Deutschen Handelspolitik von 1860 bis 1891.**
- Schnolle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leingewerbe im 19th Jahrhundert 1815-1915.**
- Witschensky, Russlands Handels-Zoll-und Industrie Politik von Peter dem Grossen bis auf die Gegenwart.**
- Bering, Russlands Kultur und Volkswirtschaft.**
- Ballot, L' Introduction du Mechanisme dans l' Industrie Francaise.**
- Renard, L' Evolution Agricole et Industrielle depuis Cinqnant Ans.**
- Augé-Ieribé, L' Evolution de la France Agricole.**
- Levy, Histoire Economique de l' Industrie Cotonniere Alsace.**
- Lovasseur, Histoire des Ouvrieres de 1789 à 1870 (2 vols).**

NATIONAL
LIBRARY

新 著 譯 本 照 收

三三三三

Augé-Ieribé, *Le Paysan Française apres la Guerre.*
Esquisse d' une 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Jusque à la Guerre Mondiale.

37.10 2

200

②

110